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七十六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76)

儒藏

B222
30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六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劉伯宗先生年譜　劉世珩　編撰……一

查東山先生年譜　清・沈起　編撰　張濤　查穀　纂注……三七

陳乾初先生年譜　清・吳騫　編撰……一七七

陶菴先生年譜　清・陳樹惪　編撰　宋道南　重訂……二八三

胡石莊年譜　清・胡玉章　編撰……三〇七

黃梨洲先生年譜　清・黃炳垕　編撰……三三三

尊道先生年譜　清・淩錫祺　編撰　王祖畬　唐受祺　參閱……四三七

張楊園先生年譜　清・姚夏　編撰　陳梓　補訂　錢馥　方坰　顧廣譽　重訂……五四九

先公田間府君年譜　清・錢撝祿　編撰……七九三

劉伯宗先生年譜

劉世珩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九年刊本

《劉伯宗先生年譜》一卷，劉世珩編撰。民國九年刊《貴池先哲遺書》本《嶧桐集》附。

劉城（一五九八—一六五〇），字伯宗，明亡後改字承宗，私謚貞文，明貴池（今屬安徽）人。歲貢生。才氣豪邁，與同邑吴應箕齊名，一時名公卿多推重之。好談經濟大略，著邊塞、屯鹽、河渠、市馬諸議。明季屢辭徵辟，巖棲谷隱，以終其身。著有《春秋左傳地名録》、《春秋左傳人名録》、《古今事異同》、《古今廟學記》、《讀書略記》及《嶧桐集》二十卷等。

劉城在《明史》中無傳，至雍正《江南通志》等所載行蹟亦甚略。本譜據劉城《嶧桐集》所載詩文，兼考他書，詳述其生平事蹟。其體例，於繫年之下先述行蹟，再附以「時事」和「詩文」，末附《貴池試門劉氏世表》，簡潔醒目。本譜之最大特色，在於將劉城每年所作詩文繫於行蹟之後，使人於劉城一生之行事、學術，一覽無遺。此譜不僅可補《明史》之闕，更可睹明末清初學術之變遷、世運之興衰，蓋非一人之史，乃一世之史也。

編者劉世珩（一八七四—一九二六），字蔥石，號聚卿，别號楚園，安徽貴池人。光緒間舉人，近代藏書家、文學家。著作除《劉伯宗先生年譜》外，還有《吴應箕年譜》、《聚學軒詞集》、《南朝寺考》等，而校刊古籍尤多且精，先後刻有《聚學軒叢書》、《一印一硯廬金石五種》、《七石經》、《玉海堂景宋元本叢書》、《宜春堂影宋巾箱本叢書》、《貴池劉氏所刻書》、《賜書臺彙刻曲譜》、《暖紅室彙刻傳奇》、《貴池先哲遺書》等，子目超過二百五十種。本譜選自《貴池先哲遺書・貴池二妙集》中之《嶧桐集》，字蹟醒目，刻印精美。

劉先生年譜

縣後生劉世珩謹編

先生名城，字伯宗，明南直隸貴池縣人。曾大父岐，官直隸河間丞。大父正蒙，官河南湯陰丞。父光謨，字觀明，萬厤歲貢，授浙江處州府通判，（按七絕有壺子時在處州飲酒詩，甘不知其爲金莖露否。是先生少時隨任也。）署青田縣事，多惠政，民無逋賦。監造漕艘於杭州，計材程工，徧恤軍力。擢廣西養利州知州，告歸，敦睦族黨，修舉廢墜，建青谿二生祠，見江南通志。母柯氏，柯柄之女，無子，以同產弟之子城爲嗣。觀明崇禎癸酉卒，柯先卒於庚午，事見譜中。本生父光謙，處士。母王氏。先生崇禎十二年由諸生薦舉，考授郴州知州，皖撫檄任九江同知，均不赴。鼎革後改字存宗，隱於峽川，完髮以卒，年五十有三。永厤己丑，桂林詔授給事，道遠未達。黃文煥、沈壽民等私謚貞

文。

明神宗萬厤二十六年戊戌先生生一歲。

是年六月二十四日先生生於池州府城魚市狀元坊前試門里。俗呼試門只、稱試門劉氏。

校、本集李行季遺詩序、萬厤之甲寅余始交行季時余年十七。甲寅爲萬厤四十二年、以此上推十七年、則萬厤二十六年戊戌也。又漫成詩、昔賢辛丑稱爲文、丁亥今年我亦然。是丁亥年先生正五十也。校、戴移孝雲仙雜記跋云徽君辛酉年作是歲徽君二十有三矣。然據陳弘緒撰墓志蔣臣事略、李行季詩序及漫成詩先生實生於戊戌至辛酉年二十四。戴誤。

萬厤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十三歲。

從青田牖先生立身讀。

萬厤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十七歲。

子廷鑾生。按、樓山堂集有婆護歌、爲劉與父作、甫九齡也。是年爲壬戌、逆數之、當生於是年。

萬厤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二十一歲。

見鍾伯敬先生論詩。　子廷鏊生。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四歲。

【時事】大清兵取瀋陽、遼陽。　魏進忠矯詔殺王安。

【詩文】雲仙雜記序。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二十五歲。

【時事】大清兵陷廣寧、熊廷弼、王化貞俱論逮。

【詩文】猗園四言。　孺子歌代稱子婆護奉酬次尾鹿箕之贈。婆護、鑾小名。七古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二十七歲。

【時事】魏忠賢專政、左都御史揚漣抗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削籍、黨禍始興。　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詩文　遥哭萬郎中燝。五言長律

莊烈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一歲。

先生入吴門，婁東張天如吉士溥與張受先大令采始倡復社之會，楊維斗解元廷樞、夏彝仲考功允彝、陳卧子黄門子龍皆附之。江以上則先生與吴次尾應箕監紀預焉，一時有小東林之目。

時事　毁三朝要典。　卹贈死璫禍諸臣。　陝西流賊大起。

詩文　虎邱坐月。五律　答張西銘溥　虎邱見贈兼致張來章。采　虎邱贈韓張甫。羅。七律　虎邱月夜程穆倩邃過晤用杜集韻。　虎邱逢栖鈞上人戲贈。七絶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三十二歲。

時事　大清兵入洪山口，克遵化，薄京師。遼督袁崇煥率寍錦兵入衛，未幾，詔下獄。　定逆案。　罷錢龍錫。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三十三歲。

秋、應南都試、不第。與吳次尾、許德先元愷、蕪湖沈崑銅士柱、舉國門廣業之社、上下江名士畢集、而先生爲之倡。

柯宜人卒。

按、明南國子監六堂、首曰廣業、積分之法、皆自廣業遞升、至率性始試以文學經義、一歲積至八分者貢入京師。是年、合百十人爲雅集、先生主之、並約以自後三年一舉行、更番主會。

時事 大清兵東歸。 增田賦。 殺袁崇煥、逮錢龍錫下獄、遣戍。

詩文 李行季遺詩序。

秦淮社集分得六魚。五古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三十六歲。

春遊九華。夏歷南京、再舉國門廣業之社。觀明公卒。

【詩文】春秋左傳地名錄序。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序。曾房仲詩序。癸酉程墨選序。楊維斗稿序。九華雜詩。七律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三十七歲。

遊南京、與章大力世純訂交報恩寺。

是年、徽安池兵備道兼管糧務江西按察使副使銜史公可法來駐池州。按貴池縣志、隆慶六年、設兵備道於池州。

【時事】流賊自陝西分犯江南、江北、湖廣。

【詩文】陳大士易鼎序。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三十八歲。

春、流寇陷鳳陽、圍攻安慶、桐城、池州、戒嚴、先生作池州防守議三篇上之、當道不省。

【時事】流賊陷鳳陽、廬江、巢縣、無爲、圍攻安慶、桐城。

【詩文】池州防守議三篇。

乙亥雜詩。五古 答方密之。七律 讀和州失城本末有感。

諸將三首。 數詩。雜體 十二辰體歌。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三十九歲。

吏部議舉孝廉、詔下、池太道史可法、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以先生應薦辟。先生上書、言不如吳次尾者數事、請以自代。不許。

【時事】大清兵入昌平喜峰口、八月、東歸。 盧象昇敗流賊於滁州。

【詩文】上池太道史公辭免選舉書。 上池州郡守石公舉吳次尾自代書。 香烈祠碑。

過姚北若。滄 五言長律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四十歲。

是年、兵備道由池移蕪湖。

【時事】流賊犯安慶。

【詩文】辭江西方伯張公（秉文）薦舉書。再與張公書。答黃赤子論保舉書。出門偶集序。解惑篇。勵志詩。（四言）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四十一歲。

春池州大旱、繼以大水、歲饑、人食白土。秋、應召到京師寓真如寺、脫貧贈黃詹事道周、（因劾楊嗣昌削奪。）成御史勇、（因劾楊嗣昌下獄。）陳晉州弘緒。（不納劉宇亮兵入城下獄。）與米吉士（壽都）梁公狄（以樟、）王敬哉（崇簡、）申孚孟（佳胤、）陳旻昭（丹衷、）孫伯玉（吉甫、）馮躋仲（京第）交。

【時事】大清兵入牆子嶺、下畿輔城四十八、宣大總督盧象昇戰歿。

詩文 北征草序。封疆局面說。
北征早發。五古 舟行書所見。連日讀陳士業詩。到白
門答萬茂先望月賦贈。酬萬茂先送與具兼問疾瘳。
答周農父。岐 山東贈張鍾陽方伯。秉文 與吳駿公。偉
業 淩龍翰 駉 陳昇昭 用哀 見過。贈孫魯山。晉 贈申
公素園。佳胤 與胡吉雲。守恒 上元曲。七古 苦旱歌。
大水歌。食土行。空倉鵲行。聞鄭大司寇 三俊 蒙恩
出獄。與陳大士。際泰 簡章大力。世純 與楊機部。廷
麟 贈朱蔚園。贈盧德水。世㴶 米吉士 壽都 漫園。
英山行。王正二日吳湯日 道新 北上渡江話別。五律 寄
周勒卣 立勳 兼訊徐闇公。孚遠 采石得眉生書因懷仲
馭。用韻答魯孺發。揚州。高郵道中。清江浦重九
贈主人劉生。贈大理葉公。成章 贈馮躋仲。京第 都

門逢青陽熊文話舊賦贈月壁閒韻。　姚都諫以抗言兵
亭左遷詣公贈詩和韻送別。　昌平道中望陵後諸山。
恭謁長陵。　行經昭陵。　恭謁定陵。　萬壽寺大鐘。　玉
泉寺。　呂公洞。　香山寺。　碧雲寺。　祕魔崖。　卧佛寺。
過武清侯故第。　劉羽長之鳳大行索題其隱德錄。
西堤道中。　贈答孫松石太僕。三條　答李括蒼太史。遵
泰。　答張季筏。　聞黄宫詹劉趙兩翰林謫譴。七律　答雲
南王升如。開　答熊仲平。茨。　渡黄河。　輿中雜詩。　德
州逢李小有。盤　寓慈氏寺六日寄家書。　畿南雜詩。
賦得獨奏邊機出殿遲。　贈丁天心。將學　簡汪長源。信
投馮鄴仙。元陵　和人寒夜詩。　集行人張來初一如
齋中用韻。　苦寒有感疊韻重贈張來初。　借人暖耳追
和謝方石李西涯王鳳洲諸公韻七首。　聖節日。　送楊

職方廷尉軍前。　真如寺守歲。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四十二歲。

春就吏部試、注官湖廣郴州。夏初、返南京應鄉試、不第。秋、回里。冬、復之南京、在吳次尾寓度歲、約同里吳非共著書。

時事　大清兵下山東十有六城、旋由青山口東歸。　楊嗣昌督師討流賊。

詩文　燕臺集序。上下　梁公狄稿序。　王升如時文序。　祭山東方伯張公稟文文。　己卯春暮與孫松石坐語以同道爲朋爲韻。五古　次韻奉酬盧德水見送南還與魯山共載詩。　和孫魯山出都門道中。　德州道中大風。　嶧縣早發。　盧德水奉命巡漕再次原韻寄之。　望嶧。七古　恭謁孟廟石象毀侍鄒國太夫人。　贈鄭休仲。　河間道中一日驟三蹶感懷題壁。

偳藏

酬王敬哉崇簡贈別。五律 再題任邱壁。汶上題壁和李小有韻。感懷未已再疊前韻。元日。七律 王正二日逢李小有自廣平至時與城守事四十日矣。春日畿南雜詩。詩人史玄納姬都門自命曰傾城悅名士盧公德水首唱一章次韻贈之。雪朝懷朱白石。七言律 [redacted] 退贈孫碩膚。弔督師盧公。象昇 中書朱湛菴常湄 王孫奉使謁孝陵舟泊白下爲我載都門所購書數百卷見還且將從敝里過也感贈七字句。逢陳定生貞慧於秦淮時攜其令子從松 同止書舍。和東阿舊縣題壁詩三十首。六言律 謝恩感述。七絕 白溝河題壁和韻。高唐州竹枝歌。抵南都寓靈谷寺。己卯初夏返自都門友人孫克咸賦徵車回十章見訊依韻奉答十首。爲顧與治題滑稽酒隱圖分賦。九日抵家。唐宜之右史之襄陽見過劇

别。撥悶復之金陵舟中漫興。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四十三歲。

春客揚州遊越西再上京師復回江南。

時事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詩文官子制義副鐫序。

樂府三十五首。琴操二首。晤江都歐陽宰即日具舟邀遊城北得齋字。五律 揚州上方寺。將遊平山堂沿郭一路觸目交心。夏初過馬頭。感事贈宫詹黃公東厓。景賜 補梁公狄夢中句。感事用韻重與密之。弔張德璋。除夕答次尾三首用來韻 寒食到江都喜與孫大宣晤語。七律 宿歐陽憲文燕公廨中兼喜晤其令子。孫氏園亭。同孫日乾釋雪耕出郭乘小舟至梅嶺遊覽登官梅閣一云謝公別墅。漫園懷米友石太僕。五言長律

三過揚州與鄒幼惠。二絶　紅花旅店題字滿壁皆主人索書者感賦。　白鋪至嘗家疃道中。　長途。　舜祠。　望泰山三日至杜家廟大雨。　過齊河。　曾竹君葑同羅文止萬藻先余出都歌四闋送之。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四十四歲。

歲洊饑又遊嘉興若溪編何來集。

〔時事〕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楊嗣昌自殺。

〔詩文〕答皖撫鄭公搜關張文字書。　再答鄭公書。　答鄭公池州救荒書。

王正四日詣柯賢甫先生語及余除夕元日詩。五律　傷逝。　後傷逝。　答徐州曹澹如過訪。　送澹如還彭城用前韻。　寒食。　鹽官贈錢虞鄰陳靈遠。　辛巳元日。七律　元

日書懷與次尾以其有移家入郡之約故云。連日感歎與柯賢甫。之來 空堂。孔璋。同朱雲子隗入華山道中雜韻二首。虎邱月夜程穆倩邃過訪。姜如須垓乞假南遊結班荆社余爲作詩。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四十五歲。

皖撫黃配玄檄任九江同知、辭不赴。時徽安池兵備道程世昌移駐池州。

時事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張獻忠陷廬州、連陷舒城、廬江、含山、巢、無爲、六安、南都大震、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李自成決河灌開封。

詩文 披垣奏疏序。鄭公奏議焚餘草序。南雍七子詩序。祭張天如文。

申公移居。五古 即事。五律 得次尾書卻寄。黃石齋先生

同涂德公甫言以戊出都至白下。律七　送黄先生戊楚自蘭水匡山溯流上永。　聞陳百史還自黄州泊清谿見訪上余先隴留書見懷。　南大司馬范質公先生諫謫歸里詩和方孩未韻。　贈光禄吳公。　奉別皖臺鄭公潛菴去京口得衣字。　陳旉昭升衷數以漢宋舊物見遺。　吳眾香翻許出藏書借讀因賦贈示其兄弟。　又遇石齋機部靜海寺中。　孝陵道上感懷。　有懷戴敬夫重時卜居銅井陶窳。　泊荻港遇子鑾來自銅井因聚鄭公舟次。　驚聞河決開封偶讀汴京遺蹟志擷筆成詩。　吳緒倩應箕將以周仲馭書入永謁石齋先生作此送之。　答白瑕仲瑜依韻奉和。　軍城夜坐。　皖歸。　守歲。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四十六歲。

春，左良玉兵東下，池州戒嚴。兵備道光山程公世昌督兵

城守，左兵退，始解嚴。序癸未集，吳次尾爲之序。

【時事】夏，大清兵出口。　張獻忠陷武昌。　李自成破潼關，遂陷西安。

【詩文】答皖撫黃公問左兵書。　答貴池令林公本縣江防書。　祭李源常文。

中秋前一日程公世昌招同鄧東之森廣燕集齊山得避字。五古　程公集齊山令弟際甫世會留署中不出賦此致悵用避字。　齊山翠微亭爲程公落成同用避字。　齊山探左史洞至史巖。　紀事答問。　淮上行。七古　官鹽行。　人日齊山。五律　遂上翠微亭是程公修復者。　偶憶李獻吉有癸未中秋不月詩今夕既雨兼更月食追和悵然九日漫懷。　贈吳發若。寔蒡　渡江感事與范小范。又蠡

元旦有感二首。七律　又聞楚警。　雨中送子鑾之湖州

先過九華。警至。危城雜作十首。對書而歎。湖州健卒至。以詩代書寄子鑾若水。城上作書答胡文瑜士達沈考叔彥章見憶。得嚴子觀崇兄弟書因憶西泠諸友。萬戸。兵後。遂飲酒賦詩。過北門猗園。重送王鍾淑芝瑞提學赴蜀。買牛。胡嗣立司訓吾邑有秋浦遊覽諸詩因贈。贈撫軍黃公。甄立贈安慶司理來公元成與杜總戎。張將軍以舟師防守吾池贈之。金綠隄文光將軍過話因感歎張二無瑋中丞金張管共事粵東。十月五日懷集令李小有盤以外艱歸停舟訪余與程公即夕南發。寄題石船山願夫人祠用方憲副孩未震孫爲李小有悼亡韻。舟中書示吳山賓延除夕簡柯賢甫之來先生兼食爲餉時年七十有八。送別廣文沈立贊先生。七言長律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明崇禎十七年、巡按賀登選特疏薦、未報。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明帝殉社稷。夏五月、福王即位於南都、改元弘光。初三日、池州始聞京師凶問、先生治木扶櫬、以死自誓。二十一日、哀詔到、與吳次尾哭於野。秋、去南京、作茅山之遊。子廷鑾生。

【詩文】旌忠錄序。讓帝忠國臣紀序。池州防守後議。答貴池令本縣江防書。上閣部史公書。曹靜娥傳。公祭孔文忠文。茅山宿元符宮道院。五古　忠孝詩。七古　相逢行贈程際甫。

世會　五月初三日聞變二首。五律　大行皇帝詔至池州四首。追恨詩十首。九日萩港。茅山道中看紅葉四首。山趾懷望。上山歷華陽洞曲水池喜容泉二首。

二十四日是先帝萬壽節　讀都諫吴忠節公絶命詩。七律　太僕申節愍公輓詩。　秋杪同張菊人芳遊茅山懷李小有盤有約不果。　遊茅山歸呈潤生明府。　霜降日小有招同曾庭聞傳燈張菊人芳天生玄三石磊兩李校書烟鬟佐酒同用烟字次小有韻。　漫成四首。七絶　茅山雜詩八首。　漫成。　崇禎宫詞十八首。　小除夜西江友吴石卿守歲余家。　除夕二首。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明弘光元年。夏、左良玉兵東下、池州戒嚴。五月、南都破、避兵至湖州。秋、旋里。吴次尾起兵於泥灣、爲　大兵所執、不屈、死於石灰冲。先生就峽川山居、改字存宗。

【詩文】答程撫軍辨張亞子書。　謝樗全畫聽松圖題後自説。

樂府變九首。乙酉春童謠二首。乙酉首夏至南都以近事寄示子鑾。五言長律 斷頭歌。七古 峽裏大風歌。乙酉首夏與戴敬夫決策去金陵二首。五律 居敬夫石臼湖寓舍贈其長公本孝用多字二首。旋泊丹陽湖憶吳空之劉汋。湖州忽逢孫靳齋廷評崇攜家苕水在此。懷吳山賓。答吳山賓見懷賦得欲問平安無使來次原韻。答吳山賓喜余書至賦得消息真傳解我憂次原韻。答山賓二首。子鑾以次是子長會至。歲暮答空之次來韻二首。即事用齋字二首。送山賓歸高田屬以次尾後事。聞蔡蚪侯[redacted]不及待余而去寄語悵然余歸自南都贈之以句蚪侯故金谿相國子。七律 柯先生之來八十二首。贈嚴別駕。七律 雪夜寄上程撫軍世昌蕪陰。送劉壽次星耀司理之任武庫。長慟詩五首。初歸就

峽川山居。峽居二首。偶成。九日雨甚。漫成二首。恭聞。人送白菊。克捷。冬杪雜成四首。贈柯君。久欲報鄭公書有近聞賦此。記答次尾語。五言長律元日喜劉及叔熙還蜀見過。七絕　三日雪與李廣文雯二首。送雪上人遊天台二首。喜康三一雍髮爲僧五首。題畫遺江生戲用江字二首。金陵重怨曲十五首。

順治三年丙戌先生四十九歲

居峽川，僦一室，上漏下濕，誓不入城，凡上惟離騷經及淵明、皋父所南諸集。夏遊桃波，季秋再遊。

附文吳母舒太君六十序。尚寶孔君哀辭。吳次尾先生傳。

苦雨二首。五古　春雨歎。七古　寄題韡韡齋次原韻。德先屢顧余山中用韻贈之。德先與我山右諸志再用韻贈

之。禽言八首。　遊杉山水竹谿放歌。　別杉山蒙公。
歲行盡矣廚饌蕭然適舒生廷詔汪生之洹遺信齋糟鰕
鹽鯿豚蹏巨鯉蔬燭諸物至戲爲長歌。　後孤兒行爲麻
乾齡作。　二日雨雪。江偉　晴步二首。　泥飲二首。　日望
山賓至以近亭相語。　門人韙傳次尾題壁遺詩余以命
其子長魯誦輒上口了了明日問之諷劉無一遺誤因有
此作。　答劉引之來問近亭次韻。　松寮山寺。　上天堂
菴。　天堂菴三首。　寄吳子相。還　杉山喜逢諸子。　鎮
國寺覽眺得次尾壁閒詩。　水竹谿二首。　伴雲菴高處。
送子鑾之金陵。　得子鑾金陵書稍聞近亭見其沿途
新詩二首。　寄子鑾金陵時寓大報恩寺二首。　明覺菴
二首。　哭史公六首用睎髮集韻。　哭黃先生六首用睎
髮集韻。　哭戴敬夫六首用睎髮集韻。　峽川谿閣用所

南多景樓韻。感事二首用所南郊行即事韻。鮑甥可大來山中二首。西山尋宋蹟二首。哭麻孟璿用原韻四首。元日口號（律七）。上元即事就俳體。是夕未夜半風雨大作感賦。寄懷劉引之（光衍）用來韻。蒙公藏經閣是杉山稱燕窩處。蒙公贈我竹杖一。累日山行有作。答吳山賓送遊杉山之作次原韻。聞蘭水消息。寄白門余澹心（懷）二首。秋感憶子鑾。感懷。重寄子鑾。寄懷林茂之次來韻。重寄茂之仍用前韻。萬羅、山與鄭公話別。

順治四年丁亥，先生五十歲。

居峽川時過湧泉。子廷厥生。

【詩文】遊暑序。師山問字詩序。汪漢字序。游暑記。李敬傳。鮑主簿墓碣。李母金孺人哀辭。署池州府

推官監紀軍事吳公誄。
蘆人謠四首。病中四首。五古 上曹山。下曹山。查村。
始至俞菴。行眺。村塾。湧泉寺。水漲。漲後。
徐生章生先後來過。兩章生來移余湧泉寺。子鑾偕
吳山賓自峽川至湧泉。二十四日諸子畢集湧泉。寺
後看泉湧處。姜生先後至湧泉。村步雜感用所南郊
行即事韻二首。晚步谿閣用所南僧房夜坐韻。重
尋西山宋蹟二首。五律 荼詳沖二首。寄子鑾于郡。雨後
送山賓返高田。春日漫興。七律 正月二十六日暮山賓
以長魯至同用杉字。二月二日寓樓觀雪山賓朗吟急
雪舞迴風之句因各賦一詩。徐生翥 以數詩見訊索贈
漫興答之二首。乙酉四月余在金陵長干寺何生見過
不值歸遇塗次有詩見貽追和一首。何寤明煜 見懷有

作以近狀答之次來韻。　聞孫會山以爲僧至自台州不及晤余貽詩而去用韻奉答二首。　苦雨遣懷用杉字。　漫興效八音體。　用八音體自賦。　雨霽即事用八音體。　即事。　汪生授經峽川雨久不數見戲爲簡此。　始聞孫武公訃哭之二首。　會山有述恭賦二首。　答吳山賓見貽五十詩次韻二首。　初度雜感拈得九青韻八首。　初度山行答李敬仲。懋　食鯖魚。七絶　僧房再看湧泉處二首。　和尚峰。　古鐘仆地。　夜坐。　遊仙姑洞二首。　章去謀再擕尊至小飲樹下。　出俞村。　題贈楊園八首。　師姑橋。　望自己山。　楓樹嶺上松二首。　麒麟山。　過隱子山。　峽中人云自己山實寺基而訛也要皆不可考。　三年三度三絶句。　舒生巢友貽我筆牀一竹制精好有感而賦二首。　饒烈婦歌四首。　男蛾來顧山中三

宿始去賦別。三首之一　寄答蔡大美次來韻鄭之者孟璿子乾齡也二首。寄題鄭公雲影菴二首。聞黃老山姜之熊過峽川。報諸遊好。除夕前五日汪生漢訪我山中信宿賦別。漫成二首。

順治五年戊子，先生五十一歲。

居峽川。仲春，遊桃波。

【詩文】錄聞聲唱和詩序。非箴。遊桃波記。遊殷村記。墮星石記。古仙洞記。遊大樓山記上下　大樓山崩石記。峽川山水記。鄭氏傳。後蘆人謠。桃波歌古七。殷將軍墓歌。斷碑歌。大樓山歌。古仙洞歌。大樓仙洞相望圖歌爲山賓作。遊萬羅山歌。曹烈女歌。欲雪行送山賓還高田並示長會兄弟。雪中送兒充役歌。遊大樓山雜詩六首。五律

以詩代書寄山賓兼問高田近事。　戴敬夫次子移孝亦僧矣來過留數月送之去兼致長公本孝四首。　鮑甥可大同住萬羅山中始終遊事者五日乃各别去二首。　和子鑾枕上聞聲詩五十二首。　和山賓樓夜雜聞詩三十首。　除日得和州戴本孝書及所貽詩畫即便寄答并問其弟移孝以僧服歸者。　金陵八代懷古詩十首。律七　和子鑾窮極詩十二首。　羅季先尚甲維旗夢旗男占夢熊見過峽川。絶七　隱莊嶺。六言　大樓山。　桃波。　洞口。

順治六年己丑、先生五十二歲。

居峽川。　桂王自桂林召先生爲給事、會元蘂薦也。

【詩文】何來集序。　醫者甯君七十序。　吳文學墓表。　元日小飲孫漢系輒呈二詩喜有此作。律五　再用韻戲示漢系兔之四首。　人日見持折枝梅者有感因憶漳浦公

丙戌有是日[redacted]帳勉觀梅花詩追次其韻四首。踏青節有感和山賓作二首。寄懷方淑人學聖寄吳緒倩湧泉寺。姜生可久來過有感贈別二首。空之五十詩三首。和遠公湖居詩六首。即事感懷六首。藏書亡戲成六首。中秋薄暮柯生招余及子鑾孫糸小酌待月因憶山賓高田。山賓貽新栗到。作客峽谿柯生歲一送菊余亦歲報一詩昨年菊至而病緒廢吟今當九日又復分貽感此黃花之來陋彼秋雲之薄爲賦律句謝與歎俱二首。半開白菊二首。柯君再送白菊仍半開者。和答山賓子相九日登高見憶之作二首。答陳秉文希呂書問二首。寄懷王公儼心睿五首。黃菊一本獨晚開二首。答周汝爲南兼簡農父步子謳日赤

順治七年庚寅先生五十三歲。

居峽川。三月二十五日卒，私謚曰貞文。貴文、煥、沈壽民等有私謚改謚議。

【詩文】胡孺人五十序。新歲四日送子鑾之高田二首。五律 客秋吳少友過談數日贈詩四章用韻以答。 已矣三首。

嶧桐集文十卷、詩十卷，和州戴移孝編。先生無兄弟，集曰嶧桐，取嶧陽孤桐以爲名。

先生夫人王氏。四子：廷鑾、廷鏊、廷鍌、廷廞。孫十人：漢系、漢闢、漢胄、漢絳、漢儀、漢俊、漢傑、漢佐、漢仕、漢位。

貴池試門劉氏世表

岐 字鳴鳳、號石溪、官河間丞。
— 正蒙 字養輿、號山泉、晚號仰南、官馮溪丞。
— 光謨 字敬儀、號葵不、晚號顯、明貢士、官崇江虞州府通判、
— 城 字伯宗、更字存宗、號嶧桐、爵皋貢士。配王宜人。
— 廷鑾 字德輿、一字輿父、號梅根、恩貢生。
— 漢系 字王孫、號江祖、諸生。
— 漢威 字仲虎。

廣西養利州知州。

廷鏊字幼涔、諸生。　廷鍪名一添丁、字續三、諸生。

漢胄字耳孫、號半江、諸生。　漢絳字勃孫、號藜亭。　漢栩字節從。　漢閎字爾玉、號紫函、諸生。　漢俊字燕友、號雲莊。　漢儀字威如。　漢傑名一

躬耔字甯馨。　躬耜字去芳、諸生。　躬稼字大田。　躬植字黍堂。　躬穡字既登。　躬秩字天

廷獻一名贊丁、字信四、號韵夫、諸生。

漢、字詑萬、號傑康、諸生。

漢佐字賓民、號晉巢、諸生。

漢仕字沛人、號嚴巖、諸生。

昇。

躬紫字憲章。

躬標字蒂其。

躬材字秀書、諸生。

躬秉字執彝、諸生。

躬穆字執義。

躬桓字執覲。

躬本執德。

查東山先生年譜

清・沈　起　編撰
清・張　濤
查　穀　纂注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五年刻本

《查東山先生年譜》一卷，清沈起編撰，張濤、查穀纂注。民國五年刻《嘉業堂叢書》本。

查繼佐（一六〇一—一六七六），字伊璜，一字敬修，號興齋，人稱東山先生或樸園先生，明亡後更名省，又隱姓名爲左尹，號非人氏，浙江海寧人。崇禎六年舉人。甲申之變後，魯王授兵部職，後兵敗歸里，開敬修堂，聚門人講學。莊氏史案起，牽連被逮，後釋歸。查氏學問淵博，尤以史學爲甚，著述頗豐，有《罪惟録》、《魯春秋》、《東山國語》、《釣業》、《敬修堂文集》等。作爲前朝遺民，查氏身懷「亡國」隱痛，一生與清廷抵觸，故專意著書以明其志。

沈起字仲方，秀水人，嘉興縣學生，晚爲僧，名銘起，字墨庵。有《學園録續集》。仲方於明崇禎十年丁丑入查繼佐之門，至康熙十五年丙辰四十年間，雖離合不常，然飫聞其訓誨，窺知其學術宗旨，親受枕膝之言，故所作此譜記查氏事蹟較爲精準。然如作者所云，所記僅查氏一生中之大者，掛漏甚多。譜成，未嘗刊行，咸豐間沈氏同里張濤購得稿本，遂與繼佐裔孫查穀又採繼佐所著書十一種、其他典籍五十餘種注之、補之。凡沈起所作有涉及史事、地理及名物典制者，盡可能據有關典籍補注於下；而沈起漏書之繼佐行蹟，則按繫年補記於後，遂使此譜更爲完備。尤可貴者，其補注中所引史料，在民國時已不易得，故張濤及查穀，同爲此譜之功臣矣。張濤字鐵庵，查穀字稻孫。譜前有查世澧、張濤序，詳述此譜編撰源流，並附查世澧所作詩一首；又譜後附載翁廣平所作《書湖州莊氏史獄》一篇及劉承幹跋語，其中翁氏所記雖有補於史者，然聞見參半，其間並雜有因果報應之説，故管庭芬於此記後所作跋語有四質疑矣。

向讀覺庵存稿、擬輯年譜、自恨才疏學淺、無從起手、蓋世稍遠而年湮矣。至東山老人、 國初名最著、家乘竟一傳之不存、豈因革之際、有所隱諱歟。然並無所爲隱諱也。公開我族之文運、衣被一時者、澤甚深長、箸作富而傳者絕少、失今不采葺、後漸散失、詎不大可恨哉。張君鐵庵、予之畏友也、博識周知、以搜羅近代逸事爲己責。偶乘夜航入禾、晨未起、夢中若有人促之者。入市、見古董攤適陳列殘書、見有學圃集兩卷、其一爲東山查先生年譜、蓋卽公門人墨庵沈仲方氏所論、最爲徵信。大喜、如見鴻寶、購而得之。若少遲、則爲他人有矣。鐵庵不以爲帳中祕本、徧告同人。既見鐵庵學問明通、性情

坦率爲不可及、而更喜我輩畜志欲修輯先哲舊聞、一旦遇合有緣也。謹借而錄之、以補家乘之不足、且訂卒年丁巳之誤。而從叔稻蓀翁亦嘗從事于此、擬彙他書之異同釐而正之、別爲一葉。禮 郎以東山老人七秩時、其門人吳啟豐所作乞言四六壽啟排列事蹟、綴于左、以備參攷。其句云云。與年譜合而觀之、爲顯爲隱、如山川互相映發、眞所謂驗燥溼之殊節、千載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不覺欣感交集。此與東山外記所載略同、內中特爲陸晉出色寫照、以見世俗稱雪邁直是傳聞之謬。公墓在袁鎮南十一莊愼字號黃泥潭南岸、舊居之南黃泥潭、即以公所居得名、故杭城鐵冶嶺亦

有黃泥潭之名。公壽穴在八字橋、此譜中所稱生壙是也。今已不可攷矣。此稱新壙、蔣夫人有藥閣偶吟別新壙詩云、翁姑身歸三尺土、兒婦心安十二分。泉下無人誰個伴、臨行含淚別新墳。曰新壙、則非舊穴可知矣。今僅一坏之土、四面盡爲鄉人栽作所佔、而州誌墳墓一卷獨漏、後誰顧而問之。灃擬約同人清釐之、并拓其餘地、構祠堂數椽、立石以表墓、奉栗主以棲神。墓旁更栽梅花數十本、梅亦公所愛、暇日約二三知己、以杯酒澆之。但自顧齒髮零落、駸駸恐有不及、爰書此以俟來者。能踵而成之、是亦一佳話也。時歲在丁巳季冬上浣、裔孫熙臺世灃記、年七十有三。

年譜鈔畢系以詩　　世灃穰園

與世漸疏名利澹、於書轉切性情眞。此身恨不通前哲、今日欣然見古人。七十年詩分兩甲、八千葉稿散殘鱗。深知時務稱豪傑、獨抱經綸異逸民。絲竹何曾妨道學、金蘭原不隔風塵。愛才目識翳桑餓、分利心憐范叔貧。見業也知宜閉口、曰人能閉口一日、則鬼神亦不能測。逃名竟未克藏身。數先相理盈虧出、有數先于理說陽不除陰治亂循。原本書序、謂陰陽合而成道。貫索文星通象緯、山林鐘鼎付荒蓁。祖鐙禪已歸天上、釣玉軒徒問水濱。講席久隨雲氣散、故園難覓石泉新。東山舊宅相傳有井七口、今皆湮沒。孤墳擬補梅花樹、喚醒東風嶺上春。

譜何以注。注之者、誌幸也異也、又從勉强而成之。昔吾里查東山先生一世龍門、束脩遠數千里、爲儒爲俠、爲理學爲游藝、當世莫得窺其籓籬。著書滿家、鬱叢獨闢、五丁氣索。惜世世少鐫本流傳、知希則貴矣。恐久久湮沒、壽遇書籍中有事屬先生必捃摭隨手鈔錄、將核其事蹟、繫以歲月、彙年譜一書、以誌嚮往。媿才蹙譾綫、急理亂絲、千頭萬緒、猝難措手、藏錮篋中、寒暑屢更。丁巳秋、附夜航之禾、鬻販甫就枕、夢古衣冠偉丈夫捉予臂、連呼起起。豁然驚醒、無甚異焉。晨抵郡、會計麤畢、舟子速乘、忽遘同鄉友遇行、拉予茗談。紆道經甪里街、瞥見東山先生年譜厠古董攤亂書堆中、是及門沈子墨庵所

著學圃集原稿之第七卷也。亟購獲、奚啻球璧。恍悟昨夜夢中起予者、得非沈子耶。沈爲先生入室弟子、久侍講席、贊飭諸草、於先生偉行奇節審之甚詳。度所編最可信、弗祕弗棄、閱今一百八十年、奇逢巧值、留以贈予、若有冥契、嗚呼異哉。幾年來、若右魚鯁、横貯胸中、格格不能吐。一旦渙然冰釋、豈非大幸乎哉。前此篋中物概當焚如棄如、奚用日孳孳爲。但恐好古之心懈、懈則不振、後無復從事於斯。遂將夙所捃摭鈔録、或補或注或附、眞所謂碌碌因人成事者。將僨父目我、我無辭。昔先生之教人曰、此心置之則淺。如登山然、已踰半空、釋去、必從山麓起步、不逮昨日矣。又曰、學貴勉强。壽 習嬾性

成，恐始勇終懈，故勉强踵成之。倘敬修堂尚在，或許我焉。咸豐九年歲次己未孟冬下澣，同里後學張燾鐵庵書於籌鐙補讀居。

徵引書目

欽定貳臣傳

三藩紀事本末　陸𤇍

遜國紀　鄭曉

杭州府志

揚州府志

海寧蔡志　蔡完

海寧金志　金鼇

海寧許志　許三禮

海昌外志　談遷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吳壽暘

海昌藝文誌　管庭芬

老父雲游始末　闔秀陞華行

東山七秩乞言啟　吳啟豐

南征紀略　孫廷銓

花溪志　許良謨

始讀軒集　查日一

同宗詩選　查虞昌

選佛詩傳　查羲

南燭軒詩話　查琵

巖門詩話　查岐昌

國朝詩別裁集　沈德潛

浥翠軒稿　閻秀徐瑩
紹更餘閒　許旦謨
耄餘詩話　周春
藥閣偶詠　閻秀蔣宜
詞苑叢談　徐釚
西河集　毛奇齡
安雅堂集　宋琬
咸齋文鈔　查魏旭
耿巖文鈔　沈珩
學園集　沈起
漸江詩鈔　查容

安序堂文鈔 毛際可
硤川志 王簡可
觚賸 鈕琇
蔣夫人行略 查昇
查氏譜
東山外紀 劉振麟 周驤
查浦輯聞 查嗣瑮
在園雜志 劉廷璣
偶然錄 查灝
豔雪亭雜纂 王簡可
蓮夢居筆記 祝咸章

怡園紀聞 周在吿

澄齋偶談 馮驥

夢椽雜鈔 許巨謨

明詩綜 朱彝尊

聊齋志異 蒲松齡

池北偶談 王士禎

金牛隨筆 許令典

引自著書目

國壽錄

罪惟錄

魯春秋

儒藏

東山國語

同學出處偶記

族譜徵異

得案日記

敬修變風集

釣業

先甲集

後甲集

例言

沈君所纂，不敢損益一字，圈點悉遵原稿，庶存廬山真面目。

先生事蹟，散見於外紀、偶記、東山國語、魯春秋諸書甚夥，倘有年日可據，沈譜失載者補之。

沈譜既載與諸書徵有異同，附記於後，互相證明。諸家論贊品題足資闡幽表微，間亦采入，仿王陽明先生年譜例也。譜中詩文有關係者，或節錄，或全錄，仿吳忠節公年譜例也。著書目錄全載者，仿張楊園先生年譜例也。

昔人以譜繫詩，兹以詩繫譜，體例不同，非敢貪求益。

詩文有年月可考、譜中不相及者、附載於後。
姓氏爵里可考者、詳注其下、有所不知、概闕如也。僕猥處閭閻、家無藏書、兼之學陋才疏、籌鐙屬筆、挂一漏萬、知所不免。尙期諸君子指示迷津、匡予不逮、感戴奚似。

東山七秩乞言啟

吳啟豐

庚戌秋七月之四日，爲東山七秩懸弧，同門吳啟豐字文源遣使屬昌等，徧乞大言爲壽。媿無能臚述，聊數百一，以問同倫曰，孔夫子自題年譜，老至從心。朱文公特筆齋軒，晚而講學。彼翁孫方將擐甲而起，即渤海猶能奉詔以行。記綠竹自古，東山謝傅恐勛名不免，嗣梅鶴相陪，西子逋公高封禪著書。蓋洛社固不以其年，而陽秋寶自忘其老。如我敬修先生，簪祓至列唐而盛，勛封自東濟以來。初爲子，因春秋會吳于查，卸其地。生龍鳳兩山之間，海昌東鄙。劉青田以壯氣在此，明初鼓龍腰設之。本節孝再傳之後。曾大母破鏡矢節，大父以孝聞。童而得悟，多從板凳說書。童聽評語水滸，爽然有得。髫亦無師，私忖

高眉故事。七歲效塾本吟詩。借鈔以開耳目、鐙暗孤禪。嘗賴佛鐙以照。手爨不釋詩書、煙籠兩眼。讀伍員傳、便疑能孝而不能忠。見沒家書、直歎可存而不可論。多學亦曾游藝、尊儒祇有窮經。揣摩不止於期年、稱翁以自媿。年二十餘許、在門及閭巷咸呼爲與翁。從游皆遵其別說、飯乞而爲朋。事在外記、所云陸晉是也。已先闈解、丁卯、馬山陰擬壓卷、爭不得。旋復差之、偶挂曹銜、匪所善也。嘗司選政、文非又戒之署不觀。亦坐墨祂、世競魯公之書爲尙。序擬墨只一言、諸公興會及此。賈求弁言、急振筆書上六字應之。別粵東留數韻、名山交付何人。留別同人、曾有逸興洪濟成往事、名山交付與何人之句、聲情孤倣。虎座橫經、先經術而次詞章、取義同乎安定。鱣壇設帳、前生徒而後女樂、秉正過乎扶風。不居道

倚藏

德之名、儘以表章自任。原書指期有用、上下卷頗憂水火分門。革別門黨事過徵有作、今失下卷。講錄理妙入情、數十年猶認聖賢生面。洗發精義、爲諸儒所向。處困而不失其守、簡舊句曾云恃危不見才。題與孫敬人句、好異部因性、恃危不見才。感時而快所欲言、捧新篇曰得句誠爲福。題於杜于皇句、得句誠爲福、編文不在時。軼簡之存無幾、尚分先甲後甲、自甲申先後而分帙。等身有餘。丐文之履宏多、不論長言短言、信口付去。說外說造說難、三書名編帙殊名。異書異夢異人、嘗有好夢豈教偏獨賞、異書忍不與君同之句。失心獨好。史論初成兩部、自司馬班氏以往、直欲將二十七史盡與褒譏。得力但在四書、奉學庸語孟爲歸、每思從七十二賢潛通聲氣。題講堂、有有身長置三千座、此日何嘗五百年之句。閉門而參野乘、

以備正史。偏辭博記之呼。負扭而工法書、見遠時摟心盡折。可入二

王之室。通鑑嚴之輯、八卷刪後五代而擠彼南唐。育論告世。宮

譜定之修、放諸緜聲而原于正始。嘗日事雅工歌。諸而實同文之要。子

是寄情平仄、四劇眞可絃歌。玉瑑緣、鳴鴻度、眼前因而外、初梅花讖本被竊獨不

全改、爲小說未竟。因而落筆丹青、此日號爲黃戴。論畫有獨指直唾時筆、謂

于文理上少工夫、且未嘗見山水、不過鄉塾對課、世多贋筆。月每幾裁手繭、手、承筆處、每月

成繭有三四分、每口齧之。徒遺禿管如林。生不一借唾餘、自理舊篇

餉客。敬修堂之孤唱、要言不漏、無過存誠。六一亭有豐

碑、羣賢合祠、實頌道力。或曰安危竟闘象緯、文星貫索直事。共

知性道即在文章。生平以利物爲心、振拔即更端難數。

在外記不過十二三。聯名入牒、兩家數百口總在栟櫚。范、陸共返潯湟。借

鑑掄才、是年甲乙科盡登英妙。辛卯、張羣伯相延閱卷、鄉會兩試榜首賞吉七十三、名前得雋者共十三人。讀書而併悟尊生之學、隆儒不過爲闢佛之言。以外教無尚實用、而理有可存。遙東腩數千里以外、傳一語奉爲眞詮。常賚外、兵宰長樂至合學成詩且有未謀一面、驍騰而請教者。坐、儘負逋數千金有餘、越十年不經責券。粵囊牽緩急人、坐是窶甚。無所爲門戶、羣以爲詼笑、而適藉以藏身。甲申後常恐不免。益力此居諸、不以當危疑、而坐荒其初業。註說之後、不釋旦夕。必投筆而揖客、每續膏而始眠。笠屐綸竿、尙欲果夢游之約。與觀羣怨、擬踵成詩可之篇。前刻僅官粵者、蔡擬爲詩可之選、與墨庵共事。明學易加二十年、恰好秋之初吉。傳人在二三子、無能贊以一辭。雖外記所次、未盡德言、在趨庭有人、能聞詩禮。即欲問繫駒于

在谷、其如賦鳴鶴以聞皋。敬候大言、用將躋獻。

查東山先生年譜

嘉業堂叢書

檇李門人沈起仲方譔

同里後學張濤鐵庵
族孫　穀稻蓀　纂注

明萬麻辛丑、先生始生。

先生於萬麻辛丑秋七月四日酉時、爲神宗二十九年、浙之海寧人。（一統志三國鹽官州、元改海寧。）先生手葺家譜、溯周時有譚延者、以子爵始封于柤。（新安統宗世譜姬姓、字東安、周惠王封查。）于春秋傳、晉會吳于柤、柤係古字、即查爲姓。（東山外紀凡有大幸用樝。）書、其分支爲胥臣、從重耳出亡、賛城濮之戰、顯于晉。至南唐文徽公破閩抗吳越、居徽之休寧、墳

墓在焉。（査氏世譜）師詁公字崇遠、唐僖宗時、官游擊將軍、上柱國、卒葬歙之西山。生子宗昌、字宗儒爲唐吉王長史、避亂居休寧、卒葬二都□圩。長子文徽公、字光慎、南唐建州留後、工部尚書、封寧國公。（敬修堂文集）師詁公由丹陽郡遷歙之黄墩。元末伯圭公字璋叔。（査氏宗譜）任①元爲校書郎。孫均寶、號仁齋、始遷袁化。遷檇李、（一統志）吳越檇李、今嘉興。復遷海寧之龍山、（州志）作妙果山。（周光斗怡園記聞）袁花之山總名爲龍山、分則主峯爲妙果山。俗稱園花鎮。劉青田望氣海上、（海寧寓賢傳）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元末嘗來海寧。（外志）龍尾山卽妙果山尾、相傳劉誠意鑿斷。（許志）鎭在縣東六十里。（金牛隨筆）袁市之爲市、自唐宣宗以來有之。游龍山、與伯圭爲密友。先生蓋伯圭公十五世孫也。攷査氏宗譜、實十三世。離龍山二里爲審山、（外志）作石棋山。（金志）拔石棋山、今名審墳山、相傳上有審食其墓、士人誤讀食其本音、遂稱石棋。案審食其高陽人、歷仕未嘗至吳、何得遺骸遠瘞、必無是理。先生世居山之西、舊居査家橋、先生祖諱肇翼始遷。呼其山爲東

山、後遂稱東山先生云。

補曾祖諱懋功、字維敘、號果山、邑庠生、早卒。配徐會人、破鏡矢志。

談遷海昌外志、徐氏、諸生查懋功妻。年十九夫亡、破鏡見志。慈溪觀察劉憲龍作破鏡行、茅鹿門坤有半鏡贊。

祖諱肇龔、字祖信、號繼泉。配范孺人、始遷東山。　先大父述畧節、大父兩歲孤、少警慧、嗣汪五峰。以倭來郡縣、奉節母率舟避城南。舟爲諸卒擄去、時大父僅八九齡、自縋城下、步履如飛、覓得之、以纜繫腹、引而歸。雖旌旗蔽設、金鼓震動、軍容特嚴、無少怖懼、長老

咸歎服。貧無師、年十四、爲塾師讀訛、旁觀笑之、遂發憤讀書。徧諮詢、性敏記、尤嗜性理書、晚通景繩學。好周給人、生平活生者五六人、葬死者數十人。年八十有六終。

補 父諱大宗、字爾翰、自號桃源居士。配沈孺人。黃石齋撰傳。

先子節記、信理眞、故能堅忍、惟堅忍、故不爲飢寒所移。用情篤、故能寬恕、惟寬恕、故不爲聰明所激。先生病、家之人夢坐奠于古墓之旁、先生戒勿事醫、曰醫醫生、否徒多事。已而藥勿效。先是、先生重兩聽、時語後事勿令先生知。先生輒聞之、如有神告。作偈語、有

孝弟爲根本、忠厚以周旋。又有六十餘年間、今日見我眞之句。預定逝期、促沐浴、神氣閒適、指此心快活者三、卒年六十有二。

乙巳、先生五歲。

先生幼多病、父爾翰公醇朴、不善治生、家道中落。（先子逝略）食貧甚、俯仰常蕭然、絕無愠色。力不能延師、爾翰公口授章句、踰年、四書成誦、無遺忘。

丁未、先生七歲。

補 七歲、效塾本吟詩。（吳啟豐東山七秩乞言啟）髫亦無師、私忖高眉故事注云云。

己酉、先生九歲。

時爾翰公就館于族姓、先生居家、助母夫人操作。（花溪

志）沈氏、處士宗武女、查爾翰室。自幼即解音韻反切之學、工詩、文稿於滄桑後散失。子即毅齋伊璜、其學半得于母氏之教、亦不廢所業、與長兄毅翁同力學。（州志）查繼伸字寤五、號毅齋、諸生、受業漳浦之門。著有寤廬集。

庚戌、先生十歲。

先生兒童時常游市、見市肆兒閱水滸傳、借觀之、中生縱横、自以爲有悟。（乞言啟）童而得悟、多從板凳說書。（外紀）母夫人曰何不讀四種書。吾聞水滸不可應試。一日、然桑條未枯火不力、母夫人語曰、汝知之乎。條去皮而火壯。先生悟、于是每事求理、十餘齡即留心格致之學。

辛亥、先生十一歲。

受業于鄰近、通專經。讀兼經竟、繼讀國策、忽失聲曰、

一部水滸、卻從此書出。同學咸怪之。偶于敗楮中得先輩桂北海制義一首、[redacted]摹。適刻率爾爲文、懸衣帶累數十。家人浣衣出視之、爾翰公取閱、謂有思路、有別情、始命先生與文期。每日晨炊一飽、赴館、袖粉餌以代晚食。隨路口誦、聲徹林樾、翱翔而行、亦隨路遺失粉餌、不知也。日過中、從袖覓粉餌不得、往往受飢。

壬子、先生十二歲。

是年、負笈從學、不便家食、宿館中、手執爨、煙迷兩目、爲掩淚若泣。如此經歲、意固樂之。文成而蒙師不甚解、先達許公方壺覽之、名[redacted]。詩集自注、效翁尊人。嗟歎、以爲當

代異人。

乙卯，先生十五歲。

文譽日起。（查旦始讀軒集寄伊璜兄、十五擅詩文、下筆風雲走。）

戊午，先生十八歲。

始出應縣試，名繼佑，以試冊誤書佐，遂仍之。初字三秀，更字支三，號伊璜。發標題書畫稱釣史，或稱釣玉，當世珍之。（外紀：少好學，自號與齋，身在茲之義。申酉之後，更名省，字不省。入粵後，或隱姓名為左尹，別號非人氏。乞言啟：年二十餘許，在門及閭巷咸呼為與翁注。）

己未，先生十九歲。

始娶室孫氏，夫人為孫懷泉公女。（集中有長內兄孫明賓詩云、自余亡婦翁之妹。）

泰昌元年庚申、先生二十歲。

先生以家貧、應聘爲童子師。外紀、鄰生某至棄其師所教、私就塾。生父怒撻之、幾斃。閉一室、不與飲食且三數日、家人從門隙餅餇之。出日、即死、吾不忘與爾之教。又某以不得及門病、至欲自裁、乃延先生。先生一日至、盡焚其夙業、與彈琴終日、病愈。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一歲。

應道試、游府庠、學使者爲閩中洪亨九先生。承疇

是年、孫夫人生子、名嗣昉、至丁丑而殤。

壬戌、先生二十二歲。

與同里諸子創爲月課、許玆翁、祝天孫、沈聞大、徐遯思、查穀齋、許楚白、許元昊、查魯生、許川翁及先生。號十二翁②。許玆翁、名□□、□□□。祝天孫、名□□□□□。沈聞大名兆昌、號天目。徐遯思名林宗、號□□。查穀齋名繼伸、字宿五。許楚白名士璜、號匪莪。許元昊名□□、□□□。查

魯生名嗣馨、號日庵。許川翁名□□□□。自爲風氣、好倚崖異、衣冠不同俗。鄉先達聞之、或與從相訪、則裏面不見、曰、吾學未工、輒爲所長短、勢必釋吾就彼、終無以自見。

甲子、先生二十四歲。

豫章吳公茲勉之甲督學浙中、得先生卷、異之、拔置第二名、食餼。秋闈不利、嗣後考結諸生、單薄之子、一無所取、故臨試時、才而貧者、願盡附先生結冊中。

乙丑、先生二十五歲。

先生聲價益高、里中諸望族備厚幣爭館轂之。每與及門講學、恐其昏憒失聽、取優俳所用一撮鬚置之座右。講未半、見有昏憒者、即挂鬚齒頰間、作俯仰視、

頃刻變易。昏憒者咸笑起、爲之惺然、于是聽講。諸子耳目開明、無不受益而去。

丁卯、先生二十七歲。

赴秋闈、房師馬公騰仲□□請以先生卷領浙首。主司欲屈置第二、馬爭之不得、曰：寧落在爲後科第一人。遂入窮山。以魏璫驕横、行且亂、世必多故、與門人技擊、因有弧矢方將易蠹魚之句。魏敗乃已。時效翁挈其弟川翁約先生同守歲僧舍、共一竹榻。後賦詩云、猶記肄業菩提庵、（州志）眞如寺在縣東七十里、舊名菩提寺、晉干寳故趾。除夕不歸西風單。竹林趺坐況不足、三人側臥猶云寛。五鼓起奏二藝畢、歸壽家長日未光也。【補】少頗事釣

弋、兼以博弈。丁卯、延師肄技擊、獨善運槊、小弓洞徹走馬最便。（見外紀）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二十八歲。

是時、三吳壇坫繁興、先生每少可而多怪。既與十二翁爲月課、自爲風氣、而好尚頗雜、凡殊能絕技之士、無不游于先生之門。武林有鄭方叔者、精琴學、（文集鄭方字正林、別號無偶、又號韻谷。生草橋門、小賣爲活、亦精天文、與武原祖無功游。從學弟子得其傳者、惟祖氏爲精。其刪定諸譜并樂論諸書、無梓本。藏祖氏（外志③）作鄭正叔。）與先生交最善。常問鄭曰、琴未彈、故無聲也。既彈、聲從何起。鄭曰、聲起七徽之間、漸分而兩殺。每絃精刻十二律、從尾至徽、徐而促。蓋數過律而絃盡、歷七絃而黃鐘大呂諸律

每二十餘見也。變化足、故通神。先生曰、然、諸書皆言理、惟易變化、故通神。琴絃神理、其盡易乎。〔外紀〕先生學琴於鄭正叔、互相發難。語鄭曰、凡八音、匏土革木一聲無高下、金石與竹止十三聲、其高下借用亦無無所不備。琴瑟所以通神、猶之五經、惟易理無不備。嘗作玉琢緣、有曰三教無如儒最大、五經惟有易通神是也。先生吾琴名自然弄易習歷二十餘年、棄之入越。歸時盜攫去、不知其處、自是情荒、遂絕響。又有杜生、六合人也、俗號水棊、杜亦以水棊自名。與人對局、不願求勝、而立論多奇詭。先生時與之弈、以善敗爲喜。欠之、人不識也。〔外紀〕杜水棋嘗傍贊秋千弈譜一著、國手曰水棊乃有此。爲存棊譜、不沒其善。江南遂競呼杜水棊云。先生分館穀以養之。一日、兩國手打譜、定一和局所爭只一子、在白則白勝、在黑則黑勝、兩人各不能下。杜生從旁語曰、須如此、則兩平矣。

兩人愕然歎服。（外紀）水棋工圓情常日、弈智不能益人。吾見善弈、絕不解人事。如愚不圓情、以極動而得靜、頗益人。自後吳爾求者出水棋門下、亦相依先生最久。先生精此義、最後從吳雲從得錯認三昧。尤絕。若王樂水之評話、（東山國語）江宇有王樂水者、天啟中、殺仇人于市、更姓名逃居武林。無所恃、乃專說書、盡態極奇。江濟寰之星學、趙君融之篆籀、（外紀）先生嘗用印章、初為雲間趙君融所鐫。盛符先之術數、沈似蘿之度曲、（同學弟子出處偶記）沈陵字湘岸、號似蘿、海昌人。年十三、工弈、復善謳、私搆制藝、幸似豔曲。投以科舉程墨、不閱月、揣摩工。年十七、為諸生。約二十餘人。其後刻鈞玉軒稿、列同友姓氏共二十子、首列鄭杜、而所謂十二翁竟置不書、世愈奇之。

濤案、王樂水、乙酉武林潰、扶其瞽妻登江橋、相持慟哭入水死。沈陵乙酉六月受計監荊本澈軍、遇　大

軍于郭店、戰不勝、衆潰、獨殿後、中流矢、没于陣。又有田家兒馬聖相、鄉人、棄農爲瞽星家代杖牽走、受星學、先生教之字輒了了。聞沈陵奮義、往助之、同敗卒。先生賞識人才迥出尋常類如此。

己巳、先生二十九歲。

從游益進、族弟虹成（查氏譜）名玧、字商衡、又字虹成、布衣、郎韜荒父。著有吹雲集。就學他處、慕先生教、私以文求正。阿翁知而痛懲之、（查氏譜）名大緒、字經武。虹成私請如故。不踰年、虹成得首拔、游庠、阿翁曰、吾恐伊璜詭怪誤我子、今且有成驗、姑聽之。既而二南王望諸兄弟、（州志）名詩繼、字二南、號樊村、順治甲午舉人。有深寧齋集。名培繼、字王望、號勉齋、順治壬辰進士。有玉海堂集。皆在先生之門。

附偶記、猶記己巳庚午之閒、鄒靜長先生督學吾浙、課士最嚴。時故事、童子府名落、例得借所知餘名以應、及列紅案後、徐請更名。鄒道設威儀甚、竟作對簿狀、隨之以法具、如犯闈、不啻諸露、借名之實者咸不免。

庚午、先生三十歲。

先生與十二翁就試武林、遇乞兒陸晉、于畏五等。晉、新安人、抗聲長歌、目空左右、羣乞咸唯唯聽命。先生異之、問曰、若乞亦識字乎。晉笑曰、不識字、還成得個乞子。先生驚、下階與揖曰、子其得道者歟。曷舍乞、俯共朝夕。晉曰、夫誰不衣食人也。吾取之不如其與之、

吾勢取之不如其逸與之、吾奢取之不如其約與之。且取之而使人忌、取之而使人怨、至取之而使人奪、取之而使人不容、抵于法、何如與之而人樂、與之而人不見損、與之而人咸自以爲積福也。先生固請、晉曰、公等解我意、暫爲知己輟業。遂邀歸寓、爲之櫛沐、爲之衣冠、同社諸子皆親如昆弟。（乞言啟）從游皆遵其別說、飯乞而爲朋。自注所云陸晉是也。（外紀）錢塘乞兒陸晉與羣乞高步狂吟、先生異之、試之詩、應聲立就。先生曰此中乃有逸才。扶歸櫛沐、褻以完衣、約同社具進飯之。是秋應試、復不利、挈晉歸龍山。

案此事蒲留仙、鈕玉樵皆指爲吳順恪事、蒲謂清明遇之野寺中、鈕謂雪中留飯。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攜侶薄游湖上、忽遇前丐于放鶴亭側。王阮亭、

蔣心餘承襲其訛。吳啟豐乃順恪子、肯將父落魄時事嫁名他人、形諸楮墨、欲蓋彌彰、有是理乎。先生自云、葛如六奇字方布衣野走、世傳余有一飯之德、懷之而思報。其實無是也。見偶記是則公在時已傳其事、故公為之辨。或謂時將軍已貴、公為之諱、是固未可知。見同宗詩選有謂順恪既貴、頗諳文墨、先生遂諱言此事、令著錄稱門人。此則先生通變矣。見毫餘詩話諸家聽斷紛紛、皆因陸晉事而附會之、不及見外紀及年譜故耳。後許夢椽事記謂、野寺即吾鄉之崇教寺、勝國時、屋宇尚未稠密、故謂野寺。向有覆鐘地上、扣之無聲、人稱啞鐘、又稱大力鐘。更屬癡人說夢、豈但

蛇足而已。

辛未、先生三十一歲。

杭友邀先生讀書三茅觀、乃留陸晉于董稱升家。（外紀作治升。）旋赴三茅觀、山靜無人、常中夜起、垂殿上懸鐙、泛濫典籍。（外紀忽作狂呼、虎豹警去、倦臥敗經廚、鼠齧其須眉不覺也。又或潛入睡仙祠、與同臥覆衾下終日、道士覺之不得。）始曉則與狎客絲竹騎射以爲樂。寒食抵家、陸晉過釣玉軒、坐客問陸生何字。先生漫曰、字與之。晉曰、取義云何。先生笑曰、子不言與之之樂乎。于是陸與之之字始著。留信宿、借先生詩稿、仍歸于董。未幾、陸有去意、久不言。至中元之夜、先生復自杭歸。翼日、造董稱升家訪與之、董歎曰、渠昨日不告

我逸去、留詩爲別、覆之甌下。詩曰、桎梏一年餘、以慰諸公意。我欲脫空游、闊然此天地。先生得詩、悵然、因爲之作傳。（外紀）晉所著多異人、往往詈同社、索貴稅。異從一游、故乞處、羣乞蒲伏、不敢仰觀。久之、不樂、題詩碗底、復乞去、不知所之。（查嚴偶然錄）家敬修公拔陸晉一事、世無知者。余稽閱公所著同門錄、略識其端、故詢之故老、始得其詳。蓋之亦丐者也、公一見以爲不凡、留之于家、廁於門人之例、飲食教誨悉六囊己。而晉不自亟、與臧獲悔錢爲戲。或以告公。公因以爲斯弛之士、不足介意、然恐爲下人所輕。因以徵詞晷勳之晉齋、是日卽逸去、莫可避跡。案查浩亭得諸故老傳聞、不及外紀年譜之詳且確。是春、歲試、有鮑子班者、與許效翁交、言其慷慨離俗、以冒籍領首。値覆試、或發之。功令最嚴、閉會城、夜索。先生與效翁奇計匿之、傾枯囊爲路費。又出奇計、晨縱武林門、而復一日疾輿二百里、聞其父兄、令爲備。則

子班徒步、先以父兄去、留五言詩一章于門首云、我本大漳人、飢驅無失路。邑令遣吏捕其家、不得、舁錄門詩以報、乃免。（外紀）鮑生貧不能菽水、當事者。得其詩、憐之、爲邸頒、而法故不貸也。時同事咸坐。鮑生全。（斃）、後子班寄籍山陰、以俠聞。

壬申、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館于族弟二南家、時從游益進。

癸酉、先生三十三歲。

江右黎公博庵（元寬）督學浙中、錄先生卷第一、歎曰、漆園其復生乎。是秋登賢書、出李公少文門、[redacted]列卷首。（族譜徵畧）余癸酉讀書西湖之包氏庄、偶倦立隄上、忽一書生過隄、揖余而進。日、君莫是查。余以每臨場多遊衢士、善之、不深與語。書生曰、吾無所求。昨有一如君者謁一公座、見南面朱衣二人互爭、一欲首君、一如

不肯、竟填入第九名。查、而忘其名。余方侍側、但識其貌、恰似夢中、故相詢。余猶以爲衛也、復謝而去。及揭後、有輩語、余卷不得達內簾。書生復至曰、無慮也、已果出李老師少文門、初擬解前、而忤副座主、置第九。書生沈姓。忘其名。海內盛傳釣玉軒稿、其自序首句、余生節孝之後、蓋未嘗無所本云。節孝謂大王父、幼孤、未亡人徐母苦節、破鏡自誓。前輩茅鹿門曾賦半鏡歌、而大王父尋以孝聞。注見前。先生既售、仍故居、無餘椽、新僦茅廬數楹、詠歌其中。時爾翰公年踰五袠、生平和易。先生與兄穀齋、弟少王、名繼培、號蘭階。師虞、名繼佐、號[redacted]同居一室、互相友愛。爾翰公色和、先生益從容而加之以敏。至歲暮、始計偕北上。

附 籌鐙雜綴、案是科吾里獲售三人、一祝開美先生、

諱淵甲申杭州失守、投繯死。一貫心直先生、諱樾歸德衛籍、河南解元。闖賊圍歸德、不屈、罵賊死、贈宛平知縣。一爲東山先生、奇行偉績、照耀里閭。可與弘治壬子科浙江鄉試故胡尚書世寧、孫忠烈燧、王文成守仁同榜先後映輝。當時謂三人做得好事、兩間正氣萃於一隅、豈偶然哉。

甲戌先生三十四歲。

會試下第歸、始應坊賈請、選房牘、名之曰戒自。先輩掄文立教甚嚴。及金沙操選、多曲徇、凡與復社者、案復社始于崇禎戊辰、成于己巳、推徐傳周鍾爲之主。其盟書、毋蹈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辨言亂正、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

對。以多選爲榮、加以請託。先生痛戒之、因名爲戒。其書盛行滿天下、風氣爲之一變。

乙亥、先生三十五歲。

先生讀書西湖之南屏、著七字書、原名兵權、爲兵家言、上下二卷。七字者何。分爲聲字形字氣字時字情字力字實字、列數十條、往往以名將故事爲驗。序曰、此書可以無人、特恐不能無天耳。謂逾數多變、以七者不能盡驗、故云。

附外紀、讀書西湖之南屏、從游者頗衆。時先生初談兵、夜與諸子約試水戰、羣銜枚竊挐湖漁舟百、集龍王堂、合散東西如約。最後發號、衆雷和。時有客輕舟

眠月、驚急出其囊、伏舵板上壽。先生揮之曰、吾師行法不得犯一黍。明日大喧、南屏有暴客。

丙子、先生三十六歲。

時黎公博庵爲温烏程仁體所搆被累、先生寄書云、古道德之儒、其發諸文章以自表見者、其人必非隨聲逐跡、安居美食已也。類有歉然不得然之事、天下以此難師、師豈得辭。屈曲困瘁、且爲豎子談笑佐酒、而千載不可磨滅、常在于是、是故君子每引以自安耳。兩浙人士羣欲走闕白無他、而或傳賜環即日、向在懸懸。師即不以此爲榮遇、而吾道舒塞、卜以是矣。未幾、博庵罪釋歸里、先生親抵南昌、論及天道、因賦詩

言別。其一云、天高不可聞、中尚有心存。晦塞當吾道、艱難幾及門。避時機在默、短髮夢誰論。欲起東湖伴、清宵稱子魂。

（補）娶側室蔣夫人。（查昇祖鐙萱大師行略）諱明萱、字悟眞、仁和蔣氏、父心齋先生、任楚之長沙。母潘氏。師生而穎異、及長莊簡慈惠。年二十、字家鼔修伊璜夫子、賢春秋廿四、使謁貴隱容公求出世法。（翁叔元鐵庵序）夫人姓蔣、字宜德、名悟眞。著有祖鐙悟眞譯師明心錄二卷。（日記）閑余以爲書被違、內子蔣計從死、孝事白得免。食長齋、法名。本英偶然錄作、然鐙大師毫餘詩話作悟眞錄、俱識。及有藁問偶詠。案先生年七十六、夫人方開六秩、以年月稚之、歸先生時嘗在孫夫人卒之前一年。

丁丑先生三十七歲。

時孫夫人以子殤過哀病卒。（族譜）徵異、余殤子曰晰、幼顏穎慧、十四五能日請應制藝、十首、其草不須籌鐙。酷好陳大士之爲文、亦好古義、竊喜爲詩句。十七、病疥、且革、神思不亂、曰

吾非此中人、有僧迎我、更得一清涼處矣、還我故所讀書。于是抱卷而逝。先是、爲昉聘吳氏女、女少昉二歲、昉病劇時、女忽見圍火庭中、孩抱加卵。卵中有以人嬰一起急呼家人共視之、火不爲滅。久之、衮入地而歸昉棄余去矣。

蔣夫人繼理家事。仲方沈起始游先生之門。起初登敬修堂、先生與起敘賓主禮。越夕、先生爲起發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之意。起始下拜稱弟子、因命起與選政。（外紀）沈子仲方初郎龍山憲甚。或云、釣史嘗意人從之、仲方呈書檢、顧就筆札。先生日、無十三行書爲備者。急引見、日、子無言、知子清自之遺、不得于其宗、徵而無歸也。仲方泣下日、先生何以知之曰、吾見子競華爾存其真、選孫屐無跟也。索補得詩友爲務可。仲方辭、韓居作爾汝語、先生爲辭質直好義數洛仲方寮拜、顯。侍坐。仲方左引匕不勝食、先生曰學貴範選、從此如以是輒廢選政海內無不每仲方起者。刪定子丑程墨戒成。丁丑房書戒成。

附外記、丁丑、楊機部先生門多材、移書先生、願各得一語、則先生選旣而機部之門已居最盛。機部益喜、吾聞釣玉子腕不可奪、吾悔多馳前書。

戊寅、先生三十八歲。

先生下帷南屏、與同學開講席、或技擊較射、繼以絲竹。有處子字雪兒、年十四、家西泠、善歌舞稱絕、願爲先生校書、因留絳帳中。外紀、先生歌兒一部、內字蝶紛者聲色兩妙、性慧破口便絕倒。時聞雪兒初見御、蝶紛熱覷而笑。問何以故、蝶紛爲歌浣紗春風滿面之句、婉麗入聽。雪兒裏面、羞坐帷中竟日。後蝶粉流落都中、先生壬辰入都、爲楊猶龍先生謀爲合巹、不果。又有陳姬名因字夙謹、爲豫章吳令所贈、工琴弈諸音事。凡先生制作、率手爲脫稿。未幾死。先生日、吾缺一書記、能不傷心。於是有東山女樂、季秋詩經、同門稿選成。

【附】先生妙解音律、家畜女伶、姬柔些尤擅場。廣陵汪蛟門製春風裊娜一闋以贈、同里宗定九和之。詞苑叢談毛西河詩、有獨有柔些頻顧影、倩人不欲近闌干。西河集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奴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觚賸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餘人、悉以些呼之。南屬詩話軒案、先生歌姬有十些之目、其見諸外紀者、蝶粉有妹曰留些、姿慧稍減其姊、然猶壓羣。李太虛先生賜葉些、年十五已登場、杜于皇作葉些歌以贈。又澄些能歌牡丹亭、流麗幽遙。珊些能作高調。梅些、亦婉入情。又得紅些、粵人也。粵人不可訓、紅些傳粉詼笑特佳。莊史之禍、柔些隨北、

幾欲身殉、其餘不及考。又有家僮雲些、月些。

己卯、先生三十九歲。

海昌諸君子稍稍有異同、在邑則范文白、（名驤、號默庵、門人私諡靖獻先生。）朱近修（名一是、號欠庵。崇禎壬午舉人、著有爲可堂集。）選觀社（藝文志）國朝海昌文社最盛、觀社十二子實主東南壇坫、今無能舉其姓名者矣。因讀蕭錄之、葛定遠辰叟、葛定彖大儀、葛定辰愛三、朱嘉徵左、朱昇方庵、朱一是近修、朱永康石盤、范驤文白、袁秫丹六、查詩繼二南、梁大辰天署、華書乘。張龍山則徐遯思沈聞大亦有曉社之選。先生自吳門歸、欲平意見、乃合諸公之文而歸于一、名旦社、（識海昌一社）余乃預爲一之、一之云何、無二之義也。無二尊、二尊必誅。無二說、二說必闢。夫一者、天地人物之所以始。諸子生末造、□所以始之、則今日是書盛行、所最切者與。日無二尊、無二說也已。而兩社之刻遂止。十一月己卯、墨戒成。（外紀）附有擬墨未成、坊者

促行書、先生索楷六、大書諸公興會及此六字、書法遒古、選益行。

庚辰、先生四十歲。

春闈、（是年、與沈聞大同車北上、沈獲雋。）先生卷落詩二房、房考則徐勿齋先生（沂）也。勿齋得是卷、甚異之、首薦、見厄于總裁勿翁、大爲惋惜。先生初不知之、山左孫枚先（廷銓）得雋、勿齋語同門諸子曰、本房多佳卷、惜查伊璜見遺耳。諸君既遇、視查如同門、固我願也。後枚先貴顯、以公事至西湖、投刺敬修堂、稱同年弟。先生怪問之、答曰、此勿齋先師之意。嗣是先生知己之感、不以遇不遇爲重輕也。（外紀：時勿齋已殉難吳門矣、先生作勿齋傳、存此事、以志知我。）庚辰房選又戒成、序之發端曰、物有大反、知之乎。立言與氣

運相關、未幾而驗。起亦有序、列凡例之前、其結語云、抑運使然、此先生所以戒天下者、因以自戒也。先生覽之憮然、既而同游練川、（嘉定地名）遇雲間吳□□、（巽陽章）羨周穎侯、（世臣）同寓徐園。時坐有校書小字阿宋、（偶記作宛）宛。機警絕世、頗放佚、屢困吳雲間、吳窘甚。余不平、欲辱之。先生心知之、向余宛轉密代爲之謝過。宋徵會意、後又復故困吳曰、犯酒政者跪聽考。吳先犯、行聽考禮。宋問吳曰、欲起乎。吳曰、願起。宋復曰、起向何方。蓋借余之名與字相調也。（偶記作仲方、事非吳雲間。）余愛其機警、忘其放佚、曰、如此、吾當爲保。吳乃起。余密語先生曰、宋有目空一世之意、某今愛之、當善爲彼終身之先

生始徵告余，余驚喜，向余下拜，自是每事相左右。余力勸先生納之，余竟從先生歸龍山。

[redacted]外記：庚辰罷禮部時，感齊魯道上作流民歌，又感興人事，指黜時政，有云：丞相出師諸葛否，將軍陷陣李陵無。有所爲而發也。偶記：庚辰講席吳門王九純熔，偕其弟就正。九純先人王克重諱聖佐，崇禎四年征叛苗殉國。余曰：忠臣後裔，詩禮不煩駮正。

辛巳，先生四十一歲。

聞黎師博庵游廣陵，先生渡江往候。踰月，起會先生于廣陵，與博庵同聚平山堂。既隨先生游海陵，海陵守陳公濟仙方試士，聘起入署中。先生已還廣陵，時

四方名流敘廣陵六十餘客、先生與博庵爲中秋大會、刻秋讌詩集、起不及赴。至重九、博庵復有萸社之舉、起與焉。及先生歸龍山、而阿朵已化爲異相矣。（偶記）沈起從余嘉定、余方納姬宛、宛係歌兒、仲方爲力贊。踰年方十七齡、病卒。仲方悲曰、先生素以起寒宜僧。寒而清、宜是有知識僧。此後缺北丑尼一半熱棒矣。遭旱蝗、龍山南畝皆爲赤地。（外志）崇禎十四年六月、大旱蝗、民饑、鬻子女、售田舍。塗有餓殍、而賦稅加等、始苦田累。四方至止、賓館常滿、先生未嘗謝客。孟冬、三科又戒成、三科詩選成。先生每歲有四方之役、或以爲疑。起見先生出游、必當事者敦請而後就。是年、漕臺吳震崆（邦臣）延入公署、値江北奇旱、海陵守陳澹仙延先生于客館、以麥折事就商。先生密語于吳漕臺、復致書于司

理湯惕庵。來賀（揚州府志、字佐平、南豐人。崇禎庚辰進士、揚州推官。）澹仙隨親愍之漕撫史公、（可法、字憲之、號道鄰、謚忠正。）得允。于是江北四郡皆從麥折、先生與有力焉。（文集）爲澹仙書海陵荒政前幅

【補】同宗詩選傳、辛巳壬午間、公上隅計十二條于浙撫黃鳴駿、一人口募、二稽額、三鄉保、四固圍、五號令、附賞罰、六偵探、七則古、八拔殊、九儲謀、十器仗、十一形勢、十二勤敏。皆爲保固浙東西計、切中當時情事。如論形勢、謂宜宿兵長玉、應接豫章、勿應以彼此屬分爾我。再駐兵五百于獨松關以據險、絕蕪湖陸走入浙之徑。至南都長江爲限、一遞水道、不必慮、亦不及慮。浙東阻海、南接閩、而海寇山寇爲患不足慮。劈

書指顧、皆非經生家言也。

壬午、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丁外艱、哀毀骨立、悉屏諸女伎、獨處樸園。樸倚園樓、可三四百年物、設法置柝樸上、擊之、門自開、似蒼頭應門、作樸應門傳。樸旁有大榆、榆樸交加處、結亭于上、下板上幔、常獨坐幔中。吾樸園記、客至、臨窗小坐、爨下茗熟、置園匱浮水上流、益水一匙。匯走至窗、有竹匱之、主客隨手挽茗。茗竟敬匱、空繫復返爨下。諸飲食旨如是、省童子。攜送之勞。壁作經寸小門、門設適氣其中、直、貫爨壺客至、所須不必傳示、其壁門網語客、向不間廚者大悉主人意。須臾、如意而至。中設蕭圖如轉斗法、或欲靜坐、一轉便入秘室。三門嘉書地、適穴仰出石。轉非習走入不能出也。至于窗格門式、製無不曲變。甫或先生數日、吾不知爲何人、效此匱區。從來勝地造物所忌。會申酉之際、先生坐其中、手錄鈞兼、可五六十日、便釋去、趕葬會稽。歸而園蕪不可理、尚存數

（櫟堅立耳、而門棲廬創故在也。）有句云、誰能顏吾廬。（詩集作巢居五古。）繼作原書上下二卷。（文集原書及門潘集爲之注。乞言啟注、革列門纂事過激有作。今失下卷。）序曰、釣史有感于時、而務爲有用之學也。凡天道人事物故無不甚備、主于化小人爲君子、不主于闢小人爲君子。（辟如陰陽會合而成道、必欲天下獨陽、無此天下。）因賦雜感、有欲近人情姑命酒、不通時務尚論文之句。（先生嘗有句云、世變安能告我法、情平始解讀人詩。與此俱得風人忠厚之旨。）

癸未、先生四十三歲。

初、漳浦黃公石齋（道周）得譴、其後賜環、先生各有詩二章紀之。有云、以名存四海、其道本先民。又云、儗作先生傳、何當聖主憐之句。（男詩稿。黃道周字幼立、一字螭若、漳浦鎮海衛人。天啟壬

戊進士、授編修。以言事落職、廷杖、下詔獄、遣戍。（釣業黃先生得罪、詩以慰之。聖主終無怒、箕心不悔狂。口嬰傳諫草、哥史備行藏。所謙甞驗、此身合不祥。是非干載、在屏見待狂洋。已先生竟無罪、詩以勉之。不知何所見、窮海欲公存。帝欲試以死、恩深于無冤。難難歷後、涉兵食及時、為一慰蒼生望。歸來朝至尊。至是入閩。石齋方講學江東、墮崖折肱。肱絡如虬、得先生詩、強作書投答。有曰、讀尊詩、令吾腳風舉、擲萬仞無害。至于擬作先生傳之句、石齋曰、不知此生可復煩君五指、則幸矣。隨和韻見答。後石齋殉難、先生果為之作傳。載國壽錄。（詩綜）福藩稱制、進禮部尚書。南京既下、猶督師出婺源、師潰、執繫不屈。丙戌二月、死于市。著有大滌函書、浩然詠。旋游興化、賓客日以百計、酬應繁、或不即答報、有投匿名柬云、先生海內人望、不宜先搢紳而落塞士。翼日有客匍匐伏門外、先生急持

之曰、昨匿東、康邵所上書也。偶記字昭平、福建莆田人。夜讀先生詩、有陌路憐才如護子之句。邵久在先生襁褓中、愚不足錄。雖然、幸賜教、請爲弟子。先生曰、余無心賦詩、誠能動物、有如是哉。自是益以誠存之旨示諸學者。

未幾、漳浦令沈翁閩大迎先生度歲入署中。

附偶記、癸未余覲沈閩大漳浦。陳夏木壯行來見、而以余閩游諸倡和韻言盡付梓、題曰閩游有韻之言、余作詩以謝。

補癸未草、傳奇梅花讖、入鄭所南心史一節及稗氏中山狂人自到事、又以翠爲美人陪和靖林先生。方七月、草成、忽庭梅花開西南枝、或曰筆墨感無知矣。

先生曰、非時不祥。既攜書入閩、見興化鄭郊、爲所南後裔、尙未知井史事、遂存副本。（外紀）又半劇爲書生、擲筆弄兵事。數年、三吳果應此讖。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四十四歲。

漳浦多寇警、先生以戎服同令侯巡城者彌月、發矢中盜首。經春寇退、始屛嚴。將北歸、石齋貽書云、賊滿山行道絕、姑待之。石翁廬城外二里許、先見賊數過其門、不敢入、先生因答書云、先生惠余詩在、賊當聞而去。賊畏見先生、必不幸見某。方車嶺詩、傳語彼昏猶未化、囊中帶有石齋詩。既行、沈聞大發機兵二十名、（耿巖文選）叔沈聞大、壬午投漳浦令。甲申、鄭芝龍遣裨將持檄徵餉、焉絕之、大吏飛章劾罷。及門胡紫柏祖名仁以家丁

十人來助，乃諭衆曰：若遇賊過五百衆，則吾壁立無聲，待其先鋒至五步外，視的共擊之，卽進前，不踰十步。若百人以外，可以戰，然必乘高，或吾處卑，寧如前法。蓋賊之先驅者，乃賊也，餘皆農夫，不知共力□□再三促行，離縣一舍名方車嶺，嶺以路狹得名，命整而行。遠見賊，吾乘高伺之。賊不知兵，仰高來從，過五步，先生猝取勢奮一槊，傷其股，機兵連發弩，賊反走。吾大聲譬之，羣賊不敢前。其後漸退，遂率衆乘其怯，連傷數賊，賊盡走。一先鋒賊恃勇迴鬭，我衆環而擒之。令衆高呼數聲，聲震二十里。又與從二十人合五十聲爲一聲，故聞聲遠，以寒賊之膽，虞其尾而求復

也。抵漳州、其先鋒姓黃名停戮于市、以首級歸漳浦示衆。（方章嶺詩自序）乃抵漳浦、鄭標來迎、以爲神人。吾五六千禦敵、不得一戰、坐觀賊去、豈有敵縛者哉。于是歸節請詩坐鼓上坐、更爲衛我泉州道。此先生小試兵法之一端。其後有事小釁及尖山、詩後武功于此可見。抵家、值三月十九日之變、龍山有市鬨狡健起浙東、宋某與狡首李某、吳某爲亂、欲辱先生弟、誤擊先生幾斃。邑侯林公子野埜親臨龍山、寘李于法。吳懼、蒲伏乞命。先生曰、汝走氣急、試其不靜、非欲殺我。諸狡始遁散。（耿巖文選）林埜字一子野、號耻齋、侯官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海寧令。甫一月、燕京信至、金陵未立、邑鎭有大家奴乘閒煽語毒怨於大家者、揭竿起而已陰陽構兵、其閒通邑震恐。狀聞、埜將肸不問、且曰、皆鄉約所構。約密於禍人中縛奴、數其罪、立杖殺下、斃悉不問、合邑安堵。（紹更記聞）家簡可公諱全臨游、崇教寺、遇李

三刀横日遮路、吮之。時李潛謀揭竿煽亂、公密詣大尹林子翥、告諦不法事。翼日、令隔寺講鄉約、密相稱人中捕獲、立斃杖下。

附外志、東鄉盜起、初孝廉查繼佐等渡江任兵部主事、令弟繼□等牒鬻武爵、人人繫銜、自三月初行劫、云助餉江南。馮䮾澄齋偶錄、崇禎之季、有蘇某爲參將、俗號東坡、林某爲總兵、諢號朝奉。時奉南京密牒、假名徵餉、横行剽掠、凡里中富室、遣游騎偵覘、劫其要人繫之寺前樹下、胃垂一牌、書贖銀若干、旬日之間、得金數萬。

按甲申魯藩未立、先生尚未渡江授職、豈有令弟鬻爵事。外志失於考覈。當時家剽戶掠、溫室盡罄、先生

弟受其摧辱、在所不免。林侯臨鎭實爲李三刀一人、吳某、宋某、或因蘇、林二賊傳聞互詞耳。

乙酉先生四十五歲。

五月、南都大去其國。（三藩紀事本末）福王名崧、神宗孫、福王子。甲申四月監國、十五日僭即位、稱明年弘光元年。乙酉五月十八日、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六月、杭城北款、先生偕夫人蔣氏避亂廟灣。在鄞東八十里。八月、生子勛。字章、一號斐菴。副室蔣夫人生。方十日、棄不返、顧瘞所著書于坎、（外紀）劍業十二卷、係甲申間歸手書。會避難江東、以石匣錮瘞地。既而益遠先生故居索地、意他物發之。及先生歸、時得十之五六。竟渡江去。時越中鄭義興遵謙。（魯春秋）鄭遵謙字履公。奉魯藩起江上、上援義與將軍。後於紹興晉公爵。已奉魯起事江上、（魯春秋）乙酉八月魯王監國於紹興。王名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十傳爲王、以明年爲監國魯元年。先生領職方、節

制小疊、宋狡亦歸越、來謝罪請死。郎令之去曰、茲豈不忘。宋時既率衆抵大尖山告捷、後注見義聲大振、諸鎮倚以爲重。時沈起已薙髮于東禪寺、（學園集）江西建昌松溪山資聖寺天水和尚歲甲申三月應檀越者請始住東禪寺。明年、沈起始從師薙髮爲弟子。（魯春秋）沈起乙酉、棄諸生、爲僧東禪寺、法名銘。起、改字墨庵、亦有以乎晦之義。浙東任事者猶持東林門戶、先生作書以告諸君子、都不省、因自號不省、或稱省翁。復擬姚善致鄭公智書、其注云、建文四年、蘇州守姚善（遜文書法長）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後復姓。洪武三十年、擢蘇州府。建文元年、至京師、畫策防禦。文皇即位、爲麾下籍之。上詰責、不遜、死之。知義兵不可戰、謂當以智用之、前敗事諸公率不聽、以是譖海上自理。鄭公智時爲御史、（遜國志）鄭公智字叔貞、台寧海人。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建文初、爲監察御

史。嵩誅初、方黨論死。坐視師南浙、欲倚善爲重、遣使招之、善致書云云。書存後甲集中。

附偶記、余乙酉在越于戎馬之日、周九逸騤周旋久。時余不自意其生、以故余少壯閱歷啟處、性情議論、以至遊古懷舊、怡興放足、嬉笑怒罵、無不留心、記憶最悉。

丙戌、先生四十六歲。

在越得會稽高朗初及門、以文爲贄、題爲事君能致其身、取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語爲題破。同學竊笑之、先生曰、毋然、此言其志也。春、小亶告捷。魯春秋、監軍左尹以兵救赭山、大捷、追奔數十里、多斬獲。赭山爲小亶對渡、義興兵越江南而守、彼殘左尹日、不守

蒞山，是揖黻門庭也。親往督陣，副將朱之彪先登。六月上旬，江上內變，魯航海，（魯春秋）監國奔台州，又富平將軍張名振石浦。高朗具公服，詣浦江自沉以見志。高朗字克揚，會稽諸生。及監國渡海，克揚詣蔡林祠誓神，圖後起。父岱字白浦，力止之，走浦江投水死。父亦十餘日不食死。岱登北榜賢書，坐偕籍見革，監國授兵部職方主事。見東山國語外記中。先生慟哭之，拜于江口。潛走小江，有吳允仲者，素末謀面，募竹筏來迎，入湯湖，爲治半畝之宮，數日一遺粟。乃手成竹亭，茅覆之，取泉中圓石甃地如鱗，日嘯其中。此地一望，修篁泉流，曲折至湖，而煖飲之可治寒疾。（外志）隱湯湖時，擬作史論，論必得解，不襲前人一語。每史冠以史律，律不得意，出入如傳文第之。方竟史記及兩漢共三史，便歸東山。除夕，年家子董克干艮櫝遠遺豕肉，有謝詩云：珍重私遺除夜肉，至今餘煖在滄浪。

丁亥、先生四十七歲。

初夏、先生將歸東山、以詩別吳允仲及履伯、草長花飛盡可傷、百年心事重他鄉。主人此夜難爲客、一樣江流分外長。（外紀）道、有寄居詩十二章、既至東山、遠寄允仲詩、題絹上、令夫人手織刺之、極精緻。有云、與子相期三百日歸、行猶未發東山。既歸、盡失故業、僅存數十畝、分割以遺同氣、曰、弟不能復爲同文矣。手自塗其垣壁、日親圖事以給朝夕、不以爲苦。借書讀空檻無壁處、風翻書葉如翰。聞鄭義興畢命于海、飲泣爲之作傳。（魯春秋）建國公鄭新與遵謙有隙、使其將楊廣故與遵謙善、誘入中流、進酒爲壽。遵謙手一飲盡、大呼二祖列宗、長嘯拱手自沈。監國輟朝五日、贈太保、謚武愍。

是年、次子昌生。字天迪、號岐山、娶室金氏生。

【按】外記、丁亥玉琢緣一劇、爲養生而作也。嘗語人、老少無成相、男女無成形、從變處來不變、造物所以長存也。

戊子、先生四十八歲。

丁内艱、哀毀之中、親力作以襄大事。當讀禮之餘、修輯查氏家譜若干卷。今名敬修譜、有飭祠儀、統祠事宜、振義入條、廣義入條、家譜書法、諸條議。

己丑、先生四十九歲。

先生以他事爲姦凶所誣、（偶記）己丑、余爲彼婦所口。嘗憩花落亭、與章子濱上、俞子玄賓賦詩以志悲、如震載寧君作、凱寒鼓賓深遠同年楊仲遠之子詩汪度。皐司徽郡守張公石觀驥聽是獄、未及旬日、詞林楊公猶龍思聖

直隸鉅鹿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四川布政使。忽馳手書自燕京達郡守曰、吾聞浙有伊璜子、好古內修、賦性闊達。近法網密、或累于他故、公必善視之。蓋猶龍亦聞聲相思、未謀面、特懸為不然之慮也。郡侯得書、力為振拔、事得白。隨割俸治廬雲居、〔外記〕雲居講堂、故茅鹿門先生評史記處也。先生大書存誠二字顏堂上、係以十必十勿。十必者、必於是、一不必不是也。十勿者、勿於是、一不勿不是也。南生魯先生復為圖二字曰。中扁具薪水一瓶一橐、皆其所給。自石觀而外、邑令張公玉甲、能鍈張公樵明、□□及參藩南公生魯、沐源榷關陸公石齋、□□督學李公庚生、際期或濔其誣、或厚其餼。嗣有周公元亮、亮工、祥符人。崇禎庚辰進士、國朝官福建按察使。道經吾浙、知先生受誣、徧白其冤、至與當事指水為盟。顧未嘗向

先生一通名、其投契與猶龍略同。先生各有詩以志感。

庚寅、先生五十歲。

著知是編十二卷、（介紀先生以爲乾坤不可無正氣、所以翼命、所以厲節、有詩曰使氣諸公全與石是也。文志作姻是錄、訛。）藝以存諸死。自流氛始、而魏案不與、甲申以後、頗多其人。書法據事直陳、凡薄游必載筆以從。或宴會紛錯、先生不能飲、衆方滿浮白、則獨引敗楮繕几案。諭曰、濡大墨錯綜之。

辛卯、先生五十一歲。

郡侯石觀延先生入署、閱闈觀風及科錄試牘。拔置第一者、本年列賢書七人、副榜又二人。初主者頗疑

閏文曲徇同學、至是益信。玉甲張公亦延先生縣署閲季試卷、拔奇士前列。先生長子勖方七齡、負夙慧、玉甲奇之、許字以女。兩張公、眞先生知己也。是春、第三子昇生。字漢中、號白厓。側室沈氏生。

補 敬修堂說外刊成。[illegible]、敬修堂說外、郎罪推錄、啟運傳、前有順治辛卯官石邑張奇、熊石霞、鉅鹿楊思聖猶龍、社盟弟董□無殊三序、幷釣史引。上卷宋韓林兒傳、郭滁陽王子興傳、方國珍傳、天完徐壽輝傳、下卷中、漢陳友諒傳、吳張士誠傳、元陳友定傳附伯顏子中、元擴廓帖木兒傳、蔡士英傳、秦從龍傳附葉兌同艮、鄉靜誠先生陳遇傳。

壬辰、先生五十二歲。

是春、有故入燕、往返賦七言律八十首、名遠道篇。（日記）壬辰、浙古蒼徐署篆以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銜達部、遂同從子嗣馨字魯生及同門董子期生字伯音

大都。郡判存衙，余有遠道之作，以志甲申後三千餘里風景。衙就道及歸途，統之以序，因節序語爲題，歌修堂七劍十格、共七言近體七十五首。自燕歸、開講雲居、陸權關爲具講案五百、張郡侯具堂中供億、兩邑侯協贊之。三百里內多咸集。郡侯復建覺覺堂於西湖廣化寺之東。（外紀）覺覺堂初成，先生爲設歷代道學諸公神主，以爲許衡非元末。范、揚、虞、揭比、書名讓處之言，存其意而已、未得與主，因謂劉因、金履祥、許謙等出處良是。堂成、延請講席於其中，手訂通鑑嚴行世。自序云：通鑑之文、歷采成編，自經而子而列史、愈後文、愈衰、安得以一人之筆謹橫之。得四十萬字、可以無所不備、嚴非言所文也。（孫廷銓南征紀略）通鑑、嚴、事棄詞。簡、薈準書理、文字稍有增損、即意、能生動、理氣不傳。（藝文志）通鑑嚴八卷，每卷前題云、古石邑張奇熊石觀父鑒裁、海昌查繼佐伊璜點次，西陵祝雲日湘潭父較訂。外附雲日所錄雪堂讀史偶存一卷、題日石寶先生與伊璜先生互判、共三十二條、無自序、冠伊璜先生附五代於唐論一篇於首。馬史論兩卷。家、是書疑

即隱湯潮時所著、至是方卒業。

癸巳、先生五十三歲。

講學西湖、同學手輯書解、名曰四書講錄。（外紀、先生所作制藝已無藏本、顧久忘之、有陸子文杲手錄成帙。）值壇坫互興、各爲聲氣、獨講堂中不作彼此、曰求吾自勝、不求勝人。（同宗詩選：公講學不設貌。嘗言先代諸公必設道學面目、是以貌教也。始之以理而仍之以氣、氣盛勢稍貳於理、而禍隨之矣。吾不以設此貌、只求自得。著有用便是驗處。）著同學約百餘人、而分任講堂事者、爲沈昭奕、□□徐蘭臯、孺芳楊千波、汪度王禹則、貢來我平、時美丁抑之、克揚沈公亮、仲寅許道潤、日琮徐人五、倫諸子。時起掛單東善寺、不及與講云。

甲午、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石觀張公辭任、卽黃泥潭爲敬修堂、以勤修講會故。黃泥潭在杭之鐵冶嶺、因鐵崖得名。（外紀）同堂沈宣子爲題柱云閉門草史、設帳談經、復月一升座閒亦詣雲開故處。癸巳以後、謝遠游。性喜振人、或窮途無告、卽不贍、必曲計之、否亦勉爲大書數十紙相贈、（南燭軒詩話）先伯曾祖伊璜公書法繪事並入神品、人爭寶貴之。有雲些、月些二二僮、能記誦公詩、所至爲縑素推積貨、人皆乞書。其己作、命二僮一誦而書之、人呼爲活錦囊（外紀）。先生無全記一唐人詩一首、偶容中素書便面急、甚苦。自是令壹于一明者、盡裝素所書育韻之言、得書、曰吾頓廢、以行、隨口信筆、兩無留滯、號爲活錦囊。曰、藉此或幸以給旦夕。至於無妄詿誤、不惜齒牙、卻不令彼知。曰、吾未獲見嚴絜庵、姬回楊猶龍、周元亮三公顏色、適荷扶持深至、吾身更多不報矣、此及人幾何。其貧而才者不克自振、尤心憐之、曲加延譽、往

往成名。

乙未、先生五十五歲。

講學敬修堂。始輯罪惟錄、歷二十年始成。(日記)揚子患聖裕龍奉分局修明史、屬爲集草、賞成全史。舊蘖詰家之言、知吏觀尚未刻草四十本、爲撰潯朱相國國楨遺筆。圖楨才弱、而考核最詳、稱信史。此草已質於同里貢生莊藏家籤有紀、路之志、使人籍膽、兩月竟而還其質、乂。質於茫。蒼□蒼□賣之、原、本不可得也。問之莊氏忌不、兵後余素不一至南詩偶巖弟廷錢在若、柬號余門、日、家兄意獨爲之、不欲分人、且先生不復此。余遂有翦史之役、改日罪惟錄。

補兄毅齋卒。戊戌十六章自注、哭家兄毅齋而作也。兄中抱不平、積塊如孝、對則摩起。乙未之五月、業人事。余欲追存數語、每將裂閱筆、意且寒之、迴能終篇。

丙申、先生五十六歲。

講學敬修堂。(查補彙聞)先生、晚年講學論道、自著敬修堂云、學不厭、誨不倦、何有於我。補其

詩、讀其書、私淑諸人。（南蜀軒詩話）公顔其居曰敬修、自題楹帖曰此身合置三下座、斯道何嘗五百年。非虛語也。（外紀）講學有二題、曰益智益智云何。大略謂人不能百年、即無疾病、寢食閒之好日月幾何。益智云何、大略謂智由神生、神可引而長也。（偶記）顔于炳如嘗談敬修大指、喟然曰從活潑二字求道、東山第一眼、諸子規之、尚堂下也。

丁酉、先生五十七歲。

先生成書最富、獨南徼多異聞、未及詳。是春、南游過江右、謁黎博庵師、有南昌呈博庵師詩、存集中。交范香谷兆芝（外紀）香谷晤於江上、同入粵、約同歸、爾時史一助。病歿、先生歎曰吾史無運、空勞香谷一諾。戊戌及四明門人周驥、九逵偕度嶺。兩廣督撫李公瑞吾鳳棲聞先生將至會城、遣其屬郊迎入署中、商撫綏事。將東山詩文散帙悉采錄無遺。（偶記丁酉、偕九逵入東粵。九逵嘗寄余句有南州闕里三千里

江左夷吾二十年。三山楚雪庵三復有□語九逸室邇人遠古詩之矣。倡記余遊東粵、得交黎子琬居。琬居以羊城再破無家、止攜其從孫崑鵠蹻蹐蕭下、形影互弔、無可與語了。西得見余、客囊所載散帙零句及入粵題識、翻應合數萬言、呼將鶵兩皎十指促膽連日夜指骨幾折、目為之赤、不能闘闇、且別復作連□之歌、送余江上投贈。過豐先生盡散於窮途流寓之客。過雷峰晤澹歸大師、朗同學金道隱也。會春秋金堡字道隱浙之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守臨清、罷歸。粵起、入閩以給事中監軍江上、與左尹弈別。閩敗、桂用以原官爭孫可望不宜討王、坐□舌成、爲僧、依粵之雷擇寺天然坐劇、稱字澹歸。明詩綜字衛公、著徧行堂集。初、先生有事小豐、道隱以公務來自閩中、弈罷而別、各賦弈罷詩。羊城步答金子道隱荒江對弈局初闢、自此爭先端復端。遷血上書千載事、低眉下界一尊看。閒將隻手空宜杖、有了匱光何處冠。郤向嶺南重訪舊、西樵山外月猶寒。金原作云、秋到珠江客思閣、小疊殘話又更端。井中史莫丹心在、局外人休刮目看。東海近時猶木石、南陽往日竟衣冠。知君十載

悲涼處、雨入荒雞夢亦寒。時廣南方岳巖絜庵欲晤澹歸、不可得、密訪於先生。先生唯唯、俟澹歸過我廣、以事款之、公徐徐來、無不可者。翼日、澹歸至、先生請弈、方半局、而絜庵踵門、澹歸覺、踰垣避去。賦半弈詩索和。詩集作己亥之人日、澹歸原作不得見。先生和別半弈之句云、由他棋局竟未竟、與君仍是局中人。飄零故衲空存骨、整頓名山待作碑。人日有詩春倍暖、雷峰無偈唱能新。江頭放棹、不言別、眼底聲聞總是塵。其二云、莫道局發菩不到、請看局外有何人。憐余湖畔真逢梗、向汝天涯果比鄰。雪裏梅開去路渺、春添鳥語破人新。兩年倡和一譜無款、指都無一粒塵。五先生歎曰、前後兩和、隔越十二年、只幾往復、嗟莫問黑白也。度歲會城後、先生自粵歸、令起繼和。若中有韓子遠者、見是詩曰、半弈甚佳、猶有人之見者存。若弈罷罷弈、則天道在其中、人道亦

在其中矣。起憮然有感、卽賦弈罷罷弈詩、先生屬便羽遙寄粵之雷峰。起二詩、見東山外記中。

〔補〕結茆硤川東山萬石窩。〔潘廷章硤川志〕東山之陰有萬石窩、查伊璜結茆於此。〔閨秀徐燦浥翠軒集〕石窩小隱續硤石十二景之一。〔豔雪亭雜纂〕時潘公梅巖以詩餘四章贈之。案歸隱萬石窩、年譜外記失載、惟和金道隱詩自注云、擬分硤川萬石窩駐擔歸之錫。究年月莫得而詳。或云自粵東歸後、避亂硤石、闢萬石窩晚寓杭之鐵冶嶺、不復還家。周春綢雲石記恐未必然、附此以俟博古詳考。

〔偶記〕吳日永、康熙丁酉遇之羊城歸。

戊戌、先生五十八歲。

初、忠烈公張芷園家玉〔明詩綜〕張家玉字立子、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有遙

夜軍中遺稿。抗節南海、聞有繁疑。是春、晤尹右民及張璩子、家珍〔明詩綜〕張家珍字璩子、東莞人。忠烈公弟。有寒木樓遺稿。紀其實。先生喜曰、吾前傳庶不誣也。和別璩子詩云、不是逢迎餞、從來風雨深。□□□□人各有孤吟。列史千年影、高原斜日心。與君栽獨操、太古迴遺音。復遇周旭公於珠江、悉陝蜀申酉間事、口之所述、恰如成書。先生曰、此可爲不負傳聞。暨入潮、先生族弟令東莞、先就之潮鎮吳葛如六奇。〔欽定貳臣傳〕吳六奇、廣東豐陽人。順治十一年招撫、授鎮潮州撫兵、晉左都督少師兼太子太保、諡順恪。〔又門錄〕葛如能詩、自比武侯、故以爲字。廣東海陽人。〔州志〕原籍海寧訛。隨遣役迎先生於軍。吳與督撫李、皆非舊識、而傾倒一如故交。吳令二子啟晉、啟豐貳臣傳作啟豐、弟啟爵。〔偶記〕己亥、余在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學幣邀余至軍。時令長君啟晉字長源、晉弟啟豐字文源偕侍余座。晉已登丁酉賢書、工詩。嗣余有詩可之

選、選人葛如滇陽峽一詩。負笈從游。晉登賢書、其後豐以蔭移鎮滇南。貳臣傳尉爵在壇州、征生黎、有功。馳書來迎、先生辭之。在粵中執贄者以百數、常心念順德之初勛、季庸〔偶記〕余辭羊城、季庸乘別有句云、越王臺上正秋曛、走馬南天逐雁羣。梅嶺關邊行曉日、禺陽峽裏戴朝雲。中原世事隨流水、夫子文章自冠軍。此日觀風應自得、龍門片席許誰分。蓋著有閒修堂稿、余攜二些、有詩可之選、故末句云。蓋隱居而高蹈者也、熟於滇緬諸狀、及晉國李定國戮力致命事、三岡識略〔晉王李定國、張獻忠養子。獨拔身羣賊之中。秉忠反正、盡瘁事國。乃至崎嶇九死、呼天以明其志。嗚呼、古烈丈夫哉。以資行笈之所未備。

附偶然錄、公應吳督之招在兩廣署、時陸晉亦貴爲潮州提督。蓋晉逸去後、即從軍效力、積功謀任。至此知公至粵、遣使賫帛書爲請。公赴之、晉郊迎百里外、

其崇奉之禮，不異於吳。夫吳、陸微時，皆託迹下流，公獨能知其異，推之、識皐亭公於困厄中，其神鑒豈皮相之士所能及乎。吳騫拜經樓集自注、查孝廉識吳頃洛於微時、人皆鄙稱、程芳沚贈吳詩、有不羨林宗知孟敏、還同太白識汾陽。案陸晉事而訛傳，及吳先生已爲之力辨。

己亥，先生五十九歲。

刻廿字五百首於潮。自序、余有句未半千篇廿字詩、誠欲十百首而不得也。初願之不克遂如此。又云、嗟余生之缺然者何多哉。又董無殊爲之序。（外記）金道隱作引。復刻東山外紀兩卷。周讓劉振麟輯周序云、行關德誼、運係輿衰、徵乎陰陽、該及政治、上闚道源、遠達物故、以辟邪說、以扶正氣、論事必審乎發、著書必求其閒、無小非鉅、郎用是體情深不至於傷、壇立而無其猨飛躍見、僞說湛自全、歆辭淺笑、盡屬天機靈服亂頭、每關至要、耐庵高駿恆歌之。是春、與眞社諸子倡和，錄別詩一卷。初夏、負粵中奇石五、外紀、先生

雅好石、至東莞資福寺、故有供佛石、先生作偈投佛、竟攜之去。高子公有爲具夫舁石以從。既入潮、張穆之贈、以所畫馬、陪一石可供、而陳慎旃先生贈一石、可袖、咸玲瓏。及門周必勃復上一石、小於佛石、而溫子、靜甫擬以石贐、頫大於佛石。爲度嶺以歸。過南安、司理孫曉頫容仁候於舟次、請爲弟子。雖會過日淺、而密契最深、以秋蘭二盆贈別。復得劉園第一石。外紀贛。劉氏園廢、遺石四五、江申先生作之石書、託人致之。書得、遠嘗作詩以見意。不日飯石下、夜與臥處。舟中賦詩、有停舟疑下榻、載石未名山之句。滯西江、候黎公博庵、呈詩曰、小著須崧鑒、餘生可故山。至孟冬抵家、所攜石大者一、高丈許、峰巒秀出、立樸園中。按此疑即今之綈雲石、非吳將軍所贈明矣。周春綈雲石記：此石粵東送至袁花、置先生故居沈墳山麓、因觀察王望還臨移居百可園。園爲鄭端簡別業、售於觀察。遺址尚存、不知何時又售顧氏。載四石於會

城、列敬修堂之庭下。又尹右氏所贈一小石奇秀、常置几榻間。當命筆、必對石吟哦、以爲常。詩集右氏惠我一石、長四五尺、瘦折如樹枝、謝之以詩云、君子特心許、割愛以爲壽。云匪旦夕意、庭中畜此久。以石亦以心、有兩不可。朽。冬杪、同學禇硯耘埏偕起訪先生於樸園。硯翁見奇石巍然獨立、笑語先生曰、此君萬里相從、伊老當兒事之、不得比於狎客。先生曰、吾向以此君爲師、故高置一座。起曰、客傳吾師粵囊贏萬金、盡緩急人。今見奇石、知愛金不勝愛石。先生曰、設攜此重囊、浮舟六七千里、中流暴客至、攫以去、創膚幸不至死。及歸里、賀者曰、何福而獲無恙。然則余免此一劫、日與長者相對、所得更饒矣。起舉酒酬石曰、勞長者枉駕。是

春、長子勛游庠。外紀勛縣試誤書最、因仍之。

庚子、先生六十歲。

寒食後、先生挈家僑寓毘陵。秋杪、復歸敬修堂。時潯之史案未發、先生知天、自粵還、晤語所知有大警者。至變、或伸楮振腕、作爲詩文。方在滿志、忽心動、投筆起、置密室。或字畫且未足、不能待、置之、急操筆、曰、常警仄者之象。驚問故、先生曰、吾猶人負虛聲、奔走滿世。凡座對知姓氏、無不鞠躬、另上顏色。此等踰分、造物最忌。況此日恰又喪行有徵。至明年、文星果入貫索。冬月、莊史事獄發於潯中。湖州府地名。

辛丑、先生六十一歲。

春、豫章王公于一名猷定、號軫石、江西南昌人。選貢生、有四照堂集。捐館西湖、先生偕同人爲治喪。陸子麗京、圻、字景宣、錢塘人。告先生曰、南潯湖州地名有莊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貢生。作明史紀略、明史紀略爲九千幾百餘葉、有紀傳、無太子諸王傳體。又以官分列朝後、論皆出鑨、閒其父一與。參閱姓氏、首列東山、次范子文白、驤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記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晢也。（日記李霜回年老家居、年近八十。法官欲以老追之、籍其家、猶留半部書案上。序署令晢名、遂不免。書先生殊駭、所謂大警者定以此矣。擬牒當事、從刀筆家稱此書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書、是仇莊非善。因投牒督學、手著四六體、中一聯、倘或犯於所忌、閒有非所宜言。並入范、陸名於牒、范、陸不知也。率以此一聯生三家三百餘口。（日記

儒藏

驤居海寧、治遠莫致。其弟文清合詞。簡舉問之杭、嚴熊光裕字雪庵、時署按察事、不得報。是月之五日、余自作際四六體、投督學胡尚復、亦不得報。余手敢胡語陟鼎革、兩簡交不知之予他日門戶之晏當與共之勿語此日不言故。誉始以原隱行、滿府、學學官爲趙、君宋温州人頗有深望將鑑已卒父老七十餘歲矣月言此書無不致、可上聞郎奈何追璽君未壽之詳京府道莊不得已、行千金壽知府陳某、而亦韓君宋四百餘勞板計六十囊奉督學指、存板瀚府庫、爲已其事。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六十二歲。

時舊烏程令吳之榮與莊氏爲仇、訐奏僞史於朝、詞連先生。陸莘積任老父雲游始末、有吳之榮者、取貨於莊不獲。又查有女、優吳欲覲之、不與、亦懷甚、遂抱書、辜登聞鼓以進日記、有吳之榮、者舊旗書爲烏程令、賄敗、擬大辟又繹與王石公者以諸生工、造款、綏事敗亦坐辟、會恩救、兩得脫石公授指於吳使典貸溯鄉、紳莊老、兇上百金、受之而衡莊、毒爲摘紀略中四事、稱送蹟所謂送贖皆石公添注句旁、爲絛搆、非本文也。是冬、錢唐令慕公

天顏奉督臺趙公命、（日記）察院趙君鼒。以手版晨至敬修堂求見、云、署中有願見顏色者、某爲介紹。先生曰、邑令而晨來、其爲某乎。某候此久矣。不入室、果以莊史見收。二十日、將繫內拗、誠子勔曰、吾行而故不知同參閱姓氏十八人也、即偶聞、萬勿露。彼自有命、毋命出汝口、使天下曰、東山有子殺人。（日記）吾浙部撫求同參三人外、十八人姓名、呼問余兒勔。部趙儔勛幼、子衿、且弱、試左右試刑名耳、日毒及夫、人共督出十八人。勛以余初誠、冤不承命、刑甫及膚、兒高呼、趙鄒誠用刑者諭府门、律逆十五以上無坐者。勔卒自陳十五以內。臨行、勔呼號大慟、先生正色曰、即以爲不祥乎。使吾偃息在牀、死見女子手、豈若普天下窮鄉僻壤稍識大義者、咸爲我跌足歎息、勝汝匍匐走、乞鉅公題墓石。速去、

毋亂人意。銜揀入燕。(日記)十二月之三日。相傳有于滿人側預爲先生白寃者、以是對簿府、有筆帖式下階問安曰、伊璜公瘧愈乎。先生猝不知其意、但唯唯。復曰、此案口供已書不知情、公其誌之。故讞鞫甚嚴、獨不受刑。及在禁、復有人來傳語曰、公三十年所失稿、有人珍藏無恙也。竟不言何人所遺。及再訊、筆帖式仍如前致殷勤曰、原口供幸勿忘。先生益不解、思久之、憶三十年詩稿爲乞兒陸晉所取、抑其人亡命後、籍滿洲而貴、復居要者乎。長安人皆哄傳先生曲護得全、而四方訛傳吳潮陽、葛如非也。案、此可證香祖筆記、觚賸諸書之誤。禁刑部火房二十餘日、蟻生百萬、先生苦之、乃解衣坐、鞫而

正蟣罪曰、爾細而恃衆爲勇乎。而安而長子孫、旣寢處之、男女之、復飲食之乎。而飲而嬉樂、趨無狎邪不到、橫行五體乎。而裸而無禮、聚族無好醜長幼、齧人齧無罪之人乎。而乘危利災、官縛而羣私讞乎。而矯法、聽未成、先蠶食之禍乎。彼有口譖之、而有口囁人、律有加等數倍如是者乎。而忘所自生、是誰長養至此、而邊內叛鼓衆、銜枚蓄走、快反噬之能乎。彼蝿蚋張膽、肆虐不成、鳴鼓之攻而逋亡反側、門燐鬼蜮、無不徧剝膚之慘乎。吾秦法最烈、焚阬在前、懵不知懼乎。卽否、捫汝而談當世之務、而顧何以自全乎。而譜有跳梁之羣、捷足超距、可以遠竄、而非其嫡派、顧棄

明投暗皇皇有北之趨、卒何能逃罪乎。其服炮烙之刑不赦。此係獄中口詠、後事白、乃書之外紀中。時族弟王望官部郎、爲先生製衣裘、供朝夕、及獄中費用幾千金。其後盡償之、先生常爲之志感。起於是春赴江右、居南城之松谿山。越明年夏、始知先生被累。及歸、先生已釋獄。

案、莊史波及、因先生合詞簡舉、留案得釋。所著得案日記述之甚詳。初就獄、臬法若眞字黃石索弁語、司李紀元字子湘寒溫獄中三四、府丁威祉願傾家爲之贖、仁和令張玉甲割囊留贈。及北逮、楊千波匿其詩稿、王望爲辦朝夕、上至督撫部院、無不周旋營護云。筆

帖式意陸晉所使、不過譜中揣度、日記中並無明文。因陸晉誤及吳將軍、吳貧時亦曾乞食故也。王、鈕諸君承襲其訛、載之筆記、遂令後人信以爲眞、是不可以不辨。

癸卯、先生六十三歲。

詩案波累者以千數、不能盡拘而北、遂移獄還浙訊、在繫崴不赦、惟先生與范、陸同釋。（日記）范陸係余謄達名、部岸慮內朗必反、亦起解入都。而部對無名、且原案已南發、范陸亦南返。（適然歌）逡巡諸公果自焚、湖頭僞侍存三君。坐事幾二百日、作適然歌以紀之、詞曰、適然風雨天之數言無意邁得、不是張皇爲一大事也。初眷屬內外皆錮於公署、其後卽禁錮於家中。先生既歸、始對

家人一謀。當患難急迫、獨灑脫如平時、益得於內者素也。詿誤既白、燕邸諸公盡力爲之保護者、媿未報謝、卽命駕北行。至東昌、交鄧元固□□走范縣、縣長施匪莪客之、賦詩言別曰、古句散拈神倍洽、故人殊少夢猶存。時俞子去文□□捧句而哭、凡先生被誣始末、知之最詳、因贈以詩曰、涼涼近狀伴知己、笑眼相誇未古人。寧國廖祖命曰、未古人、其今人乎。先生曰、爲今人、將以存古人耳。入都、徧謝諸公、皆以詩紀事。還登泰山、賦詩曰、山水難恆勝、吾慧日以益。大率經再往、前後有殊迹。所以遇名山、未遂登高屐。吾生慕東岱、憑眺已疇昔。其時但意舉、襟幅面咫尺。已而歷諸

勝、俄覺神光集。心開夢亦迴、智不在拳石。自惟摩秦碑、不知文何格。況復筋力衰、歲月已駒隙。當此莫大觀、豈肯輕一擲。今年苦旱乾、好雨溼山脊。肩輿臯層雲、諸峰墮空白。忽然天氣朗、曠覽清虛宅。徂來與新甫、眼底亘一畫。諸松豈初封、古碣亦幾厄。瘞玉不知處、吳觀但往册。至此意惝怳、種種費尋繹。轉足欲空飛、天風生兩腋。倏忽雲上升、彌漫蔽前席。相對審人聲、翻似重巒隔。昔賢諸題詠、一概經廢革。只有摩崖存、光芒逗精液。其餘僅百年、存者增愛惜。可知形最高、風雨勢更劇。崩剝不可數、萬古見開闢。東海敞高奇、纖巧非所摘。吾生憂患餘、快此凌風翮。至歲暮、乃

歸。

附蓮夢居筆記、東山先生書法能運左右腕、寒暑朝無筆墨④、一時中指承管處、繭積常至四五分、月每三齧之、笑曰、不可吾指上又枝矣。初學曾公、後負槷苦手間、遂以意追摹右軍書法。閉目伸二指、轉折令得勢、歎曰、古無有不習於勢而以書傳者。儒者不察、大異之、以爲道家指訣詛人。及脱衞、始細印右軍諸搨、捷得之。蔣虎臣見曰、吾今而不釋於東山腕下矣。訖啟及適然歌略同、獨此記最詳、今錄之。

甲辰、先生六十四歲。

游新安、程子非二□□迎先生、館於別萊以詩投贈曰、

苦心自繞三長上、奇骨偏逃萬死中。土室我能知足蹟、幾時有夢到南宮。（附詩集和原韻、天門有路與雲通、果是淵深雙石公。欲討奇文尋薜壁、纔醒短夢偃松風。礫拔光景千峰外、手激珠璣萬壑中。自問百年能俎豆、陪君延佇紫陽宮。）先生曰、是眞知我。非二有姪芳沚、□□。游於先生之門。

【補】客淮、中秋前一日、讌集曲江樓。（見詩集）

乙巳、先生六十五歲。

始杜門、手輯前稿名先甲集、近稿名後甲集。（同宗詩選、以甲申分先後。）著魯春秋上下兩卷。（外紀作魯之春秋。沈起魯春秋序、歲在己酉、起從侍敬修堂、屬起校葺是書。參書外之偏旁點畫以存正韻、稽驗歲差置閏之舛、合以遵正朔、謹考人務之名里以志職官、博采當時之詩、歌文傳以正人心。至於筆削是非、出於作者之獨鑿、不贊一辭、此又春秋今昔之所同、不敢或異者也。自序云、皆知宣尼以春秋存魯、日魯至漢興猶後服。豈知宣尼以其春秋存魯、

實存周、曰吾周禮在魯、至漢與猶後服。爲是春秋之所雜繫大矣。自秦焚阬之後、伏生以長年、所口授尙書、周平王而下、即載伯會誓師之詞、則明以魯權周爲是魯之所從繫、春秋大矣。顧伏生之口不及言狀、而迫魯恭王時、仍出之孔壁、則魯實又存春秋諸國莫能及也。存唐者魯也、與延平共事、而姓猶存、存桂者、魯也。有關部煌言之底節、而麻猶存。嗟乎、魯春紀秋、豈魯之春秋已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僭自非滇南始末。自非號晉靜、原名鄧凱、係籍吉安。（三藩紀事本末）、鄧凱從王於緬、王既死、入昆陽普照寺爲僧。其紀事原序、則玄默攝提格天中節之後六日云。又范澳供一卷。范澳在東海中、其敘曰、余擬作東海爰書、爲張玄箸作也。（魯春秋注）張煌言、字玄箸、鄞縣⑤、崇禎壬午舉人。乙酉、從諸臣扶義師魯王監國紹興、賜進士、爲庶吉士、授兵部尙書。後明州及諸島俱敗、結茆隱於臨門之范澳。甲辰秋七月、被執、宛難（屬履）張玄箸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竄身蕭寺。杭守臣覘得之、與愛僕楊貫玉、羅自牧同被執。就逮之日、公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數

日。臨刑、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硯作絕命詞付行刑者、自效與貫王俱從死焉。殉難錄、國朝賜謚忠烈。竟謂其罪無可逃、斷當播告天下萬世。爰題六律、律已不赦、三宥勿及矣。一律曰、海若眞無賴、姑容荒遯兒。箕狂作客後、連蹈帝秦時。浪拍窮儌動、風哀一作衰。水族疑。長才無不可、竟爾畔時宜。二律曰、望歎汪洋在、鮫人故不平。生魂依屈子、死黨結田橫。蓬鬢看天夢、一作冒險適蓬鬢。凝心待鼎烹。匹夫不解事、溝壑欲成名。三律曰、虞兮久不臘、天祐尙何一作任。存年。孤竹原無粟、蓬萊不見仙。爲貪一是字、錯讀六韜篇。此事何能一作此案豈容。沒、由他百世傳。四律曰、掉頭六合外、痼疾一身中。潮弩終無力、蜃樓久自

空。氣曾淩一作踰。北固、天不與東風。未審王磐句、終成一作寧存。雍齒功。五律曰、求藥三山去、俄揮落日戈。人雖工擊楫、海意不揚波。顛覆追厓島、從容共汨羅。黃冠如一作知。可託、其奈古人何。六律曰、自負滇池大、空饒一作不思。雨露寬天南誰起霸、波底欲偏安。敢附睢陽譜、私題武穆看。廿年流水事、東望只漫漫。於是集諸供招之在范澳者、以見其一不合、再不合、以至三四不合有如此、嗟非主法者之失入而故謀之也。不省氏識存案。

丙午、先生六十六歲。

卜葬兩先人、葬兄穀翁於昭穴、先生自爲生壙於穆。

查稷園曰、公壽穴在入字橋、此譜中所稱生壙是也、今已不可考矣。蔣夫人別新壙詩云、翁姑身歸三尺土、兒。婦心安十二分。泉。下無人誰個伴、臨行含淚別新墳則非舊穴可知矣。今僅一坏之土、而州志墳墓一卷。獨漏。

丁未、先生六十七歲。

初春、起候先生於講堂。時先生廬墓所、不值、至秋杪始得一晤。初冬、先生應淮安侯董公（名期生、字伯奇。）之聘。（鈞崇鄞縣人）

戊申、先生六十八歲。

元旦賦客中詩云、嶺上梅花又一春、豈知又有看花人。滿[redacted]舉筆書正月、獨自低眉相戊申。垂老餘閒寧淚擲、乍歸遠屐倍相親。開門野鳥掠潮去、不管臨流

舊隱淪。時長君勖游太學、渡淮北上。季子昇游庠、昇方就婚於淮安郡署中。至冬、子婦隨先生歸。

歸除夕、客揚州鮑園。（見詩集）

己酉、先生六十九歲。

春、復開講敬修堂。（偶記、己酉、江都黃雨相、關西□天萬楚中、湯尚子、趙中來倬人、襄余講席、余爲宣暢聖經。）起贊司講堂事。季秋、長君勖病歸。仲冬卽世、舉家哀痛。先生恬然曰、是兒臨訣時、有圓明鏡一枝花之句、自是奇人再來、安得以世緣相待。迺之茗、處門人徐人五倫家、著同學出處傳略一卷。（附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目錄。初勖字季庸、廣東順德人。陸東陸初名。葦志、字倩迂、江南江陰人。沈起字仲方、浙江嘉興人。劉振麟字三之、江西安福人。楊汪度字千波、浙江杭州人。鄧漢儀字孝威、江南泰州人。來時美字我平、

浙江蕭山人、附族子倬、字卓人。潘集、字寧生、福建浦城人。王祚昌、字森之、陝西三原人。丁克楊、字構之、浙江蕭山人。徐孺芳、字蘭皋、浙江錢塘人、附弟孺煌、字若英。黃紘、字偉房、江南崑山人。王貢、字禹則、浙江杭州人、附兄秉圭、字禹功。周驤、字九進、浙江寧波人、附林雪山、歆炳如、胡質明、范香谷。陳壯行、字夏木、福建漳浦人、附胡仁祖、詹印。柴煌、字冕如、浙江仁和人。嚴曾所、字在來、浙江歸安人、附弟徵、字□□。沈之倬、字石晉、福建浦城人、附徐石敷、葉石書、許日琮、字道瀾、浙江錢塘人。黃雲、字仙賞、江南泰州人。徐倫、字人五、浙江歸安人。孫仁濟、字曉湖、江南無錫人。蔡斌、字士羔、浙江錢塘人。黃霖、字雨相、江南江都人。黎啓肇、字崙鵠、廣東新會人。鄒儒、字式輿、江南吳縣人。潘晉逵、字士雲、福建福州人、附廖雲鄉。吳泉、字照申、江南長洲人。沈仲寅、字公亮、浙江餘杭人。吳啟豐、字文源、附兄啟晉、字長源。翁叟、字駿武、浙江仁和人。康荊、字言平、福建莆田人。湯芬、字芳侯、浙江平湖人。季厚翔、字士撰、直隸滿城人。孫旦復、字九孟、浙江淳安人。劉心紹、字炎初、寧建德城人。高郎、字克揚、浙江會稽人。王怡、字九純、江南吳縣人、附弟□□。沈陵、字淙岸、浙江嘉興人。姚景珍、字楚圻、浙江諸暨人。陳霞、字東岸、海鹽人。齊昌兩邑儒學諸子。

時已踰臘、起

寓僅咫尺、終日杜門、不知也。偶遇晴暖、過訪八五、知先生下帷於此月餘矣、喜極得晤。見同學出處傳諭五十餘篇、起問曰、先生不幸有西河之戚、安得有此懷抱、遂成萬餘言。先生曰、家人過哀、我老矣、不無有痛於中、特爲此書、憂傷之思、爲之隔絶耳。起卽移具同榻、訂明春校罪惟錄、信宿解維而別。

庚戌、先生七十歲。

寒食、赴龍山埽墓。翌日、大會祠中、爲家課。（外紀）間歲一試其族子弟於守祠、爲第高下、則文賢達、無留滯者。如巢阿子宣、王臺日虎諸前輩、皆文章政事、卓然流譽。得從姪嗣韓卷怪之、語韓曰、所謂文理者、文與理相爲因緣相爲變化。子文與理各不相屬、而忽有一二語

堅强獨出、灼灼有光。予能離家從我游、盡以因緣變化之法授予、不三年、當名滿四方、豈止吳越間哉。(州志)嗣韓字荆州、家赤貧、過時而學。初不知有司尺度、族叔繼佐歎爲未易才、稱錢塘縣諸生、旋入監肄業。十三年、不問家耗、覃精攻苦、夜分欲睡、舉火灼兩臂、至無完膚。嗣韓歎曰、世俗視某如糞土、得伯父殊豎、恩與生我等、而貧不能自食。先生笑曰、敬修堂上賓客盈座、豈齎糧而來者哉。韓遂從游、兼爲之料理家費。孟秋之四日、先生七袠大慶。(詩集)代伺門沈起墨庵集范經壽東山七袠(安雅堂集)壽查伊璜調寄□□□取孔、曾、思、孟四聖之言以自訓、名伊訓操、序曰、歲庚戌之初秋四日、余年七十矣。蓋四十五爲甲前之年、二十五爲甲後之年、浪視於天地之間久矣。自五十時、嘗賦四十

九年是三詩、至今日則六十九皆非。後甲無是、前甲亦何從得是也。作桂聯以自媿曰、從心難合矩、食肉有餘年。恭集四書成語、如集唐體、叶之於韻。此乃琴瑟、以自儆惕。齋名伊訓、曰伊人之勤在此訓也。重九登、起陪先生遊西山諸勝、得口占五十首、每首各系以序。又夢中得句云、祝吾五指化（雜記作去）為石、點點作一上片雲亦是山。宿於靈隱（查浦輯聞先生為巨德題靈隱方丈聯云、憑你猜拳、是了是了又是了、哎、真消息還在他家。倩人搔背、上些上些再上些、噯、假痛癢空歸自家已。）及法相寺共十日。嗣是以後、起在敬修堂度歲。

辛亥、先生七十一歲。

起隨先生遊虎丘、渡太湖以歸、有遊紀。歲暮、及門族

姪容（州志）守韜荒、號漸江。布衣、有漸江詩文集。歸自滇、來謁。滇中人物事蹟、以供先生采擇。（詩選）吳逆開藩於滇、廣延攬、有以公名薦者、遂入滇。甚爲禮數、漸且引爲腹心。公察其心不純、欲辭去、吳不聽。一夕、盜吳驗馬、疾馳去。吳覺、遣親軍追及公。公多力、抉某、擲地言曰、諾、老兵、查韜荒不從汝作賊也。吳恚甚、陰跡公、公乃自楚歸里。末幾、吳果叛。（偶然錄）公題吳壁有云、將軍留客休投轄、壯士聞雞已出關。書畢、即抉騎而逃。

壬子、先生七十二歲。

初春、起還故鄉、寓褚翁硯民林曙堂中。時先生挈季子昇抵龍山掃墓、復過武原。昇忽抱血證、即泛舟入檇李就醫、託起審視其啟處朝夕。硯民視年姪如子、留昇於學圃中。初在武原、醫家請用參、先生方空囊、曲計得參。在學圃、復擬用參、硯民見之、力言不可用。

先生不信、起曰、硯翁深於醫者也、此係生死之關、急細圖之。先生曰、硯老何所據。硯民乃檢王肯堂辟理齋醫説出示、先生始信。起與硯民同爲之定方、投以清火養神之劑、辟公楚玉亦主是説。數日有起色、時郡侯王公夔師。延先生入署、逾月、昇亦移寓城中、至仲夏、火證益退。楚玉與硯民皆曰、今可用參矣。初秋、昇病愈歸省城應秋試。先生尚留郡署、至歲暮而歸。

癸丑、先生七十三歲。

是秋、海陵陸公吳州舜督學浙中、先生仲子昌受知於陸公、列前茅。族姪嗣韓應試商籍、爲運使傅公所知、首拔之。應道試、陸公復寘第一。嗣韓受教敬修堂

三年、（外紀一格。）東山第至是名聞吳越間。（劉廷璣在園雜志：查荆州素怯弱、嘗讀書寒家之無倦軒。予勸慰曰、子病如此、而午夜呻唔、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昔夢神人示之以詩、有五色雲中第二名之句、是以戀戀冀其一驗耳。後果以五經薦中榜眼及第。（瓠腹）國朝五經始此。先生提掖後進、老而不衰如此。）

甲寅、先生七十四歲。

先生命起葺成東山外紀、共四卷。（案：己亥本爲門人劉三之、周九逸同輯、後沈墨鹿續輯卷、無從購假傳鈔。）兩時有受恩門下而致反噬者、以起所親見錄之外紀中、先生即命刪去。秋杪、起辭先生歸。

乙卯、先生七十五歲。

春、羿惟錄成。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萬季野先生所譔

明史稿五百卷、周松靄大令云、此卽查東山之罪惟錄、故有朱康流、張待軒及海昌俞子久事。然余未見罪惟錄、不敢懸斷、識之以俟知者。

案王鴻緒明史稿、相傳奉萬季野爲藍本。全祖望序口川集、許艮讀夢椽雜鈔皆云罪惟殘錄、以不及見全書爲憾。已未歲、遇管丈芷湘云、原稿向藏桐揆馬氏、被裝潢割裂。早年以重價售於金陵、吾鄉藏書家尙有原書十餘冊、佚前二卷、或有傳無論、或有論無傳、諸志獨全、末附謚法議一卷。惜無力胥鈔、信宿而還、特將目錄附載、以資嗜古者一助。

逸運外臣傳　　啟運諸臣傳　　抗運諸臣傳

理學諸臣傳　經濟諸臣傳　武略諸臣傳
荒節諸臣傳　致命諸臣傳　諫議諸臣傳
諷諭諸臣傳　清介諸臣傳　乘時諸臣傳
循謹諸臣傳　文史諸臣傳　播匿諸臣傳
隱逸傳　獨行傳　閨懿傳
庸誤諸臣傳　方外傳　藝術傳
回回傳　宦侍傳　姦壬傳
荒服傳　蠻苗傳　勝國傳
外國傳　天文志　地理志
曆志　五行志　禮志
樂志　學校志　職官志

貢賦志　土田志　漕志
科舉志　兵志　刑法志
將帥志　河渠志　宗藩志
經筵志　班爵志　藝文志
冠服志　九邊志　錢法志
屯田志　鹽法志　典牧志
錦衣志　直閣志　陵志
茶法志　附諡法後論

先生每日必研墨濡筆、至仲夏、拈筆不覺手重、繼以頭暈、雖飲食如常、而精力頓減。孟秋、有書達起首云、墨庵不來、心疑殊甚。末云、我意中事、墨庵當知之。末

幾、復遣仲子昌拏舟見招。起整頓寒衣、未即赴。先生意中有感、口吟曰、天空雲浮意何如、東山其顏將焉之、省兮省兮不省兮。命昇兒書之。昇驚愕不敢書、請大人罷吟、不許。昇伏地再懇、先生大慍、幾與之杖。昇不得已、書畢、先生喜、復口吟不已。起既至、昌先入問安、即延起至內室。先生坐左、起側坐於右、問安畢、病中不便步履、神氣亦稍減、而喜動顏色。自午後侍坐、更餘始登樓就寢。明日早粥後、命昇兒取生平所著書相對校閱、中有誤字或有漏義應改應補者、起即請於先生、先生咸唯唯如所請。全集計一百二十冊、約八千餘葉、校三旬始畢。過歲暮、病頗減、能強步至敬修

堂、每日命起朗讀後甲集或詩或文三十餘葉、先生欣然以爲樂。抵暮、鐙下則起與昌、昇、咸侍左右互談、至二鼓。除夕、侍坐。初更、先生語起曰、子明晨夙興、不宜久坐。乃辭而出。是夕、先生甚安適、家人皆以爲喜。

丙辰、先生七十六歲。

元旦、先生於辰時整衣冠登堂、闔家以次上壽。先生倦、客書閣中、奉宣尼掛像、親自登閣、拈香成禮。昌、昇以周旋歲事離左右、起獨侍坐。先生曰、此時空閒、我獨語子。明日復爲是言、至五六日、每言及之、其詞甚約、其意甚遠、起爲之惻然、時灑淚於隱處。值八日、先生步至講堂、親筆大書令妻壽母四字爲繼配蔣夫

人壽、夫人於十九日六秩頭慶。東山及門諸弟子集□廿四句、恭述歌長堂查母蔣夫人六秩壽、門閔顯融、幼循女則。恭勤婦道、虔將時享。咨襄哀慕、同心撑敏。強誅所生、扶舊遊盜。樛木下垂、愛知已出。雲居贊棐、中饋肅賓。恩卿婧寰、廡存族菹。得史疲及、擬殉待命。長參百禱、益悟禪學。曲恩猶子、敦睦閭里。訓諭奴僕、□□析勞。搜擯古義、舉存詩偈。將製錦障、其書法覽廣幾二尺、筆勢矯健。起喜極、以爲病愈之兆。十一日、語起曰、春秋重大宗、爲世卿繼襲言也。漢序以來、自動而外、無大宗之可言、後儒紛紛之論、殊未合。子可以此意序入外紀中。十二日、本邑許侯枉駕、名三禮、字典三、號酉山、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康熙十二年知海寧。先生以疾辭。固請、乃就臥榻閒坐、語皆以道義相勉、不及私。良久別去。先生自去秋及春、辰刻下樓、必先語蔣夫人、然後令侍女

扶持。獨於十三日不告夫人、不令扶持、徑急趨下梯。起與昌、昇方早粥於樓下、急近前手扶。先生神色自若、曰無容爲也。午後、稍覺痰喘、夫人乃治榻樓下、自此不復登樓、即樓旁爲臥室。十四日、以痰喘故擁衾危坐、夫人誕期將近、遠邇姻族以次踵至、先生語夫人曰、吾心境清閒、汝可接見諸堂客。於是呼起入臥室與昌、昇同坐牀榻閒、三人或擁於前、或扶於後。族姪嗣韓、嗣瑮字德尹、號查浦。康熙庚辰進士、著查浦詩鈔。以次供飲餌之事。至十七日、讌客。先生命扶至堂中觀劇、四時迺歸臥室、不以爲勞。十九日、爲夫人祝壽、先生仍扶至堂中、受闔家及親友拜賀之禮。

二十日戊時、先生終於正寢。

二十日、堂客始別去。起在寢室服勤六晝夜、至是始就外館。薄暮、起與同門徐倫皆候於帷幕之傍、仍進粥少許。至戌時末刻、無所囑、寂然而逝。嗚呼痛哉。起在講堂度歲者六、親見先生歲時享祀、自高曾以下、必設兄毅翁、弟少王之位。弟師虞繼卒、亦爲之設位。教誨二子、必以孝友爲歸。其天倫篤摯、無論四方交游不及知、即及門諸子亦未詳、而起獨知之。是歲除夕、復於書室中設許效翁、范文白兩公之位、先生雖病、親致奠祭、至於出涕。其於友誼、良慼慼也。時海內各以意測先生、先生亦隨其意付之。有與講席明理

學之宗者、謂先生知兵。與解吐納之功、謂善養生。與奮塵縱横、四坐折聽、謂好辨難。與肄弓馬攻五兵之用、謂精騎射。與陸博蹴踘及書畫管弦等事、謂善游藝。與緩急人約之以輕身、謂任俠。與風雨相向金石不化、謂志堅。與拱答退讓、謂謙而光。與共一事參一議、期於善此而不以爲功、謂和以濟。或臨不可奪萬人亦往、謂先生壯。及無意當世、但杜門著述、謂先生勤於文學而已。亦有以聲色言先生者。嗟乎昔之東山以絲竹溷其盈滿而身以全、今之東山復借聲色以貶損其名譽、而身亦以全。夫太傅之絲竹也、與步兵之酣飲也、羅昭諫

之肆志玩物也。古人全身之學不一而足，又何疑於先生。獨怪受恩不報，至反噬於身後者，且一二見也。嗚呼，自先生沒幾一載，起撮舉七十六年中之大者集成年譜，而罣漏甚多，餘詳外紀中。

查東山先生年譜

校記

①任：當作「仕」。

②十二翁：本條實計僅十人，疑有漏略。

③外志：當作「外紀」，即劉振麟、周驤所編《東山外紀》。參見本條後文。

④此句疑誤。

⑤「鄞縣」下當脱「人」字。

書湖州莊氏史獄

吳江　翁廣平　海村

吳興之南潯鎮有莊氏，九龍、焉九龍者，莊允城與其弟允坤、允埰，其子廷鑨、廷鉞、允埰子廷鑣、廷鑾、廷鏡、廷銑，俱以才學名著兩浙，故湖人以荀氏八龍比之。莊氏世居震澤之陸家港，至允城始遷南潯。允城字君維，明季歲貢生，爲復社遺老，善望氣之術。偶游南潯之夏家園，見金銀氣甚盛，遂購而居之，得藏金無算。時里中有朱佑明者，父爲木工，與鄰寺老僧善。父死，佑明給使寺中，僞爲剔謹，僧信任之。先是，有湖廣商人擁厚貲，因寇氛梗路，以銀置桐油簏中，寄僧舍，約曰：俟五年不來，而後

售。適市中桐油價倍、僧命佑明售其值以待。佑明發篋視之、取其金纍富、詐僧以掘窖得金。閱七年、商人至、就僧索桐油不得、告以故。僧曰、無憂、佑明長者、不吾負也。因同造佑明、佑明倒屣迎曰、賴客貲得厚其息、請以原數歸、僕取其羨。商大喜、留飲竟醉。夜半、率健僕刺殺商、兼詣僧。僧曰、吾爲德於爾、殺之不祥。佑明曰、大恩難報、舍之不祥。僧曰、休矣、二十年後、與汝了此公案。竟殺之。知其事者、畏不敢發也。嗣後佑明家愈富、所爲益恣肆、吳興士夫羞與往還。會緣曹村金相國締姻相國送女至、佑明別起華堂、盛供張、飲食窮山海之產。相國顧語客曰、美哉、室蔑以加矣、而題署者無一鉅公長德、何也。

佑明聆之，買得故相朱公國楨清美堂，其額則華亭董宗伯書也，乃去故相款署而加髹焉。佑明以女妻莊廷鑨。廷鑨字子美，年十九拔貢，目旋盲，因思史遷有丘明失明，厥有國語之説，遂欲著書，成一家言。故相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志狀疏草，命胥鈔録數十帙，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垂成而廷鑨卒，無子，其父允城流涕曰：我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顧亭林集及全祖望鮚埼亭外編云，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朱氏中落，以稿本質於莊廷鑨，因竄名己作，佑明則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語，易名史槩云。任剞劂事，書刻清美堂藏板，欲附名以傳也。書凡百餘冊，所列參訂姓氏二十四人，皆一時知名之士。初，允城

之京師、客其舅氏吳尚書默幕、夜夢梁閒白鳳飛來求救。明日、吳閱大辟囚文案、有盜曰梁飛鳳、允城以夢告、遂釋之。允城乃給金帛并書薦於某總兵、從征湖苗有功、仕至兩浙提督。因感允城恩、約爲兄弟、時至允城所建百尺樓中。辛丑歲、有吳之榮者、年二十餘、以贓繫獄、遇赦得出、嘗有求於佑明、佑明不即出、屬門客延之入宿東軒。見廷鑨所著書有忌諱語、持書要賂。允城欲許之、梁飛鳳曰、踵此而來盡子之產、不足以給也。遂使部將驅之境外。於是之榮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允城並納重賄以免。乃稍易忌諱語、重刊之。之榮計不得行、特購初刊本、遂入京奏

之。四大臣大怒、四大臣、索尼、鼇拜、遏必隆、蘇克薩哈。遣官之杭、執廷鑨之父允城、亭林集及湖濱犇記云、郎逮允城至京、聽三法司訊之。允城音啞、蓋之榮使人陰藥之也。壬寅冬、允城死大理獄。及其兄廷鉞、及弟姪之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允坤死於成書前、不列名、不坐、而發廷鑨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并坐朱佑明家。全氏外編云、序中稱舊史氏、指文恪也。之榮不知、因怨佑明、遂指其姓名、且以堂名爲證。佑明及五子並誅。參訂二十四人中、吳江董二酉死二歲、剖棺剉其屍。張儁投水死、胡某逃匿海濱爲僧。海昌查伊璜曾識拔吳六奇於未遇時、至是爲兩廣提督、遂奏免其罪。海昌范文白亦免、或謂并六奇救之也。烏程閔毅夫、仁和陸麗京已繫獄而得釋、其餘歸安茅元錫、吳之鏞、之銘、吳江潘檉章、吳炎等十人

儒藏

併刻書鬻書者、同磔於杭之弼教坊、時癸卯五月五日也。作序者、禮部侍郎李令晳、亦伏法、幷及其四子。令晳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余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將軍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朱昌祚、胡尚衡賄讞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故歸安烏程兩學官並斬、而朱、胡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絞。滸墅關榷貨主事聞閶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其鄰朱姓者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坊賈及役斬於杭。朱姓者以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其列名之同産昆弟子男年十

五以下者、并妻子皆論戍。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遣戍者百餘人。吳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當讞獄時、浙之大吏與刑部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冤者不敢奏雪也。莊氏及參訂諸人在虎林軍獄、雖受桎梏之苦、而滿洲佟將軍頗加愛護、飲食供奉無或缺、故得以詩歌相倡和。就刑時、諸公有絕命詞者、佟將軍搜其遺稿摹刻之、共六石、今惟廷鑨一石存焉。廷鑨字美三、辭翰皆妙、有豚犬瀸難全覆卵、糟糠豈罪及然其。一氣潮迴江上月、全家淚灑武林春等句。潘、吳詩載甑膹中、吳有贈美生詩、即美三也。廷鉞字佐璜、才華最富、七歲能詩、著有百尺樓

詩稿、有檮杌有名終累楚、鴟夷無後可留齊之句。罹禍時年二十四、苕上詩鈔選其詩作。嚴三史、虎丘志作嚴戊云當史難發時、其朋友親族奴僕之爲存孤計者有數人、其一馬嬰沈修若匿廷鉞一子於家。家恐禍及、修若曰、急難相救、正在此時。若學他人畏避、安賴此親戚爲。蓋所匿者其外孫也。其一吳漊馬价人、素任俠、與廷鑣善、率拳勇數十人、從檻車中奪廷鑣少子、認爲己子。邏卒并逮价人、三受三木之刑、無異詞、遂率其少子去。莊君佩者、允城從弟也。獄急時、君佩竭力營救、幷給衣食、復盡收十八人骸骨歸葬祖塋之側。莊西雍、允城族子、在京師、知難發、命善走者日馳五百里至家、使匿處

後事。越五日、還卒始及門。廷鑾長子濟字日鱗、年十歲、補博士弟子、以文名、遣戍瀋陽。震澤沈鎌至戍所、設奇運策而救之歸。濟、更姓王、著有半硯齋詩稿。沈鎌見縣志孝義傳。其三僕及僕婦乳母五人、皆廷鉞家人、一曰計阿翁、廷鉞婦潘氏媵僕也。阿翁隨潘氏至戍所、事主母、備嘗荼苦。主母死、士人欲火葬、阿翁以死爭免、乃收拾骸骨、走萬里歸葬。一曰高僕婦、高兄弟二人亦隨主母及小主人同戍。二人觸瘴死、其兄之妻在家守節。半硯齋稿中有高僕婦一篇。一曰松江乳母朱姓、或曰謝姓、曾以珠籠匿廷鉞三歲子繩武遯迹松江、與其夫紡織以爲食。後莊氏求繩武歸。及長、思報乳母夫婦恩、竟

不可蹤跡。余案莊史事、亭林集、貫齋集、觚賸及諸邑志皆載之。貫齋於莊氏兄弟不置褒貶、仲山則以才稱之、亭林則曰不甚通曉古今、其書冗雜不足道也。又曰、余一至其家、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書中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詞、未經刪削者。潘、吳二君以才名素著、列之參閱、實未嘗受其聘也。有周恭先者、既以幣聘矣、以他故、爲莊所擯、亦免於難。余讀松陵詩略、若上詩鈔所選廷鉞兄弟詩與獄中石刻詩、風格峻整、詞采典贍、可稱專門名家、非强作解事者。然則莊氏大約以才華著、而於史學或未見其長耳。夫允城以救梁飛鳳之故、而其禍即發於飛鳳。查伊璜以識吳六奇

之故、而六奇卽有以免其禍。報施之不同、有如是耶。余聞之榮任烏程時、頗過佑明。佑明一見、卽咄咄稱怪、以其貌類似寺僧也。及史難作、逆數殺僧之歲、正二十餘年。又聞莊氏役人曰、史難將發時、南潯市中忽有若瘋顛者、走呼三日曰、朱氏絶、莊氏滅。是知淮南子所云掘藏之家必有殃、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者、其信然乎。全氏外編及盧氏紀事云、吳之榮以發姦加道銜起用、見被殺者多、亦痛哭追悔。至武當山建壇懺罪、爲神所擊、伏不能起、舁歸。疽發於背、洞見五藏死。

右翁海邨徵君館潯谿時所著莊氏史獄記一篇。壬辰春、吾鄉葛茂才湃南錄其手稿見示、余棄置敝簏中幾二十餘載矣。今夏偶檢得之、爲繕其副。然讀其

中有可疑者四焉、佑明之害湖商與僧、僧曰二十年後與汝了此公案。然史難爲吳之榮發於順治辛丑、相傳之榮後身即前之僧人、其年數亦相符、則害僧當在崇禎十四五年間、豈有一市僧殺人、人皆側目而無敢入告、有司任其漏網、則可疑者一。商之寄銀七年而後來取、則寄銀當在崇禎七八年間、時湖湘尚無兵燹、不至道梗難行。至辛巳、壬午間、流寇充斥、反欲載寶言旋、此可疑者二。余讀武林女士陸莘行麗京先生雲游始末記云、廷鉞妻潘氏入臬獄、聞其夫已受極刑、一慟而絶。蓋莘行爲麗京先生之女、亦以史禍牽涉全家入獄所目擊者。此云沒於戍所、拾

骨歸葬、可疑者三。滸墅榷關主事購一書至棄市、并其吏役皆死。佟將軍雖憐才陰護、然廷鉞等倡和詩歌公然勒石而不恤及於茲、可疑者四。蓋徵君所著惟折吏潯谿故老傳聞、證以吳中先輩諸文集、故其所敘不無牴牾。惟錄此以備佚聞、不足咎其疏略也。然貞元會合之交、秉筆者最難著議、史禍之酷、莫甚於魏之崔浩、尚猶奉敕而撰。至虞山蒙叟、自謂留心明史、著述垂成、因絳雲一炬而灰燼。此史一行、其中悖謬之處必多、則禍不至於崔浩矣。嗚呼、豈錢氏之有祖德、藉一炬以滅其妄肆雌黃。鑒於莊氏、亦未始非虞山之深幸也夫。時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七月下浣海昌管庭芬芷湘甫書後。

查東山年譜一卷、門人沈起仲方撰。東山先生名繼佐、字伊璜、海寧人。崇禎癸酉舉人。國變後、魯王授兵部職方主事、兵敗歸里、閉敬修堂、聚門人講學。南潯史案起、牽連被逮。釋歸、卒年七十六。先生居海寧袁化鎮、龍山在其居之西、呼其山爲東山、學者均稱東山先生。著書滿家、約八千餘葉、刊行者甚少。此年譜、沈仲方所輯。仲方自丁丑及門、至丙辰易簀四十年、雖改爲僧服、離合不常、然飫聞懿訓、微窺宗旨、親受枕膝之言、所紀似較親切。亦未刊播、幸同里張鍊庵收得藁本、與裔孫世灃復取他書補之附之、頗爲完備。卽徵引書目五十種、東山自著書十一種、近日見不及半、葢粤匪未亂之前舊

本傳鈔訛脱、尙恐不免。歲在柔兆執徐三月上巳、吳興劉承幹跋。

陳乾初先生年譜

清・吳騫編撰
王智勇校點
郭齊一審
李文澤二審

民國四年鉛印本

《陳乾初先生年譜》二卷，清吴騫編撰。民國四年上虞羅氏排印《雪堂叢刻》本。

陳確（一六〇四—一六七七），初名道永，字非玄，後改名確，字乾初，浙江海寧新倉人。明諸生。少以孝友著稱，長以文學馳名，並精書法，善琴、簫。屢試不中，遂終身不仕，與黄宗羲、祝淵同受業於劉宗周。明亡，宗周絶食死，確繼其志，隱居鄉里，潛心著述。其學以「光復孔孟」爲要，雖承王守仁之學，然於程朱理學及佛老異端均多有批判。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書》、《瞽言》及詩文集等。其著述極少刊行，部分借《南雷文集》得以保存。

陳確年譜有其玄孫敬璋（一七五九—一八一三）所撰《乾初先生年表》一卷（見中華書局排印本《陳確集》卷首），係據吴騫譜精簡而成。吴騫字槎客，號兔牀，浙江海寧人，貢生。尤嗜典籍，遇善本圖書，傾囊相購，校勘精審。得藏書家馬氏道古樓、查氏得樹樓部分圖書，多宋元精槧，遂建拜經樓收藏。著有《愚谷文存》、《拜經樓詩集》、《國山碑考》、《論印絶句》、《桃溪客語》、《小桐溪吴氏家乘》、《蘇祠從祀儀》、《拜經樓書目》等。騫撰此譜之宗旨，據本譜卷首《自序》，蓋以確之學源於劉宗周，而劉氏之學原本考亭，以此可溯濂洛而上接於孟子；又因騫與確爲同里，睹確之遺書頗多散佚，良用慨然，遂作此譜。本譜之作，不惟述確之行蹟，更考其交際與學術，而確之著述多有繫年。所引史料以確之著述爲主，參以方志、别傳、他人文集等。體例嚴謹，敘事詳盡，誠爲譜中之佳者。讀此譜，不惟可睹陳確生平及學術之梗概，更可窺明末清初之學風與學術流變，其時社會劇變之景象，亦躍然於前。

序

陳乾初先生之沒越百有九年、里人吳騫始摭其生平大略爲作年譜、序之曰、嗟乎、蕺山之門、何多賢也。蓋劉子之學、原本考亭、以泝濂洛而上接孟子、當時望山陰之壇坫而執贄稱弟子者不知幾何人矣。其間借講學之名以自樹聲氣、固未嘗無其人、若乃魁英傑彥如磊齋吳公、伯玉金公、虎子祁公、觀我彭公、格庵章公之儔、指不勝屈、大都皆孟子所謂取義成仁公忠亮節、與山陰後先輝映者已。至於收集先師之遺書而昌明其絕學、以傳之無窮、類先生之懃懃懇懇、終其身而不變其說者、則亦未易多覯也。是以昔人修山陰先生祠堂、愼選弟子以配食、

凡三十餘人、其烜赫著名如桐鄉張考夫先生者且不得豫、獨先生粟主儼然與吳、金、祈、彭諸公並列、豈非以能傳蕺山之學、統其功爲不可泯與。先生侍蕺山之日雖淺、然其與開美一再渡江、謝別山陰之詩、便以千秋大業爲己任。逮乎開美既死、而先生受遺書之託、時移世變、戢影杜門者垂三十年、著書滿家、無非修明證人之遺旨、闡發慎獨之微義。復著大學辯一書、凡數千言、以爲大學非孔、曾之書、爲近於禪。於是多往復質難、久而不決。竊每讀先生祀姚江、山陰諸篇、未嘗不歎其守之堅、而悲其志之苦。昔考亭嘗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仲素、一人而已。竊謂先生亦何以異

是。騫幸爲鄉里後進、顧獨恨求先生之遺書頗多散佚，良用慨然。暇日因倣吾家臺隱翁譜靖節之例、稍摭厓略、以著於篇、俾後之學者知欲問山陰一瓣香、當自海昌始。雖蒙僭竊之譏、所不辭也。

乾隆五十年、歲在旃蒙大荒落且月哉生霸、後學吳騫書於拜經樓。

陳乾初先生年譜卷上

後學 吳騫 輯

先生名道永、字非元。原名箴永、字原季、號遜庵。更名確、字乾初、海甯人也。本姓高氏、系出北齊清河昭武王岳。始祖諒元時贅海甯陳氏、遂蒙其姓、世居凰岡埧。

高祖中益、字守裕、號梅岡。廩貢生、江南吳江縣訓導。

先世遺事紀畧、公以古學自任、羣弟皆從之問業。查京兆秉彝爲公妹婿、常師事之。自遷祖以來、至公始以文學開荒焉。

曾祖公廷、字曰臚、號鳴梧。庠生。

先世遺事紀略、公性至厚、疏財好義、獨喜飲酒、與從父風山公並以豪飲落拓、不問家人生產。雖性有相近、亦習使然也。

祖侯佐、字維相、號理川。庠生。

先世遺事紀略、公剛直有才略、以績學知名。觀人文即能預決科第。孝廉蔡曦陽赴禮部試、公送之曰、勉之、然會元必李廷機矣。蔡未之信、已而果然。

父潁伯、字師端、號覺庵。庠生。母葉氏、萬歷己卯舉人霑女。

先世遺事紀略、吾父廣額、方面、圓頂、巨趾、地角平闊、身長七尺有咫、腹背凝挺、端視矩步、顧瞻非凡、兒輩罕得其形

似。尤熟性理、通鑑、至老不忘一字。某侍吾父、終身未嘗聞其言人之不善也。侍飲、未嘗見其醉。又述母氏之言曰、吾姊弟九人、獨我長、先許婚、諸弟妹議婚皆在吾父鄉擧後、並極勢厚之選。吾每歸、羣姊姒皆華侈相先、獨我以肅然縕敝厠其間、亦不以爲媿也。羣姊姒時相聚笑樂、我默然手紉自若。不之知、則曰、陳姑性不語笑者也。況姨尤富厚、歸每未至里許、輒聞榜聲、則羣婢數十出迎、歡被餘潤。既習爲常、後亦不覺其炎冷也。何知後生者皆去世、而我獨存。富者皆極窮困、而我猶不至失所。修短貧富、豈有常分耶。陳蟫曰、張侍軒先生有題陳乾初母夫人庭訓後、疑卽先世遺事輯略也。

明萬歷三十二年甲辰、　一歲。

十月初七日未時、先生生於鳳岡埧之故居。

陳氏家譜、覺庵公四子、先生其季也。

三十八年庚戌、　七歲。

始入小學。

陳氏家譜、覺庵公有女適彭墩陸氏、早寡守節甚苦。與同懷弟乾初幼同學、故其志行絶相似。

四十二年甲寅、　十一歲。

記昔某年十許歲時、吾父與季父小致參商、某出聞季父詬詈語甚、不能堪。入侍、吾父母問出聞季父云何、某徐對

曰、無所聞。然自以面欺吾親、益恨之。季父雖性急戾、而中實無他、不數日、吾父兄弟已相好如初。乃始竊自喜、昔日之隱、未爲非也。自後無論家庭間、即處世多用此法、得力甚多。案先生季父名儀伯、字季傑。

四十三年乙卯、　十二歲。

從伯兄問學。

陳元龍理學乾初先生傳、從伯兄授經、鄉賢許同生先生目爲小友、且指示子弟曰、若曹雖與陳生同學、不日即當師事之矣。其見重於前輩如此。案先生伯兄名賁永、字腹貞、邑增生。

四十七年己未、十六歲。

從伯兄學於園花祝晉武家。

先世遺事紀略注、某十六七歲時、從仲氏學於祝晉武叔家。晉武、仁山公仲子也。案、先生仲兄名思永、字茂修、一字孝章、海鹽增生。詳朱朝瑛陳孝章先生墓誌銘。

始應童子試。

記昔某十六七歲、小有文名、與叔氏我旋兄同就童子試。縣府皆僭居前、甚愧之。及道試出、伯氏索卷觀之、甚喜。已觀叔氏卷、更不快。某懼無所容。至不成寐。及發案、叔氏先售、某爲之狂喜、亦不成寐。此亦孩心之未汨者。後數年、屢

試不售，輒不勝牢騷之感，大喪厥初矣。案先生叔兄祥龍字我旋，原名配永，字亦光，號龍徵，郡庠生。

天啓元年辛酉　十八歲。

是歲，始昏，娶海鹽諸生王廷榮長女。

婦王氏傳：槐心公即廷榮與先府君，中表兄弟也。槐心公久擇壻，愆期而不嫁，故適某之年而二十二歲矣。隱二歲而曰二十歲。

三年癸亥，　二十歲

先生兄弟以父命析箸。

婦王氏傳：昏時，吾父母老，再歲即分爨，止受米六石，上供

父母酒饌、下養僕婢、外給吾讀書薪油紙筆之費、皆取諸此、吾弗預知也。婦能晝夜力作、以供吾困乏。

讀書菩提寺。

重遊眞如寺詩序、余先伯仲自天啓癸亥歷崇正間、歲聚生徒講習於此、余亦豫焉。

五年乙丑、　二十二歲。

秋、遊武林、與董爾立同寓湖上。

湖弦老人傳、猶憶二十年前、孟秋之望、月明如水、老人與予坐西泠之斷橋、老人發歌、而余吹洞簫和之。時橋上下遊者數百人、皆肅然拱聽、踰時歌竟、數百人同聲稱善。余

兩人徑起，聯袂而歸，旁若無人。案，老人即纘緒也。

崇正元年戊辰，　二十五歲。

七月，先生家被潮患。

先世遺事紀略，戊辰七月廿三夜，海水暴至，時某兄弟皆在館席，不之知也，獨吾父在家，携老抱幼，竟夜行水中。水及肩頸。吾父嘗患脇痛，及罹此灾，濕勞異常，痛益甚。

二年己巳，　二十六歲。

七月初六日，兄祥龍卒。

我旋兄傳，余兄弟四，家貧，力不能從師，常以兄爲師，伯仲皆余師，三兄則嘗同余師伯兄，不余師者。而余之憚三兄

者乃甚於伯仲。三兄在余兄弟中最號端謹，生平不二色，不妄入一文，不苟言笑，冠衣整潔，周規折矩，踽踽類道學者。余少年任氣，嘗以言忤族達者，有意督過之，余怒不爲謝，三兄乃代余請解。後同床臥，從容謂余曰：吾始不言，懼傷弟心。然若昔所爲，非當所理者也，有道者固如是乎。余蕭然起謝，蓋言不煩而理足，詞和而峻，能使人自警動。其敎士類多如此案，我旋娶舊鹽倉沈氏，以苦節著，詳黃太沖所爲墓誌。

九月十九日，遭覺庵公喪。

先世遺事紀略，吾父氣力正强，嘗云，爾母多病，不審還能

受兒輩幾時奉養。吾當長視、毋以我口食故、竭一時之物力也。無何、既橫有海水之阨、明年又遭我旋兄之喪、滋不快。又明年、六十七歲而一病不復起。

四年辛未、　二十八歲。

冬、始與祝開美孝廉定交。

祝子開美傳、開美先君子大理評事士奕府君、余先大父理川公門下士也、故開美與余爲世昆弟行。然余年及壯、尚未識開美。崇正辛未冬、開美束書假館於東隴、始識開美。一見意洽、謂開美非世俗士也。開美亦時時竊歸、告其尊人、稱陳子之義。開美時年弱冠、而予齒更二十有八。此

余二人定交之始矣。

五年壬申、 二十九歲。

十一月初六日、長子翼生。

陳元龍處士敬齋傳、翼字敬之、號敬齋。至性過人、嘗侍母鼓疾、目不交睫者三月。乾初公晚得拘攣疾、敬齋臥床第旁、晝夜不離。隆冬盛暑、微聞聲喚、即起立問所須、十二年如一日、君子以爲難。生平文章由禮郁而蒼老、而清眞古今體詩約萬餘首、文約千首。無心進取、畢其身不赴一試、樵蘇不爨而已。里中尤以是高之。

子克鬯敬齋府君紀略、先子生之夕、王父夢明珠一顆晶

熒閃爍、旋轉不定、寤而先子生、因字之曰愛珠。平生於學原本經傳、發明義理、所著自詩文外、有訓蒙辯疑、性譜上下、太極圖說辯諸書。

六年癸酉、　三十歲。

補博士弟子。

子翼乾初府君節略、先君子遭伯父暨王父覺庵公變後、悲憤激中、欲絕意進取事。至癸酉歲、伯父腹貞公強之甚、不得已、勉一赴。博庵黎公賞其文、拔第三、補弟子員案、黎公名元寬、南昌人、時以按察使僉事兼浙江提學道。

七年甲戌、　三十一歲。

正月、偕許元五渡京江、道虞山、訪盧龍韓子有、不値、過虞山。

八年乙亥、　三十二歲。

時與友人結社黄山許氏之枕濤莊、唱和尤密。

案、先生詩主陶、寫性靈、不以雕飾爲工。嘗自題山夜候僧不至詩後云、詩以導性情、感物詠懷、不得粧點一字。今人作詩、只顧好看、詩家一燈滅不復續。余未嘗不爲三歎。往作詩、嚴割浮句、宛轉清峭、尤於此篇憾團瓢看雪之勝恚前詩未快、乃更爲之、用東冬二律。　元功淮上歸、出扇索書、成此二律。　寄韓子有書。　和韓子有來韻、兼以遲之。

二首　六月十六日贈貞素。　過董爾立山中。　長至前

二日過顧綋樓看雪。挽包素娘歌。夜宿枕濤莊。山夜候僧不至。鮑節婦傳并詩。樸巢中人歌。社集枕濤莊次査封斐韻。滇茶開東寄社中。滇茶行。殘冬客況。適過老董顧綋樓飯歸又歌。

九年丙子、三十三歲。

冬、移居泥橋之西、許元五爲作移居圖。

案先生遭世多故、不遑寧居、有遷居詩云我徂於東、迴龍之潭。姊氏之居、綠竹萬竿。自我之生、於今五遷。肇居凰峴、二十八年。叔氏諸孤、同我於南。聿及五載、則惟其期。諸孤復留、我則於西。亦越十載、遭此亂離。鹽海乘桴、梅山寄栖。

二三年中、不遑寧居。卒歸於楊、非吾得已。又越十年、實逼處此。眞耶夢耶、流行坎止。密邇先塋、漸卽故里。白首何求、兄弟母子。朝斯夕斯、吾願足矣。觀此詩、則先生生平居凡五遷、其歲月及所遷之地不能悉詳、大抵楊橋之居則托止最久云。

移居泥橋之西、許元五贈此圖、遂書數語於上、大率自寓、非僅題圖也。

十年丁丑、　三十四歲。

春日、至武林、寓湖上。先生學行雅爲太守劉公守謙所知、嘗有國士之遇、而先生介然、不欲以猪肝累郡邑。公知先生貧、

欲有所贈、逆探先生意欲云何。先生終無一語及干請事、公益敬之。

春日、同鮑有隣、鄭聖治、許元五斷橋晚步、喜遇漏容師同行。時聖治常作詩、容走此徵之。斷橋感懷。四遊西谿詩二首。幷序

十一年戊寅、三十五歲。

讀書邵灣山中。

溉浦韓德基來、從學於丁園。

韓卓甫傳、卓甫名德基、其先世皆以醫著名。卓甫十三學醫、多奇中、能生死人。又去而學武、習弓馬。吳磊齋先生聞

其善弓馬，聘之去，使教諸少年射。卓甫之伎未必足以師少年，而先生之德常有以師卓甫，於是成人之學益進。案吴謙牧叙亡友韓卓甫遺事云，卓甫少孤，年二十餘，未知讀書求友。久之，遊龍山，龍山諸子愛之，閉户强之讀書。然則卓甫從先生學時，葢已在二十之後與。

十五年壬午，三十九歲。

時邑若墨吏殃民，先生率同志數人聲其狀而斥之。陳元龍乾初先生傳，明季有猾法吏，先生唱義，聲籲當事。當事庇其人，欲中先生以法，先生色不爲動。尋太府劉公雪濤救免。事聞輦轂，當事與吏俱坐黜，先生亦不色喜。

十六年癸未、　四十歲。

八月、與祝開美同遊西湖。

祝子開美傳八月初七、屬士奕府君忌日、開美至雲棲舉水陸道場。余謂開美子學道者、而亦爲是耶。開美曰、吾非不審也。然嘗以爲苟可靡吾財、疲吾形以酬吾父母、雖知無益、恒無辭爲之。

偕錢聖月、祝開美同渡錢塘。時聖月歸省甬上、而先生與開美入剡、從學蕺山先生。

案祝子開美傳、癸未秋、開美與余同事劉先生於雲門、若耶之間。是先生之受業蕺山先生實在癸未歲。或謂先生

甲申歲與族父令升渡江受業蕺山劉夫子之門，非也。又案，明年甲申，又偕吴仲木至山陰，初未嘗與令升同至山陰。西渡書感詩注云，自癸未八月，同祝子開美繼與吴子仲木問學山陰，今無復存者。計其時令升尚存，此尤足證其誤者也。

九月，又與祝開美、吴仲木至山陰。重九日，開美奉蕺山命同先生秦望山登高，既而開美病作，時蕺山先生亦連夕不安寢，遂同告别而歸。先生謝别山陰詩有云，千秋大業眞吾事，臨别叮嚀不敢忘。

同祝子開美遊雲棲，歸途有述。　湖中十日歌。　讀錢聖

月刪後詩有贈。　登戢山。　同廣福僧闇然登五雲山頂、歸有感作、遺洪溟老衲。　遊雲門諸山。　平水東嶽廟謝別先生。　歸渡有感。　與祝子若耶道中。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　四十一歲。

正月、復與吳仲木渡江至山陰。

渡江日記、初六日、補壽沈朗思尊公、號龍錫 同席沈方則、黄晦木晚飲徐孝先家。初晤柴虎臣、陸遐征。初七日、陸五疇、孫宇台過、晚飲陸麗京家。初晤陳際叔、陸紫蹝、一作子傳 陸綵胡。初八日、法雲宿。初九日、渡江、徽之兄弟何伯興同席。初十日、伯興請飯、遊東皋別業、晚飲徐開之家。十一日、又候

成夫不至晚出城、不及行、宿陸三兄家。十二日、入紹興府、與俞三公子同舟、龍游人、通年誼甚殷。至蕺山、張奠兄、陳紀嘗皆在坐。十三日、同奠兄拜古小學、訪韓子有、留飯、同席有葉(僑屋主人)、通州張銓部、子搢、趙廷讓、子豐縠。十四日、昌安門外、史孔裁、戴予徵、一瞻、我仲叔姪過訪。十五日晚、出訪戴、史諸兄、宿中野草堂。十八日早、成夫、傅德孚兄弟過際叔、毛稚黄同席。二十二日、臨平訪應嗣寅。二十三日晚、抵家。

六月二十日、次子禾生。

陳氏家譜、禾字若木。

雨、渡錢江。甲申春正、再渡江。將至東關、作詩寄韓子有、壽其四十生日。大率自悼、非以壽韓子也、蓋余齒與子有同。

二年乙酉、四十二歲。

正月、復與祝開美至山陰、謁蕺山先生。

哭念臺師詩自注、今年正月十五日、同祝子渡江謁師。二十八日告歸、不意遂成永訣。案是歲正月三日、山陰先生與開美書云、陳非元叔姪相見時、併致一聲。故先生與開美入越。

四月、同張考夫、朱韞斯諸人至澉浦、送吳公鱗徵葬。

楊園與張貞巖書、仲木兄舉葬事期在四月初七、招弟先往而乾初兄又以磊齋夫人六秩誕辰在三月十一日。仲木以初喪不能盡人子之禮於所生、則爲之友者代爲稱觴、以稍慰其弗安之志似亦義所不容已者。弟將於望後邀同韞斯兄道乾兄家與龍山諸兄爲一二日之遊、然後同至澉浦、拜磊齋夫人。遊鷹窠頂、一看日出、觀濤海上。至初旬、襄仲木執紼而歸。不識仁兄得同遊否。

六月、祝開美以山陰先生手書及所記録授先生、先生泣受而藏之。

楊園見聞録、祝開美將自盡、出一帙授陳乾初曰、此吾師

所授筆札及師門講論吾所記錄者、吾死子幼、未能守、今以付兄、謹之弗失、無恨矣。

閏六月朔日、省母於澎墩陸氏姊家。

初六日、聞開美之訃、先生走哭之慟、親視其含。時有市衿脅衆虐諸孤、先生面叱之。既而衿聚衆謀辱先生、先生大索不得、或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子無恐、吾立見其敗耳。不數日果敗。

祝子開美傳、乙酉五月十二以後、開美謂余曰、事如此、安歸乎。此某畢命之日也。時開美方謀改葬其生母有日矣、余謂曰、子言是也。然爾母尚暴露、盍少忍之、則忠孝兩盡矣。開美頷余言。六月廿二、按山陰遺書跋作六月十九。招余對榻前、出

一匣見屬曰、此皆山陰先生所示手書、與某居平侍先生時所記錄也吾死無長物、惟此懼失之、敬以付兄。余收泪受藏之。閏月初二、母得改葬、開美病不能往葬所。初五日、葬役竣、諸弟及執事者歸報成事、開美强起稽顙謝手帨自縊、諸弟趣解之、氣不絶如線、至初六子時死。

先生手錄山陰先生與祝子遺書跋乙酉之夏、余友祝子開美病且劇、自分不免、於前六月十九招余過葆光居、出一匣見屬、皆劉先生手書及所論著也。遭亂未暇錄出內手札及詩稿雜論、簡篇零亂、懼有散軼、欲先整而書之。十月初四、避亂友人徐聖儀家、因攜此從事。計共二十五葉、

首初見問答語、次別叙、次手札、次詩、次雜論。其手札及詩以年月先後爲序。凡三日而畢事。

七月、許元五卒、先生哭之以詩、并爲作傳。

亡友許元五小傳、元五名丕福、先賢淮陽公仲子也。幼慧有文聲、遊府庠數年、不得志、轉入太學。再試南闈、罷歸、遂娛情山水、有浮雲富貴之意。

始聞戢山先生之赴。

案哭念臺師詩自注、先生引義在五月某日、而七月初、吾鄉猶訛傳先生卒、師云云。蓋是時海内鼎沸、故雖一江之限、而傳聞如此。

侍山陰先生。哭吳秋浦先生。閏月初一省母陸氏姊家，侍竹園納涼竟日。哭祝開美四首。哭亡友許元五。亡友許元五小傳。硤山詩。哭劉念臺師。

三年丙戌，四十三歲。案：先生曾姪孫琛、孝鍬，先生詩編年於是歲始。

春日，與同志十餘人會於道士韓養元黃山嶺閣，分韻各賦詩數章。

黄山道士韓養元師弟傳：憶丙戌之春，扼江之兵未罷，吾輩閉户愁吟，或憂室家，或歎羈旅，多不聊之色。養元爲煮蔬設醴，招致諸隱淪十數子登層巒，瞰大江，循覽竟日。飲酣分韻各賦詩數章，以見志，欲以豁諸子之愁思，展騷人

之逸興、斯固養元之用心也。自此招宴同人、歲不絶。案時同遊集嶺閣可考者、祝夢得、孫幼安、僧瞿雲、養元弟子眞覺、先生堦董典瑞、猶子爰立、餘不能盡悉。

三月、同人集蓤茂堂。

十月、避亂徐聖儀家、手輯山陰先生與祝開美遺書。

先生錄山陰先生與祝子遺書跋、詳前六月條下。

是時物價騰踴、桑葉每百斤四千、稻幹每百斤七百、炭每斤一百、米每斗八百五十、油每斤四百、他物稱是。先生家養蠶鬻絲、僅償十一、而公私之迫又有甚於此者。

五月廿五之夕、有盜入先生室、筐篋俱罄。先生中七鐵尺、流

血被體、既而瘧作。六月初七之晨、忽暈仆於地、移時始甦。

符止人瘧自瘧說吾幼時、善爲符、止人瘧輒效。後薄其術不爲、二十餘年矣。今年吾女患瘧、遂復試之、立效。又鄰婢二人患瘧、萬方不效、聞吾術求治、爲符二紙粘病者背、亦立效。相傳誦以爲奇、而吾忽於六月初一日瘧發矣。吾亦十四五年無瘧患、今驟患此、殊不能自忍。此事之偶然者、而迹若相報、方術固未可妄試乃爾耶。昔杜子美自誇吾詩已人瘧、然其集中有云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則子美固善瘧也。元里公倉公稱神醫、彼豈皆無病而死者。故曰萬物之理、一乘一除。得勢而榮、功成晏如時

命既違、賢哲歎吁。先利後鈍、奚智奚愚。吾自宜癯、豈以能符不發。又豈以能符反致癯耶。但儒者自不宜輕試幻術耳。六月十二日記。

祝季亷、沈用晦避亂先生家數日。

許欲爾自越歸、過訪。時欲爾亦遇盗、衣履盡去、相對黯然。

秋同人復集菰茂堂。

菰茂堂次集小引、粤自莫春、厥輿初集。自四月以來、同人星散、百日之内、劇盗雲横。長嗟太叔之寛、咸軫季康之患、夫何患與人共、而病惟予纏。自夏徂秋、支節伏枕、生人之趣、愁慘無歡。載及新涼、眷遊舊館、悵撫今而追昔、疑沈夢

之微醒、未免悲傷、還相慰勞。雖樂正自慚乎傷足、猶不戒乎負芻、自注、予爲盜所傷、而欲爾二雅俱被慘掠。而欲爾遠旋、布帆無恙。鄙人久病、皮囊尚全。對面青山、傾心白社、要亦一時之樂也。頃者同志有十旬之約、翹首待九日之遊、而五夜風雷連朝雹雨、悼歎不已。詠歌繼之、次集之興、權輿於此矣。

與黃太沖晤。

冬、挈家人避亂海鹽。

正月二十七日號留葉四母舅。　春日過近思叔池上。君莫愁。　春日入東垞郎事。　哭徐聖儀十韻。　暮雨歸山、念董嘐典瑞獨居嶺廟、愴然動懷、又不審前夜步歸、修

途遠跋、勞頓何如也。曉懷夢弼旻立兩姪都司嶺。山後遇老萊漫成。　龍杖記。　龍杖銘。　丙戌年蟄謠。　遇盜詩。　吾生。　聞蔡上生家亦被盜簡寄一首。　間日瘧。　六月初七辰時吟。　符北人瘧自瘧說。　不開戒而瘧發說。　我旋兄傳。　韻紘老人傳。　祝季寧沈用晦避亂予家數日詩以識感。　許欲爾過訪。　避亂挈家人之武原。　茶磨山有訪不遇。　九日風雨次查二雅韻。　又和子美二韻。　十日偕欲爾登都司嶺再用杜韻。　小憩邵瀞拜祝元嶽先生柩於敗垣下。　夜歸憩都司嶺竟成隕醉。　同人以杖頭爲自明四十壽、并約看紅葉、侑以此詩。

秋遊郎事分韻。并序　母誕。　聞近思叔西歸兼問閩信。

四年丁亥、　四十四歲。

三月、晤梁溪唐有功父子於東垞。

四月、具呈本學求削儒籍、更名確、字曰乾初。

許元五大祥、作詩悼之。

與張石渠、卓火傳、田道睢、錢聖月、查伊璜諸人會於硤川。

復携家避亂於東垞。梁溪高聲野、舊爲許同生先生執友、至是、特訪先生於黃山。

正月二十日雪。　梁溪唐有功父子别五年矣、丁亥三月

初九載酒遠過、晤於東垞。爲舊事有贈。蔬茂堂集字限七韻、時亡友許元五大祥、兼以悼之。硤晤。梁溪高聲野封君餉酒四罌詩以報之。交道吟贈高聲野。

五年戊子、四十五歲。

館於洄塘。

八月、由東垞携家、仍還泥橋。

時有推先生爲粮長者、其詩曰、去歲爲粮長、今年尚在身。何時誇役竣、蕭散作仙人。

萬古樓晤鴛水屠闇伯并訂後期。秋興八首。并序 管鮑吟寄宗父始升。粮長。

六年己丑、四十六歲。

正月、同族父近思過老友徐季嘗。季嘗居北郭、家有梅園、廣三十畝、花時彌望如雪。

日燒一擔柴。己丑正月過徐季嘗齋夜話。徐季嘗家園看梅、同近思叔次黄石齋先生韻。龍園之遊、近叔先有詩四章、又次石齋先生光福觀梅韻、屬余和之、會有客阻、止得二首。

八月、遊黄山。先生姪爰立集同志八人於東垞、爲省過之社。大要本諸證人脩身立行之法、爲之簿録、戒約相與砥礪。廉隅先生自泥橋至黄山、與諸子歡相晤、爲省過録序。

省過錄序、歲己丑、觀潮之日、猶子枚植會於黃山。乾初道人自泥橋疾走二十里視之、諸子歡相迎、證我以盟書。又次第陳日史於前、直會廉日史所犯之多寡輕重而差其罰。曰、史無欺己之言、司罰無阿衆之筆、此吾向者山陰先生之教也。予小子不克舉行、而諸子能力行之、先生其爲未死乎、吾與有榮施焉。案八人者、爲陳鼓濤楫世、查石丈嗣琪、陳潮生錫世、許大辛齋、陳爰立枚、許欲爾全可、陳槎光煌世、查二雅樂繼也。

陳乾初先生年譜卷上

陳乾初先生年譜卷下

後學吳騫輯

順治七年庚寅、四十七歲。

三月初三日婦王氏卒。

婦王氏傳、王來無盈尺之帛、適陳無半歲之食、漸以絲布之餘買田積至數十餘畝、吾亦弗預知也。婦歿時、得年五十一。四月二十六日己酉、祔葬沈家石橋西五百步先塋之穆。

楊園見聞錄、陳乾初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機杼之聲達于外。男僕昧爽操事、無惰遊之色。子姓力行孝友、雍雍如也。

九月十九日、覺庵公忌日、作感懷詩、有廿年回首不勝情之句。

案先生平居遇家忌、皆立忌月。述僮來魁事云、禮有忌日、無忌月、自亡友祝開美始行之。吾問其所以、泫然曰、淵昔居二人之喪、不能卒禮、故以月補之。某感其言、亦忌月。於是某之猶子錫、枚並子翼皆忌月、所以補喪禮之失也。又案楊園答吳仲木書、乾初兄云、考忌宜端祀考、妣忌宜端祀妣、齋日不飲酒、茹葷不禁食肉。

輯喪實論、葬論。

許楹罔極錄、陳乾初先生、先君子之受業師也。先生品行

文章推重一時。深痛世人惑於風水、暴棺不葬、著葬論、喪實論諸篇、大聲疾呼、責人速葬。其言激切誠懇、有裨世教。後舉葬社、集諸姻鄰之未葬者、各醵金爲會、俾直收者挨次營葬、具見錫類苦心。遺文尚未付梓、特録此以廣其教。作女訓。黄太冲嘗於陸麗京案頭見女訓而嗟歎之、麗京曰、此海甯陳乾初先生所著也、某家奉爲金科玉律。案女訓今不可得見。考錢塘王晫檀几叢書中有陸麗京新婦譜、後接陳乾初先生新婦譜補、豈所謂女訓者、卽新婦譜補乎。當更考之。

悼亡詩。婦王氏傳。祝古庬傳。禾兒。勉慰。東樓

許欲爾所居之璪山樓也、昔年嘗攜亡室避亂於此、庚寅五月欲爾見招、信宿此樓、慨然有作。哭許元忠給諫。

忌日。生日。

八年辛卯、四十八歲。

春、與談觀若、張尹來諸人看梅許氏五噫亭、亭爲故給諫元忠所構。

新婦譜補、某有女、既嫁、一日歸甯、謂父曰、女年近三十、終不知世有所謂戲文者。某曰、而父素不解教女、惟此一節、差足免俗、復何用求知之。女笑而退。同談觀若、張尹來許大辛、欲爾五噫亭看梅、有懷陸子麗京、即席同賦、用陸

韻。五噫亭席上酬陸講山扇頭原韻。又次陸麗京韻、謝其末句之意。

九年壬辰、四十九歲。

夏、以書約考夫同爲越中之行、既而不果。楊園與吴仲木書、今年夏、乾初兄書至、約弟于秋間爲山陰之行、而于補弔開美之日過兄相訂。昨擬出門、而所僱僕夫忽然病作、竟復中止。二十後抵袁花、遂走晤乾初、與兄定一期日、至時裹糧追隨也。便間幸道鄙意、弟行期大約決以初冬。蓋年來水旱乏食、今夏敝里乾益甚、所種雖無多、田舍人終年之望亦在此。不審兄與乾兄能待弟否。

觀此書、殆因楊園先生以收穫事未畢、不能遠出、故先生此行亦不果與。

八月、至澉浦、同人社集於永安湖之琘綸閣、閣爲吴氏别業。磊齋先生嘗停喪于此、故先生詩有殉國孤臣骨尚香之句。戲截竹製以爲冠、名曰竹節冠、先生蓋仿古竹皮冠遺意也、嘗寫入小照。

冬日、復至永安湖、與同人社集琘綸閣。

伯兄壽室初成、直庭中牡丹盛開、喜而賦詩、命和一首。過蕭山晤徐乾六兄弟。八月十五琘綸閣社集、和從吾道人詩用元韻。二首　竹節冠成戲用前韻。　祝眉老齋

中書感。又題永安湖社集一首寄仲木。壽仲木兄六十。九日和許大辛五噫亭登高詩二首，其一次元韻。題蔣園。長至後一日集同人於南湖瑶綸閣。二首

十年癸巳，五十歲。

正月，同吳仲木至山陰，較蕺山先生遺書于古小學，并與諸同學修春祀。

楊園與劉伯繩書：今年春，乾初、仲木兩兄陪先師春祀，弟準擬秋間一行，竟以勢不能出而止，抱負實多。

謁禹陵。

偕劉伯繩、吳仲木、林慎修再游雲門寺。

再遊雲門寺詩序、崇正癸未之秋、同祁子開美從山陰先生讀書于此、今十年矣。師友既皆殉國、而寺僧亦往往謝世、悲感之餘、援筆賦此。

二月、與仲木還渡錢塘、謁六忠祠于湖上。送徐敬輿之喪、復與仲木遊西溪而別。

五遊西溪詩序、憶自崇正丙子春、案、四遊西溪詩序作崇正丁丑春、此作丙子、疑誤。有四遊西溪詩、從此遂不復遊、二十三年矣。案、丁丑至癸巳止十七年、而云二十三年、亦誤。今年二月、偕仲木由雲門歸、復尋舊遊、慨然有述。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先生難經鏗鏗、詩不求工、然亦流暢。

九月二十九日、率子翼過桐鄉。時考夫與邑中同志舉葬親社會於淸風里、延先生主其事。十月朔、舉葬社會、先生父子皆在會。明日歸里。

楊園先生年譜、蔵會者、集葬社中人及四方觀禮之士、延有學行者賓事之。先生爲主、懸孟夫子像於中堂、考鐘伐鼓、行士相見禮、講學讀法、成禮而退。賓爲烏程凌渝安克貞、德淸唐灝儒、沈上襄中階、海甯陳乾初、嘉興徐敬可諸人。

楊園葬親社代同社請賓公陳乾初先生啓、恭惟先生人倫模楷、國俗典型、依中庸而立德、薪傳正學之綫。一體用

以成功、光啓斯文之日。某等側聞道義、積有年歲、顧以株僻末、遂登龍。茲者習流既蔽、敎澤久微。愚民牽俗、處其親于非禮之禮。貧士匱乏之急、厥事于欲爲不爲。因于去冬敬遵唐灝儒先生勸勵之法、集同里六十四人、舉葬親社于桐鄉之淸風里。來月朔日、歲會卜期、敢迓德光、賁斯壇席。推論葬錫類之情、原注、乾初著葬論一篇行世。敦有喪匍匐之誼。雖人各秉彝、勿勤提耳、而公道修睦、亦俟感心。爾以宗首某某恭致書幣、以告于下執事。伏冀廓同仁之視、葑菲不遺、大先覺之思、泉壤攸暨。預期命駕、以慰斗瞻。某等無任翹企之至。

又答吳仲木書、乾初兄廿九日以其令子敬之至敝寓、初一日行葬社歲會之禮、初二日別去、有光敝里多矣。敝里自葬社舉後、人情覺有起色、益知天下無不可爲善之人。今欲乘此機括、約里中一二十人專行呂氏鄉約、庶幾有所遵守、後來不至大段決裂也。目下商量未定、尚未舉行。事集之後、亦欲得兄與乾兄歲一再過、相爲鼓倡耳。案此乃楊園癸巳歲今刻本誤作癸丑。答仲木書、又有葬親社代同社請賓公陳乾初先生啓二篇、前篇不註歲月、當繫癸巳歲十月。後篇原注乙未十月、則當繫之後年。蓋楊園以葬社請先生爲賓公實二次、而楊園年譜以先生名叙入乙未

十月，于癸巳歲闕載，殊爲脱略。

十月初七，先生五十生日。

自題小影云，聖人之德，夫婦預知。五十無聞，爾生奚爲。吾方子憂，子則嘻嘻。象曰吁哉，予豈有欺。一言一動，咸爲爾師。不正其形，而影之嗤。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反諸其身，念茲在茲。

著大學辨。

朱彝尊經義攷，乾初，蕺山高弟，講學海塲，著大學辨一篇，其略曰，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易稱蒙養即聖功，何大小之有。論語二十篇中，於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不及大

學。小戴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爲聖經者。而程子始目爲孔氏之遺書、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且爲之補傳以絕無證據之言、强以爲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即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乃自漢至宋、並無一人稱是孔、曾之書、謂二千年來無一學人、吾不信也。於時聞者皆駭、桐鄉張履祥考父、山陰劉汋伯繩、仁和沈蘭先甸華、海鹽吳蕃昌仲木交移書爭之。愚案：查與石丈、黄宗羲太沖亦皆有書論大學辨。而乾初不顧、其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且以朱子補傳

一旦豁然貫通近于禪、宜仍還戴記。其言雖咈于衆心、然其人不失爲躬行君子也。

案、先生告山陰先生文云、明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葬書非古、大學非經。某也闢之、不遑敢寧。嗟如之人、否塞晦冥。莫我能信、習解相縈。矧越後世、蠱惑奚勝。某爲斯懼、幽憤塡膺。至聖大賢、千秋孔曾。赫赫靈爽、某敢安攖。粤程朱子、有宋之英。疇曰非賢、日升月恒。偶焉薄蝕、終仰其更。何當衆咻、遂閉堅城。師同洛閩、頡頏孔庭。雖越千載、靡異親承。上咨宣聖、下咨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某之誣罔、是殛是懲。如其未謬、寔弗我矜。大啓我後、如寐

斯醒。葬依周禮、學歸正誠。格致非始、誕妄悉屏。俾是聖學、遽底廓清。若大路然、既康且平。師之厚德、永世其馨。敢陳告辭、激切屏營。覼此文、亦可見先生當日之苦心矣。又案、大學辨未知的著于何年、攷楊園先生順治丁酉與先生書云、大學辨、弟未嘗與仁兄極論、今倏忽四五年來云云、則知書成當在先生五十左右也。

定海張子遊爲先生寫照。

爲惜字庵僧悟源題梓潼神聯。

同吳仲木校山陰先生遺書于古小學漫賦。　謁大禹陵

再遊雲門寺。并序　又題廣寺一首贈三目和尚。　耶

溪道中邀仲木同作。五遊西溪詩。（幷序見明詩綜）西湖書感。候仲木不至次湖橋夜坐詩韻。山陰歸別吳子仲木。三月三日和仲木西泠獨步詩韻、兼懷龍山諸子、時予在海昌道中。賀許欲爾宋犀杯兩次遇盜不失。自題小影。定海張子遊辱寫小影賦謝。訪蔡來老。生日。酬同年韓子有五十壽詩用來韻二首。冬夕禪房張元岵孝廉見訪。簡謝吳仲木冠杖之惠。答查石丈書。告山陰先生。惜字庵題贈悟源老衲。（幷序）留宿惜字庵即事。

十一年甲午、五十一歲。

春、復偕吳仲木至武林。與祝二陶、許大辛諸人爲輪歲之會、以膳貴池蔡沛來雲、作山中約。

山中約序、甲午春月、祝子二陶、許子大辛、欲爾翮然偕過、欲勉不肖某共訂千秋之業、某謝不敏。久之而不能違、遂相與就太宰之翠薄山房而有事焉。於是有山中之業、有司業之友、有責善之要、有共淑之學、有輪歲之次、有山居之叟、有供叟之米、有違約之罰、因不能不申之約、以定久要。立夏日、長平同學陳某謹識。

許檝囦極錄、蔡來雲先生、貴池人。志行有古人之風、亂後

僑寓我鄉。先君子集同志買田以膳其老，沒後葬於故居之東，歲時致奠不衰。

案：是時同會者，爲祝眉老洵文、蔡養吾遵、查封斐旦、陳皷濤栻、世查石丈嗣圻、陳潮生錫、世祝二陶沇、許大辛爾、吳仲木蕃昌、陳爰立枚、許欲爾全、可陳槎光煌、世查二雅樂、繼祝子霖瀟、查逸遠遺、吳謙牧裒仲、及先生與子敬之翼。

冬，葬祝開美先生，與子翼經理其事。

楊園會祝孝廉葬刚雪詩，一邱封作孝廉墓，風物千秋懷古情。多愧故人貧病迫，馳驅冰雪獨陳兄。自注：時予以無舟，遲行二日，仲木臥病澉湖，發引時，惟乾初父子上下山

陂十餘里。

戰效曾海寧州志、舉人祝淵墓在管山、陸圻撰墓銘、案、管山又名鶴山、在縣東六十里、高四丈、周圍半里。

是歲、殤一孫。

臨平道中讀吳仲木日譜用譜中詩韻。寓湖上同仲木書懷再用前韻。和仲木偶至湖上詩一首。海國。良夜。哭殤。怨嬰詞。韓卓甫傳。冬夕禪房張元岵孝廉見訪。寄懷張元岵聘君因索所留易抄。

十二年乙未、五十二歲。

輯山陰先生語錄。

四月、與張考夫、沈朗思、朱韞思會於翠薄山房。時仲木遺書先生、謂勿以飲食讌語坐虛此會也。

秋、輯先世遺事紀畧。

序曰、某之先世自高祖梅崗公而上、並詳大傳、奕世不泯。自高祖而下、代有休德、而闕焉罔載、心竊隱之。某自幼穉入侍家庭、出從父執、獲聞先世一二遺事、則拱而聽之、勿敢忘、然能言之者至鮮矣。故謹節其大畧紀之、以俟博聞者更考正焉。

預作壽櫬。

九月、朱韞斯過先生、述龍山近事、先生爲之憮然、作東里吟

以志感。

十月、楊園復舉葬社於甑山錢本寧家、請先生爲賓。

楊園先生集葬親社爲同社請賓公陳乾初先生啓、（自注、乙未十月。）嚴霜其降、時深歸往之愴。新穀乃升、物有性情之見。恭惟先生道揆一本、學貫同源。仁爲己任、懷先覺覺人之思。禮以躬行、示自新新民之則。某等風聞百里、夙景止乎高儀。好切中心、殊自嫌夫固陋。茲以敝邑人士襄遵莘里之規、爰舉葬親之會。來月朔日、蕆事卜期。念生養而死葬、固百姓其與能。而隨俗以習非、乃賢者有不免。雖孺子之愛慕、猶勤明哲之提呼。肅以宗首某某、恭致書幣、以告於下

執事敢辱推車、用光鼓鐸。作久溺之心、先自惻隱一端。合易渙之情、展惟修睦一事。由其親以及人親、孝子之事終無極。發乎邇而見乎遠、凡民之喪有匍求。聞言諡吉、將感泣於座隅。覩履周旋、行則效於道左。某等無任祇切於命之至。

是時、東南社集盛興、先生並辭不往。有濱社者、每會聯舟數百艘、以書招先生、先生亦謝不赴、但一和其詩而已。

十月、少腹忽患一核、初形如粟、既漸大、病臥者久之。

三月十八日、候考夫不至、即事書感。　翠薄山房呈桐鄉張考夫。　山中別考夫朗思韞斯諸同學。　橇成偶占。

東里謠二首。并小序 濱社見招不赴用韻寄謝。賦九月梅得開字。病吟。并序 臥病。二首

十三年丙申、五十三歲。

二月二十五日、長孫克鬯生。

陳元龍處士敬齋附傳、克鬯字震修、號雲怡、邑庠生、入北雝、考授州同知。性度恬如、望之若有仙骨。喜遊覽、三十以後、遊京師、遊大名、出居庸關、遊東萊、遊南昌、遊襄陽、最近者京口也。登臨弔古、詩文日富。平生事母至孝、省覲歸、悉解遊橐供堂上、不留私蓄、人謂其能養志。有雲怡詩草若干卷、杜詩注十卷、藏于家。

三月初三日，伯兄貢永卒。

九月，母葉孺人九十生日。

楊園葉太君九十壽序，予與陳子乾初，並遊山陰先生之門，以兄禮友。陳子長予者七載，其兄二人，皆將杖於鄉矣。兄子八人，年皆視予不遠，予得交者，爲爰立、潮生、樫光。每至陳子家，輒見其二子，長者爲敬之、知學問。今年其母葉太君方九十，予從諸執友後，奉觴以進。太君出見子之友而受爵，齒髮顏色如七十以下者，步不杖，聰明如六十以下者。諸孫或先或後，從道之不倦引翼。

元日壽母詩。　母壽謝親知賀貺。　東山看女歸示翼兒。

十四年丁酉、　五十四歲。

正月、復至山陰訪伯繩。伯繩病不寢踰年、時稍得假寐。

著性解、禪障。

楊園與先生書、大著性解、禪障二篇、極望示教。今日禪之爲禍烈矣、仁兄於此眞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可謂卓識矣。

東渡書感呈劉伯繩世兄。　西渡書感。　東老董。見明詩綜

十五年戊戌、　五十五歲。

三月、過舊居候仲氏。復偕許大辛、欲爾查石丈之澉湖、弔吳氏兩夫人之喪。還、與諸友賞春、浹旬而罷。

春賞詠序、戊戌春三月有六日癸卯、某至舊居候家仲氏、

直庭前牡丹初放、低徊留之不能去。明日、過許欲爾懷新堂、則臺上紫牡丹已大放矣。會石丈大辛輩已先在花下、劇談賞之。明日、同之漸城、弔兩吳夫人之喪。同人先歸、余留一宿而返。十之日、由董山復過欲爾、欲爾適在山齋、余遲造花下、移時而去。欲爾追留不及、遂偕過祝二陶之葆光居。葆光居牡丹甲天下、前邑令李彬文過見甚奇之、謂吾洛中亦絕無此也。高踰丈、闊倍之、花二百餘、圓整翹秀、爛若寶山、眞奇觀也。明晨、遂與子霖訂十二日之會。是日、予復歸舊居、則庭葩加燦。適從弟君長移罇來賞、遂同席。明晨率枚姪禾兒赴葆光之約、坐花下者二十人、無一人

背花者。欲爾即座上訂諸客來日集山中，無遺一人。是夕，余父子同宿花下。明晨，往訪祝士宋於龍山，其堂後紫牡丹亦佳，但不樓耳。既赴欲爾之約，數葆光之客尚多遺者，欲爾遂點諸小學子補之。既極歡，明日，附欲爾入邑之舟以歸。望日壬子，又同欲爾過仲氏，花尚無恙。欲爾去，余留。是日，吾母姊亦來，同在花下，薄醉而歸。蓋連日晴而不熱，陰以輕雲，潤以微雨，故花久不敗也。頻歲多事，每祝許花時，皆負約不赴。今年皆再三過之，衰年此舉，可多得乎？以是不能忘之於心，而系之以詩。

夏，祝鳳師攜祝孝廉遺集過先生，先生愴然，爲作長夏篇贈

之。

遷居詩。山中次吳袞仲韻。二首　弔袞詞爲吳子仲木賦。春賞詠。幷序　問元居牡丹。哭董紫冒勳部。長夏篇酧祝鳳師通家，時鳳師手先集見示。

十六年己亥，五十六歲。

正月十四日，仲兄思永卒。

八月二十日，母葉孺人卒。

陳元龍乾初先生傳：先生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志痛戚，友爭寶藏之。

九月某日，葬葉孺人於沈家石橋之西，與覺庵公同兆。

脈變記、九月朔日、以葬期卜吉、哀從中來、不能自止。

己亥春正詩。　春正書感寄眉老。　訪庚友董治升見以二子因厲以詩。

十七年庚子、　五十七歲。

夏日臥痾、有族人過訪、自述比因子病、醫禱百端、心力俱瘁。先生聞之悚然、作詩追悼母氏。

復至枕濤莊。

重過眞如寺、卽菩提寺也。

重過眞如寺詩序、余先伯仲自天啓癸亥歷崇正間、歲聚生徒於此講習、余時亦預焉、計三十有八年矣。時序既移、

壚麓寂然，金蘭摧謝，良爲愴而。乃枕濤生方列菩提諸勝，宋梅橫浦先生讀書臺靈泉石爲題示同遊，並留詠焉。衰拙未能也，聊述之篇端，以當畢賦云爾。

昔我。和二陸子挽張元岵先生詩。六月枕濤山中。

登黃山嶺閣。重遊眞如寺。并序　藤如意頌。臥痾。

庚子七月題松林居呈見如老衲。又改篇後句示董甥八公。臥痾山齋徐子孝先生以詩見懷依韻奉謝。重九日。

十八年辛丑，五十八歲。

夏旱，先生憫農人之勞，作蒼天詩。時邑令海門姚公夔以全

災報、得錫糧銀萬五千兩有奇、民困賴以少蘇。

六月、與祝眉老避暑姚詩庵山寓。

冬日、過祝孝廉墓、弔之以詩、有曰、當年攻僞學、此日憶眞儒。自注、年來辨學多先友意中之言、今更默然、輒自愧耳。蓋亦爲大學辨而發也。

是歲、又殤一孫。

辛丑六月、從祝眉老避暑骉公山寓、兼懷昔友。禱雨未應感賦、用前韻。和骉公望雨詩、又用前韻。山中呈眉老次。骉公過董稱孙西齋詩韻。送周子和東渡。十月十五日登龍山作。道鵲山、瞻祝子墓書感。雜詠。二

首　悼殤。

康熙元年壬寅、　五十九歲。

春、里中乏食、先生約同志爲食以賑之。

楊園見聞錄、辛丑三吳旱、濱海高鄉禾盡槁、來春乏食。陳乾初貸粟米於富室、以食里中之饑者。不足、又勸族人與鄉之富者出粟濟之。且約曰、鄉黨之貧者得食陳氏粟、陳氏之貧不得食鄉鄰粟。人咸義之。

門人陳季雝病、先生親走候之。未幾、季雝死、遺孤僅三歲、先生收其遺文、命子翼善爲保守、俟其子知學之年付之。

陳彬予子季雝合傳、甲申之冬、予得見彬予之幼子季雝、

忠謹木訥、文才亦盛、弱冠、受知於邑侯林子野先生。是年、補諸生。越明年、子野去官、而季雖亦棄舉子業、來從予遊。嘗手錄其尊君彬予公行略、懇懇邀予作傳。辛卯冬、以祖墓爲水所嚙、躬親畚插以益其土。而族之人有撓之者、遂發憤嘔血、臥疾不起。壬辰正月、予造其廬而訪焉、未幾死。檢其遺墨、有細書三異人集二本、林子野先生詩集一本、子野殉難詩若干首、祭子野文一篇、徵子野遺文啓一篇、展讀不忍終卷。彬予本諸生、性含宏好義、臨死、知世將大亂、屬其子讀書守禮法、無預人事。彬予名文煥、季雖名和鳴。

是夏及秋、復旱。

九月初、過眉老山中看桂。

君憶之。　麥粥歌二首。　南山謠。　陳彬予子季雝合傳。

桔槔哀。　桔槔哀樂聲歌。　苦旱寄眉兄。　秋夕漫成

寄眉老。　連日從眉老山中看桂、別去又移樽花下、依韻

賦謝。

二年癸卯、　六十歲。

正月三日、設姚江、山陰兩先生像拜奠、呈性解二篇。

案祭陽明山陰兩先生詩云、憶昔游山陰、滔滔乘末襪喆。

人憂喪亂、不替千秋志。眷言集朋儔、竭蹶三之會。肅肅陽

明祠確時預執事。皇天忽崩頹、梁木久顛墜。披圖何儼然、瞻拜時隕涕。呈我辯學書、遑遑不知罪。世士競相非、往復一何亟。古學不可誣、焉能泯同異。竊見兩先生、好辯亦不置。開懷與諸儒、牴牾豈有意。千聖同一心、遐哉俟冥契。蓋先生著大學辨及性解、禪障諸篇、當時見者皆不無往復質難、故先生因祭二先生像、而自攄其懷抱如此。又有子輿篇云、子輿稱性善、伯安合知行。卓哉二子言、吾道之干城云云。皆可以覘先生平日之所嚮往矣。

是夏復旱。

秋得風疾。時獨居楊橋、朝夕惟一小傒侍、人以爲苦、而先生

恬然安之。
居楊橋記、吾居楊橋以一小僮自隨、日惟辰午二炊、餚惟蒸菜、嘗經歲不市魚肉。冬夏衣極敝、亦不知易。或謂予年已六十、且多病、何自苦。顧余豈能爲兒孫作馬牛者、亦性之所安耳。伏念先子初年遭履困厄、孝養未聞、一旦奄棄、循俗淺葬、思之幾不欲生。又荒亂以來、親知窮困者十居三四、莫能存卹、或罹酷禍、盡室幽囚。若吳下某某諸公雖未識面、亦舊德著聞、夙所仰慕、而皆不幸身攖世網。余猥以愚劣獲老衡門、實爲厚幸、顧獨何忍致美服食之間乎。又吾自去秋右肩病風、累及臂指、至今爲梗、右股足亦然。

嘗思古人有習左右射及左右書者、自是左右均勞之意。今右獨受病、左雖無恙、豈能單行于世耶。吾雖具三十二齒、致用者不過一二、餘皆備員而已。今用力者已衰落、更用他齒、莫能如也。然固無可奈何、凡事盡如此、豈惟一身哉。吾妻頗勤儉、已先我死、十有四年矣。澄兒極愿慧、十歲而殤。龔兒漸知學、已館于外、不奉晨夕。禾兒極頑梗、觀女三四歲、便曉人意、五歲卽殤。長女在家、向不閑內事、及適人、又頗以能聞。兩媳並未能宜家、聞其姊妹皆勝。是則吾之所命于天者、盡可知矣。反己安命、以遺餘年、此吾之所以窮苦而無怨者也。

族父令升少與先生同出山陰先生之門、平居時相過存、故先生詩有少日慚同學、于今悵獨居。衰年長伏枕、長者屢回車之句。

八月、葉孺人忌日、先生以病不能預祭、作哀詞以志感。

案覺庵公生日在八月十七、而葉孺人諱日在八月二十、相距止三日、故先生家常合祭之。

九月朔、庭桂方盛開、率諸子及孫遝日飲花下、有懷眉老、作詩寄之。

十一月、雙林淩貞侯與先生故善、聞其以針灸寓武林、遂買舟至武林就醫、假館于李靜初山樵。適前海寧令姚公夔亦

在杭，先生特移疾過之，并贈以詩。

十二月，歸里。孫克暋時甫八歲，解吟咏，以詩數題呈，先生欣然和之。

案：克暋，小字茀。

元日漫興。正月初三設陽明、山陰兩先生像而拜奠之，呈性解二篇，感賦一首。子輿篇。天地。久旱。又咏。居楊橋記。蒸栄歌。掃室。眼鏡頌。來近思族父母忌哀詞。今秋桂花最早且久，予率諸子、諸孫共十三人逕日飲花下，恨眉兄不至，小詩奉懷。懷慧師一首。贈凌康侯。又題寓樓兼懷靜師。過慧師。陳貞侯

使其弟康侯具榼湖舟相待、貞侯病足不能出、用扇頭韻贈之。在杭謁姚邑侯贈之以詩。和荆孫春鳥未春鳴二十首。編年詩入甲辰　次荆孫咏子房詩。又次荆孫咏史韻。

又和荆孫咏梅詩。代園。

三年甲辰、六十一歲。

正月入黃山看梅。

三月、至澉川、晤葉靜遠父子。

十月初四日兄子枚卒、先生哭之慟。

許三禮海甯縣志隱逸傳、陳枚字爰立、乾初之從子也。十七補諸生、旋棄去、事病父以孝著、處兄弟間友愛眞篤、于

戚友族黨事處置盡理。人有緩急輒應，不責其必償。溫恭廉隅，秩如也，藹如也。工詩善書，率皆渙發於性靈，而一就夫古人之繩尺。雅好整潔，所坐書室，左圖右史，陳設楚楚。窗外植一蟠柏，自號霜柏子。力學好脩，志尚甚遠。年四十二卒，叔乾初哭之慟，嘗有詩懷之曰：至今思孝德，是處有深情。邈矣吾爰立，賢哉莫與京。蓋積久思之不置云。

陳元龍文學補庵傳

補庵名枚，字爰立，文學腹貞公中子也。自理學乾初先生以孝友篤行振起鄉黨間，諸子姓奉爲圭臬，補庵其白眉也。乾初公深器之，嘗勗其子敬之曰：爾他日能師法爰立，兄一二便佳。大小阮針芥，可想見已。

既棄諸生、與龍山一二執友爲省過之會、稽其日史所錄過之多少、而次其賞罰焉。嘗屬執友許大辛爲作霜柏說、既而謂之曰、吾所謂霜柏者、將用霜以勵柏、非恃柏以傲霜。今子之文、無乃勵柏之意少乎。吾滋惕矣。其終身自治之嚴如此。甲辰元日書感。　宗祠即事。　初七日雪漫成。　入山看梅因次前東樓詩韻。　許大辛邀至家、因風大不果永□設齋。　三月初二日、同靜遠父子張子敬出郊閑步、至鹿苑寺、寺後小橋即昔問渡處也、因賦。　補古詩二章。　寄題萬蒼山樓。

二月十四日、往佛山送蔡養吾之喪。養吾、先生患難交也。蹤

月爲作傳。
蔡養吾子傳、養吾子疎中直氣、不能容人之過、然與之交、
卒初終一節、老而彌親。生平雅以氣節自任。崇正壬午間、
墨吏稔惡、諸奸益大、煽之、吾寧無全家。某竊不自量、嘗出
爲斯民請命、惟養吾子首先蒞盟、諸士亦翕然從之。亡何、
當事者索賄、欲置辟首事、日數十報、而養吾子不色怖。嘗
集諸同人詣一紳、不時出見、養吾子怒、即從坐上厲聲數
之。同坐失色、某亦再三勸止、謂此中人不足深較、姑寬之。
而君氣益盛、聲益高。生平不畏强禦、多類此。紳陽不聞、徐
出謾爲好語、後竟爲諸要紳所賣、同盟幾不免于難。械已

成矣、會有多士之助、惟吾與養吾之志益堅、屢訊不絀、彼終怵吾義而止。明年春、用諸生言、摭墨令、婪當事亦中考功去、時論稱快。又未幾、而當事與令及所詣紳皆不良死、而養吾子不色喜。申酉之後、養吾與吾兄子枚皆棄諸生、枚卽養吾門下士也。養吾卽退耕佛山之陰、龍山素心之交、指不勝屈、世人多稱陳蔡。先友祝子之與吾二人交尤稱莫逆、祝子死、國變、拳拳以孤子爲託。養吾以古學教其二子、今鳳師、豹臣之學、皆裒然能世其家。其他及門之士、所成就尤多。其所作詩文、率如其人、蒼蒼莽莽、多一往之氣、而不肯俯就時格。養吾子名遵、原名宸襄、字上生。

佛山之役、童子得一竹歸、製以爲杖。先生甚異之、呼曰靈杖、而爲之記。

佛山靈杖記乙巳二月十四夜、有佛山老友蔡養吾之喪。明日、陳子往哭之。已而偣子從山中斷一竹以歸、始亦不甚異也。又手熨其曲處、火候稍過、殊有焦傷之色、大是恨事。然製法頗佳、頭足皆留故皮、頭若牙裝、足如銅裹、皆點綴自然、不加雕琢。頸鬚略剪、尚存蓓蕾、摻别極細、纍纍如貫珠、又如裝畫古羅漢、作鬔髮螺旋之狀、極可愛也。又中若有物、動出異聲、珊然、常如鳴珮。聲亦時定、定若無物。然如有物者、其恒聲也。終莫解其故、因從而靈之、以傳好事

云。

梁溪高彙旃、故許元忠給諫門下士也。秋日、從黃山來訪、并攜詩三篇、家學一帙、呈先生就質。

乙巳元日過故居書感。　大道。　題西洋鏡。　蔡養吾子傳。　佛山靈杖記。　簡懷夢弼大姪。四首　感懷查石丈。　鳳師南齋漫書古律各一首。　予手足之病、三年寖加、常不能無怨心、故詩以解之。　無錫高彙旃自黃山過訪、喜賦次來韻。　倣𠪚。

五年丙午、　六十三歲。案、埰孝錄、先生詩編年止於是歲。

正月三日、重葺楊橋室成、招諸楊氏及宗族同落之。是時先

生疾寖加、有友人偕陸永修過先生、言劉伯繩將葬。先生曰、吾不能執紼引路、有負良友。涕泪爲之交下。

正月三日讌諸楊洎我宗人凡三十有八人、重成楊屋故也。丙午十一月十七早漫作。

六年丁未、六十四歲。

硤石沈方憲者、篤行人也、有妹適潘氏。夫死、視斂畢、哭七日亦死、時稱潘烈婦、競弔以詩文、且爲之碑。先生聞之以爲烈婦可以無死、蓋是時遺孤尚幼也。作論書潘烈婦碑後。

書潘烈婦碑文後、吾以爲烈婦之死、非正也。某嘗怪三代以後、學不切實、好爲激烈之行、寖失古風、欲一論辯其非、

會未就。使列婦知此理、必不死。然使列婦忍死立孤、窮餓無以自存、豈有周之者。白首而死、亦豈有醵葬之而碑之而傳記之詩歌之者。夫速死之與忍死、其是非難易皆什伯、而士往往舍此而予彼。甚矣、人心之好異。此列婦之所以之死而不悔者也。

楊園見聞錄、海寧沈方憲、本舊族、貿易硤石、市皆服其不欺。性篤孝、父母沒、刺血寫不飲酒、不喫腥、案書潘列婦碑後作願終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內寢九字於起居之所、守之不變。其妹適里中潘氏。夫死、畢殮事、慟哭七日而卒。人稱其殉節。方憲事予友陳乾初言之、殉節事施易修聞之潘美含。

海寧州志列婦傳、沈氏、潘周嘉妻。父延白、客死潯州。氏方十歲、卽茹素淡服。十五歸潘甫生子、夫已遘羸疾、氏竭十指供醫藥、竟不能起。夫亡、翌日黎明自縊尸傍、年二十五。案、見聞錄以爲畢殮七日慟哭卒、而州志謂翌日縊死尸傍、未審孰是。

七年戊申、六十五歲。

十二月、聞海鹽彭觀民先生之喪歸自江西、蓋先生同門友也、病中爲作歸骨記。

案、此記與靜志居詩話及海鹽縣續圖經所載頗多不同、豈當日所傳聞異詞耶。文多不錄。楊園見聞錄所載、似亦未得其實。

壽張元岵先生八十。窺鏡。　彭觀民先生歸骨記。

八年己酉、六十六歲。

病夫前編。

九年庚戌、六十七歲。

時先生久抱風疾，動止常須人扶掖，元日詩有云，終歲未離兒僕手，百年又過父兄關。

楊園先生集徐堅石寄懷詩云，張公何落寞，陳叟太摧殘。痼病仗兒僕，窮愁耐館飱。注，陳叟謂乾初也，久疾不愈。

謀改葬親墓，不果。

楊園答陳乾初書，承下問，不可以不塞。妄以理勢揆之，葬之宜深宜堅，百世不易之道。子孫欲爲先人計長久，亦百

世必同之心也。惟勢則人人各異、事事各異。弟於尊塋未及登拜、亦未悉諸賢從今日之不欲者、所執何端。陰陽拘忌之說、知其不足惑矣。事力之辨、知有不難矣。或者老伯母葬時、壽藏之啓、溫燥美善、而無水蟻之驗、則虞改卜之兆未必有過於此與。或者主穴附穴、一改則必俱改、其間歲久者不忍多此震驚、即未久者、壙已堅凝、不便有事啓發與。此蓋從兄往者常悔壽藏之虛與亟稱族葬之善、推而得之。若諸兄之意果出於此、則亦仁孝之用心、而未易亟奪者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得無已成之局、深之或有所不能、將培之極厚而加封樹焉、猶之深也。竊度尊塋必不

至于侈費、約其方廣、當不過數畝、若每歲培土數寸、積之十載、卽有數尺、由是而積之不已、雖越尋丈、不難至也。天下後世卽不無滄桑之虞、又豈有耕犂之能及于高壟乎。兼此地無業陶者、窰井之虞、可以不設。古人有言、人子之于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乃事之得遂與否、其間恒有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孝子慈孫、亦祇盡其心之所得盡與爲其力之所能爲、而不留遺憾焉爾已。若非人之所能爲者、雖古之神聖、亦莫能如之何也。庸鄙之見、知無足慰兄罔極之心。尚惟反覆示敎、則弟于先人旣往之悔、猶將取決于仁人之一言也。案、先生原書今不可得見、詳

楊園先生書意，似當日先生以其親墓從俗淺葬，故復思改葬，更爲深壙之計，而其弟從有所不樂者，是以質之楊園。然先生夙主族葬，覺庵公與葉孺人合葬沈家石橋之西，卒未聞當年有改葬之事，或者因楊園之書而遂寢與。陳元龍乾初先生傳：先生晚年擇地十畝有奇，營葬考妣，奉其兄雁序以祔，而已亦置生壙焉，令支下子孫艱難于覓地者，皆可祔入先生。蓋倣古族葬之法，以爲支分本一，血脈相聯，生則聚廬而處，沒則共域而葬，且使春秋展墓時，子姓兄弟咸在。其酌古準今，法良意美，皆類此。著葬經，并自爲注。

葬經自序、郭璞葬經、怪而不倫、豈經也哉。正使果出璞手、決當火之、況僞書無疑乎。聖敎息而邪言興、君子反經而已矣。著葬經六十有六言、而詳注焉。某兄弟既力脩族葬之法、而往年葬父以來、嘗深究多未合禮、竊心痛之、故敢復布此篇並諸圖法、以告天下後世之凡爲人子者。

六月二十八日、次子禾卒。

陳氏家譜、若禾卒時年二十八、無子、以兄檝世子克爽爲後。婦沈氏、終身苦節。案先生尚有子名澄、十歲而殤。又有女名觀、五歲而殤。俱未詳其生卒歲月、附志于此。

十一年壬子、六十九歲。

壬子元日。

十二年癸丑、七十歲。

新春、預作詩及書、辭戚友之祝嘏者。

夏、許大辛卒。家無餘貲、楊園先生寓書先生、屬與欲爾潮生輩郵其妻子、如昔年於邱維正、蔡來雲故事。先生泫然曰、是吾志也。

楊園與陳乾初書、仁兄久病、弟不通聲問竟五六載、同學之誼闕失如此、幾于無人理。顧以歲屢不登、遇人艱難、百凡俱廢、諒知己不以爲咎也。往聞令仲子之戚、不審老年人何以堪此、念之痛切、而亦不能奔慰、徒從知交往來詢

無恙而已。歎亾歎亾、如何如何。今夏忽遘大辛兄之變、又不特哀知交之彫落已也。辛兄志節耿耿、人所共欽、至其生平、願大而識端、期將講禮以需明主、傳經以佑後人之意、尤非人之所易及。一旦云逝、向後孤寡衣食何所仰藉、婚姻教讀何所資仗。種種宜皆朋友之責、而幾輩貧困之士、卒皆不能爲力、奈何。近聞葬事得令壻錢亦駿之、而商兄亦有歲卹之米、猶得粗給目下。比聞遠近親友多有相與共卹之意、此亦辛兄盛德有以得之於身後。但恐怵惕惻隱之發、時移勢改、不無難繼之慮。因堅石兄過而相商、必得老成厚德如仁兄者、順風而呼、相與約爲久要、如往

時之爲邱維翁先生及蔡來雲之事，使生者有所賴藉，則死者可以安於泉下矣。諒亦仁兄之素志及之者也。弟適抱疴兩月，率此附懇諸，惟仁兄與欲爾、潮生兄斟酌施之。

癸丑新春詩。并序 病夫後篇。 癸夏漫述。小序并

十四年乙卯，七十二歲。

祝眉老以十一月二十九日七十初度，時方雪，雪晴，先生補壽以詩。

乙卯十一月雪晴補壽老友祝眉翁七十初度。

十五年丙辰，七十三歲。

黄太冲致書與先生，論性解、禪障者。先生力疾作書答之，大

要以爲世儒習氣敢于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篇据已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諸天下之公。蓋先生于性理之學絕無倚傍、堅能自信、故持論侃侃如此。先生沒後太冲復詳玩遺稿、亦深有契于其旨云。

十六年丁巳、七十四歲。

七月二十四日以老疾卒于楊橋之居。其年冬、葬沈家石橋西祖塋之次。穆子奭疏先生行狀、走乞黃梨洲先生誌其墓。

許三禮海寧縣志理學傳、陳確字乾初、原名道永。早見知于鄉賢許同生先生、目爲任道之器。後與孝廉祝淵遊蕺山先生門、奉愼獨之教、用功于見善必遷、知過必改、求無

歉于所獨知，兼動靜，合人己，無往而非慎己，而踐履卓然，矯立風塵之表。幼以孝友稱，長以文學著，器識拔俗，詩文清眞大雅，寄托深遠，其論學　尤多心得。爲人剛直，尙氣節，遇公正發憤，爲鄉邑去害，不撓于勢位。自幼寄興瀟洒，書法得晉人遺意。撫琴吹簫，時奏于山巔水涯，篆刻博弈諸好無不工。自奉教蕺山，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絶。其勇于見義，遇不平而輒發者，亦視爲任氣而不復蹈。惟皇皇克己內省，黜僞存誠，他不暇顧也。乙酉之後，祝淵既從師遊地下，確棄經生業，與同志靜修山中，本蕺山證人之旨，爲闇然之學。尋病廢幾二十年，足不及中

庭、君子謂其不異袁閎之士室。戢山之學傳于海昌、確與淵庶幾同所歸乎。一時同道志義切劘之士如角里蔡遵、龍山許裔、洄塘徐孟鋗、確兄子陳枚、孜孜好脩、沈冥沒世、皆先確卒。

子翼乾初府君節略、先子自六十左右得顫攣疾、拘困者十五載、委心任運。翼晝夜承奉、絕不見因疾苦有忿戾之色、變其常度、其節情理性之功、人而進于天矣。今年五月、轉脾泄、證拒絕醫藥。七月、漸不支、命翼兒書喪約二紙、呼從兄潮生、許子欲爾而授之。廿四日、發吐二次、遂瞑然而逝。

陳元龍乾初先生傳、先生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孝廉淵遊蕺山先生門、奉愼獨之教、躬行實踐、重規疊矩。既而祝以節顯、先生則藹然長德、望於一鄉、皆不愧師門心印、所謂其趨一也。接引後學、娓娓不倦、一時志義之士從遊日衆。與兄子潮生、爰立輩、章章家學、酌立族規、講明宗法。建遷祖祠宇、宗人既庀其材矣、其堂寢規模、主祏制度、一出先生釐定。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箸不下數十萬言、俱藏于家。於戲、先生爲余兄而五十年以長余。少時每見先生過從、先大夫必肅衣

冠迎之、指爲後生矜式。今先生下世六十年矣、而古貌古言、髣髴如昨。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宗之人有仰老成而遡典刑者乎。則有先生之遺文在。

乾隆初、紹興守方宜田以蕺山講堂爲念臺劉公祠、春秋俏祀事、以受業弟子三十有五人、再傳弟子一人配享、而屬鄞全紹衣庶常爲作碑、先生名在其列。

全祖望子劉子祠堂配享碑、子劉子正命踰百年、有祀典而無特祠、大府方宜田涖浙、以爲言。時予方主蕺山講席、謂是故子劉子學舍也、其生前嘗自稱蕺山長、則祠之莫良于此、且合乎古之祭于先師者。乃重新其堂、奉栗主焉。

嗣成、率諸生行釋菜禮、因議配享諸高弟子。顧其弟子之見于遺書者甚多、蓋殘明講學卽以爲聲氣之藉、未必皆眞儒、勿敢濫也。若其後人所稱爲高弟子者、又多不審、如劉公理順、熊公汝霖、皆非受業者而濫列之。乃詳定其學行之不愧師門者三十五人、再傳弟子一人、或反不甚爲世所知者。乃甫三月而予去。先是、宜田欲予校定子劉子諸遺書、因并撰蕺山講堂小志。至是不果、則竟因予之去妄芟去其中數人者。諸生以爲恨、請予誌之石以存之。乃仿家語弟子行之例、撮其大略、爲文一通、存之祠中、以志見知之統。三十五人者、自海鹽吳先生麟徵以下、曰海寧

陳先生確、字乾初、畸士也。說經尤諤諤、詳見墓誌。右諸先生俱卓然可傳于後者。雖然、諸高弟之死不過六十年、而山中講堂、其誰爲誠意三關之學、則亦無有乎爾。諸生登其堂、能無汗出浹背也耶。

陳乾初先生年譜卷下

陶菴先生年譜

清・陳樹悳 編撰
清・宋道南 重訂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光緒五年刊本

《陶菴先生年譜》一卷，清陳樹惪編撰，宋道南重訂。原載清光緒五年重刊本《陶菴集》卷首。

黄淳耀（一六〇五—一六四五），初名金耀，字蘊生，一字松厓，號陶菴，又號水鏡居士，明南直隸蘇州府嘉定縣（今屬上海市）人。舉崇禎十六年進士，不謁選而歸，益研經籍。南都亡，嘉定亦破，遂偕弟淵耀自縊於西城僧舍，門人私謚貞文。乾隆四十一年，于敏中等議謚爲忠節。淳耀弱冠即志聖賢之學，爲文原本六經，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詩古文卓然名家，著有《山左筆談》、《自鑑錄》、《知過錄》、《陶菴集》等。

陳樹惪嘗撰《安亭志》、《江南名鎮志》，與宋道南均爲譜主之同邑後學。此譜初由陳樹惪編撰，乾隆間刊於思遠堂，錢大昕稱其「攷核精審，繁簡得當」。光緒五年周文禾校刊《陶菴集》，乃囑其甥宋道南重訂之，刊於卷首，前有《黄忠節公像》及錢大昕所作《黄忠節公像贊》。然記敘極爲簡略，敘事亦不引史料出處，蓋節錄陳譜而成。按記淳耀之行蹟者，除本譜外，尚有侯元泓撰《黄公陶菴行狀》、陳瑚撰《黄陶菴墓表》、《秋室集》卷四《黄貞文傳》、《潛研堂文集》卷二三《記侯黄兩忠節公事》及《明史》卷二八本傳，合此譜與諸文，即可知黄氏行蹟與學術之全貌。

黃忠節公像
孫坤敬摹

黄忠節公像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古之心地、寒入顥月。辟立萬仞、鬚引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之勇、可師百載。

後學錢大昕敬題。

陶菴先生年譜

邑後學 陳樹悳原輯
宋道南重訂

先生名湻燿、初名金燿、字蘊生、一字松厓、號陶菴、又號水鏡居士、明南直隸蘇州府嘉定縣人。今隸太倉州。系出江夏。南宋時、蒙古侵境、有黃一菴者輸粟餉軍、理宗詔旌其廬。一菴八世孫起明、始居嘉定、以能詩名。起明生庠生潚。潚生庠生堂。堂生庠生發。發生世能、以掾史授陝西平涼衛經歷。西安土賊反、由軍功歷

署崇信縣知縣、安定州知州。世能生家桂、是爲完初先生。娶陳氏、生子二、先生其長也、次偉恭先生淵耀。側室子二、洸耀、淇耀。

萬歷三十三年乙巳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年二歲。所居壁間有石刻水石二字、家人抱至此、必躍躍逐之、意若甚好者。因指以教之、先生時尚未學語、問水即指水、問石即指石、百試無一爽。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三歲。完初先生教以千字文、過

目即成誦。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四歲。四月、患痘疹五六朝、時驚搐煩熱、家人示以千字文、則煩搐頓解。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五歲。其戚錢翁授徒里中、教以四書、孝經。諸兒乘師出、羣起譁囂、先生兀然端坐朗誦自若。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六歲。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七歲。吳中大水、米價騰涌、完初先生夫婦自食粗糲、而以精鑿食先生。先生涕泣不

食、易以粗糲乃食。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八歲。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九歲。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十歲從崑山顧先生學、攻苦不倦、篝火讀書、嘗逮戊夜。父母憂其得疾、乃每夜輟燭。伺父母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繼之。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十一歲。顧先生辭館歸崑山、先生因在家溫習、日讀通鑑廿葉。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十二歲。從邑諸生林禖字先生

學、日讀經二十葉、始習舉子業、卽以爲代聖人立言、不徒爲弋取科名地。先生是時卽耽玩載籍、家無儲書、每假借手鈔、雖腕脫不倦。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十三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十四歲。邑諸生尹伯衡先生授徒護國寺、先生從之遊。同門有陳義扶者、爲尹先生所重、擇爲壻。及得先生、謂義扶曰、子雖速步、然黃生超子矣。後義扶與先生同登賢書。是歲、先生縣試前列、郡試得疾歸里。夢生兩翼、沖天而飛、旋折一翼

墮地、驚廡、已而漸蹇。完初先生恐先生讀書作文耗費心血，乃授以唐人詩，先生遂工吟詠。父友葉石農命賦雪後初晴，先生援筆立就，有句云、望遠疑無樹、聞香始覺梅。極爲石農歎賞。時經歷公罷官家居，詳其夢兆與詩曰、此子飛騰可必，得身後名爲多耳。金貞度者，亦先生父執也，以僧院命題，限花字，先生口占一絶云、小院青苔幾曲斜，鳥聲寂寂翠陰遮。閒看一片空林石，法雨常沾數瓣花。一時詩名籍甚。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十五歲。邑少司寇春陽歸先生

見先生文、謂完初先生曰、此子當大興君門、可使博通載籍。先生遂從學爲古文辭。又同邑進士陳舜道亦曰、此君家千里駒也、追風逐電、餘人總不足當其後塵。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年十六歲。縣府試、俱前列。按行狀、先生前後小試、凡冠軍二十四次。

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年十七歲。二月、補博士弟子。

二年壬戌、先生年十八歲。讀書之暇、兼習書畫。於黄庭經、樂毅論及虞永興廟堂碑、顔魯公争坐稾艸、皆得

其神理山水人物尤有逸致。

三年癸亥、先生年十九歲。歲試弟一、食廩餼。時武進龔思默先生司鐸邑中、知先生品學兼優、延教二子及壻。先是、侯忠節兄弟與無錫馬文肅以文章鳴江左、及見先生文、則曰、此人才識、吾不逮也。相與訂交、先生遂兄事忠節諸公。同時若太倉張庶常溥、華亭夏考功允彝、長洲楊孝廉廷樞、皆側席願交先生。

四年甲子、先生年二十歲。館同邑孫九賓家。九賓、中丞火東先生子。母弟偉恭先生生。

五年乙丑、先生年二十一歲。同邑張正甫延先生於家、令子宏元宏憲、宏度、宏經與先生遊處、更令少子宏化、長孫懿寶師事先生。沈孺人來歸。孺人邑諸生沈君敏長女、勤慎寡言、事舅姑以孝聞。

六年丙寅、先生年二十二歲。受易於龔行之先生。名欽仕、著易解。

時新安程松圓先生嘉燧寓邑之香浮閣、先生以詩文往謁、松圓甚推許之。

七年丁卯、先生年二十三歲。著知過録。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二十四歲。館雲閒、著史記質疑。

二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五歲。館雲間。凡晝之所爲，夜必札記以自省察。嘗自誦云：筆記皆宜反覆參看，多有心氣不平時記來、不中理、正可查明己過，若束之高閣，不如無記。

三年庚午，先生年二十六歲。館雲間。究心易理，嚴立課程，每日蚤起看周易一卦，讀史漢及唐宋以來諸大家文，再閲古人語録廿則，以餘力作文寫字。

四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七歲。館雲間。著自監録。　秋，患瘧疾，寒熱交作，醫藥罔效。忽憶古人語云：曾於病中會

得移心法。葢移其心如對君父、愼之靜之自愈。遂一念不動、至四五日後而痊。

五年壬申、先生年二十八歲。館南城張氏、輯吾師錄。

六年癸酉、先生年二十九歲。侯雍瞻先生延先生於家、命忠節之子元演、元潔、元濟及己子元汸、元洵、元涵師事先生。

七年甲戌、先生年三十歲。陳太孺人以疾卒、先生哀毀骨立、然恐傷父心、不敢慟哭、默自飲泣而已。 時偉恭先生方十歲、亦動止中禮、無異成人。

八年乙亥、先生年三十一歲。憂居里門、館侯氏。

九年丙子、先生年三十二歲。夏四月、服闋。六月、偕侯雍瞻先生赴南都。

十年丁丑、先生年三十三歲。館侯氏。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三十四歲。侯忠節公視學江西、招先生往遊、與張子宣同游郡西諸山、經浙東西、縱觀諸名勝。秋、歸里。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五歲。虞山錢牧齋欲爲子延師、商之程松圓。松圓曰、嘉定黄蘊生、奇士也、與侯氏

交、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可得也。牧齋乃致書雍瞻先生敦請、强而後可。是歲、與武林陸麗京訂交。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三十六歲。館虞山。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七歲。館虞山。先生自至虞山、牧齋待以殊禮、序先生文稾、推尊甚至。然先生終心薄其爲人、因作見義不爲及鄙夫題文示意、遂辭去。是歲、偉恭先生補博士弟子、先生作詩勗之。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八歲。舉直言社、入社者以學

行互相諮啟、不以闇昧自欺、不以軟媚之談相取說、得同志十餘人。秋、舉應天鄉試。 子瑩生。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九歲。夏、讀書陳氏園。六月、計偕北行。秋八月、舉禮部試、廷試二甲成進士。觀政禮部、不謁選而歸。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明崇禎十七年 先生年四十歲。三月、流賊李自成陷明北京。五月、福王自立於南京、順治二年、改為江寧府。改元弘光、以錢謙益為禮部尚書。謙益馳書招先生、不赴。完初先生命致賀、乃賦感事書懷五十韻、並以

婁子柔先生所書陶靖節歸去來辭長卷寄之。

二年乙酉、先生年四十一歲。五月、大兵渡江、福王出奔。先生貽書同年進士王泰際、將避兵南郊之石岡。會鄉兵四起、前令錢默逸去、我　朝兵部侍郎李延齡、巡撫都御史土國寶涖蘇州、遣知縣張維熙至、明吳淞總兵官吳志葵撥兵助縣人拒之。延齡委部將李成棟鎮守吳淞、過新涇橋、縱兵大掠、遠近大譁、始謀舉義。侯忠節諸公迎先生入城議守、屯鄉兵於城外、城中則按戶出丁、登陴畫地而守。先生兄弟主西

門，成棟兵船駐城東，鄉兵夜起襲之，焚四十餘艘。成棟復自太倉調兵來，先生乞師於志葵，至爲成棟所敗，外援遂絕。成棟連日攻城，城中悉力禦之，兵民死傷略盡，乃驅使老弱守陴。成棟復并力急攻，兵民兇懼，先生兄弟與侯忠節諸公慰勉之曰，我與爾曹家室父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并命矣。衆號泣應之，悲聲動地。會大雨如注，兵民舉體沾溼，漸有去者。先生兄弟仗劍立雨中，分馳勸勉，亦不能禁，唯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見城守

浙兇遂命裨將登城，斬關而入，下令屠城。先生兄弟知東門已破，方下城，遇其僕，亟問我大人安在。僕謾應曰，死亂兵矣。問何所。曰南城。先生兄弟慟哭仆地，不能起。從者掖先生遁，先生匪邑曰，爾輩不識事勢，未有城破而城外猶得幸免者也。偉恭先生見從者持先生急，乃大聲曰，大兄主意須定。趣先生乘馬至西林巷，兄弟攜手入，主僧無等奉茶畢，曰，君進士猶未服官，可以無死。先生曰，城亾與亾，豈以出處貳心。出身之士，猶許字之女，殉節亦其所也。乃索筆大書

於壁曰：大明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淯燿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巽曰[redacted]論其世者、尚知予心。書畢、北向再拜、兄弟同就縊。偉恭先生見先生頭幘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引決。越七日、始斂、鬚眉皆赫然、虜罔不敗。兩人口血濺壁上、入瓴寸許、歷久不滅。乾隆間、長洲沈文愨公德潛題其處曰留碧。

五年戊子、完初先生自營生壙於邑之龍號三十一圖

𠡠圩、葬先生兄弟於昭穆穴。

八年辛卯、先生門人陸元輔輩相與謀曰、先生以道德文章挺生混濁、至國亾君竄、致命戎旅、而終之以節義、蓋一代完人也。攷諸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茲實無忝。遂相與告、謚貞文。

十二年乙未、知縣劉宏德詳請以先生兄弟崇祀鄉賢。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知縣王樗詳請　題建專祠於城之東南隅、額曰二黄先生祠。

乾隆四十一年丙戌、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等奉

勝朝殉節諸臣錄、先生議通謚忠節。

年譜畢

胡石莊年譜

清・胡玉章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胡石莊年譜》一卷，清胡玉章編撰。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讀書説》附。

胡承諾（一六〇七—一六八一），字君信，號東柯，村居時號固齋，又曰隱磯漁人，明末清初天門（今屬湖北）人。崇禎九年丙子鄉舉，未仕。清順治五年嘗檄徵入京師，告歸。晚年乃號石莊，常自稱石莊老人。積學多才，工詩，尤長五言。一生專以著述爲事，據《居易録》卷一四載，所著有《繹志》數十篇、《讀書説》若干卷及《菊佳軒詩集》。其學初猶涉獵佛、道之書，自五十一歲後，遂擯去不復寓目。

此譜作於道光十一年，據譜後玉章跋語云，玉章爲譜主九世姪孫，謂此譜材料主要「取文集所載與詩中之自咏者，繫之紀年」，今考其譜，其引用胡承諾詩文集以外之史料絶少，其説誠是。胡承諾，《明史》無傳，雍正《湖廣通志》、王士禎《居易録》雖略載其行蹟，惜其太略，皆不及此譜之詳盡完備。此譜主要以承諾所作詩文尋繹其行蹟，故於其學行、交友及詩文之作考述較詳。儘管行文較簡略，且不記載文獻出處，然而仍不失爲研究前明遺民及儒家士人之重要史料。

讀書說 附録

年譜

按公諱承諾、字君信、號東柯村居時號固齋、又曰隱磯漁人。晚年辭官歸、乃號石莊、恒自稱石莊老人、世爲景陵人。

曾祖諱岫、字伯崖。鄉飲大賓。

祖諱賀、字廷慶。累誥贈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父諱旱、字遲卿。萬歷已卯副車、除歸州訓、陞廣

西太平府養利州學正、誥贈如廷慶公。

嗣父諱汞定，字安卿。補諸生、邑侯以大賓禮致之、不就。

明

萬歷三十五年丁未十月二十八日戌時、公生於石門。

太夫人張出也。遲卿公初娶萬夫人，生二子、長諱承詔，字君麻、由萬歷甲辰會魁累官至南冏伯。次諱承誥，字君鸞、崇禎庚午明經。繼

娶張太夫人、生君訪公、諱承諮、爲諸生。復生公、邇卿公命名曰承諾。答客詩曰、伊余初生日、兄方令峽川。先君謂此子、遲暮幸有焉。大兒遠庭闈、賓此侍林泉。吵命承唯諾、不復顧軒軿。

四十二年甲寅、公八歲。作爆竹賦。是年、　遲卿公卒。

自述七十歌曰、一十時、甫及童齔罹偏孤。慈親辛苦最憐渠、私賦弄物惡浮虛。長兄驚喜

日家駒、素繪韜髮色瞿瞿。晨出暮歸授塾書、

少遭閔凶憾哺烏。

泰昌元年庚申、公十有四歲。補諸生。

天啟元年辛酉、公十有五歲。　遲卿公崇祀歸州名宦。

二年壬戌、公十有六歲。

三年癸亥、公十有七歲。孺人吳氏歸。

四年甲子、公十有八歲。　安卿公卒、出繼。

君麻公在蜀、上太夫人張氏書曰、兒少鈍、艱

於强記而好爲沉湛之思以自異，然識力倍蓰，逡巡不能決者。先大夫庭訓之外，每得吾叔片言而決之，於是引伸觸類，機緘漸啓。其後捷南宫，歷列第五，吏治蒸蒸，屢稱卓異，皆吾叔力也。今吾叔以無嗣而終，天必不使其高才盛德斬而無報。四弟岐嶷，可使繼吾叔之後云云。太夫人許之。

五年乙丑，公十有九歲。

六年丙寅，公二十歲。食餼。讀史西塔寺。

自述七十歌曰：二十時，青衿佩食廩餼。良師勝友稱品類，明經之業強人意。廿一史書供游藝，隱囊棋衲無睨視，黄鐘瓦甒知何器，求日苦多畏墮棄。

七年丁卯，公二十有一歲。感勞疾。

崇禎元年戊辰，公二十有二歲。

二年己巳，公二十有三歲。　遲卿公崇祀鄉賢。

三年庚午，公二十有四歲。

四年辛未，公二十有五歲。　君麻公卒，在病中。

五年壬申、公二十有六歲。太夫人張氏卒、在病中。

六年癸酉公二十有七歲。君訪公卒、在病中。

七年甲戌公二十有八歲。同吳公驥選古文春汲成、三宜錄成。撰西塔僧新置塔院記。

八年乙亥、公二十有九歲。

九年丙子、公三十歲。鄉薦于褒生。君麻公崇祀鄉賢。

自述、七十歌曰三十時、十年之內事紛多。一

病五載駒隙過、慈母兩兄逝如何。病已旋聞鳴鹿歌、上策不收返舊適。却顧初服美婆娑、遊粱雖好奈蹉跎。

十年丁丑、公三十有一歲。公車不第、從白下歸。撰余君誌銘。

十一年戊寅、公三十有二歲。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有三歲。有瘞流棺事。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有四歲。公車不第、從襄陽歸。嗣母劉氏卒。

楚俗，殁於他所者，家不入柩，以爲不祥。故宅稍隘，殯斂畢，迎柩新居，成服受弔，悉本士禮。

十四年辛巳，公三十有五歲。葬　嗣母劉氏。

十五年壬午，公三十有六歲。服闋入都。賊擾中州，公車由白門北上。賊阻燕齊，乃留白門。

十六年癸未，公三十有七歲。自白門歸，避地三臺湖，始爲詩。

公車之期既誤，聞李寇蹂躪襄郢，從白門覓

舟還楚。至安慶、撫軍張公亮有舊、與書諭賊勢甚悉、張甚善之。值荆襄既陷、大帥潰走、九江、江寧戒嚴、大江不可行、間道往新安。至江右、復從袁州踰嶺至萍鄉、又由湘潭至長沙、過湖至岳陽、渡江。歸。遇吳孺人攜子女避地蒿臺、乃遷避於三臺湖。

國朝

順治元年甲申、公三十有八歲。復避於澄湖西灣。

時賊尚盤踞縣城，左帥艮玉屯重兵武昌，以荊西觀察章公曠爲前驅，用東鄉兵與土兵萬餘人由竟陵進取，以圖郡城，敗績。

二年乙酉，公三十有九歲，在澄湖。

三年丙戌，公四十歲。賊潰，移家蒿臺。

自述七十歌曰：四四十時，賊騎塡郛掠四圻。三載將家避湖磯，天步改玉尤堪欷。城郭如故室廬非，舉目新亭風景違。身是還鄉丁令威，妻孥無恙共朝飢。

四年丁亥，公四十有一歲。在嵩臺。長女適於謝。

五年戊子，公四十有二歲。移居西山。

六年己丑，公四十有三歲。卜居七里河。觀察周公荃以荒城吟索和，欲置幕，弗往。

七年庚寅，公四十有四歲。遊河，遇黄公文旦，得青玉軒詩敘，作元闕傳。

八年辛卯，公四十有五歲。子褒補諸生。

九年壬辰，公四十有六歲。青玉軒詩刻成，南牕日知録成。　君鸞公卒。

十年癸巳、公四十有七歲。子褒娶。

十一年甲午、公四十有八歲。

十二年乙未、公四十有九歲。部銓縣職、感微疾。答客詩曰、蚤歲罹偏孤、先慈勗遺編。中年厠鄉舉、慈幃先棄捐。晝荻違茶蓼、負薪失仔肩。曲木誰隱括、蕢壤莫陶甄。至今二十載、所如竟惘然。

十三年丙申、公五十歲。撰 張太夫人行述。書嚴先生祠堂記後。

自述、七十歌曰五十時、齒纔及艾頭先皓。遽氏知非苦不蚤、黑裘再敝青門道。歸向東皐偕魚鳥、野徑塵坌風自掃。亟作畫牛眠烟草、年過半百山中好。

十四年丁酉、公五十有一歲。季女適於劉。

初猶涉獵二氏之書、自是皆屏去、不復寓目。自題草堂歌云、比來讀易無思慮、益信臥痾多暇豫。下簾不著老氏書、焚香那誦迦維語。

十五年戊戌、公五十有二歲。水圮村居、還家治

儒藏

城南端。

除夜詩曰、四壁風霜氣、百齡氷雪文。寒城同守歲、疊鼓正多聞。

十六年巳亥、公五十有三歲。營城居、構菊佳軒。撰竟陵水患論、與陳廣文書、記家乘後。

始營城居詩曰、南端抗列雉、陰衖韞百室。雖非羅含宅、詠言自茲日。教子下里門、匪直崖栖吉。

十七年庚子、公五十有四歲。撰萬子頤莊序。

十八年辛丑、公五十有五歲。撰賁宮頌。

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有六歲。

二年癸卯、公五十有七歲。菊佳軒詩刻成。撰峽寇論、熊婺源逸事。

三年甲辰、公五十有八歲。與黄慈雲書。

四年乙巳、公五十有九歲。撰賦役平圖頌、與吳氏兄弟書。

五年丙午、公六十歲。檄徵入都。

十一月儆裝、稍畱安陸。十二月、由襄樊過南

陽鵶路、自茅津渡河、歷虞虢澮。歲暮、抵平陽。自述七十歌曰六十時、選曹檄召詣台門。自慄濛氾日將昏、目飛蠓蠛心脛渾。蒙恩縱遣歸田園、冥飛遴集樂邱樊。老人高臥起腰膃、諄牝聿求天地根。

六年丁未、公六十有一歲。告歸、刻檄遊草。

正月、在平陽。二月、由平陽至趙城。三月、抵京師。自初告至得准審覘、往復者凡五次。呈嚴侍郎正矩詩云垂老只思還舊業、暮年所急

匪輕肥。恐不得遂其志也。

七年戊申，公六十有二歲。構石莊於西村。

初志已遂，宿痾稍間，構是以爲間遊處。

八年己酉，公六十有三歲。潛邑王明府又旦遣使存問。與吳司成書。

九年庚戌，公六十有四歲。柱潛邑，報王明府幣交。

十年辛亥，公六十有五歲。

十一年壬子，公六十有六歲。子褎選貢入雍。

十二年癸丑，公六十有七歲。撰二史、不爲王通立傳論。

十三年甲寅，公六十有八歲。撰王沱潛奏績敍。

十四年乙卯，公六十有九歲。失足傷面。

十五年丙辰，公七十歲。菊佳軒詩二刻成。

自述七十歌曰：七十時、十年抱膝兼伏脈。著書言滿三十萬、覆瓿是甘祈無溷。罷卷猶然鬧兩楗、觀物則兮味道論。此中無欲亦無悶、不慕青精餐白飯。

十六年丁巳公七十有一歲。頤志堂詩刻成。

自甲寅至是詩不分體、以年爲次、按集可攷。

十七年戊午公七十有二歲。撰蕺小宋詩序。

十八年己未公七十有三歲。繹志成、讀書說成。

自丁未至是凡十有二年、脱稿五次乃爲訂本。述情詩曰經始協洽歲、幾度春王日。攝提一星周、牆壁著楮墨。文成三十萬、離立分兩集。

十九年庚申公七十有四歲。

二十年辛酉公七十有五歲。六月十三日卒。

三月、舊疴偶作、精神微覺有異、然起居飲食如常。客有至中堂者、廚與對坐、未嘗伏枕。五月、疾勢漸增、呼吸稍急、手書遺子褒曰、一、殮葬。二、葬勿後用。三、不合葬。四、訃去俗稱。自題銘旌云、清辭官歸隱著書明道石莊胡承諾柩。所遺導孫者皆筆硯文事之用、無玩器、無長物。六月、屏棄醫藥、有勸之者、答曰吾之五臟將與醫者嘗巧乎。十三日昧爽、令子褒書

石莊別墅於木主、囑下手而觀之曰、吾神魄將栖宿於此。旋指身曰、不附此肉矣。神氣閒定、言詞安雅、毫無憤容。臨暮、令具湯浴、拭體皆周、自力正坐、以整衣冠。既令遷於地、敕家人衣白哭、猶召人人而傾之。夜過半、儼然而逝、顔色如生。十二月十三日、葬石莊。

二十一年壬戌、孺人吳氏卒。

二十四年乙丑、子褒續刻頤志堂詩成。

三十年辛未、公崇祀鄉賢。

二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通國狀請、至是督
臣丁思孔、撫臣吳琠疏入、
俞允。
公稱疾避世、專務著作、而行事無所論著於當
時。章乃竊取文集所載與詩中之自咏者、繫之
紀年。於戲、攷其迹而益可求其心矣。道光十一
年辛卯夏五月朔、九世姪孫 玉章謹識。

黃黎洲先生年譜

清・黃炳垕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黄梨洲先生年譜》三卷，清黄炳垕編撰。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黄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三），字太沖，號南雷，學者尊爲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其父因東林黨獄被閹黨迫害而死，崇禎即位，宗羲赴京爲父鳴冤，被許爲「忠臣孤子」。清順治二年，清軍南下，弘光政權崩潰，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宗羲募鄉民在餘姚舉兵抗清，時稱「世忠營」，魯王授以監察御史兼職方之職。後兵敗，返歸故里，課徒授業，著述以終，至死不仕清廷。宗羲多才博學，於經史百家及天文、算術、樂律、版本目録之學以及釋、道無不研究，而以史學上之成就爲鉅。他從理論上對封建專制體制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批判，而於辨析史事真僞、訂正史籍得失，多有卓見，影響及於整個清代。其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學、經學、地理、律曆、數學、詩文雜著爲類，多至五十餘種、近千卷，編著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史案》、《明文海》、《明夷待訪録》、《行朝録》、《今水經》、《大統曆推法》、《四明山志》、《南雷文定》等。

此譜爲宗羲七世孫炳垕所編。炳垕字蔚亭，同治九年舉人，著有《誦芬詩略》等。本譜所據史料，主要以黄宗羲「《行略》、《神道碑》、《三大儒傳》、《文案》、《文定》、《詩曆》、《行朝録》、《思舊録》爲藍本，旁搜各家文集、明末野史、省府縣志等書，信者採之，疑者闕之……事節其要，文取其簡」。譜初成於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夏，原爲四卷，後删繁就簡，僅取「其言行之大節，師友之結契，際遇之轗軻，行蹤之經歷有足見性情學問者，編而入之」，合爲三卷。同治五年丙寅，重加釐訂；十二年癸酉，始刊行。今觀其譜，體例謹嚴，詳略有法，於宗羲交遊、著述及行蹟皆敘述得當；須説明者，皆以小字注於其下。譜前有炳垕《序》及宗羲像，其後爲《世系圖》，於黄氏世系敘述簡明清晰；卷末有炳垕所作跋語，詳述此譜編撰之過程。是譜敘事小有失誤，王政堯撰有《黄梨洲年譜攷辨》（《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除此譜外，近人黄嗣艾撰有《南雷公年表》，較簡略；謝國楨撰有《黄梨洲學譜》，較翔實，可與年譜參攷。

敍

國初所稱三大儒者、北則范陽孫夏峯先生、西則盩厔李二曲先生、東南則我遺獻文孝公也。維時三峯鼎立、宇內景從、無所軒輕於其間。然身世之迍邅、著述之宏富、聲氣之應求、公視孫李有加焉。公嘗自作年譜、貽鄭高州、豫以志銘相屬。居無何、鄭氏不戒於火、失所藏。敝廬𦤎遭水火、并副本亦歸烏有。嗚呼、豈天不欲公之嘉言懿行與夫荼苦蓼辛之狀昭示來世耶。抑其時忌諱甚嚴、欲使起軍存亡乞師諸大案泯沒其跡、以避兄妄之災耶。乾隆間、叔祖穉圭公裒集遺書、欲

輯公年譜，未及編次、遽歸道山。厥後敬旃從兄思踵祖志，旋抱沉痾、招炳謂之曰、昔小雷公尋兄萬里、得七世宗子遺獻，公表章之而益顯。予則遺獻七世宗子也、年譜之編輯、舍予其誰屬哉。炳曰、遺獻雖仇魏閹、腰絰虞淵、學包董鄭、行侔夷魚、性理文章、海內宗仰、夫何待後人之表揚。雖然、陽明、蕺山二先生年譜久行於世、而遺獻沒且百餘十年、未有年譜、後人之咎奚辭焉。況遺獻運丁陽九、黨錮之餘、繼以兵革、兵革之後、繼以水火、其間圜城捕檄、變姓易名、潰軍焚寨、崩屋絕糧、以及灑血淚於扶桑、冒鯨波於滄海、所謂野葛之味不止

一尺者、固當大書以彰苦節也。於是發篋、得行畧、神道碑、三大儒傳、文案、文定、詩厤、行朝錄、思舊錄爲藍本、旁搜各家文集、明末野史、省府縣志等書、信者采之、疑者闕之。倣王、劉兩先生年譜之例、事節其要、文取其簡。再易寒暑而書成。嗚呼、公歿於康熙乙亥孟秋、距炳生於嘉慶乙亥孟秋、花甲僅再周耳。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以父子繼世論之、已六世而有餘。以卅年一世論之、計五世而不足。則夫抱殘守缺、搜輯於風微人往之餘、有足見公梗概者、謂非遺澤尚存哉。辛酉壬戌間、炳攜此譜暨孥籍避亂北鄉、僦居一室、寢處在茲

牖、而置書北牖下。賊將至、居停主人曰、南牖明、北牖暗、置書暗中、賊疑有寶物藏焉者、書必毁。盍置於明處、使賊一覽而知爲書也、庶免於蹂躪乎。乃移書南牖下、而奔避他所。已而賊至、舉火焚廬、朔風大作、餘宅皆燼、北牖亦燬。延及屋脊、賊遽退、天亦反風、居人出救火、而南牖僅存、譜竟無恙。嗚呼、此非文孝公在天之靈有以呵護之耶。不然、鮮有不爲鄭氏之續矣。寇氛既熄、文教聿興、殘明紀事之書次第錄出、迺復博採旁稽、重加釐訂。每條下不註出處者、因一條中多參用羣書、不便備註、且以所引之書博雅所共知也。今春朱鎮夫孝

廉過留書種閣慫慂付梓，且願助貲焉。既而林君祥純、謝生高樹謂公實海內百世之師，譜豈黃氏一家之書哉？出貲各梓一卷，而公生平之行事，庶後人得覩其觀縷矣。若夫事可徵信而年次未詳者，當別爲補遺一卷，坿於後。

同治癸酉斗指未申兩辰之月大盡前一日，曷孫炳垕謹識。

梨洲先生小像

七世孫炳垕敬摹

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游俠、終廁之於儒林。其為人也、蓋三變而至今、豈其時為之耶。抑夫人之有遐心。

自題。

世系圖

一世　萬二一　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先世婺人。宋建炎間，有爲慶元通判者，佚其諱。金人陷城，不屈死之。子三人，次郎公也。兄萬一，居定海；弟萬三，居慈谿。公自慈之竹墩從居餘姚。竹橋七世孫茂卿公作宗譜，以公爲始祖。

二世　亞一　早亾　亞三　亞四　亞五　亞六　亞七　亞九　亞十

三世　從二一　是時兵燹之後，譜牒無存，故亞、從、曾、辛四世佚其諱，僅存行次。六世以下，始有諱字可攷云。

四世　曾一

五世　辛六　辛三

六世　端卌　諱玉　端廿二　諱堂

七世　福十　仁六　諱貴　仁十　諱富

八世　順六　諱尹　順九　諱智

九世　昂三　諱安祥　昂五　諱細祥

十世　廷三　諱杲　廷五　諱遠　廷八　諱廷樓

十一世　諱霆　字伯震、號大雷。
- 璽　字廷璽、號小雷。萬里尋兄葬，詳明史孝義傳、崇祀忠義祠。
- [諱缺]　行榮九。
- 森
- 棠
- [諱缺]　行榮十九。

十二世　諱諒　字素菴。
- 諤
- 謙

十三世　諱稔　字東河。
- 穩
- [諱缺]　行富四十五、無後。

十四世　諱大綬　字對川、贈太僕寺丞。
- [失諱]　字仲川。

十五世　諱曰中　字鯤溟、封太僕寺卿、崇祀忠義祠。
- 曰坤　字龍蟠、郡庠生。
- 曰文　字順川。
- 曰霈　字鵬池。

十六世　諱尊素　字真長、號白安。萬曆丙辰進士、官寧國府推官、山東道御史。劾奄遇害。崇禎初、贈太僕寺卿、賜祭葬、謚忠端。事詳明史及年譜。崇祀忠義鄉賢二祠。有文集兩朝列卿記行世。
- 等素　字白崖、任應天府經歷。
- 符素　字靈超、庠生。
- 葆素　字季真、庠生。選姚江逸詩。

十七世　諱宗羲　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著書五十餘種行世。謚文孝、崇祀府庠。事蹟詳年譜。
- 宗炎　字晦木、號立谿、又號鷓鴣、庠生。有周易象辭、二晦山棲集。
- 宗會　字澤望、崇禎甲申拔貢。有縮齋集、四明山遊錄。
- 宗轅　字司輿、邑庠生。
- 宗彝　字孝先。

十七世　諱宗羲

梨洲公家錄云、自小甫公以來、義爲宗子七世矣、故孫小甫公至公爲一圖、明大宗也。公後宗子又七傳、後爲一圖附焉。

十八世　諱百藥　字棻庭、庠生。有留窮草梓行。

正誼　字直方。有黃山、行閣草、今無後。

百家　字主一、號不失、聘修明史。有學箕文稿、失餘詩稿、句股矩測解原梓行。

十九世　諱千頃　字文度、庠生、贈文林郎、江蘇溧陽縣知縣。

千子　字天英、邑庠生、無後。

二十世　諱武萬　字穀公、號耆村。贈文林郎、廣東從化縣知縣。遷居邑城官家衙。

廿一世　諱璧　字拱圖、奉祀生。

玟　字瑞書。

璋　字稚圭、號華陔、乾隆丙子舉人、嘉善縣教諭、陞江蘇溧陽知縣。有大俞山房稿梓行。

璘　字清遠、國學生。

球　字允彝。

廿二世　諱徵謀　字慶貽、號菼午、晚號淨齋、國學生。

廿三世　源垕　字左泉。業儒、未娶而亡。

炳垕　字蔚廷、號蔚亭、別號而翁。稟膳生、同治庚午優貢、是科舉人。有西麻歌訣一卷、方平儀象一卷、測地志要四卷、交食捷算四卷、五緯捷算六卷、管窺一得四卷、先遺獻梨洲公年譜三卷、誦芬詩畧三卷、縣境開方計里圖已梓。癸餘吟艸若干卷、未梓。

廿四世　維靖　字與安、未娶而亡。

維瀚　原名維端、字演芳、號硯舫、又號況枕、同治庚午與父同榜舉人。

系圖二

黄梨洲先生年譜卷上

七世孫 炳垕 編輯

公諱宗羲、字太冲、號南雷、忠端公之長子、居餘姚通德鄉黄竹浦。明魯監國時、以副憲從亡。鼎革後、講學甬越閒、屢徵不起。大江以南之士多從之、世稱梨洲先生、卒後門人私謚曰文孝。

明萬麻三十八年庚戌八月八日戌時、公生。

姚太夫人將分娩、忠端公預推禄命年月庚戌乙酉、得日時庚辰丙戌、配合極佳、然須聞金鼓之聲乃驗。適有里優

嗚鉦擊鼓而公生、日者謂與孔子生物①只差一字。見文定孔子生卒歲月辨。乳名曰麟、太夫人夢有麟瑞故也。公生而岐嶷、壯能舉鼎、貌古而口微吃。額角有紅黑痣如錢、左右各一、或曰此日月痣云。

三十九年辛亥、公二歲。

四十年壬子、公三歲。

四十一年癸丑、公四歲。

八月乙未十日曾王母章太淑人卒。十一月丁丑、二十三日曾王父贈太僕對川公卒。

四十二年甲寅，公五歲。

四十三年乙卯，公六歲。

秋，忠端公舉於鄉。

四十四年丙辰，公七歲。

春，忠端公成進士。　七月辛未，三日，仲弟晦木公生。諱宗炎

四十五年丁巳，公八歲。

忠端公授甯國府推官，公隨任。

四十六年戊午，公九歲。

叔弟澤望公生。諱宗會

四十七年己未公十歲。

四十八年庚申、公十一歲。

天啓元年辛酉、公十二歲。

二年壬戌、公十三歲。

自甯國回姚、赴郡城應童子試。過空樓、聞笑語弈棋聲、遂登樓睇視。見有五六人倉皇急避、公追躡、惟見五通神之像設焉。此時公以孤身童子、凝視弗怖也。　七月庚戌、十六日。季弟司輿公生。諱宗蕤　忠端公考授御史、懸缺假歸。

三年癸亥、公十四歲。

補仁和博士弟子員。秋、隨侍忠端公至京。見朱公未孩大典、於李皇親園中。冬、忠端公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公在京邸、好窺羣籍、不瑣守章句。忠端公課以制義、公於完課之餘、潛購諸小說觀之。太夫人以告忠端公曰、亦足開其智慧。

四年甲子、公十五歲。

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諸公與忠端公爲同志、常夜過邸寓、屏左右論時事、獨公在側、故得盡知朝局清濁之分。

五年乙丑公十六歲。

三月、忠端公以劾奄媼魏忠賢客氏削籍歸。季弟孝先公生。諱宗彝

十二月、公娶葉安人、爲同邑廣西按察使六桐先生諱憲祖女。安人時年十七。

六年丙寅公十七歲。

三月、忠端公與高忠憲、攀龍 周忠介、順昌 繆文貞、昌期 周忠毅、宗建 李忠毅、應昇 周忠惠、起元 先後被逮。公送至郡城劉念臺先生諱宗周 餞之蕭寺、忠端公命公從之遊。

聞六月辛丑朔、忠端公卒於詔獄。凶問至、太夫人痛哭至暈

儒藏

絶。公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毋忘大父拈壁書耳。蓋封太僕鯤溟公出入處、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拈於壁、公受教痛哭。　冬、書窗油盞燈炷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曰、此草舍利也。　吳縣金孝廉宜蘇渾、與徐公石麒、朱公天麟均係戊午江南鄉試、忠端公分房所得士。來弔、痛哭而去。後宰英德殉難。

七年丁卯、公十八歲。

檇李徐忠襄公寶摩石麒、忠端公門生。渡江來弔、臨行、謂公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

物理可以佐廟謨禆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

崇禎元年戊辰公十九歲。

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過杭、遇華亭陳眉公先生、繼儒公出疏先生隨筆改定。疏載頌天臚筆。先是忠端公三劾魏奄、奄恨甚嗾曹欽程參之削籍後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忠端公用織造奄李實爲張永授以秘計。魏奄大懼、使人嗾李實令出疏自解。實遂以講學與大獄、而忠端公被

禍。至是公頌冤至京、則魏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賜祭葬、錄後如例。公上疏謝恩、并請殛逆黨曹欽程、李實等。得旨、刑部作速究問。　五月、刑部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顯純自訴為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顯純與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宸濠、尚不免於戮、況皇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妻子流徙。公又摭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位前、又與吳江周公子廷祚、忠毅公子光山夏公子承之令公子共捶所頭獄卒葉咨、顏文仲、應時

而斃。蓋顯純爲大理、與應元承順逆旨、拷問忠端公、葉顏二人則乙丙被難諸公皆其所手害者也。時欽程已入逆案。六月、會訊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於中府。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永貞塡之、故墨在硃上。陰使舉人袁某致三千金於公、求勿質。公即奏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對簿時以錐錐之。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魏公子學濂爲文。莫不狂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莊烈、莊烈嘆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　秋、奉忠端公柩南回、過京口、有寺、作佛事、公入

觀之，有神位書忠端公姓名，前設伊蒲之饌，公痛哭而拜，一寺皆驚。冬，劉念臺先生來弔，褰帷以袖拂棺塵，痛哭而去。

二年己巳，公二十歲。

郡中劉念臺先生與石梁陶氏奭齡講學，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禪，且流入因果，先生獨以慎獨爲宗旨。至是講學蕺山，公邀吳越知名之士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摧石梁之說，惡言不入於耳。六月辛未十八日，長子棄疾公生。諱百藥之嘉善，謁錢御冷士升相國，求先公墓文。之雲間，訪

陳眉公先生於來儀堂精舍、留信宿而別。又見張侗初先生（鼐）於其家。時先生已病革、謂公氣清、他日遠到、勿忘老夫之言也。冬、旋里。十一月丙午、二十五日卜葬忠端公於隱鶴橋。

三年庚午、公二十一歲。

奉太母盧太淑人之南京應天府經歷署。（公季父白崖公時爲經歷。）番禺韓孟郁（上桂）以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其署與經歷署但隔一牆、公昕夕過從、孟郁始授公詩法。　時南中爲大會、金壇周儀部仲馭（鑣）招公入社、南司空何匪莪（喬遠）

又招公入詩社。九日、大會於鳳凰臺。南中詞人如汪遺民、逸林茂之、古度黃明立、居中林若撫、雲鳳閔士行景賢皆與公相契。宣城沈徵君眉生壽民勸公理經生之業，始入場屋。榜發後、太倉張天如先生溥爲會於秦淮舟中，一時在會者楊維斗、廷樞陳臥子、子龍吳駿公、偉業萬年少、壽祺蔣鳴玉、彭燕又、吳來之，其以下第與者公與眉生、昆仲而已。南回遇文文肅公震孟於京口，同舟至吳門。文肅見公落卷，後場嗟歎久之，謂異日當以大著作名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周儀部仲馭來姚訪公於黃竹浦。柳道

傳詩、延遠黃竹浦。
竹浦之稱始此。

四年辛未，公二十二歲。

忠端公被逮時，途中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將架上獻徵錄涉略可也。」公至是發憤，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

五月辛卯日，十八王父封太僕餛溟公卒。先是，公因匠事未敦，步行四百里，冒暑至諸暨，購歸美櫝，計直二百金。太僕公摩挲久之，喜曰：「汝後日封贈及我，亦是虛名，今日之孝乃實事耳。」

五年壬申、公二十三歲。

始與甬上陸文虎、符 萬履安泰 兩先生交。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公所居雖僻遠城市、不乏四方之客、兩先生歲率三四至、曉潮落日、孤篷入港、見者咸知其爲甬上訪公兄弟之舟也。崑山朱文靖公震青天麟、忠端公門生。見公詩稿一冊、卽囑豫章四子序之。

六年癸酉、公二十四歲。

讀書武林南屏山下、與江道闇浩、後改濟月。張秀初岐然、後改濟義、郎仁菴師。同學。

沈徵君眉生返自海外、訪公於竹浦、不遇而去。

秋眉生暨蕪湖沈崑銅（士柱）至武林，與公同寓孤山，讀書社諸子皆來相就。（當時杭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三峯（即漢月）開堂於淨慈寺，一時龍象之盛，前此未有。蜀人劉道貞新得法，馮儼公（悰）與張秀初、江道闇邀公定交。公與江右劉進卿同升及沈眉生、崑銅諸文士同往入室講論語、周易，僉謂鑿空新義，真石破天驚也。叔弟澤望公補博士弟子員。

太夫人四旬壽辰，（十二月二日）甬上萬履安、陸文虎兩先生刻崑銅壽啟，至期來祝。瞿御史稼軒（式耜）作詩數章為壽。

七年甲戌，公二十五歲。

仍與讀書社諸子讀書武陵②。時公講習律呂、與張秀初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黄鐘。往姑蘇、寓乾山管氏鑨家。先生中興天台教於一時、名士皆譏貶、以天台之學繭絲牛毛、非沉默者難以承當。拳拳於公、殷勤而別。太倉訪張天如溥、受先采兩先生。聞某家有藏書、公與天如提燈往觀。嘉善會葬魏忠節公、卽隨劉念臺先生還至省下。適陳中書幾亭龍正以與紹守書呈先生、先生覽畢付公、公一笑置之曰迂腐。先生久之曰、天下誰肯爲迂腐者。時高忠憲遺集初出、公在舟

中盡日翻閱。先生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公。返郡城邂逅周仲於杏蓮菴架上見其先人雲淵先生述學神道大編數十冊、方廣皆二尺餘、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

八年乙亥、公二十六歲。

正月丁丑、二十六日太母盧太淑人卒。

九年丙子、公二十七歲。

二月過長洲、謁文文肅公。過虞山、訪錢宗伯。馮公留仙元颺招公入太倉守道署閱卷、既而馮公以勤王行、公遂辭出。赴杭、偕仲弟晦木公、叔弟澤望公應解試。公元弟玉

人，仲叔兩弟，公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聲，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當時考官皆欲搜公兄弟出其門下，而卒不相值，論者惜之。　十二月，遷葬忠端公於化安山。初，忠端公喪歸，卜葬於隱鶴橋，門人徐忠襄公爲狀，嘉善錢相國御冷爲銘。鄉人之在逆案者，妬天子有表章忠義之事，出而爲難。至是遷葬，文文肅公爲銘。

十年丁丑，公二十八歲。

武林馮儼公悰來訪。　二月，分守道南海謝公雲虬奉命諭祭忠端公，府縣僚屬暨紳士來餞者雲集，公應之，不露寒儉之態。　秋，偕澤望公之杭。

十一年戊寅公二十九歲。

之宛上、訪沈眉生徵君不遇、欲詆安慶、徵君弟治先壽國知之、拉公入城、則梅朗三朗中、麻孟璇三衡與徐律時、顏庭生十餘人出迎於路、遂寓徐乾岳家、律時父歇留十日。至朗三家、登三層樓、發其藏書、朗三贈公以陳旅集、將行、出宿治先家、公臥後、治先發公匣、空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公知之、謂治先曰、此子會銀也。其壁上有會單。凡人窘則舉會、奈何以餉余乎。堅辭不受。　之池州訪劉伯宗、城信宿而別。　時中官復用事、逆黨其冀然灰、阮大鋮

以重賄新聲招搖白下。七月、金壇周仲馭鑣與宜興陳定生貞慧、貴池吳次尾應箕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攻之、以顧子方杲、端文公孫。與公爲首、次左碩人、國柱子直國棅。二人忠毅公子。沈眉生、壽民沈崑銅、士柱魏子一、學濂、忠節公子。等。公又與諸死奄難者之孤大會於桃葉渡、齊聲詈大鋮、大鋮銜之刺骨。此條行畧作十二年、玆據神道碑及公所作陳定生先生墓誌在此年。金陵刻忠端公集楊維斗先生過訪、遂請爲序。返里、曾波臣鯨來姚寫忠端公像。武林鄭元子鉉與馮儼公悰渡江來訪。村路泥滑、同來沈長生不能插腳、元子笑言、黃竹浦固難於登

龍門也。注謝皐羽西臺慟哭記冬青引。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歲。

子劉子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子劉子，每臨講席而囂。公於是至郡城、邀一時知名士王士美、業洵王元趾毓耆等十餘人進於函丈，退而爲浙東文統之選。彼釋學之黠者、其氣爲之消沮。赴南京應解試、過吳江、訪周公子長生廷祚。過句容、訪周儀部仲馭鑣至金陵、金僉院天樞光辰之弟天馴光房以天界寺私室寓公。公病瘧、吳子遠道凝求茅山道士、得藥一丸。公念朋友

之眞切、不忍虛其來意、些少服之。是時、江右張爾公自烈、擧國門廣業之社、四方名士畢集、而與公尤密者、宣城梅朗三、朗中無錫顧子方、杲宜興陳定生、貞慧廣陵冒辟疆、襄商邱侯朝宗、方域桐城方密之、以智無日不相徵逐也。朝宗侑酒、必以紅裙、公謂爾公曰、朝宗之大人尚書方恂在獄、豈宜有此。吾輩不言、終爲損友。爾公以爲然。事詳公所著思舊錄中。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一歲。

歲大祲、邑中點解南糧、充是役者家覆、諸叔皆相向泣。公

告羅黃巖、過禁綦巖、謀於倪鴻寶、元璐祁世培彪佳王崑雲□三先生、而其事得集。過臨海、訪陳木叔先生。函輝過剡溪、鄧使君雲中錫蕃館之於圓超寺、卧雪者數日、公有大雪封山城寂寞、老僧刺血字模糊之句。公往來台、越間、以其暇遊天台、雁宕諸名勝、作台宕紀遊。是年、仲子直方公生。諱正誼

十四年辛巳、公三十二歲。

之南中、主黃比部明立居中家、千頃堂之書、至是繙閱殆遍。公自庚午迄辛巳、嘗主於其家。朝天宮有道藏、公自易學以外、有千

涉山川者、悉手抄之。聞焦氏書欲售、公急往訊、因不受奇零之值而止。與宣城梅朗三共晨夕者數月、一日出步燕子磯、看漁舟集岸、斜陽掛網、有言某家多古畫、公與朗三往觀、二更而返。陶禮部英人邀飲、吳次尾袖出一紙、欲拘顧媚、公引燭燒之、一笑而罷。都御史方孩未震孺過訪、謂公曰、君文有師法、不落世諦、眞古文種子也。冬、葬外舅葉六桐先生、施副院邦曜題主、公祀后土、副院言、天下將危、吾輩不知税駕何所。

十五年壬午、公三十三歲。

建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用官價百金買之。同邑在逆案以太常卿回籍者蔣某、萬厤辛丑進士事詳兩朝剝復錄。嗾其黨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時兩馮公中丞留仙、元颺尚書鄴仙、元飇陸文虎、符萬履安、泰兩孝廉劉瑞當應期明經凡十餘人、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逆者咋舌而死。公有忠端祠神絃曲一卷。入京應試、徐忠襄爲司寇、客公公與陸文虎先生讀書於萬駙馬北湖園中。時朝中以補謚一欵爲節目、臺疏如馬培原等或出疏、或抄參、不止一沈侍郎滄嶼也。七月杪、金僉院天樞過訪、立索公疏上

之未幾、京師戒嚴、不果行。後十七年、管侍御紹甯疏請得謚忠端。榜後、陽羨周相國延儒欲薦公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中、聞鐸聲、曰、此非吉聲也。遂南歸。十一月丙子、十日自京回越。數日、約諸弟遊四明洞天。遲晦木公不至、中輟。後十一月戊申、十二日遂令促裝、繇藍溪而進、月夜走雪竇巖、探石質藏書處、徧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巖、至過雲、識所謂木介。公有過雲木冰記。甲寅、抵家。晦木公爲賦澤望。公爲遊錄、公則爲四明山志。俱已梓。陳臥子爲紹興推官、姚邑有疑獄、公爲言於臥子、出死罪二人、多傳頌者。

十六年癸未，公三十四歲。

之杭，與沈崑銅同寓湖上。秋，與澤望公之崇德，寓東寺。義士孫子度爽聞公至，即來訪，翼日過子度舍，遂要之出京口，泝長江，至金陵而別。十月丙戌二十六日，季子主一公生。諱百學，後改百家。太夫人五旬壽辰，同邑副院施忠愍公邦曜將赴召，先期來祝，云：「余友黃太沖，蕺山之高第弟子也。及期，蕺山先生製壽序，使長公伯繩汋至竹浦爲壽，張樂演鳴鳳記，至椒山寫本時，太夫人不覺失聲而慟。

校記

①生物：當作「生辰」。

②武陵：據本譜前條，當作「武林」。

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中

七世孫　炳垕　編輯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公三十五歲。

四月、聞京師失守、卽從劉念臺先生之杭、寓吳山海會寺、與章公羽侯、正宸朱公未孩、大典熊公雨殷汝霖爲名募義旅計。已而福王監國之詔至、公遂之南中、上書闕下。時阮大鋮以定策功驟起、思修報復、遂廣搆中人姓名、共一百四十人。造蝗蝻錄、以東林爲蝗、復社爲蝻。欲一網殺之。里中有奄黨某首糾念臺先生及其三大弟子、則祁都御史世培、章給事羽

侯與公也。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之姪署光祿丞者、復特疏糾公、遂與顧杲方並逮。陳定生亦逮至、周仲馭論死、沈眉生、吳次尾、沈昆銅亡命、左碩人、子直兄弟入甯南軍、公等惴惴不保。時鄒掌院虎臣與子方有姻連、故遲其駕帖、公踉蹌歸浙東、未幾　大兵至、得免。

二年乙酉、公三十六歲。

四月、之嘉興、晤徐司寇寶摩。石麒　五月返杭、晤熊行人魚山、開元　感慨時事、嗚咽而別。　六月、徒步二百里至劉先生家。時越城已降、先生避居楊堋、公遂自繞門山支徑入

楊塴先生臥匡牀、手揮羽扇、勺水不進者已二十日矣。公不敢哭、淚痕承睫、自序其來。先生頷之。公復徒步而返。奉太夫人避居中村。　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閏六月、我邑前吏科給事中熊公雨殷、九江道僉事孫公碩膚、嘉績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公與仲叔兩弟糾合黄竹浦子弟數百人、步迎監國魯王於蒿壩、駐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　十月十日、帝上陸行人文虎訪公、因相與歎息浙東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　十一月、馬士英奮入方國安營、欲朝見、羣臣言士英當誅。熊公恐其挾國安爲患也、曰此非殺

士英時、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嘗殺也。熊公謝焉。

十二月、兵部主事、攝餘姚縣事王正中之仁從子表進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曆、有詔優答、宣付史臣、頒之浙東。小腆紀年隸九月、今從行朝錄。 公遺書總兵王之仁曰、公等不從赭山進師、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何能支。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盍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 官兵屯西石山忠端公祠、抽屋材爲營火、有

司無所致祭。公方馳驅王事、聞之泫然。

三年丙戌、公三十七歲。

二月、監國以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公請援李泌客從例、以布衣參軍、不許。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交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　張國柱刼王鳴謙、由定海入內地、縱兵大掠、諸營大振。廷議欲封以伯、公曰、如此則益横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監國從之。　陳總兵梧敗於檇李、渡海至姚、虜掠鄉聚。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遣兵擊之、鄉聚犄角殺梧。行朝忌正中者、以此聲討。公謂梧之見殺、犯衆怒也。

正中爲國保民、不當罪。上疏救之、乃止。　公力陳西渡之策、熊公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五月、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遂借太僕寺卿陳潛夫職方查繼佐渡海、劄壇山。適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會師、將由海甯取海鹽、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整軍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奭等爲內應。　大兵已纂嚴、不得前。　六月朔日、浙河兵潰、監國由海道至閩。公歸入四明山、餘兵願從者五百人、結寨自固。公有四明山寨記。　公駐軍杖錫寺、微

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邏從計，山民畏禍，突焚其寨，部將茅瀚、字飛卿，歸安人。汪涵字叔度，梅谿人。死之。公歸而跡捕之檄累下。奉太夫人徙居化安山丙舍。次年返故居。　慈水劉瑞當先生至唁慰，憑弔悲嘯，震空谷。

四年丁亥，公三十八歲。

居山中，甘露降，注授時厤，王侍御仲撝自郡城來受之而去。公在窮島空山，古松流水間，布算簌簌，自謂屠龍之技，無可與語者。所著有春秋日食厤、授時厤故、大統厤推法、授時厤假如、回回厤假如、西厤假如、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圜要義諸書，約在此數年中。

五年戊子，公三十九歲。

劉瑞當先生訪公於竹滿、信宿而去。十月辛丑、时季弟司輿公卒。公有志、年二十有七。

六年己丑公四十歲。

監國還至海上、公赴行朝、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六月、定西侯張名振由南田復健跳所。七月壬戌、公與大學士沈公宸荃、劉公沂春、尚書吳公鍾巒、李公向中、侍郎孫公延齡、右僉都御史張公煌言扈監國次健跳所。壬午、北師圍健跳、蕩湖伯阮進救卻之。王翊卻北師、發使貢方物於監國。張名振以表貢不由己達、頗忮之。公上

言、諸營文則稱侍郎、都御史、武則稱將軍、都督、惟翊乃心王室、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强、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監國乃授翊右僉都御史。明年、晉翊兵部右侍郎。

時國事盡歸定西侯、即閣臣張公肯堂亦不得有所豫、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公既失兵、日與吳尚書霞舟鍾巒正襟講學、暇則註授時、泰西、回回三厤。已而　中朝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令有司錄家口上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已亂、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

儒藏

間行歸家。吳公駕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嗚咽濤中。　八月四十初度、有句云、先公殉國餘三載、忠端公殉難時四十三歲。孔子懸弧易一辰。公祿命與至聖只換一時。是年所作詩名窮島集。　山中亂、奉太夫人徙居邑城、明年返故居。　十月、監國由健跳至舟山、復名公偕馮侍郎躋仲京第副澄波將軍阮美乞師日本、抵長琦、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有日本乞師紀、海外慟哭紀。案全氏祖望曰、公日本乞師紀但載馮公奉使始末、而於己無與、惟避地賦有日、歷長琦與薩斯瑪兮、方粉飾夫隆平。又日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爲乎泥中。則是公嘗偕馮以行、而後諱之。又案神道碑所載、有贛州失事、紹武爭立紀、舟山興廢、沙定洲紀亂、賜姓本末各一卷、皆此數年

間所紀後，合隆武、魯監國、永曆紀年爲行朝録，又有汰存録一卷。

七年庚寅，公四十一歲。

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即行名捕。公弟晦木公以參馮侍郎軍事被獲，待死牢户中。公潛至鄞，與萬履安、高旦中、馮濟道諸公以計活之。詳見鮚埼亭集鷓鴣先生神道表。

三月，公至常熟，館錢氏絳雲樓下，因得盡繙其書籍。返至崇德，訪孫子度，方欲與之劇談，而陸麗京聞公至，强之入城，同宿吳子虎家。公有句云「桑間隱跡懷孫爽，藥籠偷生憶陸圻」。熊公夫人將逮入京，公爲調護而脱之。冬，

自西園移居柳下、故次庚寅至乙未之詩爲老柳集、猶昔人之傷心於枯樹也。宅前向有老柳、爲大風拔去三株、僅存其一故云。 外舅葉六桐先生遷葬邑東西黃浦、公送葬。

八年辛卯、公四十二歲。

住柳下、王侍御仲撝來訪。 夏秋之交、遣間使入海告警。 九月丙子、二日 大兵下翁洲、即舟山 城陷、監國再入閩。 是年、季子壽生。

九年壬辰、公四十三歲。

著律呂新義、王仲撝侍御來、受之而去。

十年癸巳公四十四歲。

五月、華亭申山人自然浦南從汴梁蘇氏來訪。梅雨連緜、蘇氏述其昨夢有稗舊史山人間戲爲江湖相士、膏唇調笑以破寂寞。太夫人六旬壽辰、甫上萬履安先生以所作正氣堂壽讌序來祝、陽羨陳少保于庭、定生貞慧父子皆有詩爲壽。其年維崧

十一年甲午公四十五歲。

元夕、悼周侍者。定西侯間使至、被執於天台、公於是又掐名捕。冬、送女之甬東朱氏、公第三女、適諸生朱流。寓萬氏寒松

齋、與董次公、守諭高旦中斗魁兩先生話舊。董以草廬易纂言爲問，公即疏其卦下之義以答之。馮行人愷章乞中丞留仙公神道碑銘。

十二年乙未，公四十六歲。

從化安山至門士魏己任思澄故居，愴然有賦。除夕，季子壽殤。公最鍾愛，集中有壙志，故括丙申年之詩爲杏殤集。

十三年丙申，公四十七歲。

二月朔，山燒將及禁塋，夜同澤望公入化安山。三月，墓

祭戴家山，公與弟晦木、澤望、孝先三公均爲山賊所縛，沈、李二君救之，乃得放歸。因避亂入城，寓外家。四月，次子婦孫孺人卒於寓。五月，一孫以痘殤。公詩云：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紀其事也。旋返故居，而屋崩，繼而糧絶，太夫人徙半霖。秋，返故居。　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公遭名捕，脱死毫釐間。仲弟晦木公被捕，公頓足曰：死矣！賴故人朱湛侯、雅涫其子諸生、林公之長婿也。諸雅六救之得免。

十四年丁酉，公四十八歲。

春，甬上高旦中過訪。　花朝前，栖石井，作詩誌慨。去年爲山兵縛

至此地。 登蘿壁山碧霞元君祠。 公爲仲子直方公就婚上虞虞氏、歸館於其家。上虞之名山爲金罍、蘿巖、鳳鳴、其遺民爲顏敘伯、陸葱甫、范袁生、公於是得與往來遊覽、權然道古。 至杭、訪汪孝廉魏美、（渢） 卽寓孤山、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

十五年戊戌、公四十九歲。

同澤望公之郡城、過滿聽軒、弔倪鴻寶先生、登柳橋、弔王元趾先生。之杭、寓路慶寺。吳門鄒文江來訪、始得沈徵君眉生消息、因作詩寄之。時眉生已返故園。 集丁酉戊戌兩年詩、

名金罍集。

十六年己亥、公五十歲。

二月、之杭孤山訪汪孝廉、雲居訪仁菴師。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故居苦於蹂躪、乃移居剡中、即化安山。有山居雜詠詩。公謂讀之橫身苦楚、淋漓滿紙者也。晦木公奉太夫人寓三溪口、公間日往來定省。明年冬、返故居。哭沈崑銅有句云、傳死傳生經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琮。

十七年庚子、公五十一歲。

居龍虎山堂。四明北麓有化安山、故宋所謂剡中也、東峯狀類虎、西峯狀類龍、公丙舍適當其間、因名

日龍虎山堂。八月甲午十一日爲匡廬之遊。過蕭山、訪徐徽之、不遇。渡錢塘、天章寺晤高旦中。九月丙寅十四日抵南康。辛未入山、拜李忠毅公祠、宿開先寺、與嚴勿儀夜坐、遊萬杉寺、訪白鹿洞、經淨妙寺、歷凌霄巖、登五老峯絕頂、下萬松坪、遇徐州閻古古爾梅、限韻賦詩。大林寺尋虞永興碑、歸宗寺、辨眞淨元社。至玉川門、與臒川夜話、卽東方密之。檢討方以智、時已爲僧、改名宏智、字無可。十月丁亥五日返南康。庚子、舟發五老峯下、獨上雲龍寺、探雨花洞、遂之金陵、復買舟至崇德。適高旦中、澤望公在城中、入宿其寓。十一月己巳十八日發崇德。

丁丑，返姚江，有匡廬行腳詩、匡廬遊錄。刻入叢書。

十八年辛丑，公五十二歲。

仍居龍虎山堂，著易學象數。鈔入四庫全書、新安門士校梓。　元夕，甬上門士萬允誠、斯禎季野、斯同貞一、言訪公山中。　春暮之甬上，寓高氏小樓，與辰四、斗權旦中、斗魁昆仲賦詩話舊。

王侍御仲撝來，公授以天官王遁之學。公方著緯書三史，仲撝欲居剡共學。　常熟鄧孝廉起西大臨，時已爲道士。自甬返，過訪倡和，旬日，公與之偕至武林。　歲盡，避盜出龍虎山，權寓故居。

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三歲。

元夕、甬上萬子貞一來訪。越數日、郡中劉伯繩先生汋、忠正公子。來訪。二月壬子、入呂龍虎山堂災。五月乙亥、三日故居又災。公詩所云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是也。九月、徙住藍溪市。即陸家埠。約是年詩爲露車集。誌不安處也。著明夷待訪錄。次年冬削筆、二老閣校梓。公又著有留書一卷。

二年癸卯、公五十四歲。

四月、至語溪、館於呂氏梅花閣、有水生草堂唱和詩。吳孟舉之振、暨猶子自牧讀書水生草堂、與公聯牀分檠、共

選宋詩鈔。踰月，以弟澤望公報病馳歸。八月癸卯，日入，澤望公卒。詳公所作壙志。太夫人七十壽辰，公有句云：「白首有兒仍向學，浙河此母尚安全。」是年詩名心斷集，用孟襄陽「心斷脊鴒原」之句也。劉伯繩先生問律呂，公以書答之。

三年甲辰，公五十五歲。

二月，同弟晦木公偕高旦中之語溪。四月杪，孟以呂用晦、吳孟舉同至常熟，適虞山病革，一見即以喪事相託。公未之答，虞山言顧鹽臺求文三篇。一莊子注序，一顧雲華封翁墓誌，一雲華詩序。潤筆千金，使人代草，不合我意，知非兄不可。即導公入室，反

鎖於外。公急欲出、二鼓而畢、虞山叩首稱謝。 鄧起西以精舍館公欵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起西之道侶也。尋與顧公子玉書麟生、裕愍公子。訪李膚公遜之、忠毅公子。於赤岸、訪熊漁山開元於烏目。時熊受法於靈岩繼公。返棹、起西送公於城西楊忠烈祠下、涕泗而別。 吳門訪周子佩茂蘭、忠介公子。兄弟、即主於其家。越數日、同弟晦木公暨高旦中上靈巖宏繼起儲集文蓀符、秉文、肅公子。徐昭法、枋周子潔、鄒文江、王雙白於天山堂、縱談七晝夜。公篋中有文數篇、昭法見之、嗟賞不已、謂此眞震川也。繼起遂乞公作三峯第二碑。公約文江同訪

沈眉生、文江失約、公亦悵然而止。返杭、寓湖上、遇中山人自然於南屏、公問其癸巳同來之客、霜霰將盡、相視唏噓。淨慈薉堂爲公燒豬沽酒、痛飲而歸。六月、返里。晤上門士萬公擇斯選過謁、見公詩稿零落、許寫淨本、公因汰其三之二、取蘇文忠行記之意、曰南雷詩歷。是年詩繫之吳艇集。問劉伯繩先生病、留郡城半月。十月初、復之語溪。十二月初、旋里。

四年乙巳、公五十六歲。

春、晤上萬充宗斯大、季野斯同、陳介眉錫嘏、夔獻赤衷、董

在中允瑫、巽子道權、吳仲允璘、仇滄柱兆鰲等二十餘人咸來受業。信宿南樓而返。公之語溪同晦木公暨萬子公擇登龍山、拜輔潛菴先生墓、議重爲立碑。有句云、弟子朱門無立傳、憑誰好事記斯文。公未刻稿有輔潛菴傳。欲訪吳江周長生、不果行。以長箋致之、長生未答而逝。嘉禾巢孝廉端明鳴盛訪公於語溪。八月、呂用晦自平湖至、傳汪孝廉魏美卒。范元長自江右至、傳陳晉州士業卒。十月、又聞中山人自然客死越三日、家信至、則叔父季眞公亡矣。公類而哭之、作八哀詩。八哀詩、合甲辰哭張司馬蒼水、劉先生伯繩、錢宗伯虞山、仁菴義禪

師共八人。建續鈔堂於南雷。

五年丙午、公五十七歲。

仍館語溪之海昌同陸冰修嘉淑訪陳乾初先生、確又偕至朱康流先生朝瑛家。公讀其所記五經、劇談徹夜、謂生平大觀至金陵、嘗入何元子楷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五月望、東歸、旋復之語溪。檇李高氏書歸於吳氏、之振公在語溪三載、閱之殆遍。祁氏曠園之書、亂後遷至化鹿寺、公過郡、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載十捆而出。

六年丁未、公五十八歲。

二月、之郡城、邂逅王仲撝侍御、悽愴話舊。子劉子講學於證人書院、正命之後、虛其席者二十餘年。九月、公與同門友姜定菴、希轍張奠夫應鰲兩先生復爲講會。公表顯師門之學、發前人所未發者、大端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詳公所輯子劉子行狀。董吳仲疑意爲心之所存、未爲得也、作劉子質疑。公謂先師意爲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詳見答吳仲書。萬子貞一至自南潯、以近作求

正。五月、慈邑鄭禹梅梁始見公、公授以子劉子學言、聖學宗要諸書。禹梅聞公之論、自焚其稿、不留一字、而名是年後之稿曰見黄稿。

七年戊申、公五十九歲。

始選明文案。 至郡城、仍與同門會講於證人書院、有證人會語。公自謂始學於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蕺山門人之一數耳。天移地轉、殭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爲不可贖也。公次壻茂林、蕺山冢孫也。公從其家搜得遺書、乃大闡其傳、而公之學問才思、復足以遍暢之、海內

翁然推爲劉門董薛云。甬上諸門士請主鄞城講席。三月、公之鄞、與諸子大會於廣濟橋、又會於延慶寺、亦以證人名之。公講學偏於大江以南、而瓣香所注、莫如江東。門下士如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仇滄柱、陳介眉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鄭寒村之文章、其著焉者也。公謂學問必以六經爲根柢、游腹空談、終無撈摸、於是甬上有講經會。公深於經術、所著如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孟子師說等書、皆發前人所未發。四月、鄭子禹梅以古文謁公於竹橋。

八年己酉、公六十歲。

春、至郡城、仍寓證人書院。遊雲門諸勝、有雲門紀遊詩八

首。　毘陵惲仲昇先生日初來、以所著劉子節要書欲公序之。且曰、今日知先生之學者、唯我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唯於先師言意所在稍爲圓融。公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甯可不爲發明。詳見答惲仲昇書。　同弟晦木公及從弟道傳公諱宗裔之語溪。　八月、公六十壽辰、鄭子禹梅、萬子貞一欲徵文相寵。公謂某不得遇先公之五十、以申其一日之愛、何敢自有其五十六十乎。援念庵先生謝祝之例辭之。　冬、觀海達蓬山、有達蓬紀遊詩八首、并作海市賦、香山寺志序。　是年、季舅孝先公卒。

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下

七世孫 炳垕 編輯

康熙九年庚戌、公六十一歲。

閏二月丙午、十九日同卬在、晦木、道傳、諸公宿石井、賦詩紀事。秋之郡城、寓證人書院。山陰周允華率子弟升階再拜、求爲其祖雲淵先生作傳。之杭、寓吳山、越數日、泛西湖、至南山、歷高麗、法相、烟霞諸寺、遂上風篁嶺、酌龍井泉、尋壽聖院、返宿鉢池菴。明日、冒雨披勾曲墓、上湖船而回、作長歌紀之。 冬、爲甬上高旦中題主至烏石山。明日、李

杲堂、文允、高辰四、斗權 元發 泰初 邀公入天童山。曉本晳特爲上堂、言韓文公來也、遂同至阿育王寺觀舍利。公力辨其誣。 得沈眉生手書、有句云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沉浮。時眉生不通音問二十年矣。 冬盡雨雪十日不止、圍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娱、因爲選定、題曰庚戌集、以生於庚戌、今編次適遇庚戌、其支干爲再値也。

十年辛亥、公六十二歲。

之郡城寓古小學。會庶常韋菴貞來訪、觀公文歎曰、二川

以後、百年無此作矣。張郡侯來請修郡志、公辭焉。

十一年壬子、公六十三歲。

鄭子禹梅隨父秦川先生溱謁公於續鈔堂。選姚江逸詩。公平日於諸家文集凡關涉本邑者、必爲記別、是年始選定。凡十五卷、已梭梓。後又輯姚江文畧姚江瑣事、尚未梓。作贈少保施忠愍公傳、并議立其弟之子銘爲後。議載文定後集。

十二年癸丑、公六十四歲。

適甬上范友仲引公登天一閣、發藏書、公取其流通未廣者鈔爲書目、遂爲好事者流傳。崑山徐尚書健菴乾學使

門生謄寫而去。太夫人八十壽辰、孫徵君夏峯先生奇逢時年九十有三。寄到理學宗傳一部、并壽詩一章。李徵君映碧先生清寄所著鶴齡錄爲壽、巢孝廉端明亦爲文以祝、公有謝祝壽諸君子詩。

十三年甲寅、公六十五歲。

時羣盜滿山、奉太夫人之海濱第四門、寓諸九徵來賸書室。室容一几、三几之內、寢竈圖書咸在焉。暇則汎汝仇湖、歷牛屯嶴、泊九龍亭、觀石壁鑿像、訪東山寺、暑臨山以觀海。發篋得牛山諱嘉仁、景州諱尚質諸公詩藁、縮齋文集、澤望

公集，皆爲之校正作序。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倡和詩，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公作四明山九題考，并各繫之以詩。

十四年乙卯，公六十六歲。

南山亂定，閏五月，還故居。秋，孫千頃過訪，遂同遊永樂寺。八月，有客自長洲來，接沈眉生四月二十日手書，而眉生於五月三日逝世，此書蓋絕筆也。車廄謁楊慈湖先生墓。明文案選成，共二百十七卷。鈔入四庫全書，後廣爲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亦鈔入四庫全書。

十五年丙辰、公六十七歲。

二月、之海昌。安陽許侍郎酉三（三禮）爲邑令、以公曾主敎於越守甬東、戒邑士大夫胥會於北寺。崑山徐果亭（秉義）宮詹來、健菴大司寇遣門人彭羨門（孫遹）來、公曰諸公愛民盡職、卽時習之學也。留兩月、省覲歸、作留別海昌同學序。

顧甯人先生（炎武）寓書於公、以所著日知錄呈請評彈。

六月己未（八日）、葉安人卒、公囑鄭子禹梅作墓誌銘。

九月、復之海昌、與朱止谿先生（嘉徵）剪燭論文。九日、同仇滄柱、陳子槩、子文、查夏重、范文園出北門。至范文清東籬、

有句云、如此江山幾照下、奈何心事菊花邊。　讀蘇子美哭師魯詩、次其韻哭沈眉生徵君。公嘗謂終身偲偲之力、眉生與陸文虎二人而已。　許公約十月朔日至海鹽雲岫山即鷹窠頂觀台朔前一日、公與仇滄柱、邵麥三、陳彝仲至其地、許公遲之寺中。五更時起觀之遇雨、有鷹窠頂觀日月並升記。遂至胡考賴先生家觀藏書。其子令修爲公發其故篋。　集忠端公祠墓碑銘、爲正氣録、刻之。　明儒學案成、共六十二卷。鈔入四庫全書。安陽許氏、甬上萬氏各刻數卷而輟、故城賈氏所刻雜以臆見、惟慈水鄭氏續完萬氏所未刻、爲善本。厥後莫寶齋侍郎晉貢梓之本、亦有賈氏攙入處。後又輯宋元儒學案、尚未

成編、遺命主一公成之。吊上全謝山太史祖望又續修之、共一百卷。慈水馮五橋雲濠校刊。板旋燬。道州何子貞編修紹基重刊。

十六年丁巳、公六十八歲。

仍主海昌講席。公每拈四書或五經作講義、令司講宣讀、讀畢、擲難蠭起。公曰、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學問。尋行數墨、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經賢傳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謂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也。公在海昌凡五載、得公之傳者無聞焉、惟勾股之學、陳言揚得其傳耳。

吊上董子在中自京來、寄到葉訒庵學士方藹五古三百五十字、慫恿就道。公即

次其韻勉其承莊渠之絕學而告以不出山之意。陸文虎先生之喪尙在淺土、公聞之泫然歎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弟子萬充宗董其事、且憶其生平之崖畧而誌之。 甬上錢雋恭來求忠介公（肅樂）傳、公謂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李杲堂先生（文允）至爲會稽余若水（增遠）求銘。公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夫之例、作余若水、周唯一（齊曾、甬人。）兩先生墓誌銘。 杲堂又謂公曰、文山屬銘於鄧元莽、以元莽同仕於行帳也。今行帳之臣無在者、蒼水

張司馬煌言之銘、非子而誰。公乃拔奇零草、北征錄次第之以爲銘。司馬葬杭之南屏。冬、囑鄭子禹梅作忠端公集序。

十七年戊午、公六十九歲。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文敏公方藹以公名面奏、聖祖仁皇帝、且移文吏部、公門人陳庶常怡庭錫嘏大驚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因代爲力辭乃止。行狀作己未年事、今從神道碑係戊午。至海昌、許公酉三從受漳海黃忠端公石齋先生諱道周、亦謚忠端。三易洞璣及授時、西洋、回回三厤。登龍山、拜徐忠襄公墓。

十八年己未公七十歲。

天一閣范左垣重訂書目、介門士王文三錫庸來求藏書記。之海昌、季子主一公隨侍。秋、之杭、與陳子夔獻同寓吳山。至六一泉、拜忠端公神位。六一泉有兩朝忠烈祠、尋改爲廣化寺。南屏尋張蒼水司馬墓。監修明史總裁徐立齋、元文葉訒庵方藹兩學士徵公門士萬處士季野、斯同明經貞一言同修、公以大事記、忠端公所記。三史鈔授之、並作詩以送其行。

十九年庚申、公七十一歲。

正月庚子、十日姚太夫人卒。年八十有七。立齋徐公謂公非可

名使就試者、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映碧先生清兩人特舉遺獻、奉旨、着該督撫以禮敦請。公寓書制府李公之芳撫軍李公、本晟代以老病疏辭。已、又奉特旨、凡黃宗羲有所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着該地方官鈔錄來京、宣付史館。李方伯士貞因招季子主一、公至署、較勘如干冊、使胥吏數十人繕寫進呈。公長於史學、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有叢目補遺三卷。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故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總裁必咨於公。如厤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公謂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

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至於死忠之徐公又延籍尤多確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證。

主一公參史局，公以書戲之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我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

上太夫人事略於史館。入明史列女傳。

徐果亭宮詹訪公黃竹浦，謂勝於過柴桑問浣花也。

秋暮，天童山曉本晳過訪，不值，題詩於壁云：「短杖拄泥深尺許，遠隨牛跡辨荒村。先生乘輿看花去，惆悵斜陽立板門。」

適海昌，過郡城，適輪菴禪師文文肅公從子。開法於能仁寺，公相見話舊，愴然者久之。

謝弔過桐溪休陽汪氏三子時僑寓桐溪。周青、晉賢、季青

出其詩稿求序。　自訂南雷文案、授門人萬子充宗校、鄭子禹梅序。甬上門士校梓。

二十年辛酉、公七十二歲。

適海昌、徐功燓爲其祖忠襄公求神道碑銘、公謂、白髮青鐙、同理前緒、猶可彷彿其六七也。　作吏部侍郎章公格菴正宸行狀、熊公雨殷汝霖行狀、上之史館。　九月、公與慈邑劉仁規訪鄭子禹梅於黄過草堂、以箑書壽序、祝其父秦川先生溱七十。　甬上萬子公擇自淮歸、過訪。

二十一年壬戌、公七十三歲。

至郡、遇百歲翁陳孝廉賡卿（箴）以所用拄杖見贈、賦詩誌謝。七月既望、與門士陸鈐俟、蔣萬爲、洪暉吉各賦詩一章、旋里。遇十月之望、又賦詩一章。嘉善魏允札來、求其父子一先生（學濂）墓銘。公謂子一之大節、四十年尙然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因爲之發其沈屈。華亭張孝廉守求其父司馬澹若公（履端）家傳。公追憶五十年前、以身所見聞者、銓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

二十二年癸亥、公七十四歲。

正月杪、甬上後學陳辛學（汝咸介眉先生子。）從萬子充宗來問學、

公謂人曰、是程門之楊廸、朱門之蔡沈也。四月、吴門周子佩先生千里來訪、上化安山拜忠端公墓。作金陵懷舊詩十章、寄仲子直方公。平陽寺天岳詒黄竹浦、求公作山翁禪師文集序。公詩第三卷天岳評點。五月之郡城、同門友董無休、瑒門人施吉勝敬觀徐文長題壁、即次其韻、並有尋禹穴、宋六陵懷古詩。同輪菴飲虞咨牧陽和書院、時唱阮大鋮詞、其語多刺東林公、有句云、故翻黨錮作新題。七月之杭、王九公邀集湖舫、同毛會侯、許霜巖、王廷獻賦詩誌感。聞萬子充宗卒於寓、往哭之。至崑山、主徐

司寇家、觀傳是樓書。朱之銓以其父文靖公行狀丐墓銘、公廼按狀而銘之。

二十三年甲子、公七十五歲。

之杭、遊南山、過法相寺。童、王兩校書乞詩、還天台。

二十四年乙丑、公七十六歲。

往姑蘇、訪周子佩先生。時先生在僧舍法東坡坐道堂四十九日、厚自鍊養、因公至、破關出見。往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鄭丹邱起西郎傳請公志之。八月返里。萬子公擇自語溪返、過訪。歲暮之甬上、並問陳子介眉病。介眉郎以

千秋相託。

二十五年丙寅公七十七歲。

督學王公顯菴掞攷圖經、知忠端公故有祠、飭郎故里官墩浦口老屋三楹肖像存舊、王明府嵩伊委沈教諭辰令煋攝二月祀事、公有記。　三月、忠端公入祠鄉賢、公留城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若狂、作姚江春社賦。　淮上顧在瞻誤自甬過竹浦、公謂在瞻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路上人物。　六月丁丑、二十五日仲弟晦木公卒。詳全太史鶚鳩先生神道表。　遷居周家埠。

二十六年丁卯、公七十八歲。

王顓菴督學刊子劉子文集、公取家藏底草與伯繩先生原本公次女壻茂林、念臺先生冢孫也、家藏此本。逐一校勘、必以手蹟爲據。有刻子劉子全書。啟見未刻稿淮陽門士田守典來謁。聞陳子介眉陳子夔獻訃音、作二律。衢州葉靜遠書來、有傳公已物故者、公以詩戲之曰、豈邀美醞同丁諷、宋丁諷人傳其死、京師諸人致奠美醞盈室。卻喜流傳似子瞻。子瞻在日、人亦訛傳其死。

二十七年戊辰、公七十九歲。

女孫壻劉上萬承勳自五河來謁。父貞一先生、時爲五河令。五月之

湯文正公於康熙二十三年撫蘇、二十五年還朝、爲工部尚書。二十六年薨於位、焉得二十七年尚在吳門。此行應移入三十年往姑蘇之下。

吳門、謁湯文正公潛菴。述 文正退謂人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崑山果亭徐公自來相接、遂至崑山。在健菴尚書座、有突如而問道學異同者。公曰、爲盜賊有對證、人不敢爲。若道學任人可講、誰爲的證。公有句云、士竦點四書朱陸急同異。蓋有爲言之也。留崑山一月而返。六月、畫師黃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公令寫忠端公正命詩中讖語爲潮神圖、及戢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子期以傳神著名、其師爲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 九月、寓郡城。九日、拜六賢書院、即六賢祠、在南羅門畈。王顓菴督學行部東浙、表章啟禎忠節、立六賢祠、以忠端公爲首、次劉忠正

宗周、施忠愍邦曜、倪文正元璐、祁忠敏彪佳、周文忠鳳翔。咸豐辛酉燬於賊。宗孫樓觀察稷辰議重建、未及舉行、祔其主於四賢書院。

遂尋古蘭亭土人張敬吾導之始得其地。在崇山下、有華表、萬厤時徐貞明立。

十一月四日、夢哭王仲撝侍御、醒而衾濕。

自訂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鈎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曰南雷文定。後復欲芟爲文約。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武寗靳熊封使君校刊三集四卷、四集四卷、山陽小門人戴唯一、西洮楊禹江諸先生校刊五集三卷、主一公編輯、仁和沈荻林廉訪授梓。文約四卷、慈水鄭南谿先生編梓、其板存二老閣。

築生壙於忠端公隴畔、內設石牀、有築墓雜言。

二十八年己巳、公八十歲。

元夕、公會講於姚江書院。邑侯康公如璉實來。紹守李公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某蒙聖天子之名、則避其勞而不往、名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衎衎可乎哉。因作書辭之。主一公自京歸覲、呈徐立齋相國述懷詩三章、即次韻寄之。三月之朔、上送萬子季野北上。登清道觀、遇馮令儀、留宿張錬師房。集諸老人作千歲會、鄭近川、陳賡卿、邵陶叔、潘某、年皆百歲餘、六人亦九十、公八十、爲最少云。烏山胡氏產麟、公謂是大水之兆、作獲麟解。

二十九年庚午、公八十一歲。

二月、

聖祖仁皇帝問徐尚書乾學、海内有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顧問者。乾學對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黄宗羲學問淵博、行年八十、猶手不釋卷。曾經臣弟元文奏薦。

聖祖曰、可名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即遣官送之。乾學對、前業以老病辭、恐不能就道也。

聖祖因歎人才之難如此。督學晉陵周公清源按臨東浙、將次竹浦、訪公山中。雲間族姪仲簡公炳來姚、訪尋祖

墓、公展閱家譜、知爲竹橋畈頭之支。公集族祖文信公諱珣、道南公諱韶、半山公諱嘉仁、潁州公諱嘉愛、丁山公諱元鉉、景州公諱尚質、贄菴公字伯川、遺稿爲黃氏攟殘集、仲簡公任剞劂之事。三月、之杭、次子直方公隨侍。廣化寺拜忠端公神位、遂往姑蘇弔劉龍洲先生墓。同周子潔文與也、點、文肅公孫。門士裘殷玉璉遊虎邱、遇蔡九霞、張茂深、賦詩一章。五月始返。

至五夫、見大鳥滿田、初以爲鸛、察之則鶴也。公謂東浙無鶴、海鳥之來、其如魯之鶢鶋、天津之杜鵑乎。　七月杪、大雨、山水驟至、忠端公祠圮、姚人訛言邑當沈、父老思爲壓勝之術、祭告城隍神、徹城樓餘姚縣三大字投之江、公

作姚沈記。十月、復之杭、六一泉謁忠端公神位、先覺祠謁講學諸賢。崇禎初、子劉子請建五君子祠於西湖、先忠端公與魏忠節及其子學洢生於浙、周忠毅宦於浙、高忠憲講學於浙也。尋改爲先覺祠、並祀講學諸賢。今移附六一泉廣化菴後。

三十年辛未、公八十二歲。

得吳公及喬之、霞洲先生子。手書、公感四十三年前航海之事、賦詩二章。靳使君熊封治荊任新安、招公遊黃山、公遂之新安、爲黃山之遊。龍鍾曳杖、一步九頓、適汪栗亭黃山續志告成、公即爲之序。四月杪、旋里。復建忠端公祠於新城南門。

三十一年壬申、公八十三歲。

海鹽李明府梅墅請公主講、不果。宋中丞敬仲犖以詩贈公、公次韻卽寄。秋七月、公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

接仇子滄柱都中來書、言北地賈醇庵若水已將明儒學案梓行、公暫徹呻吟、作序文一首、口授季子主一公書之。

公平日讀水經注、參考各省通志、多不相合、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曰今水經。是年書成、遂序之。桐川鮑以文校梓。

是年後所作文曰病榻集。今入文定五集。修儒學落成、公爲記。

三十二年癸酉、公八十四歲。

寄萬子貞一五古五百字。姚志底本皆公所著，攷核頗詳，而人物一門爲後來妄增顚倒，公恐言之則招怨，因作八絶，使讀者可追尋也。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選成，謂主一公曰：「唐文苑英華百本，有明作者輳於有唐，非此不足存一代之書。顧讀本不須如許，我爲擇其尤者若干篇，授汝讀之。」於是有明文授讀六十二卷。四明門士張子錫琨校梓。公又有續宋文鑑、元文鈔，未梓。冬，仲子直方公卒。

三十三年甲戌，公八十五歲。

正月杪，萬子公擇冒雪來訪，信宿而去。八月卒，公思之，如

陽明之於曰仁、不俟其家人之請而銘之。萬履安先生八子多從公遊、而公擇、充宗、季野三先生最稱高座云。甲子、八月二十九日長子棄疾公卒。棄疾公幼患背痏、博學強記、著有留窮草。哭徐立齋相國。

三十四年乙亥、公八十六歲。

七月癸亥、三日卯時考終正寢。疾革、諭家人曰、我死後、即於次日舁至壙中、斂以時服一襲、一衾、安放石牀、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旛、紙錢一概不用。作葬制或問。載文定五集。全氏祖望曰、公自以身遭家國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明言其故耳。又書梨洲末命一篇。畧云、余壙雖成、然頂未淋土、并三百擔不可。此吾日夕在心者也。吾

死後、即於次日之蚤用棕繃擡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
益。棕繃抽出、安放石牀壙中、須令香氣充滿、不可用紙塊
錢串一毫入之。隨掩壙門、莫令香氣出外。墓前隨宜分爲
階級拜壇、其下小田分作三池、種荷花、春秋祭掃培土、要
緊、切不可以一兩擔循故事而已。其祭品、乾肉一盤、魚腊
一盤、果子兩色、麻餈一盤、饅首一盤。上墳須擇天氣晴明、
第一不可殺羊。天雨變爲堂祭、此流俗無禮之至也。凡世
俗所行折齋做七、一概掃除。來弔者、五分以至一兩弁紙
燭、盡行卻之。相厚之至、能於墳上植梅五株、則稽首謝之。
有石條兩根、可移至我壙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
陵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若再
得二根、架以木梁、作小亭於其上、尤妙。　主一公謹遵末
命、即於卒之次日、舁至化安山安臥壙中、即塞壙門。其壙
前片石、平時嘗求鄭高州 梁 爲文勒之、高州卒、未及成文、
後鄞人全太史 祖望 補爲之曰、黎洲先生神道碑文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厓海之孤臣。寒芑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梓入鮎埼亭集。

三十八年、學使黃岡張公石虹希良如詳批準入祀府庠。

五十六年、學使休甯汪公荇洲漋捐俸、置姚邑通德鄉作字號田四十一畝有奇、爲公祀田。汪公係鄭寒村先生甲戌會試分房所得士、此舉蓋寒村請之也。紹守古滇俞公卿有記、海昌查編修慎行書丹勒石。越三十餘年、公仲子後嗣某以賤值私質於族內、畝僅十緡。公曾孫雪汀公儲文以原質價贖其三之二。公元孫稺圭公璋、清遠公璘以原質價贖其三之一、各入於私。雪

汀公并移碑石藏於家、惟戶管仍屬通德三都三里文孝公祀奉憲永不準易戶故也。同治二年、淸釐戶管、開列黃文孝祀作字號田四十一畝一分一釐八毫永不易戶。一時士論譁然、雪汀公歸四畝於公祭、霜露悽然、烝嘗未能備物矣。本慈水鄭徵君書常孝廉勳祀田記後跋。案文孝祀田係汪公捐助、豈有可分裂入私之理。錄雪汀、稱圭、淸遠三公訟諸官以私貲贖歸、未取贖費於公祭、因據其田而收所入以償本息、延滯至今、後人遂以爲入私耳。後賢有能復其舊者、亦九原所深慰也。錄字號畝分於後、作字陎八分八五、憏一畝九五、陎三分五七、陫三畝一二、陬一畝四九、陜一畝三五、陛一畝九八八、陷四畝四、陶三畝八、陆三畝一四、陆五分四二、陔一畝五五、陎五分九二二、陎一畝悦四分五隣二畝六八五四、餅一畝八三椎二畝二三七、剡一畝一。三剡一畝零七、塊二畝二四、坦一畝九八七五堋一畝八

慈水鄭子南谿性建二老閣於半浦，祀公及其祖秦川公溱成其父寒村先生梁之志也。春秋仲丁，祀以少牢，至今百五十年矣。

同治十一年，炳建留書種閣取公楹聯「留天下讀書種」之意。於缾廬西北，爲觀象讀書之所，謹奉公遺像於中，朝夕瞻仰，用勵紹衣之志云。

乙巳長夏，輯成此稿，卷分爲四。公之一言一事，與夫文詩目之有年可稽者，捃摭殆盡，久爲同志鈔傳矣。戊申己酉間，宗滌樓先生講學吾姚龍山書院，就而正焉。先生曰：年譜自有體例，曷以誇多鬭靡爲。遺獻事實甚繁，取其言行之大節，師友之結契，際遇之轗軻，行蹤之經歷，有足見性情學問者，編而入之，使後人得以論世知人已耳。瑣屑之事，盡從芟削。且年譜之作，將弁諸遺集也。文定詩麻諸篇，各標年次，而復次其目於譜中，毋乃贅乎。炳因删繁就簡，合爲三卷。兵燹時，存於牖下者是也。歲丙寅，重加釐訂，時

先生歸老越中，炳復繕清乞正。先生曰：得之矣，不違陽明、蕺山二先生年譜之例矣。今剞劂告成，而先生已歸道山六稔。爰書此以志師承之自云。癸酉仲秋，炳屋又識。

尊道先生年譜

清・凌錫祺　編撰
清・王祖畬　參閱
唐受祺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尊道先生年譜》一卷，清淩錫祺編撰，王祖畬、唐受祺參閱。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桴亭先生遺書》附。

陸世儀（一六一一—一六七二），字道威，自號剛齋，又號桴亭，别署眉史氏，太倉（今屬江蘇）人。究心先儒語録及經濟諸書，明亡後，歸隱鄉里，與陳瑚等以道義相砥礪，建桴亭書院，專心讀書、著述、講學其中。順治間，學政張能麟聘輯《儒宗理要》。歿後，門人私謚曰尊道先生，又曰文潛先生。其學歸於程、朱，然亦不薄陸、王，以爲當以「居敬窮理」、「格物致知」、「盡人倫合天理」、「求實用合聖意」爲治學途徑，力主實學與内心修養，其學於有清一代影響甚鉅。嘗講學於錫山東林書院，説《易》於毘陵大儒祠，受業者數百人。所著除《思辨録》外，還有《論學酬答》、《儒宗理要》、《格致編》、《性善圖説》、《復社紀略》、《春秋考論》、《詩鑒》、《書鑒》、詩文集等。

淩錫祺字葆齋，著有《德平縣志》十二卷、《萬家姓》等。王祖畬字丹揆，清光緒九年庶吉士，嘗爲河南湯陰知縣，所著有《鎮洋縣志》十一卷等。唐受祺字若欽，號蘭客，所著有《浣花廬詩鈔》四卷、《賦鈔》二卷。三人均爲太倉人。本譜之撰，據譜末孫壽祺所作跋云，乃爲淩錫祺「取先生行狀、行實及《思辨録》、《論學酬答》諸書，採其年月可考者，悉心編次」而成，遂使世儀「學術出處、文章經濟氣節之散見各書者」，「釐然契其要領而撮其大凡」，時爲清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二十三年，唐受祺與王祖畬及同邑生李頌侯删其重複，補其闕漏，頌侯又别録成帙，此本蓋即以頌侯所録爲底本刻印者。今觀此譜，每記一事皆註明出處，間有案語闡明之，其編撰詳明，誠爲譜中之佳者。此譜將世儀之思想學行融爲一編，亦爲研究清代儒學之重要史料。

尊道先生年譜

同里後學淩錫祺編輯

後學　王祖畬　唐受祺　參閱

明萬歷三十九年辛亥七月三十日、先生生。

陳確菴先生瑚尊道先生行狀、君諱世儀、道威其字、別自號剛齋、晚又號桴亭、人稱曰桴亭先生。先世居太倉。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考諱某、號振吾。皆有隱德、不仕。振吾先生居鄉、性謙謹、口出氣若恐傷人。太常王公煙客常巾車過里門、遇先生於

隘巷、其僕以行之騾也、誤齧先生衣、碎其裾。太常窺見之、亟下車爲禮、而先生已卻避不可得見矣。太常心異其人、後物色、知爲先生、屬友人道殷勤、聘諸家塾爲弟子師。里人兩賢之、至今以爲美談也。妣某氏娩君而卒、以家貧不能乳、乃寄養他姓云。先生子允正行實、府君生於萬歷辛亥七月三十日。

八月、母某孺人卒。

桴亭詩集自注、先母見背、予生纔十二日。行實、七歲知母產已而亡、矢長齋以報。

儒藏

四十七年己未九歲。繼母某孺人來歸。

行實、府君九歲、大母□□之、撫育提訓、不異己出。

天啟二年壬戌十二歲。能詩歌。

行實、府君天姿卓絕、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年十二、能詩歌、大父命題百鳥朝鳳圖、應聲曰、獨向高岡擇木棲、更無鵷鷺與相齊。一聲叫徹虞廷日、四海鴟鴞不敢嗁。大父深器之。

三年癸亥十三歲。隨父振吾公館顧東明家。

行實、年十三、隨大父館東明顧公家。

四年甲子十四歲。與盛先生聖傳定交。

思辨録盛序、予遇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即相得甚歡。

七年丁卯、十七歲。與陳先生言夏定交、約同志爲文會。

行狀、天啟丁卯、君年十七歲、予少君二歲、予不幸早有文名、君訪予於北門壞屋中、遂定交、相得甚歡。乃約同里盛君聖傳、錢君蕃侯、過君在茲輩數人結爲文會。立科條、設監史、嚴賞罰、雖治舉子業、以道義相成、廩如也。　行實、北關温如陳先生爲童子師、其長君言夏有文譽、遂定交。

崇禎元年戊辰十八歲。受經趙樽匏先生之門。見安道先生年譜。按樽匏名自新字我完後舉崇禎己卯鄉薦。深於經學、著有易論、左傳贊論二書。

三年庚午、二十歲。復社招之、弗往。

詩集空潭詩序、空潭志潔也、時賢以黨附相援者、託之以見志焉。　行狀崇禎庚午辛未間、吾州社事盛興、門牆大闢、四方知名之士擔簦負笈、脂車秣馬、喘汗奔走於壇坫之下者、絡繹輻湊、殆無虛日。或聞予與君而招之、皆堅謝不應命。或以危言動君、君不爲動也。

五年壬申、二十二歲。入郡庠。

行實、壬申季冬、學使者甘公歲試、入郡學。

六年癸酉、二十三歲。延陳確菴於家、相與閉戶讀書。

行狀、君延予於家、以教其養毋弟、相與閉戶讀書、作爲詩古文辭、更互甲乙、以求其是、時天下已多故矣。

師事石敬巖將軍習武事、作八陣發明。

文集石敬巖傳、敬巖予所從受劍槊之師也。時江以上海氛日甚、沈公萃禎備兵吾婁、留心武事、聘東南技勇練兵教士、敬巖應聘而來。予念時事日

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則兵革之事所不能也、乃延敬巖而問技焉。三年中、頗得其術。 行狀、兩人知不久將亂、又見天下人材落落、頗自負、欲爲蓋世奇男子而後快、凡橫槊舞劍彎弓弄刀戰鬪之具、兩人無不習也。而君尤好言陣法、以爲陣法者、節制之師、兵家之禮樂也。其法使勇者不得獨進、而怯者不得獨退。古之言陣法者多矣、然而聽其說則美、究其施則無用、乃作八陣發明一書、以縱論其得失、而獨取戚南塘鴛鴦陣法、謂得古人之遺意而善用之者也。 行實、時天下已多故、乃同言

夏暨玉汝夏先生師事石敬巖將軍習武藝、不一年、盡得其術。即留心軍旅、作八陣發明、縱論得失。謂蔡西山、李筌、王慈湖輩諸圖說、徒務飾觀、惟戚南塘鴛鴦隊法稍得古人遺意、故於諸家原圖原說之後、各附論正、以發明之。

秋、行袁了凡功過格。

行狀、初、予之館於君家也、王太常爲其長君周臣擇友謬及予。君以太常賢大夫也、趣予就之。既就館、潛行袁了凡功過格。其年秋、過君家、發其篋覩之、則君亦行之踰月矣。相覩而笑、以爲不謀而同

心有如此者。

七年甲戌，二十四歲。父振吾公得中風疾，先生親侍臥起者幾五載。

行實：甲戌，先大父得中風疾，府君震駭，不知所自，口爲餔食，厠牏必親，侍臥起者幾五載。

九年丙子，二十六歲。冬，會晤虞九江先生珠樹堂之西軒，相約爲體用之學。

行狀：丙子冬夜，君與予同宿江君虞九珠樹堂之西軒，朔風怒號，篝鐙慘淡，三人弔古論文，感歎者久之。乃相商讀書爲善之法，期以明年丁丑爲始，

而聖傳亦聞之而共學焉。里人目笑之、有陸陳江盛四君子之稱、然不以世俗故少衰也。行實冬、會晤虞九江先生之珠樹堂、篝鐙劇談、感慨交集、相約爲體用之學。

作格致編。

論學酬答與許舜光書、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閒所輯。　思辨録後集九、薛文清云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敬天者、妄也。儀自丁丑志學之初、作格致編以自考、即以敬天爲入德之門、而曰、敬天者敬其心也、敬其心如敬天、則學無不誠、

而天人可一矣。先生之言、可謂先得我心。受祺案先生與許舜光書、作格致編在丙子冬。此云丁丑者、案行實於丙子冬云、作格致編以明年丁丑元日爲始。是先生著書在丙子冬、而隨事精察、所以奉行是書者則自丁丑志學歲始。二說互相發明、今並錄之、俾讀者有可考焉。又後集九、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予作格致編、亦一從天理人倫做起。蓋前此曾行了凡功過格、覺得都是分外故也。又後集九、予丙子年自爲格致編、以天理人欲分善過、而主之以敬。

十年丁丑、二十七歲。春、紀考德課業錄。

論學酬答答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書、昔丙子丁

丑之間、弟輩葕有志學道、亦慮工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創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録、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又與許舜光書、丁丑春紀考德課業録。

思辨録前集三、予自丁丑記考德録、即日書敬不敬於册、以考驗進退。

始著思辨録。

行狀、予因效古人讀書記法、偶有所得則筆而誌之、謂之求道録。君見而善之、曰、此中庸所云慎思明辨也。遂有思辨録之記。當是時、四人者以九日

誦讀一日講貫其所討論者無非古先聖賢正心誠意修己治人之道稍暇則又時時過予外家連牀危坐自夜達旦各舉其日記設疑問答驗學問之消長而君與予尤好辨君曰是予曰非予曰然君曰不然合則怡然解頤不合則窮源極流爭論反覆必求其理之同歸而後即安旁觀者始鬨而駭繼而疑卒亦信且服矣　行實著思辨錄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則而天文地理河渠兵法封建井田學校亦無不論列與陳確菴論動靜書

見論學酬答。又論學酬答答王聖乘書、弟於丁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即動求靜之言。行狀時予尙兼禪學、欲以主靜爲本。君移書相論難、予有書與君辨中庸經權之指、君亦心折予言。

定歲會禮。

思辨錄前集一、國初、太學每朔望走班行禮、周旋折旋之間、即步履毫不敢亂。府州縣學凡新附生員俱要捲班行禮。今皆廢壞殆盡、委諸草莽矣。所以每遇謁聖陪祭、及迎送官府、參差喧雜之態不可勝道、令人望而厭惡。此非細故也。昔張子厚教

學者必先習禮，深得古人之意。予輩諸同志及門人子弟自丁丑歲始，每歲一祭，先期必爲歲會，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豫定禮儀，或參以成均之法。至期行禮，肅若無人，觀者無不起敬起慕。惜乎時遇佝屯，未能充廣也。

著讀史筆記。

文集自序略：儀自丁丑來，與二三友人從事經學，而又懼不知古今，無以明體而適用。乃復相約觀史，更相議論，各自舉其說而筆記之。既成，而後折衷於春秋、綱目，以觀聖賢用心之所及。

十一年戊寅，二十八歲。爲考德課業之會。

文集書淮雲問答後：戊寅，又得友人錢兄蕃侯、夏兄玉汝、江兄升士、王兄登善，皆篤志求道，勇於自修。言夏更爲考德課業二錄，以相稽核，稍稍擴充之。每旬日必相聚論學，雍容竟日。暇則課文習射，風雩詠歸，蓋駸駸乎有鹿洞鵝湖之樂矣。

輯城守全書。

思辨錄前集十七：守城之法，全在節制，須通看一城有幾門，有若干臺鋪，若干城垜，以門統臺鋪，以臺鋪統垜，然後以城中兵民量數分番配之，仍以

民爲經、兵爲緯、民爲正、兵爲奇、與居有時、勞逸有節、則可以持久而不弊矣。至於節目之詳、則愚於戊寅歲、曾輯城守全書、頗爲詳密。

冬、父振吾公卒。先生哀慟欲絕、日讀喪禮、不入內寢者三年。

行狀、戊寅冬、君丁振吾先生憂、日讀喪禮、與室人異寢室者三年而後復。君固不言而躬行、而家人亦未之覺也。　行實、戊寅冬、大父即世、府君哀慟欲絕、勺漿不進口者三日、擗踴哭泣、寢苫枕凷、上膳必親。卒哭後、別室異寢、不與宴會、惟輯先大父

遺書遺事。有居喪日記一册、常置左右以自警。

十二年己卯、二十九歲。夏、講學淮雲寺。

文集書淮雲問答後其略云、己卯夏、言夏諸兄有淮雲問答之舉、儀以居憂、不敢聞命。諸君相強勉爾涉筆、荒迷日久、不知所云、顧視諸兄如在天上。秋閒言夏輯而錄之、又從而爲之序曰、以存始事、用識不忘。　行實己卯夏、府君講學淮雲寺、立講規六條、罰規六條。蓋將驗諸躬行、以爲作聖之基也。

十三年庚辰、三十歲。春、作桑梓五防。

其略云，庚辰春正月，積雪經旬，晏坐書室，讀陸宣公文集耳。中所聞時事，殊多駭聽者，不勝憂危。迺效宣公文體，私作五防，一曰防州，一曰防城，一曰防鄉，一曰防變，一曰防饑。

輯宗祭禮。

思辨録前集十。予自庚辰，即爲陸氏宗祭禮四卷，一提綱，一疏義，一儀節，一圖説，俱備衍前義，欲會五服行此禮，以世際荒亂，族衆凋落，未及舉行，未知何日得遂此願也。

講學蒔藥山房。

行實、庚辰、又得王登善、曹尊素諸先生講學於蒔藥山房、定歲會月會旬會時會之禮、改立全規、曰考德、課業、講論、記誦、經義、治事、問答、游詠、凡八科。更立約法十章、又有齋戒之條十則、立紀事之法十則、皆嚴憚以從事、畏敬以奉行、久而弗渝、肅如也。

秋七月、著治鄉三約。

自序略、天下不可不以三代之治治也、不特天下爲然、郎郡邑且然矣。以三代之治治天下、其要在於封建。以三代之治治一邑、其要在於畫鄉。古者

成周之治、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既已盡天下而封建之矣。而畿內之制、則又詳於都鄙之法、所謂王化起於鄉也。是又率畿內之地而封建之也。今者三代之制雖不可復、然古有比閭族黨、今有廂坊里甲、其名異、其實同。請得言由今之道而可以臻古之治者、其法有四、曰鄉約也、社學也、保甲也、社倉也。四者之中、鄉約爲綱而虛、社學保甲社倉爲目而實。今之行四法者、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綱者目之、目者綱之、此其所以孳孳矻矻、而終不能坐底三代之治也。是居敬行簡之道未得也。居敬行

簡之道得、則又當致精於用人。愚故仿周禮之意、爲治鄉三約、而又拳拳於爲上者之得其人而任之也。 思辨錄前集十八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地勢、分邑爲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於鄉約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繇役、一皆緣此而起、頗得治邑貫通之道。 又前集十九鄉邑欲行井田、須修古鄉大夫之職、先分邑爲幾鄉、每鄉鄉正一人。凡一鄉中受田、歸田、收銀、收糧等事、皆鄉正任之。縣

官總覈其成，方可不勞而事集。予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

作避地三策。

行實：是歲大旱，禾稼盡槁。府君知亂由荒起，乃與鑑明王先生相約爲避地計，擬卜居陽城之濱，作避地三策。

十四年辛巳，三十一歲。年饑，約同志爲同善會。

見志學錄。行實：辛巳大饑，人相食，道路僵仆者相望。府君見之惻然。乃約同志數人爲同善會，日聚銀米拯饑民，全活無算。有鄰居某者，貸府君金，

子毋不能償、還其券。尋以饑死、復爲之具棺殮。府君陰行善事類如此。

夏、赴京口、挽留州牧錢公。

詩集、邑侯希聲錢公治婁有惠政、以逺年南糧被謫、將去官。時江南大旱、婁地尤岌岌、一日不可無錢公、士民羣赴京口、叩兩臺挽留之。予與聖傳虞九同舟、途中有感雜詠十絕。　志學錄、時州尊被叅、提問之旨已確、而州中保留者甚少、人心如此、禍亂之來必矣。予與言夏力言州尊去留關係之大、諸友亦頗聳動、乃議至撫按處保留。

秋，作常平權法及救荒五議上當事。

行實：秋，作常平權法及救荒五議上之當事。時洲之賢父母四明錢希聲先生暨南郭張受先先生，皆以府君爲經濟才，有所言，未嘗不見信也。

十五年壬午，三十二歲。春，大饑，與陳確菴商避地之計。

行狀：壬午春，大饑，家飽糠覈，屑榆爲粥，人相食，然君不以瘠餒故廢講學。當是時，海内盗賊蜂起，西北皆用兵，獨江南數郡苟安旦夕，如處堂燕雀，而君獨鰓鰓然以爲憂。乃與子商避亂之處，相地於

陽城之湖、結茅於任陽之澤、欲如古人躬耕南陽、以待天下之清。

十六年癸未、三十三歲。春、如皋吴白耳馳書來聘、謝之。

見諭學酬答答如皋吴白耳見聘書。　又文集贈吴白耳序、歲癸未、白耳忽馳書幣邀予渡江而北、共證所得、開緘發書、語意鄭重、予愧謝不敢、止録思辨録數十條附寄。白耳即爲思辨録條對二卷、復緘示予、予受而讀之、始知白耳亦爲格致之學、與予輩平昔所勛、千里之遠、若合符契。

漢陽黄赤子過訪。

詩集、漢陽黄赤子北上公車、過婁談道、與予相得甚歡。　按論學酬答有與漢陽黄赤子論學書。

著治通。

論學酬答答欽序三書午未之閒、卽絕意圭組、悉心著述。有治通一書、以病中輟、尚未脫稿。　又答郁儀臣論學校書、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

大清順治元年卽崇禎十七年甲申、三十四歲。夏、著匡時臆論。

論學酬答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昨承先生手

書、索拙著匡時臆論及治鄉三約、城守書三項、以爲欲見諸施行。此非爲某一人起見、實爲天下生民起見、甚盛德也。　又答吳白耳書、匡時臆論一册、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　按匡時臆論即甲申臆議、其略以復仇討賊爲主、而分目十有四、曰定內志、去積習、勵乾德、列屯守、決恢復、明軍法、備巡幸、固長江、清京師、重禁衞、整衞所、理財用、求人材、愼制舉。

籌改折議。

見改折始末論。　又行實、甲申、婁江全塞、吳中復

大旱、民病於漕、父老欲改折、而南郭先生難之。府君爲細籌先生、曰子言良是。遂入都與部曹言、竟得折三分。是秋、安撫祁公莅蘇郡、南郭以府君有匡濟才、上姓名於當事。府君以老母在、固辭之。

吳白耳寄書論道。

論學酬答載吳白耳先生來書、其略云、天翼斯文、篤生道威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眞行之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樂、論事則有内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

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有以更化之、舍吾道威其誰哉。惟吾道威涵養愈深、躬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遯世无悶、以待天下之清、道威其尚勖哉。

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

見論學酬答書、略云、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爲、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若時不可爲、道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淑後學而惠來茲、雖高爵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

之所係者大、而萬世之所係者尤大也。

冬、崇明宋子猶來訪。

詩集注、予與子猶相遇闈中、一見不忘、今十年矣。子猶忽來相訪、開心論道、契若符節。按論學酬答有答宋子猶論思辨錄、論時事兩書。

二年乙酉、三十五歲。作制科議。

其略云、由今之道、欲議改制科之法、多爲之制、則人不習、盡改其舊、則人不安。亦第於今制之中、斟酌其平易而切當、使天下之人多讀書而少作藝、漸去浮而趨實、斯已耳。實則萬理具而人心正、人

心正則事功出、亦治平之原也。

夏、移居任陽。

行實乙酉夏、同鑑明、石隱兩先生移居任陽、結讀書社。

復入城、爲守禦計。

詩集無陋居十詠序、乙酉夏、居村僅一二月、以土人亂、復入城。

姚江史子虛過訪。

論學酬答與張受先論學書、昨承先生之命、以子虛先生一席之論尙未酣暢、意欲諸友各爲問難、

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自尋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録，至鵝湖一會，未嘗不踴躍思慕，咤爲絶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辨争之門也。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子秉鐸於上，顔、曾、游、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况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

而不敢少祕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欲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於有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臺先生之高弟。念臺、今海內之所仰以爲宗師者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有所不能、而揆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於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於無善無惡之

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史先生、史先生不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必欲剖析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爲快乎。昨鄙意已託于猶兄面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其概、幸先生諒之。

行實姚江史子虛先生徒步顧問、設講席於南郭齋、聽講者五十餘人、行謁聖禮。羣揖府君登座、講論竟日、莫不歎服。

漢陽黃赤子過訪。

詩集有黃赤子亂後過訪詩。

三年丙戌、三十六歲。春、文介石先生過訪、論易。

詩集二月二十六日、滇南文介石先生同石隱、聖傳、虞九、人表、人衷、寅士諸兄過小齋、論易。

輯書鑑詩鑑。

思辨録前集四、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定、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註疏、或增論解、無慮數千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爲得罪聖人、莫此爲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未知經之所以爲經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

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議庸鄙、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未識後世其能諒我否。 又前集五、予近輯詩鑑、自漢唐迄明、取其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小論、頗欲仿河汾之意、未知當世之人其許我否。至如陶、杜、劉、陳、意欲另批、詳其全帙。太白、樂天、放翁諸人則附之、尚未及也。 行實戊亥之交、府君以斯文一脈、世道人心所繫、偕二三友

人仍務舊學、著詩鑑一書。以人取詩、以詩取事、每篇之首、採史傳爲序、各附小論、不合於三百篇之旨者、不錄也。

受祺按、先生輯書鑑、未知當在何年。惟據思辨錄、因續經之說、以詩鑑書鑑二集連類相及、玩其語意、似在一時、因並著之。

四年丁亥、三十七歲。春、講學蔚村。

見安道先生年譜。

五年戊子、三十八歲。春、講學斯友堂、復爲考德課業之會。

見文集講學紀事序。行實：子丑兩歲，復爲考德課業之會，講學於石隱先生之斯友堂。門弟子請記其事，府君以古人成法，反覆勸勉，以勵諸子，因以自勵。舉乾之九三君子進德修業爲體用兼著之本，諸子皆奮起。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見論學酬答書，略云：吾兄欲舉講會，此眞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茲矣，中閒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

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迹雖溷處城市、而此學此道、造次顛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儆徒共舉講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己成物之學、一刺不容或離耳。

夏、偕王石隱、盛寒溪訪陳確菴於蔚村。

詩集蔚村八詠詩序云、戊子四月、同石隱、寒溪過蔚村訪確菴、凡三夕、賦詩將別、而風雨不已。石隱乃拈蔚村八勝題、各賦五言八絶。

長子允純行冠禮。

思辨録前集十、予男允純行冠禮、請介石先生翼、

王石隱爲賓，俱有訓詞，言夏爲字說。確菴文稾

陸宗程師程字說略云，戊子夏四月初吉，石隱王

君、寒溪盛君同桴亭入村訪予，桴亭因舉其二子

之名而問字於予，且告予曰，古者二十而冠，冠而

字之，成人之道也。今二子年未成人而遽字之，毋

乃欲速歟？予應之曰，否。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則幾幾乎成人之始矣。今吾

子之教其子也，皆大學之事，則既責之以成人之

道矣，而字之庸何傷。桴亭以爲然，乃與石隱、寒溪

同謀所以字之者，而字允純曰宗程，字允正曰師

程、噫爲二子者，可以思矣。

過瀾漕，訪黄幼玉。

詩集四月戊辰，過瀾漕，訪黄子幼玉。幼玉爲續舉蓮社。時同過者，石隱、寒溪、確菴諸兄也。

寄吴白耳書。

見論學酬答書，略云：自甲申一接台教，羅兹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迄今四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爲未卜

耳。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又云、念時無可為、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材難得、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懇徒數人、進學甚力、殊為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

晤繆城侯紀原於蔚村。

詩集贈侯子紀原詩序、紀原以家難、隱於荒僻。偶從友人齋得予八陣發明讀而愛之、至是邂逅於蔚村、握手如故交、不忍言別。於其行也、贈之以詩。

鹿城諸緘菴、禾水徐汝桓過訪。
見詩集。
冬、嘐城陸翼王過訪。
詩集、嘐中翼王陸兄、黃蘊生高弟也、邃於理學。冬至日過訪、與虞九共宿桴亭、談道竟夕、喜而有賦。
與友人究渾天。
詩集、冬至後十日、論學斯友堂、多談渾天及黃赤九道、諸友未達。次日、藥圃兄同舜光、範先諸人復集桴亭、重舉前說。予乃以琉璃圓燈、命舜光、純兒畫道分星、權爲渾天、因指示日月出沒狀、互相傳

觀夙疑盡解。　又思辨錄後集三、予於戊子春、與諸及門論天體、聞者多不省。適有琉璃明燈、因令周生翼微以空處爲南北極、而畫黃赤道及二十八宿於上、手轉之、觀者俱豁然。因思燈圓雖似天體、而人在外觀、猶爲未盡。有大力者當爲琉璃圓球如屋大、刻畫恆星赤道於上、而開其南極爲隙以入。人坐其中、設機轉之、日月道亦另爲機轉之、而設火於外。琉璃體明、諸星燦然、頫首仰觀、便無一不與天合。中間大地、則刻木作地形、以水浮之。當天體旋轉時、水與木仍居中不動、似頗與天地

之形相合。受麒案、此在戊子春、非一時事。以所論相合、特附著之。

六年己丑、三十九歲。正月、講易蔚村。

見文集乾卦講義。又詩集十五日、與諸同志過蔚村、講易并論儒釋。行狀己丑元夕、予以崑山諸君合甫之意、請君入村講易。

嘐城陳義扶過訪。

見詩集。

秋、送陳確菴之隱湖。

行狀己丑秋八月、予赴常熟毛君子晉之館、君偕翼王陸君輩以詩送別於毛家市。

七年庚寅、四十歲。春、亭畔產靈芝。

詩集采芝歌序、予家桴亭之畔、小池之濱、忽生靈芝一株、隱伏衆草。時方課童、掃除竹徑、正兒見之、采置盆中。純兒識其爲芝、以告予。予歸視之、則誠芝也。聞之土氣和則生芝。腐儒自放、履運多艱、和云乎哉。昔孔子見幽谷叢蘭、以蘭爲王者香而蕪沒衆草、喟然作操。芝之爲物、非蘭儔也、亦將與商山諸君子結世外之知耳。 行實庚寅春、亭畔產靈芝、大如盤、高徑尺、見者咸謂府君仁孝積學所致。

秋，偕文介石先生過汲古閣，爲確菴尊人壽。

見文集。温如先生七十壽序。　行狀：庚寅，家君年七十。君與滇南文介石先生偕過汲古閣，爲家君壽。先生登座，講《仁壽書》義，君實相之。

吳門楊日補、同袁重其過訪。

見詩集。

嘐城侯記原過訪。

詩集：予與記原别三年矣，歲暮，挐舟至婁，擬過予爲浹日談。忽風雪大作，竟日，遲遲不至，因誦嗚臯積雪之詞，口占一絶。

八年辛卯、四十一歲。秋浙中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潘美含、陸冰修過訪。

見論學酬答與浙中屠闇伯諸君子書。又復禾中諸君子書。詩集禾水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陸冰修、潘美含挐舟過婁相訪坐小亭、談道竟日。

已復籌鐙商榷今古、長枕大被縱論達曙。行實、辛卯浙中屠闇伯、陸冰修諸先生見思辨錄以爲千載絕學、曰婁江今之河汾也。扁舟過訪、留連浹夕。

隱湖毛子晉過訪。

見詩集。

九年壬辰、四十二歲。閩中林衡者過訪。

詩集有送林衡者遊中原長歌。行實、壬辰閩中林衡者先生來吾婁、朝夕過從、帀月而去。後禾中、興化、玉峯、海虞、毘陵、繆城、瀛洲諸理學先生郵筒往還、大約以濂洛眞傳、紫陽正脈、興起絕學、體用合一、互相商榷。

受祺按、先生原詩云、石齋先生天下師、君能弱冠長揖之。是衡者嘗爲石齋先生門人。

宋既庭右之疇三過訪。

見詩集。按論學酬答有答宋既庭右之疇二書。

十年癸巳四十三歲。春，吳白耳過婁談道。

見文集贈如皋吳白耳序。行實，癸巳春二月，如皋吳白耳先生自廣陵涉大江，攜二子來受業。將行，府君同諸先生洎門下士百有餘人，會餞於東岡。府君有講義，白耳先生有會語，諸先生有詩歌。受祺按，行實載先生遺著有東岡會餞上下兩卷，當郎敍茲事始末暨講學緒論，惜乎今不得見也。

崑邑歸元恭過訪。

見文集贈崑山歸元恭序。　行實崑邑歸元恭先生名重海內、得思辨錄讀之、降心俯首、欲修弟子禮。府君固辭、乃敘兄弟。

崑邑顧甯人過訪、會先生赴唐市、不値。

論學酬答歸元恭來書云向爲兄言顧甯人、兄今見甯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令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懽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肸也。　先生答書云、顧甯人、儀羽往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儀適同葛

瑞五在唐市訪顧甯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附亭林文集與桴亭先生書云，廿年以來，東西南北，率彼曠野，未獲一覯清光。而昨歲於薊門得讀思辨錄，乃知當吾世而有眞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具内聖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爲雕蟲篆刻之技。及乎年齒漸大，聞見益增，始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炳燭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錄八卷，特付東堂郵呈，專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爲之批駁，寄至都門，以便改

正思辨録刻全，仍乞見惠一部。鐙下率爾，統惟鑒原。

借崑山葛瑞五遊吾谷。

見詩集。

武林胡彥遠過訪。

詩集西安葉静遠訪道過子詩序：静遠與武林胡彥遠爲性命交，癸巳，彥遠過婁東訪子，與郁子存齋信宿静觀樓，相得甚歡。

送懶雲師歸雲南。

詩集送懶雲師歸雲南。師本鹿城令，今寓浙中。

按懶雲、曹昆山令楊永言、國變爲僧。

十一年甲午、四十四歲。正月、偕文介石先生入蔚村講鄉約。

詩集元夕、村人祈賽鄂公祠、確菴請介石先生登座、爲村人講孝弟力田、爲善三約。行狀甲午元夕、介石先生入村講鄉約、君賦詩記事、有片刻羲皇之語。蓋其時江海治兵、征調繁急、故不覺其見於詞者如此。

過雙鳳弔顧麟士。見詩集。

十二年乙未、四十五歲。春、刊論學書。

陳確菴先生序略、今年春、偶過桴亭、得閱論學酬答四卷、乃桴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桴亭平日與吾黨往復問答者。予悉數之、同道之侶已不下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閩諸賢生全盛之時、遭際運會、乃其所與同時往復者、指不數屈、而尙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桴亭伏處困厄、而諸賢互證、輒水乳無間、乃爾、則由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其心理之同、又何足怪耶。　行實、甲午乙未、及門

諸子擇論學書之至要者輯之、顏曰論學酬答。三韓林九白公治婁、爲弁其首而梓之。

夏、晉陵湯公綸公調偕王石隱過訪。

詩集、夏至前二日、公綸公調、石隱衝雨過小閣、談道竟日。二子別去、公綸留宿、復挑鐙快談。次日成詠、書呈公綸、兼寄馬伯河先生。

晉陵王雲九、陳介夫、劉漢扶過訪。

詩集、晉陵王雲九同陳介夫、劉漢扶百里索舟、冒雨過訪、談道一宿。雲九自述舊歲過婁、擬見訪不果、曾賦詩一章。因出以見示、依韻賦答。

十三年丙申、四十六歲。春、講學明倫堂。

行實、丙申、白公延府君講學明倫堂。學博湯調甫先生造廬請教。

延文介石先生與陳確菴講學靜觀樓。

行狀、丙申春、君以書招予於郁君儀臣之靜觀樓、為其門弟子講學。予乃以白鹿洞規敷陳大義、在座者三州邑百有餘人、天微雪、忘其為寒也。　確菴文藁白鹿洞講義後門人錢嘏記云、丙申仲春、桴亭先生以書延先生講學於靜觀樓、婁暋崑三邑與會者長幼百有二十人、文介石先生南面、先

生、桴亭北面。介石講畢、桴亭以推先生、先生開導如此。

秋、新劉河水溢、建議決壩。

詩集、九月朔日、督岡先生約予及殷重、虞九同往觀新劉河水勢。時雨盛溢、予謂非決壩不可、故有是行。往返凡三日夜、卒從予策決壩、水乃大減。

十四年丁酉、四十七歲。大水、陳開江十二事於巡按某、不聽。

行實、丁酉、積潦稽天、太湖水漲、議濬婁江。白公延府君商之、爲陳十二事於按君、不聽、乃同顧殷重

先生商銷圩開挑之法。于役之日、合境響應、更作開河條件十六則、以移崑、嘉兩邑搢紳。輿情允洽、萬丈之河、成於旬日。白公謝書、有兄翁一紙之力、眞賢於十萬師之語。

冬、應學使張公聘之澄江、尋歸。

文集贈邢杏江序、予以丁酉初冬、被西山張文宗之聘。行實、季冬、西山張文宗視學三吳、諮訪博學之士、共商經籍、書幣來聘。府君以末疾未愈、肅啟謝之。越日、書復至、白侯聞之、謂府君曰、諸生門下士也、彼以道義來、我以道義往、纂修經史、安可

復辭。因治裝就道、至則殷勤握手、歡如故交。出周、程、張、朱宋五子語録曰、五子書數百卷、學者窮年觀之、皓首而不得其指歸。今欲頒示學官、君其爲我輯之。府君曰、自丁丑學道以來、授徒著述、無求於世、謬膺台召、不敢不前。自揣疏陋、不能當此大任。遂辭歸。

睢陽馬功甫蕭縣蔣伯昌過訪、相值江上、有詩賦贈。

見詩集。

至梁溪。

詩集有過東林書院舊址、謁道南祠、拜二泉先生

遺像、謁高忠憲公祠諸詩。　思辨錄後集九子、過東林舊址、嘗有詩云、鄉里程朱聊自淑、朝廷洛蜀已相猜。忠良既逐姦邪盡、宗社旋隨黨錮灰。啟禎之閒、令人深慨。

十五年戊戌四十八歲。春、輯儒宗理要書成、復至澄江。

詩集、新正六日、約及門諸子集紺溪、輯宋五子書。

行實、戊戌春正、文宗載書籍、備儀稟、俾學師躬齎至門。府君乃約門弟子、拔五子之粹而輯之、語錄類要皆有序論、發凡、緒言、或問、共百有餘條、復

爲正學篇以示學者。書凡三百餘卷，删存六十卷，不二月告竣。文宗曰，五子之書得以復闡於今日者，吾子之賜也。見府君思辨録，欲刊布學宫，未果。詢府君先世，知五世諸生，理學相承，遂有五世眞儒之旌。蘇松副憲宫公遺書延訪，有理學名家之旌。張西山儒宗理要凡例，是集始於丁酉之秋，成於戊戌之夏，編輯校讎，鳩工剞劂，凡八閱月。佐予成者，婁江陸子道威也。

祖畬按，儒宗理要，陸淸獻公閲之，以爲疏淺。大抵成書太速，半出門弟子之手，非先生一人手

筆也。

澄江孔蓼園、沙介臣、劉函斯、曹頌嘉、邢杏江等皆來受業。

思辨錄後集一、憶昔戊戌歲、江陰孔蓼園、沙介臣、曹頌嘉諸子問、向來諸儒言學、必有宗旨、先生居敬窮理、亦是宗旨否。曰、固是、然此四字畢竟是起手功夫上多。若論其全、則有四語、曰尚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力行以勉其功、天德王道以會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能盡此四言、方是古今來一大儒者。　行實、府君在澄江、孔公蓼園爲至聖六

十六世孫、長府君五歲。沙子介臣、劉子幽斯、曹子頌嘉、皆一邑名宿、咸曰、某等學業未建、每欲就正四方、無所依歸。今願北面承教、肅箭踵門執弟子禮。因述杏江邢先生年八十有一、生平不欺暗室、學以居敬窮理爲本、讀先生論學書、欲拜門下。言未畢、忽聞屐齒甚喧、有老人呻吟聲、則杏江衝雨令其子扶掖而至。投刺稱門下弟子、堅欲下拜。府君辭甚力、杏江執不已、讓府君居右。揖畢、喘吁不能語。旁有榻、扶之坐、少間乃蹶然起、拱手向府君曰、弟子所以服膺老師者、不特朝聞夕死之意、蓋

有夙願。自世風之去吾儒而趨二氏也、無論搢紳長者、見僧徒則拜、道流則拜、於吾儒則偃蹇傲睨、堅不肯屈。弟子生平自誓、當吾世而有程朱、雖耄必拜受業、爲天下倡。今先生眞吾師、敢不拜。復下榻、府君急止之。時杏江年長以倍、府君答簡猶稱晩生也。閲數日、杏江復至、執贄而見、肅衣冠而拜曰、不如此、不足以見吾心。府君曰、二氏之學、不序長幼、不拜其父母。若吾儒則禮義由賢者出、何可紊也。杏江曰、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韓子言之矣。先生雖固謙、弟子敢易初心乎。在坐皆曰不可

儒藏

卻，卒定師弟子之稱。越月，府君再至澄江，杏江已寢疾。至寢室，杏江曰：弟子苟延一息者，師未至也。今無憾矣。是夕歿。

玉峯陳凱侯、錫山秦霖若、施公烈、毘陵龔武仕、徐子威輩咸來受業。

行實：時玉峯陳子凱侯、錫山秦子霖若、施子公烈、毘陵龔子武仕、徐子子威輩約數十人，皆負笈恐後。凱侯長府君二十餘年，耄而好學，不減衞武。一時謂杏江、凱侯，即董公、蘿石不能專美於前矣。

夏，養疴惠山。

行實。是夏、府君養痾惠山、謁道南祠。見書院榛蕪、碑亭坍毀、進言文宗。文宗捐俸三百金、鳩工庀材、不二月、煥然鼎新。邵氏嗣孫大棟給奉祀。文宗遊惠山、登臥雲堂、略去苛禮、爲率眞會。出所著太極歌分析辨論。府君有臥雲堂會語記。按、書院上似脫二泉兩字。

秋九月朔、講學廣福山房。

文集有學而時習章講義。

江上徐爾瀚過訪。

文集答徐爾瀚書略云、自戊戌之秋、承台兄惠顧於廣福山房、立談之間、弟即知台兄之學非猶夫

衆人之學也。又云、尤可喜者、論說之際、好推伊川。夫伊川之學以覩周子、則誠未能臻大而化之之境、若其謹嚴方正、則眞後學之師表。每見聰明才智之士一言學問、輒喜談超悟、詆伊川爲束縛、究其意不過畏拘檢耳。畏拘檢、則與敬字離、與怠字近。敬怠之分、君子小人之所由辨也。台兄不惟不畏拘檢、而反樂稱之、則其所向之正爲何如耶。

十六年己亥、四十九歲。相地於江陰梧塍里。

詩集留別江上諸子、時濱海多警、江陰竹塘地遠湖海、有村名梧塍里、爲孔氏子孫世居、不下千丁、

其中之秀，則皆子之及門也。以便特往，一相形勢，兼謀卜居。江上諸子畢會於子之歸也，各賦詩言別。

十七年庚子，五十歲。春，復毛卓人書，辭主會講。

文集書略云：承台命，以新歲開學之初，欲延請學行之士講明性學，此誠甚盛舉也。某嘗言，講學一事，雖人人所當爲，然爲學校之官，乃得而專主之。蓋學校所本者孔孟，所同者禮義，所申明者人倫，所相對而切磋者師弟子。故以師儒之官而爲講學之事，此正切已本分官方，非泛然聚徒講學者，

猶有好名標榜之嫌也。承命、極欲效扶杖圜橋之意。適以家姊六十、攜榼南村、未得如願。

夏四月、補注虛齋格致傳。

自序、余自七歲受大學十二三蒙師解章句、頗能領略。獨至知止二節、則茫然不知所以。後每講說必格、格輒欲去之爲快。丙子丁丑閒、與同志講大學、一以朱子爲依歸、然於二節終不能無疑義、時時有格物錯簡之思矣。顧於朱子之說、向屬深信、而錯簡之說無所援據。以後學而擅更古聖賢之章句、有所不敢。藏之於心、未嘗忘也。丁酉、過錫山、

讀高忠憲公大學古本題辭、慨然有會於蔡虛齋先生所更定之格致傳。越數日、至江陰、靜坐廣福山房、恍然於知止節見居敬窮理之旨焉。於是益信爲格致錯簡、輒奮然欲援筆補注而無其暇、積胸中者又二年。今歲庚子四月朔讀書齋中、偶閱虛齋蒙引、復覩前說、不覺此心之躍然而動也。夫學者讀古人之書、非必好奇喜新、樂爲更定、亦務求此心之安而已。大學古本、義不可通、故明道伊川皆有所更定。朱子則既更定、而又爲之章句焉。千萬世而下、舍朱子其容他議哉。顧格致一傳、乃

大學入門之要、千古聖賢傳心之典、而竟失之。雖補傳大意未失、而語非舊文、不特學者之意有所未安、而於朱子之心恐亦有所未慊。此亦深信朱子者之所不憚詳求者也。夫深信朱子者、孰如虛齋、亦既爲之詳審而更定、則於朱子之意或稍有當矣。故竊不自揣、僭爲補注、而又列諸儒之更定者於前以引其端、仿朱子之意爲或問於後以廣其義。雖未敢即據爲大學古本之舊、而居敬窮理、則固朱子格致之本旨、或庶幾其無倍焉耳。

毘陵蔡仲全過訪。

文集蔡仲全先生傳云、毘陵一郡以天文律歷皇極性理疑難之學著稱於時者、人皆知有蔡仲全云。庚子、徒步三百里、訪予於婁、婁中諸賢與仲全接席者、無不咋舌稱歎。詩集、毘陵蔡仲全談律呂皇極之學、諸友皆集紺溪、講論竟日、有作賦贈。

秋、講學東林書院。

行實、庚子八月、錫山高彙旃先生迎府君、講學東林。游泰山祠、謂邑有孝子、當祔祀於此、壁間書其行實。望日謁聖、東林設臯比、請府君講端文、忠憲二先生學術本末。

受祺案先生有庚子東林講義、原書已佚、文集中僅載有高顧兩公語錄大旨講義一首、不譌涵溪先生從何處鈔得。學者讀之、尚可見其梗概也。

講學荆川大儒祠。

文集有太極西銘講義。行實毘陵馬一菴升書、楊爾京諸先生邀講太極圖說西銘達孝章。

十八年辛丑、五十一歲。春、送江虞九之新安。見詩集。

二月、送文介石先生歸滇南。

詩集、二月二十八日、集顧殷重宏志堂、祖送滇南文介石先生。

秋之安義令毛如石幕。

詩集、同友人至安義、留別同學。

著支更法。

行實、辛丑、如石毛先生令安義、約府君偕行。至縣、爲詢利弊、嚴防守、設支更、有支更說。招流亡、懲服毒、革船戶、汰馬價、清錢穀、造倉廒、稽逃戶、查越站、禁鬧房、靖賭博、鋤姦蠹。

冬、刑思辨錄於安義署。

文集答張芑山書、承垂念拙著思辨錄、諄諄以鋟板爲問、足見好德之切。弟承尊諭宜嚴訂定、毋輕授梓八字、銘之心腑、謹藏笥篋。乃於辛丑之冬、忽遭大祲、依友人安義令毛如石、乞水西江。如石索弟書鋟刻、弟述我芑山之意、期期不可。而如石以爲機會難得、訂正可俟、遂竟授梓。行狀西山張文宗覽其思辨錄、歎爲内聖外王之學、欲刊布學宫而不果。辛丑、毛君如石令安義、乃捐俸授梓、以成其志。如石之之官也、以君行、比至、則明政刑、正風俗、鋤姦宄、君相助之力居多。予時亦在楚中、爲

登善校士、君寓詩曰、廿年學道共艱辛、一夕風塵盡隱淪。何意鵝湖登座客、半爲蓮幕捉刀人。蓋傷之也。

受祺按、吳郡葉調生吹網錄云、陸梓亭先生所著思辨錄、世謂其原書卷帙甚鉅、未及刊行。今所傳者、惟儀封張清恪公輯要刻本、即 四庫館所收錄者也。余曾借得雲間姜小枚皋依舊刻塗校本始知此書在 國初已曾分類刊板、其時即名輯要、每卷前題同學友人江士韶虞九氏、陳瑚言夏氏同輯、門人許焻、毛師柱較男

陸允純、允正訂。卷首有張能鱗序文、作於順治戊戌督學江南時、言原書四十餘卷、選輯僅十之三四。次列江士韶、張采、盛敬、陳瑚、歸莊、汪旦復原序六篇、高世泰說一篇。其目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類、爲前集。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六類、爲後集。目錄前有發凡、每類目前復有小序、後又附書文詩歌、雜說三類、爲毛師柱增輯。此舊刻大較也。淸恪公之重刻、書中頗有節刪處、各條標目俱省、原增書文等三類亦裁去。其前十四類則皆仍

其舊、惟不分前後集而合併爲一。惜小枚所校止於前集、而後集闕如、故書文三類張刻或竟全删、或即采入經子史籍類中、而僅删其目、俱不可考矣。乾隆中、四庫館徵書、此舊刻本未經進奉、蓋爾時已難得。余雖僅見小枚校本、亦止半部。後之讀者得余所記序目、尚可考見舊本崖略焉。龔廉仲廷煌續從陸淸獻公三魚堂集搜得思辨錄序一篇、此又舊刻所無、小枚亦未及見者也。近時王亮生爲沈鼎甫侍郎重刊此書、一依張刻之舊、僅删重複數條、從余校本

內借鈔諸公原序、亦未全刻。按葉君所云、疑姜小枚校本即據安義原刻本也。然聞宋商邱中丞亦有刻本、板攜中州、傳本尤尠。近非特安義中州本絕不可得、即張沈原刻本亦已罕見。光緒丁丑、江蘇書局又據張沈二本重刊。永康應敏齋先生跋尾謂、張本舛誤不一、據沈本校正者居多。今考其區類發凡、居然還江盛之舊。序文則自江盛二序外、有晉陵馬肇易序暨陸清獻序、其二張陳歸汪各序及高世泰說均佚。是葉君謂沈本一依張刻、亦臆度之詞也。余既錄吹網錄於原書卷末、以備參考、而復述其梗概

如此。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二歲。在安義。

詩集新正初三日，從安義載米之吴城，途中值大風雨雪凡四日。夜泊舟荒江，感而有賦。

秋，遊白鹿洞諸勝。

行實壬寅秋，府君遊白鹿洞。時當秋祭，肅誠晉謁。尋至五老峯，遊雲居，登滕王閣，梅嶺，弔旌陽舊址。

遥哭文介石先生。

詩集聞文介石先生歸途卒於湖廣之桃源縣，遥哭四首。盛寒溪先生與桴亭先生書云：讀尊翰

及詠言、知與居優勝、情致特佳。讀如老諸示、知小試其端、屢徵美化。幾千里之隔、藉以慰心者此也。吾黨二三知己、髫齡結契、今盡白頭、每阻關山、能無眷念。想仁兄有同情耳。然而吾黨坎坷、未有如今歲之甚者、支師凶信已確、同學已爲發喪、確菴天御相繼讀禮、石翁以奏銷貽累、弟又有孤孫之變、愁眉未展。楚公南返、復因□□失足、不理鄉曲、惟虞九顛連已甚。近赴王印周之約、覺得稍有生氣也。而妻中歲事、又成荒歉、木棉焦禿、菽蝕稻萎、幸水鄉差不盡情耳。催科如火、厲政横生、遍更有

投旗之事。吳下素封、睚眦必報、卽吾婁之破家者、實繁有徒、他邑可知矣。聞小春二日、大駕當歸、果否。賢主嘉賓、一朝分手、自此以後、恐又將入鬱悒憤懣之鄉、奈何。

二年癸卯、五十三歲。在安義。秋、自德安發程。

詩集有曉發德安詩。

冬、長子允純卒。十一月、歸自江右。

詩集哭亡兒允純、時從江西歸也。

三年甲辰、五十四歲。春、西安葉靜遠過訪。

詩集、西安葉靜遠敦艮、劉念臺先生高弟也。年十

六、即有志爲聖賢之學。二十八、謁念臺、念臺即大器之。至今念臺之門能繼師傳者、稱靜遠及錢塘沈甸華蘭先、桐鄉張考夫履祥爲最。與武林胡彥遠爲性命交、癸巳彥遠過婁東、訪予與郁子存齋、信宿靜觀樓、相得甚歡。即爲予言葉子切問近思之學。歸而貽書葉子、相促過婁、而葉子以親老不能遠遊。壬寅、其尊人捐館舍。癸卯春、始同其子以修方濳過婁相訪。值時事多艱、友人無不力阻其行。靜遠念益堅、徘徊西湖、歷夏秋至冬、始抵婁時仲冬十五日也。存齋往海上、子亦江右未歸、葉子

縈然叩靜觀樓不值、廢然而歎、殆將歸矣。存齋之子東堂知爲乃父神交、遂掃室留宿。適葉子以風雪感寒疾、東堂奉侍醫藥、視飲膳惟謹。至二十五日而存齋歸、二十六日、予亦返棹、葉子始有起色、然猶臥病浹月。甲辰春正六日、始過予齋、予爲約存齋父子并石隱、寒溪數人、風雨中相對終日。時予方有西河之痛、而亘朋遠來、道同水乳、不自知其心胸之廓然也。諸友皆即事詠詩、予亦勉成一律、寒溪爲之錄著三篋集中、亦一時之勝事云。

全傳、張受先謂先生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蕺山其

今日之碩果乎。盍與我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不
果而止。西安葉靜遠、蕺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
先生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
武陵陸麗京過訪。
見詩集。
四年乙巳、五十五歲。春、講易毘陵。
陳確菴先生詩集有乙巳春送梓亭毘陵講易詩。
行實乙巳、復講學毘陵。時通翰教辨難者、則爲
保定之刁蒙吉、山西之張芑山、潁州之盧僊石、睢
甯之馬甡功、山陽之左青城焉。

著七政辨、月道疏、月道辨、山河兩戒圖、雲漢升沈圖、分野說。

行實：時廢八股、策論取士、諸及門講天文地志經濟諸書、府君作七政辨、月道疏、月道辨、山河兩戒雲漢升沈兩圖、分野諸說。按時從先生講學者、董咸正大臨、楊爾京世求、爾顯世亦、徐晉九兆鼎、子咸人鳳、荆璩章炬、龔武仕士燕、陸泰來源達、故先生詩集有毘陵八君詠序云、乙巳予游毘陵、相從講論者頗多、而此八君者實同朝夕。歲暮將別、念昔人有五君詠、因廣而八之、非敢上擬古人、亦聊以志一時之好也。

五年丙午、五十六歲。講易毘陵、著性善圖說。

思辨錄後集五、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

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談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眞己。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着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劃然。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菴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

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説、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説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説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

所爲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之言按之、無不同條共貫。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概。 行狀乙巳丙午、君講易武進、著性善圖說而發明以周子太極

圖。

六年丁未、五十七歲。春、葉靜遠來訪。

詩集喜西安葉靜遠喬梓見過注云、時予病足瘡未愈、聞客至、循牆而出。

魏柏鄉相國、王敬哉宗伯致書見招。

行實丁未春、柏鄉魏相國、敬哉王宗伯見府君思辨錄、皆致書相招。

命及門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受學魏柏鄉相國。

詩集、丁未仲春、送四子北遊、兼呈魏柏鄉先生引云、車書一統、百度載新、薄海內外、翹首頌治。獨

泗一鐙在若斷若續之間，世儀有心憂之久矣。恭聞柏鄉魏先生振興絶業，遠接授受之正，慨未能躬詣京師，就正末學。及門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四子，皆有志之士，可進於道者也。世儀命之北遊，親炙教誨，且獻其一得，以求折衷。異日大道南來，淵源寖廣，私淑之幸，詎止世儀而已。四子之行無異儀之自行也，詩以勉之。魏貞菴先生年譜，乙巳，著聖學知統録。時有江南大儒陸世儀字桴亭，令其徒四子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來從學，沙一卿讀知統録而大有悟。

金壇史惠修過訪。

詩集金壇史惠修過訪、問道於丹陽蔣至正齋、共談至夜分、卽事有作。

修宗祭禮成。

行狀丁未斟酌古今、作宗祭禮。行實作宗祭禮四卷、斟酌變通、分爲五宗以祭。毘陵楊爾京先生序而刻之。

受祺案以上庚辰年輯陸氏宗祭禮、亦係四卷、當卽此書。特行狀、行實所繫年分俱與思辨錄不合。當是庚辰年甫經草創、至此始修成也。又

行實此條在丁未以前。茲據行狀改正。
七年戊申。五十八歲。冬。白使君以事至冀。陪飲東園。有詩紀事。
見詩集。
八年己酉。五十九歲。赴丹陽荆氏館。
行狀。己酉。館丹陽荆氏。從遊者日益衆。
冬。繼母某太孺人卒。聞訃。自丹陽馳歸。
行實。冬。丁大母憂。大母爲府君繼母。府君九歲。大母口口之。撫育提訓。不異己出。府君赴館詩曰。八十高堂六十兒。饔飧朝夕反難支。臨歧欲別渾無

語、咽淚如珠不敢垂。又曰、五日征帆去路遥、半爲負米半征徭。公家若肯寬時日、豈忍庭帷隔暮朝。府君之事大母、無異於本生也。聞訃、徒跣匍匐兩晝夜、目不交睫、身觸露霧、馳五百里。居喪哀毁、茹蔬飦粥。大母之慈、府君之孝、可謂兩至矣。

九年庚戌、六十歲。春、卧病累月。

見詩集。

夏、大水、作水没頭歌。

見詩集。

作蘇松浮糧考上當事。

行實吳因賦役、府君作浮糧考上之、得蠲荒稅、緩預徵。又作漕兌揭、漕糧議。按文集漕兌揭係戊戌歲代者糧作。

十年辛亥、六十一歲。春、作淘河議、決排說、建閘議。詩集二月十三日于二府舜鄰聘同相度婁江注云、河塞五十里、今以費少、止議開三十里、闊數丈。又云、海口灩沙、非決排不可。予著淘河議、決排說二篇、上二府。雖未即行、然以予說、海口不復築壩、省金錢無算。 行實吳淞婁江久塞大中丞馬公條議疏濬、題捐帑金十四萬、檄府君佐于公董其事、府君實左右之。既成、作淘河議、決排說、建閘議。

赴丹陽荆氏館。

詩集有别于二府赴丹陽館詩。

維揚宗子發過訪。

詩集維揚宗子發過訪問道臨别賦贈兼示盃都魏冰叔注云、魏冰叔名禧、西江高士也、與子發相友善。聞予在丹陽、亦欲過訪、與子發相訂、時予正值東歸、不及待矣。

歸自丹陽、爲婁東十老之會。

安道先生年譜云、公與鴻逸先生爲此會、略仿香山洛社遺意。吳門高士張來暉繪圖誌盛、而延陵

吳譽施亦倣西園故事、敘而記之曰、裹道人兜披居士服者爲陳確菴。方外裝、與確菴濃談而行、行且止者爲宋菊齋。名龍、字子猶。幅巾赬顏、執經而辨論者爲陸桴亭。正容端坐、指揮如意者爲郁存齋。名法、字儀臣。高冠而髯、抱膝南向而如有所商榷者爲顧樊村。名士璉、字殷重。坐樊村之右、聞言而解頤者爲盛寒溪。倚雲根、對白水而哦者爲王隨菴。名撰、字異公。戴笠投綸者爲陸鴻逸、露頂扶杖而危坐者爲王莊溪、名育、字石隱。若將問奇於莊溪而徐步近側者爲江愚菴。顧戚志邑乘小志、國初邑中多耆德、仿香山

洛社之會、吳門高士張永暉蟾繪以圖、石隱王育作十老圖歌。

秋、應中丞馬公之聘。

行狀、辛亥、大中丞馬公聞君賢、聘爲公子師、閒諮以江南利病。君知無不言、公愛君甚、禮貌極隆。

十一年壬子、六十二歲。正月、以疾歸、二十日卒。

行實、秋九月、馬公具書幣聘府君爲公子師。入幕後、痛陳江南一切利弊。甫兩月而病、歸之日、語言如故、甯神養性、不自知其病。彌留時、閉目不語、終於正寢、時壬子正月二十日辰刻也。執友王石隱、

顧樊村、陳確菴、盛寒溪、王周臣、王芝麐諸先生、王峯歸元恭、同里周孝逸、兩盟叔、率諸故人親戚及門下士撫棺痛哭、聲達里門。大中丞方伯暨州守、四方會弔之士、赴車塡巷、投贈詩文諡議。府君天性孝友、剛方耿介、步趨先民、不結權貴、不慕勢利、不習時趨、不畏強禦。自少發憤以著書講學爲事、大江南北、古淛東西、執經門下者幾數百人、而通籍與年長於府君者十居二三焉。計所著書、已刻者、思辨錄前集二十二卷、論學酬答四卷、宗祭禮四卷、手輯儒宗理要六十卷、格致編一卷、古文一

卷、性善圖說、庚子東林講義、雲漢升沈、山河兩戒、分野圖說、月行九道等圖。其未刻者、思辨錄後集二十二卷、易說初編四卷、詩鑑六卷、書鑑一卷、春秋討論兩卷、四書講義四卷、八陣發明六卷、治通一卷、城守輯略一卷、性理纂要四卷、道統上下論一卷、治鄉三約一卷、五議一卷、甲申臆議一卷、鄉國紀變一卷、常平權法一卷、桑梓五防一卷、避地三策一卷、支更法一卷、制科議一卷、東岡會餞上下兩卷、婁江議一卷、二十法一卷。讀書隨筆、三代規模、富強策、紀事、紀聞、家薦約略、漕兌議、前輩風

流、淮雲問答、蒔藥山房問答、四六啟、續漕兌議、喪中雜錄、講學全規、節韻、幼儀各一卷。粵江圖説、洶河、建閘、决排諸議共一卷。浮糧考、荒揭、漕贈説、漕議八款共一卷。續論學酬答四卷、江西文移十卷、講學紀事兩卷、世系兩卷、剛齋日記五卷、簡易活人方兩卷、詩文稿各十卷。藏於家。

私謚尊道先生，又曰文潛先生。

行狀：君既没，其門弟子欲效古人私謚以易其名。請於予，予曰、私謚非禮也，然古人嘗用之。乃援方正學先生之例，以君嘗以尊道名其堂，即以尊道

謚之、庶使君爲可受。皆曰然、遂相與謚之曰尊道先生。行實既沒、門人請謚、援古人私謚之例、於是四方同學及門下士相與謚曰文潛。以先生之學貫徹三才、内聖外王、足以當之。然終老邱園、潛德弗耀。在易乾之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潛之爲言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之時義大矣哉。謚曰文潛、洵稱允協。葬縣境十八都。

縣志、文潛先生陸世儀墓在十八都。

同治十三年四月、江蘇巡撫張樹聲奏請從祀

文廟。五月十六日、奉
旨飭下禮部會同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光緒元年二月十五日、禮部會奏、遵照奏定章程、應准祔祀。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尊道先生年譜終

後學陸長春敬校

尊道先生年譜跋

桴亭先生爲吾婁儒宗、鮚埼亭集載先生傳云、國初儒者、曰孫夏峯、曰黃梨州、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知其學之邃、是固以先生與孫、黃、李三先生並推矣。顧先生生平學術出處文章經濟氣節之大、散見於各書、非薈而萃之、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淩君葆齋沈潛積學、杜門之暇、取先生行狀、行實及思辨錄、論學酬答諸書、采其年月可攷者、悉心編次、成年譜一卷、而先生學術出處文章經濟氣節之散見各書者、釐然挈其要領而撮其大

凡、可謂勤且精矣。吾婁確菴先生有公孫横山先生所輯年譜、僅見鈔本。敬亭先生有自訂年譜、板亦燬於兵燹矣。他日能將是譜與陳、沈兩先生譜同付棗黎、彙爲合刻、斯則私心所竊冀者爾。

同治十有二年歲在癸酉孟夏之月、同里後學孫壽祺拜跋。

年譜跋

凡輯錄先賢年譜、有必應致詳者三、進學之次第、用功之標準、一也。遺著散失、務存梗概、二也。至於師友淵源、生徒授受、苟有湮沒不彰者、必備書其人其事、以徵附驥益顯之義、三也。有此三善、而又無支蔓無緣飾、然後可以稱完書。尊道先生年譜爲吾郡淩君葆齋所輯、丙申之秋、由紫翔王先生郵書見遺。丁酉夏、予復屬崇明王君丹揆、同邑李生頌侯覆審一通、藉以刪其冗複、補其闕漏。既竣事、頌侯又別錄成帙、持以眎予。予再讀之、則於向所謂必應致詳者、罔不

羅絡該備焉。雖然、天下之理無窮、矧夫學問之事以愈研而愈細。往者王白田先生纂朱子年譜、號爲精覈無倫、而曾文正作孟子要略敘、譏其百密而不免一疏。至如漳浦黃忠端、睢州湯文正暨吾鄉陳安道諸先生年譜、悉經其門弟子手編與夫子若孫之傳述、迺或則繁蕪而寡要、或則簡陋而弗明、揆諸義例、均有可訾。然則今日吾所見爲該備者、庸詎知後人見之不斥以爲疏舛乎。衛風有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斯道之在天壤、非苟焉而已。是所望於後世之讀是書者、咸知鼓舞奮發、相與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

學、追維先生之生平、以想像其精神志趣之所在而即有以攻我之瑕、匡我之不逮焉。斯迺鄙人所翹首以竢之者也。己亥六月、受祺謹跋。

張楊園先生年譜

清・姚　夏　編撰
清・陳梓　補訂
清・錢馥
　　方坰　重訂
顧廣譽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道光十四年刊本

《張楊園先生年譜》四卷、附録一卷，清姚夏編撰，陳梓補訂，錢馥、方坰、顧廣譽重訂。清道光十四年平湖沈氏補讀書齋刊本。

張履祥（一六一一—一六七四），字念芝，又字考夫，學者稱楊園先生。世居浙江桐鄉之楊園村。年十五，補邑諸生。渡江而東，拜劉宗周門下。明亡不仕，隱居授徒，益肆力程、朱之書。恪守紫陽「居敬」、「窮理」之訓，在明爲薛、胡之後勁，在清爲清獻之前茅（雷鋐《年譜序》），故其所補《農書》，皆得諸身試者。所著有《補農書》、《願學記》、《讀易筆記》、《初學備忘》等，後人輯爲《楊園先生全集》五十四卷。履祥雖於《清史稿》中有傳，然本傳實未能詳述其生平與學術思想。本譜經數人之手，考證精準，敘事詳贍，《附録》所録之文，亦有助於瞭解履祥之交遊與學行，誠爲研究這位清初大儒之最豐富資料。

姚夏字大也，履祥弟子。陳梓（一六八三—一七五九），字俯恭，又字古銘，號一齋，又號客星山人，祖籍餘姚，久居濮院定泉橋西。雍正十一年薦舉博學鴻詞及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皆不就。工古文及詩，有《删後詩存》。姚夏原譜僅一卷，陳梓以爲「未盡善」，遂取姚夏本、張履祥全集及履祥生平聞見之足證者，補其闕漏，擴爲四卷，並輯附録一卷，刊版流傳時爲乾隆十八年。然此本之文雖視姚本加詳，但紀事繫年尚多舛漏，道光十一年辛卯，方坰借得錢馥訂正本，重加訂正，囑顧廣譽續成之，爲補正若干條，凡原譜誤處，並標注於本事之下。故此譜之成，經數人之手，其雙行細注，凡采用成書有原注者，則標以「原注」二字；陳梓發明之語，則加「梓按」二字；他凡標以「馥按」、「坰按」、「廣譽按」字，則皆訂正原本之誤者。按，錢馥字廣伯，號緣窗，又號幔齋，浙江海昌人。方坰字思臧，號子春，又號朔夫，平湖人。嘉慶丙子舉人，官錢塘訓導，有《生齋詩集》。顧廣譽字惟康，號訪溪，平湖人。有《詩學詳説》三十卷、《正詁》五卷等。三人者，不惟有功於楊園之學，蓋亦姚、陳之功臣也。

重訂張楊園先生年譜凡例

一、是譜爲陳布衣所訂姚氏本。姚本止一卷，陳氏廣之爲四卷，又附錄一卷，今悉遵之。

一、譜中於年號甲子下載先生年數，次低一字載先生事蹟，次仍低一字載采用成書，大槩遵依原本。

一、譜中采用成書如見聞錄、願學記之類甚詳，便於學者循覽。但有泛記他人事屬在是年而於先生無涉者，一概載入，似失限斷，今皆刪去。其紀先生事而無甚關係者，亦從刪。至與人書簡

有補於世道人心者、輒爲增人。

一、凡載先生年數及事跡、均用大字。其引用成書、則字形稍縮、以便閲者醒目。

一、雙行細註、凡采用成書有原註者、則標原註二字。至陳氏發明之語、加梓按二字。餘凡標馥按、坰按、廣譽按字、則皆訂正原本之誤也。

一、是譜向無刻本、坰從乍浦錢椒海香家借得鈔本、卷中有錢氏馥訂正語、今並錄入。錢字廣伯、海昌人。

一、重訂體例定於坰、前二卷是也。後二卷暨附錄、

廣譽續成之，又以先生全集參校一過，凡訂正原譜誤處，並標註於本事之下。

楊園先生年譜目錄

卷之一

辛亥歲起至甲申歲

卷之二

乙酉歲起至丁酉歲

卷之三

戊戌歲起至己酉歲

卷之四

庚戌歲起至甲寅歲終

卷之五

附錄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一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辛亥明神宗萬歷三十九年十月朔丁卯辰時、先生生於桐鄉清風里楊園。

先生諱履祥、字念芝、又字考夫。王父晦庵公、處士。父諱明俊、字九芝、增廣生。原本云、中浙闈副車。廣謦按先考事畧云、補本邑增廣生。又云、萬歷壬子、以母疾不赴鄉試。乙卯戊午、再試浙闈不遇。是未嘗中副車也。今據訂正。母沈孺人。

乙卯四十三年、先生年五歲。

九芝公授先生孝經，即端坐朗誦，音切皆辨。九芝公喜之。

丁巳 四十五年，先生年七歲。

九芝公命名曰履祥，延姚江孫合衡先生課讀。先世遺事云：憶自七歲就傅，大人命受書於孫先生。大人語先生曰：吾名是兒，雖云與長兒名近，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

己未 四十七年，先生年九歲。

丁九芝公憂。是年，公館沈氏。正月十九日赴館，諸生方贄見，公忽痰厥，卒於齋中，年三十七。先生與

兄履正居喪、哀毀如成人。自後每遇考諱日、素服、不食肉、不入館、不留客、不赴宴、終其身。

先世遺事云、萬歷已未、水溢。先君子已没矣、家有貯米、鄰之家欲奪先人産、乃故高其價直以誘前之售主、①因使其求益價、而陽勸止。議益其價、先孺人曰、是弱我孤寡也。價益則米且盡、不益則産歸於彼矣。寧失米而已、産不可失也。乃盡發其米如所議而去。是年、米價日貴、先孺人艱難支給、産得無恙。山陰劉先生祭田記云、是皆紡績之餘也。登斯田也、粒粒皆辛苦也。奉兹粢盛醴羞也、滴滴皆

啼烏血也。子孫念之。

庚申 光宗泰昌元年、先生年十歲。

家故貧、喪後益窘、兄弟煢煢。王父鑪鎮開一小肆資薪水、太夫人勤儉刻苦、朝夕督課、書聲機杼聲聞戶外。

先世遺事云、祥家先業素薄、比先君喪、益貧。母延師誨祥兄弟、束修之費皆紡績所就。憶冬之夜時餘二更、忽忽念曰、明日先生何以供膳乎。計所紡木棉未及十五兩、遂復紡成一斤、雞既鳴矣。其勞苦往往如此。

辛酉　熹宗天啓元年，先生年十一。

讀書錢店渡沈氏，即太夫人外家也，受業陸昭仲時雍先生。昭仲工詩文，尚氣節，有唐詩鏡、淮南子、楊子註疏行世。與四明戴吏部澳交。時吾郡司理某貪墨，昭仲偶舉弊政一二述之，戴即摭拾彈章，事連昭仲，逮司寇獄。作圜扉吟、註離騷，竟没囹圄。先生爲作傳。

壬戌　二年，先生年十二。

始學易，題周易之前頁曰：戒之戒之，甯得魚而忘筌，毋買櫝而還珠。

先世遺事云、祥一日濯手、先慈曰、盥盆中有水。祥求温者、不許、曰、一濯猶畏寒、將何用乎。終不許。

乙丑 五年、先生年十五。

從諸叔明董威先生受業。原本在癸亥歲下。〔馥按〕見聞録云、天啓乙丑、某初事諸先生。又黄山先生素問發明序云、予十三識黄山先生於塾舍、時吾師陛子與先生善。是癸亥尚事陸先生、乙丑始事諸先生也。補邑庠博士弟子員。

言行見聞録云、天啓乙丑、祥初事諸先生、與錢元寒济、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同學。先生示馬援訓兄子書、且戒曰、須知古人立身、謹厚爲本、不然、詎無畫虎不成之慮乎。

丙寅 六年，先生年十六。

讀書陋巷村之蔣庵。

先世遺事云，先大父曰，凡作事無大小，一揆之理義情，庶幾無失。

戊辰 莊烈帝崇禎元年，先生年十八。

作元旦詩云，升沈榮悴信由天，莫以私心攪自然。人事盡時須委命，春風隨處咏新年。見張頑果鼎九十六雜記，云有吾與點也氣象。

娶孺人諸氏，雲芝先生女，叔明先生兄女也。時士大夫服飾怪係，巾或矮至數寸，袖或廣至覆地，或不及尺。先生獨守其舊，譁者呼先

生爲長方巾。或謂先生何必以衣冠自異、先生笑曰、人自異耳。

己巳 二年、先生年十九。

在家讀書。

庚午 三年、先生年二十。

遭王考喪。原本在戊辰歲下。〔廣譽按〕先世遺事云、年二十、先大父棄世。當系是歲。

辛未 四年、先生年二十一。

讀書顏士鳳家、從傅明叔光日受業。丁太夫人憂、六月十八日也。居喪一遵朱文公家禮、族人有勸與兄析爨者、號泣謝之。

言行見聞録云、傳先生深於易、每講易、必先畫象。嘗曰、易者象也、未有不知象而能知辭者。士鳳事先生久、故雅善言易。先生嘗曰、心愈用愈細、愈紬愈明。又云、崇禎辛未、顏士鳳及其族弟某延傳先生於家、弓就其塾受業焉。同邑王友亦負笈至。既兩月、偶先生以事歸、竟不復出。謂士鳳曰、汝族弟雖幼、不可教。王生從游久、今雖在此、無益。汝與張子二人相友可矣。自是士鳳與弓交最厚、先生命之也。備忘云、弓二十後得交士鳳、方知流俗之卑汚、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其

言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君往見彼、則予絶君交矣。

壬申　五年、先生年二十二。

所居被火災。是年、有送顔士鳳之金華序。末云、紹興劉念臺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墜、或在於茲。予欲問業、貧不澤②游志、而未逮。士鳳歸來、盍迂道蕺山之陰、先予請見焉、以益廣其所得也。斯時先生未作願學記、然慕山陰之志切矣。

癸酉　六年、先生年二十三。

館顔氏。

甲戌 七年，先生年二十四。

館顔氏。時東南文社方興，各立門户，士鳳與先生嚴約毋濫赴，但與同學數子邱衡輩文行相砥而已。

乙亥 八年，先生年二十五。

館餪山錢氏。錢本一父飛雪，素敬愛先生，嘗歎曰，方今賢者如考夫，未見其匹。因延至家，訓幼子本甯、本懋。甥姚夏九歲而孤，雖未執贄，先生每慰卹教之。

姚璉王子録云，問、郃子冬不爐，夏不扇，睡不就枕

者三十餘年、信乎。先生曰、何獨鄔子。如某亦不就枕者十餘年。壯歲館飯山錢氏、徒亦衆、每夜必更三四番輪侍、而某則未嘗寢也。將曉或倦、則隱几片時、或作文一首。率以爲常。

備忘一條云、予年二十餘、小學尚未見。崇禎八年、頒此書於學宫、坊間刊行、始得讀之。復幸天啓其衷、求近思録讀之、然後稍知爲學之門。

與張白方書云、弟自二十以後、因讀龍溪集、憬然有動於心、始知舉業之外有所謂聖賢之學。進而求之陽明致良知之説、已而得白沙敬軒之書、則亦讀之不厭。斯時志高氣

盛，以爲聖賢指日可至。然反之於心，廓然蕩然，無所依據。既數年，乃得近思録讀之，因有事濂洛關閩諸書，意中竊喜，以爲若涉大水之有津涯，與歷溪山之有塗梁也。然反已自顧，則徒傷流俗之日深，與氣質之益錮。昔日聖賢可爲之志，則又忽然不知其何所去也。

丙子 九年，先生年二十六。

館甑山。

丁丑 十年，先生年二十七。

館甑山。

先世遺事序云、履祥遭家不造、有生八年、先子棄世。易簀之時、祥猶從羣兒戲。旣聞先子歸、忻然反室、自謂從大人所揖、誦書屬對、希果餌筆墨之授也。及廚、老婢泣、私問故、對曰、相公亡矣。駭之寢、見家人羣聚而號、然後疑先子亡也、自此哭泣。先大父撫祥曰、天乎哀哉、如此之幼而喪父也。然後洒信先子之亡、自此哭仆地。嗚呼、人至父死而猶不知也、他尚何知哉。是後撫育教誨、出則先大父、入則先慈、自飲食立行以及守身修業、與人交友之事、罔有不教、教罔有不淚。是以成童以往、至於弱

冠、貧而失學有焉、大過則不敢出也。年二十、先大父棄世、閱一年、先慈又棄世。痛哉天乎、禍變大作、助爲虐者紛紛矣。維兄與祥雖貧窮困厄、未嘗一日忘先教也。然求能繼先人之志、則亦何有。今終喪者又三載於兹、年歲日逝過失日有、恐一旦遂至不肖以大隕先德、則罪孰大於此。用是憶先大父先慈之言語行事、或得之親授、或得之傳聞、書之於簡、兢兢遵守、庶遺教日聞、猶之侍先人以無忘寡過云耳。丁丑秋九月、男履祥謹述。

戊寅　十一年、先生年二十八。

館甑山。一日，因夢見顏子，謂門人曰，吾年殆止三十二耶。念父母未入土，遂鬻產之半營葬地焉。

是年，有鄉約記。

己卯 十二年，先生年二十九。

館甑山。始作願學記，其序云，自張夫子爲劄記之語，前正率多作之。履辯魯過於人，閔凶自幼，長幸有悔。竊事先傳，雖知固習疎，罔與至敎，然一言幾道，皆先聖賢良師友之錫也，其敢忘諸。因以所聞爲願學記，與二三子共勉而已。若乃剽竊塗言，沾沾訓俗，則豈敢出此。時崇禎己卯秋九月既望。

又自序略云：卯之歲，秋既暮矣，撫時發省，悼昔者於志有未篤，而學多所遺也。乃辭交游，遠室家，旅於菰蘆之間，環水爲郭，時俗不入。於是旦作夜思，或燕諭之次，誦息之餘，意有所開，輒書以記，竊矢弗諼。先生兄正叟入邑庠，先生泣曰：兄不負先慈教，但恨先慈不及見耳。時閩邑公舉太夫人節孝，達部旌表，邑令盧公國柱給額曰鄒國遺風。蓋太夫人嘗訓先生兄弟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因向上，便做到聖賢地位。故盧額四字，紀其實也。是年，與門人講呂氏鄉約。

庚辰　十三年、先生年三十。

館菱湖丁友聲家。友聲饒於貲、時歲饑、供膳過豐、先生對案不食、命減饌、因勸友聲賑卹鄉里。訓門人曰、大荒之後、必有大亂、宜讀經濟書、宴安膏粱、大不可也。　作喪祭雜記。　是年、有猾士記。

辛巳　十四年、先生年三十一。

館菱湖。歲復大祲、族子有自鬻者、先生百計措金贖之、而勉其力耕。

願學記云、哀哉哀哉、屢祥不得事母者忽十有一年矣。每思　先慈之訓、無非聖賢至教、祥未之能一

也。曰毋畏惡人而欺無能者、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也。曰德於己者不可忘、無德不報也。曰毋憶人之短、不念舊惡也。曰非勞不可貨取、見得思義也。曰有餘施及窮人、周急不繼富也。曰修身宜日上、日上無止、君子上達也。曰甯下人、毋驕人、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曰毋辱及汝父、守身爲大也。曰須親美德、近正人、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曰宗族親戚朋友毋遺、親親也、故舊不遺也。曰毋求人、毋倚勢、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毋倚勢作威也。曰表與裏惟一、圭璋特達信也。曰愈己者學之、見

賢思齊也。曰好學敦善、不愧於祖宗、無忝爾祖、聿修厥德也。曰爲善天知之、爲不善天知之、蕩蕩上帝、臨下有赫也。曰敬老者與長尚齒也、出則弟也。曰毋爲人所賤、君子惡居下流也。曰凡事宜有終始、利永貞也。曰雖从語不變、言必信也。曰毋易田業、有恆產也。曰耕桑蠶績惟勤、務本也。曰毋佚遊失業、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也。曰毋忘汝父意、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曰敬父詩書、手澤存焉也。曰毋負先生敎誨之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曰毋忘善言、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也。曰宜盡汝之

心、忠也。曰毋喪汝之德、厚也。曰於上者敬之、禮也。曰於下者寬之、惠也。曰省事、簡也。曰正汝容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曰愛汝身、不登高、不臨深也。曰不得罪於鄉黨、言忠信、行篤敬也。曰毋妄作、知命也。曰愴於人者毋怨人、反求諸其身也。曰不爭、克讓也。曰昌汝室及於後人、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也。曰兄弟之愛毋或異於今、和樂且孺也。曰亦不爲人惡、鄉人之善者好之也。曰時念毋言、慎行其身、不敢不敬也。曰毋以剛而忿、高明柔克也。曰毋以速而躁、動靜不失其

時也。曰毋長飲以亂、（原註）履祥七歲飲酒至醉、母撻而戒之。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也。曰毋恥衣不鮮、（原註）履祥十五歲夏月求紗衣、母不與。令聞廣譽、施於身也。曰毋恥食不厚、（原註）履祥幼嘗讀書歸、值宴客、母與蔬食不悅、因戒之。養其小體爲小人也。曰毋薄於祭祀、事死如事生也。曰豈不知母苦、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也。曰趨毋疾、足容重也。（原註）履祥每疾行而蹶。哀哉哀哉。曾子曰、往而不可反者年也、去而不可復者親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原註）時六月十有八日、先慈忌日也。痛祥年已及壯、不能脩身、有違母教。復以羇旅、不得歸執祀事。因以所記憶掩涕疾書、識其大畧、以貽兄弟朋友之責、履祥不能力行母教、而庶得以自補也。

壬午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二。

館苕溪吴子琦家。始出願學記示人。先生葬親既卜兆、而村民阻葬、弗克遂、因厝柩於莊、命佃戸居守。盜至、失火焚其莊、災及兩柩。先生痛不欲生、副之以椁、日夜臥椁次、號哭不食。李石友偕親朋力勸之歸、乃强啜粥、鳴之官。自是冬臥草苫、夏臥竹簾、歲餘賊不可得。有刼過客盜自供刼先生莊、郡司馬聶公牒先生至、一見重之、讞理得情、賊九人定案論死。門人邀先生執友顔士鳳輩請御酒肉、釋苫廬、先生未從。甲申、渡江拜念臺先生、從

者猶擔竹麇。念臺先生勞之、始釋焉。布衣仍用粗麻終其身、歿遂以殮。

是年、有赴壬午試詩、與唐灝儒書、與唐鄰哉書、與友人書、告同志啓。

見聞錄云、崇禎壬午、寻同諸友見福建黃石齋先生於武林靈隱寺。先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我三十以前所讀書、俱不著實、以其好名也。今日正是爲名所誤。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如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也、滋味都一樣。

自題制義序後跋云、壬午作

也、辭多矜誇。今日對之、自覺可恥。然意氣豪發、今日此種意思、殆不可復。使當時盡去時藝、畢力學問、十餘年以來、應有可觀。存此示戒。　又社業序跋云、夸辭可恥、然寻昔之所以不受變於社者、猶賴有此、而人稍遠之。

癸未十六年、先生年三十三。

復館甑山。姚夏始執贄、具束脩之禮。先生堅不受、曰、我喪父如子之年、我從諸先生讀書此堂亦如子今日。向辱子外王母憐我幼孤、每手爲櫛髮、授飲食、命童婢勤澣滌、侍寢興、視遍家孫如已孫。此

德未能報。今子方依外氏、我於子、報子外王母也。夏以告錢母、均爲感泣。　始令門人讀近思錄、閱顏氏家訓、白鹿洞學規。　八月、顏士鳳訃至、先生悲慟、經紀其喪、手錄其詩文。至乙酉、顏氏家難作、乃以一冊授姚夏曰、士鳳著述、僕向以一冊藏之屋梁、一冊隨身。亂世存亡不可知、今以一冊授足下、遼海鶴音、唯此而已。子與孝嘉善、他日歸之可也。孝嘉、士鳳長子、名鼎受。　冬、葬九芝公。　是年、有經正錄、（梓按）先生癸巳與吳仲木書云、弟於崇禎末年、集朱子童蒙須知、白鹿洞學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藍田呂氏鄉約四書爲一卷、付敝友刻之、會亂不果。今思此書不可不刻、欲備

刻資寄兒料理、不審可否。此即經正錄也。癸未有序、壬辰又序、癸巳欲付諸棗。先生之惓惓於反經者切矣、其旨微哉。言行見聞錄序、送錢宦賓之長超序、同學喪師疏、治平三書序、與徐文匠書、與沈子相書、與沈星浮書、答唐鄰哉書、與吳又韓書、與孔文在書、復王棐忱書、與朱近修書、與屠闇伯書、與趙公簡書、擬招五首。

甲申　十七年、爲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

館甑山。春、偕錢寅至蕺山、謁劉念臺先生。有春冬兩問目、以念臺人譜、證人社約等書歸示門人。嗣

復於念臺遺書中采其醇正者、輯爲劉子粹言。

是年、作顏士鳳詩序、上劉念臺先生書、與朱靜因書、與俞廣之書、與王紫眉書、與徐文匠書、與王章吉書、與吳又韓書。

見聞錄云、甲申春、見劉先生於越。問曰、亦嘗靜坐乎。對曰、無事時便靜坐。曰、有益否。曰、自謂頗得力。先生微笑曰、若說不得力、便是欺也。又問古人主一之指會理會否。對曰、誠則一。先生曰、何以得誠。曰以敬。先生曰、從誠敬做工夫便不謬。 劉先生曰、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

祥因言平日甚苦學問不能日長月益、先生曰、今將奈何。對曰、日日打算、月月打算、必求視前有進、不然則恥、庶幾不至退落。先生曰、此亦計功謀利之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工夫恁地做去、如何打算得。祥聞之悚然。　寻平生與人、每持二語曰、我不負人、人甯負我。錢字虎曰、不可、若此處已以厚、而薄待天下之人也。我不負人、亦不欲天下人負我、寻所志者如此。寻曰、是則善矣、但過於自然。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雖聖人言之、不過如此。然子貢實未

到此、故子曰、非爾所及也。子所謂人甯負我、非敢菲薄天下人也、亦因人情不遠、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苟不負人、人焉有負我之理。字虎曰、終不能無弊。一日、因侍坐、各以所言質諸先生。先生喜曰、如此質論甚好。張子之言近於責已、然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終於本體有受其蔽處。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不至人我兩無所負、未善也。錢子之言近於厚、然不欲天下人負我、而不求其何以不負、終成虛見、亦未有以得其不負之實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上而工夫煞是喫

緊、然是滿足、非可以議論承當也。因各謝教而退。

書顔士鳳傳後云、予既作顔士鳳傳、反己自思、士鳳生平不善不入、吾之入多矣。士鳳一介不取、吾之取多矣。士鳳言必信、行必果、吾之言不能顧行多矣。士鳳能知人、吾失人多矣。士鳳與人、有過能盡言、吾不盡言多矣。士鳳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吾之自私多矣。士鳳朋友信之、鄉人親之、不善者惡之、吾不見信於友、不見理於鄉、同流合汙多矣。德之不修、過之不改、負此良友、何以自立。因附書此、庶其有戒云。時甲申十月十九日。　願學記云、

吾自見劉先生以後、自信益篤。自失士鳳以後、自脩益急。自别開美以後、自警益切。

校記

①因：疑作「陰」。

②澤：疑作「擇」。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二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乙酉二年、先生年三十五。

五月、

大兵南下、時金陵兵逃竄者牽爲刼掠、邑里騷然。先生攜家避亂吳興水鄉。獄中盜九人向刼先生莊者、乘府縣無官、排犴門出、縱橫鄉曲、去楊園數里、人爲先生危之。未幾、盜復爲盜所譏、自相賊殺、歲餘皆死、先生自是得安寢。是年、有送錢一士之

西安序、保聚事宜議、五噫詩。

丙戌 三年、先生年三十六。

館爐鎮族兄彬家。命門人曰、吾輩生於東南、地不嫻弓馬、天不受膂力、當務經濟之學、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因令讀二公遺書、而於忠定集加評點焉。又曰、人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一也、疾病一也、聚散一也。今幸不死無疾、得與諸子聚處、願無虛此歲月也。因和程巽隱先生惜日短詩、執友及門俱和、先生序之。 有丙戌吟二首、其一云、欲求端本窮源事、盡在鷄鳴而起時。一念離眞即

爲妄、此中得失寸心知。其二云、雍熙景象非蕭致、端在冰淵不已時。試念空山最深處、一陽方動物先知。 是年、有讀易筆記、書龍谿題壁後、與姚大也書、與唐鄰哉書。

丁亥 四年先生年三十七。

館顏楚先家。顏氏之族多匪僻、士鳳遇之得其道、僅以無事。士鳳歿、父楚先公嫉惡過嚴、族人憾之、故有乙酉之難。至是、延先生課諸孫、幷欲倚以護持。先生力爲排解、羣小欲甘心焉、先生不顧也。

七月、錢寅卒、遺孤贘、祖俱幼、先生親視含斂、經紀

其喪。哭曰、遭喪好友、吾道之窮。是年、交淩渝安先生、乃寓書姚夏曰、宇虎既歿、復得宁膺、不幸中之幸也。宁膺、渝安舊字。　輯農書成。先生歲耕田十餘畝、地數畝、種穫兩時、必自館中歸、躬親督課、提筐佐饁、不以爲勞。其修桑、老農弗逮也。非祭祀不設肉。客至、村醪野蔌、情意殷肫。雖門人後輩、相對如嚴賓、而議論津津、聽者忘倦。　是年、有祭錢字虎文、示顏氏兄弟帖、牧獵圖記、答友人書、與姚大也書。

見聞錄云、孫子度爽素以文字見稱薦紳間、弟子

從游頗衆。丁亥、予訪於家、問所以不授徒之故、曰、已絶意進取、而教人舉業、是猶婦爲人作嫁衣裳也。吾恥之。後見嚴穎生文挺、沈石長磊、朱韞斯天麒、俱以課讀爲事、曰、蒙可訓、成童以往郎不可訓、以志俱在進取也。將以舉業可爲乎、則身既不爲矣。如以爲不可、猶教人爲之、是欺已欺人也。欺人不忠、欺已無恥。朱簡臣尤持此斷斷、度其人他日將爲舉業者、亦拒之。雖臨以父命、終不受曰、爲非義以養其親、是陷親不義也、甯貧困以死。此或太過、然志則可尚已。予感之、亦謝舉業之徒。康齋先

生詩云、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嘗三復以自勵。

戊子五年、先生年三十八。

館顏氏。課授之餘、又助楚先先生料理家政及禦侮之事、心力俱瘁。時里中盜作、避居邑城、幼所從孫先生、年老矣、道梗不得渡江、卒於先生家。先生爲之殯厝、招其子至、貧不克扶櫬、又竭力助之。聞者感歎。　是年、有朵山遺稿序、與友人書、與姚大也書。

願學記云、易卦凡有坎、多繫涉川酒食之文、可知飲酒之與涉川其險均也。予每因飲得過、今重戒

之。戊子正月朔記。　與顏孝嘉書云、凡人不可以不知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天之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於子、欲其他日克家、必須使其苦貫。若是愛以姑息、美衣甘食、所求而無不得、所欲而無不遂、養成膏粱紈袴氣習、稼穡艱難有所不知、一與之大任、必有不克負荷者矣。所以勞苦種種、正以爲動忍地也。動心忍性、所以爲大任地也。吾人生此亂世、兼以孤苦、憂患之心、如何不切。直

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智力，然後此身不爲無用，外可以濟天下，内可以承先人。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念此何能不中夜徬徨也。又云，古人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言行己之不可不慎也。年少未嘗涉事，雖有差失，長者爲之任過。至於昏冠以往，則有成人之道，當此一舉一動，名教之地，分毫得罪不得。若不將修己工夫著實用力，安常處順，幸而保全，過了一生，一遇事變，便破敗出來。到得破敗時節，便高才博學，一無所濟，顯名盛勢，亦一無所濟，誠有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

可哀也已。若此、皆緣平時不能好修、故至於一敗而不可救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可者、不得已而可之之意、非謂小者竟可不顧也。百行草草、大節未有能立者、故曰不可不敬也。又云、少年血氣未定、無事不可以引其心。博奕飲酒之類、智者固有不可。至若作詩寫字、耳目玩好、以及閑雜諸書、此於學者日用最近、往往不免。然亦足以喪志、不可不遠。先儒論舉業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舉業、朝廷以之取士、士子以之修身、尚猶苦其奪志、他可知已。楊子雲曰、孝子愛日。陶

士行曰、大禹尚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龜山先生曰、此日不再得。由此思之、此等不獨有所不可、亦有所不暇矣。　與友人書云、前者間與友人論及出處、弟云吾人處世、非止則行。止則息交絕遊、匿聲逃影、不復與人事接。出則辭墳墓、棄妻子、更不反顧旋踵、杖策馳驅、以戮力於中原。此非命世之才不能爲、故弟擇其前者而處之。然猶不能、故復與波上下、偷以全生。若乃似出不出、似處不處、言語不慎、幾事不審、而又無重勢以自託、藩籬以自固、斯亦古之人所謂獨坐空山、放虎自衛者也。仲

山甫中興夏佐，詩人美之，猶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有深意，兄翁以爲何如。

己丑六年，先生年三十九。

館顏氏。時年不順成，與門人言，吾郡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吳淞江。屢作書致縉紳先生交好者，囑其條陳當事。後嘉善柯聳建議濬之，本先生說也。

備忘云，己丑庚寅之間，友人有謂予忠信者。顏雪瘂惡我者也，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忠信安得而稱之。季心愛我者也，規予曰，欲誠其意，先致

其知當務力於格物工夫。尋思之、深中尋病、并佩服之。蓋前時實從姚江入門、後來雖知程、朱之書爲正、畢竟司馬温公、劉元城之集著力處重、自此則一意讀程、朱矣。

庚寅　七年、先生年四十。

館顔氏。錢寅族人有爲里胥者、以浮役嫁累於遺孤、先生爲之申訴、始得清理。因作再哭錢宇虎文、大哭而焚之柩次。十月、門人欲爲先生稱觴、先生與姚夏書曰、以爲杜舉乎、則責之太薄。以爲介眉乎、則未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辭意激切、門人

懼而止。娶側室朱氏。是年、有與顏孚重書、與屠下枝書。

與唐灝儒書云、古人著書、多因斯道不明、不得已而有言、以補天地之憾。若道理已無餘剩、而吾之所學未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則兢兢乎不欲發爲文辭。書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也。居常竊與同志諸兄太息傷悼、百有餘歲、學術不明、邪說肆出、雖有勤學好古之士、一經漸濡、終其身而不能自出。自誤誤人、釀成生心害政之禍、以至於獸食人、人相食而未之有已也。幸而禍亂之中、良心天啟、

耳目所及、往往有人嚮往正學者。正宜洗心滌慮、體究濂雒關閩之遺書、以求得乎孔孟之正傳、見諸躬行而無所愧怍焉、以一救其猖狂無忌、似是而非之積習。未宜擇之不精、見之不卓、而汲汲焉發爲文辭、以與俗流陋見之于相與夸多而角拔也。且人亦顧所學之何如耳、使所學果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不著述、亦不容於不傳。如其不足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多著述、誠何益於多少之數。幸而傳之不遠、則不過如匹夫匹婦牆陰之私語、人罔聞知而已。不幸而傳、則小者見嗤於君

子、大則適以成其羿棻而已矣。抑思程夫子何如人哉、猶不敢輕於著書、而況吾人之於聖賢之道、未能一窺見其戶牖、而輒有所著、多見其不知量矣。

辛卯　八年、先生年四十一。

僦居爐鎮錢氏。以課兄子嗣九、因授徒焉。作初學備忘。（廣譽案）見序文。

壬辰　九年、先生年四十二。

居爐鎮。時歲儉米貴、先生不得已、以十數石質典。時適有冒取典中金者、先生冠服儉陋、不類時下

紳士、典商詰先生冒取，欲拉之鳴官。先生默不語。嗣有識先生者，典商白其主，因出謝，願不取子金自罰。先生笑止之。明日，商肅衣冠，具儀幣，登堂納拜，先生不受幣，接以賓禮。商告人曰：吾未見大度如此公者，犯而不校，吾反無以自解矣。　冬，渡江弔山陰先生，肖像以歸。　是年，有與劉伯繩書、與沈尹同書、贈劉子本序、弔王元趾文、弔沈塤伯文、禱雨疏。

經正錄序云：天之恒道，民實秉之，有士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

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忒、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洪水猛獸之害胥是焉起、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爰輯舊聞、舉其要約、手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云爾。　與吳仲木書云、伯繩兄所撰年譜、初聞疑其太繁、讀之俱不可少。文集之外、竟可自爲一書、單行於天下後世。蓋先生學問之源流、立身之本末固備於此、而亦足以見伯繩之學之大都也。其旁見側出、異時可以采入國史者正

多也。冬春之閒、其稿本原約寄來、尚得同兄及乾兄參酌之。人心胥溺、正坐學術不明。先知先覺之任、在聞道之士固不可以卸擔、但弟猶竊有懼者、爲已爲人之辨、第一宜分明。目前粗淺、先决聲氣藩籬、而後可以共學。若其發念未免出於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縱使極爲完行、祇以一鄉原人了其平生、於身心全無交涉也。吾兄才高學富、天資近道、竊意尚宜從戰兢惕厲中用一番工夫。大易損先於益、革先於鼎、而以困爲德之辨。其與中庸丁甯末簡、蓋合轍也。世閒毁譽是非、一概無足計

較、惟有自省自考、不知老之將至而已。原本繫己丑歲〔發案〕當在是年冬。

又云、自今人士惟有洗滌肺腸、舉前習氣自有生以來所膠固而難却者、刮磨殆盡、從心性中流出道理、以爲立身應事之本、方成豪傑作用。若但依附名義、頭出頭沒、作一善斯可矣之人、究其所歸、有不如碌碌無聞之流俗而已也。

癸巳十年、先生年四十三。

居爐鎭。原本作館澉湖吳仲木家。〔廣馨按〕是年答裒仲來歲之訂。是癸巳甲午俱里居教授、未嘗赴澉湖也。吳仲木與吳裒仲書、並云寓居敝里、而辭錫。

舉葬親社約。社始於德清唐灝儒先生推廣

遣嫁長女於尤介

之、分八宗、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社有葬親者、宗首副傳之各宗首副、彙八宗弔儀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會聚、即登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爲期、過期不葬者不弔、所以示罰也。後又增一條、八年葬者、亦酬其半、以存厚也。自是七年之內、葬親者凡數十家。先塋親已葬、葬叔祖之無後者。　冬、大病幾殆。黃山八程長年療之、復起。山人巖居高隱、先生爲作傳。又有黃山先生素問發明序。　是年、有周民東亡說、與吳哀仲書、與姚大也書。

與吳仲木書云、辱諭操存之説、先師靜坐説更無遺義矣。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周子則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於此用一番把捉工夫。正恐愈把捉頭緒愈紛、勢不能以須臾也。程子所謂滅於東而生於西也。否則朱子所謂昏昏地睡去也。是以程門相傳、惟有主敬一法。而後人看主敬又大費力、是以先儒復解之曰、但得心存斯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蓋心之爲體、原是整齊嚴肅、原是光明洞達、由於欲動情勝、此種體段遂至放失耳。通書云、無欲故靜。此爲探本窮源之論、主敬則自無欲、無欲

則不期靜而靜、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薛敬軒先生常呼主人翁在室否、卽此意也。若胸中持一敬字、卽已爲敬字束縛。正如先儒所論温公之失、不得已尋個中字來放著也。冰解凍釋、工夫做去自有此種意思、非可期必、非可强求、必有事焉而已。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自然之理。工夫不著緊則不進、太著緊則有進銳退速之患。不優游則不安、過優游則有因循荒怠之弊。此中消息、正如日月寒暑、無驟進、亦無暫停、在善學者得失淺深自知之耳。

初學備忘大學誠意章一條

自註云、吳裒仲曰、此條不脫姚江習氣。癸巳之秋、韞斯述以見告、韞斯可謂愛我。裒仲時方二十三、所見已如此、惜乎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追念若非癸巳一病幾死、亦不能稍有進步。此所以識予之本末也。

甲午　十一年、先生年四十四。

居爐鎮。原本作館澉湖吳裒仲家。〔廣譽按〕辨見癸巳年下。又丙申與吳裒仲書云、以仁兄數年來懇懇之誠、祇得今歲之赴命。則是年不館裒仲家益明矣。　夏、兒子夭殁、哭之慟。姚本作十月。〔廣譽按〕敘衙鄧鳴當在夏月。　十月、會葬祝開美。

是年、有許魯齋論二篇、周母吳太君六十壽序、赤

米記、跋西臺慟哭記、記鄉先達語、會祝孝廉葬阻雪二首。原本云、訓子語成。〔𧵍按〕是書成於乙巳、觀序文可見、今訂正。

與吳仲木書云、乾初兄以大學知止二字爲疑、則緡蠻穆穆二節、明有疏義、禪乎非禪、不待辨而決也。蓋緣萬歷以來、學術日晦、說書者多以釋老解儒書、宜有以啟乾初之惑。然此解大學者之罪、非大學之正解也。竊謂禪學於他書猶易竄入、至於大學斷斷不可、非徒不可、實不能也。其門庭堂奥、光明嚴正、確實周詳、無隙可乘、天下後世儒者之道賴以不至晦蝕者、幸有此書之傳。不圖今日反

以是加獄也。又云、先人積德累行、不幸早世、其用心之際、弟幼無所聞知。稍長、聞之先人之及門者以及伯叔、皆云、燕居之處、卽書二語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至於書籍之閒、往往書之以自儆厲。其不閇幽明可知也、豈宜至於無後。而家兄惟一子、初婚而夭、弟今年又生一女、齒髮如此、後嗣茫如。韓子所謂視茫茫而髮蒼蒼、言念及此、能不爲之戚戚哉。與吳裒仲書云、吾人自幼至今、氣習之移易已多、而又無大賢以爲之訓迪、此身受病之處、自宜日深。然有於中未有不形於

外者。譬如戾氣流行於天地之閒、輒有水旱凶災之應。飢飽寒暑勞憊與夫七情之傷中於臧腑、則其病之發也、亦見於氣色肌膚血脈之際。是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有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驗。而小人閒居爲不善、則有厭然揜著之情。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也。學者誠欲得其病根所在、但就日用行習之閒自省自考、驗之人情之從違、揆之義理之離合、則固有不待他求而得之者矣。知其病則所以對治之者、亦有不待外求而得之者矣。弟數年以前患痰疾、三年不愈。一醫、良醫也、視之

儒藏

曰、病在七情中有瘀血矣。求藥之、醫曰、藥治三分、自治七分。請問自治之方、醫曰、快樂而已。因之每遇憂怨哀鬱之來、輒多方遣之、不終月而愈。由此推之、學問之道、其對治亦猶是也。仁兄惓惓於習心欲念之未去、夫亦察其習之所慣者何在、與夫欲之最深者何在、而施以對治之方。則凡平日讀書取友、皆從此處栽培、及夫言語行事、動靜起居、一有所發、即與克治。則夫拔去病根之效、將有不煩餘力而致之者矣。其重者既去、則其輕者自然以次而廓清。其急者先去、則其緩者亦可漸見其

湔滌。正知光武克復舊物、得力雅在昆陽一舉而已。與沈尹同書云、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舉不外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工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愼

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之詳考而已。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牽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天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急急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誠爲己也、則反求其身、

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别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儌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忠孝廉節之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俊、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

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知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已自省者也，所謂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更無工夫之可事。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與姚林友書云，辱問程子主一之說，誠不足以知此。或者不貳之爲一，不遷之爲主。

若一心之中、天理與人欲互勝而互負、則必至於一身之間、動靜不相得、言行不相符、始終不相應、常變不相準、昭昭冥冥不相合。此皆不一之大端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學者於此入門工夫、辨得界限分明、而兢兢自持、必使日用之閒、存心應物、要皆出於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而閒之、方爲得其所主。而食息寢興恆於斯、顛沛流離恆於斯、獨寐寤歌恆於斯、朝廷軍旅恆於斯、然後無所往而不一矣。一則誠矣。乃其愼獨之功則卽此辨之

不可不早。與夫持之不敢不兢兢者此也。假如吾人今日讀書，一心於學問，一心於祿仕，此心固已二矣。究之，心豈有二用。一長則一消，輕重進退勢所必至，極至於違禽獸不遠。雖有不甚，而天理間發，亦不過小人揜著之心勃然一動，而其後亦卒歸於似忠信似廉潔而已。所以此種學問決須洗心滌慮，徹底澄清，從頭做起，方有向上路頭。如鼎之初爻，顛趾出否，而後可致烹飪之用。若一向和泥帶漿，不清不楚，雖加以五味之美，徒增穢惡耳。豈得而飲食之哉。先儒有言，舉業之事不患妨功，

只患奪志。今爲諸生、所望一舉、及一舉之後、所望又不止於此、人情豈有極。蓋有潛移默奪而不自知者。孟子矢人函人之辨、而云術不可不慎、充類而言、宜有然者。古人所以願以志養、不欲以祿養、原其心、豈忍以一身之故儉其親哉。出乎此者入乎彼、誠有所甚懼耳。又況窮達有命、多不由於業之工不工。出處有時、所係一生得失不小、未宜草草視之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即如弟者於斯、其爲夙夜之勤勞亦已多矣、究何益乎。假令當年即知委棄諸生、以盡力於學問之道、豈至四

十無聞、未免爲鄉人而已乎。許魯齋、君子也、其言曰、吾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觀其遺言、如有深悔恨者。豈非其初爲祿一念不能絕之於早、至於沒齒、遂有雖悔莫追之恨哉。原本繫辛卯歲。（馥按）當在是年。

乙未　十二年、先生年四十五。

復館甑山錢氏。冬、舉葬親歲會於本甯家。歲會者、集葬社中人及四方觀禮之士、延有學行者賓事之。先生爲主、懸孟子像於中堂、行士相見禮、講呂氏鄉約等書、及禁作佛事、并邑令胡舜允禁火葬告示等條。七年之中、一舉於淸風里、至是再舉。賓

爲烏程凌渝安克貞、德清唐灝儒、達沈上襄中階、海甯陳乾初確、乾初有葬論、刻入葬社約。嘉興徐敬可善諸人。

是年、有初學備忘序、衣袂記、責善朋友之道論、處館說、葬親社請賓公啟、跋朱翁永昌後札後答吳仲木書、與唐灝儒書、答張巖貞書。

與錢子固書云、乙未之歲、與足下兄弟叔姪相見共朝夕、諸君之意、皆亟亟文藝、是營而僕所反覆鼓勸、多在農桑、敦睦、早婚、早葬四事。　與吳裒仲書云、蘇氏之學原本於國策、其爲學者之禍甚於柳氏。柳氏辭章而已耳、蘇氏則詖淫邪遁、無所不

至矣。神廟時世教方壞，蒙士四書一經正文讀完，即讀國策、莊、列、三蘇文字幾種書，作爲舉業，以取世資。是以生心害政之禍，至今猶烈也。弟二十時尚喜讀蘇文、國策，則素不喜讀，然亦幼失先人，以至於此。少年讀書比之擇術，習氣之中人，惟讀書爲最深。此種文字，不可不切戒也。與沈尹同書云：傳聞時閱兄有親之喪，未及往弔，方爲闕然。而石長兄逮其殮時純從釋氏，殊駭於耳。時閱儒者，即不能諭其親於生前，奚爲復從亂命處之？非禮於死後乎。斯亦吾等朋友之羞也。往者不諫，願因

仁兄獻言、請以先王之禮葬、勿終守夷俗之教、則時閲於親爲幹蠱、於身爲改過、孝莫大矣。世教大衰、學者格物一段工夫置之不講、而從事於空虛誕慢之說以爲高元、遂使其弊至此、可爲痛心也。

與嚴穎生書云、仁兄擔荷之强毅、立論之洞達、興起後人之功、自非同人所及。所不能無微嫌者、文史之論、不免太多。此自仁兄得力之處、卓有獨見、樂與人歷歷言之。竊疑少年學之、游心文史之意深、用力身心之意少、亦足以生起一種病痛也。今日文弊極矣、疑謂當救之以質行。質行者、非欲

蔑棄典文、枝鹿椎魯之謂。安定先生之教、以經義治事爲二科。今之學者、誠能脩身立行、一準乎經義、平日講求、無非先王經世之實政、以爲隱居求志之務、庶幾成就一種人才、爲天地開見小大功用、使斯世斯民有所賴藉、而吾人所爲皇皇半生、在己在人、或不至於游談虛夸、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同科也。

丙申 十三年、先生年四十六。

館吳裒仲家。作澉湖塾約。秋、盜刼爐鎮、入先生家。先生亟攜家避匿、僅以身免。賡書拔見與吳裒仲書。

邱季心雲、先生同邑友也、清剛眞樸、勇於爲義。然於朱註互有疑信、妄爲刪改、由是與先生論不合、交好如初、而始終弗愜也。是年、有贈張白方序、困勉齋記、弔吳仲木文、吳仲木墓誌銘。

見聞錄云、秀水俞恭藻周煒、善文辭、有美志、而少無師友。赴辛卯鄉試、中式焉。已而作詩曰、皎皎明月姿、塗塗露更繁。朝華夕以歎、松柏何嶙峋。萬物固相遠、誰能強所歡。愧我嬰世網、中路復悲歎。日出多徬徨、日暮心苦酸。何如拾瑤草、白雲共盤桓。

丙申初夏、因友人許子元龍訪予於澂浦、以是詩

爲贊，請納拜焉。子固辭，復因吳子哀仲以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先生何相拒之至也。子終辭，留一宿別去。時恭藻已病，是秋竟不起。哀仲哀其志，爲文弔之，復助其喪。張恭佩鼎嘗慕恭藻，未及交而恭藻殁。適恭佩在郡，亟展轉索其遺文，得與友手書詩二章。其一過魯謁孔陵，其一即皎皎明月篇也。持以赴子，且歎曰，春仲木死，秋恭藻又死，何志於學者之弗幸乎。

丁酉　十四年，先生年四十七。

居爐鎮。原本作館徐氏。徐氏惟戊戌一年。是年家居。五月，長子維恭生，側室所出。是年，有絹褶記、壽吳母序、與吳哀仲書。

與陳乾初書云：吾人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目前朋友眞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大率祇如朱子所言，既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安富尊榮之實耳。至於誠心嚮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以益晦，而學之往往而絕也。前書謂大學爲禪之權輿，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學之書具在，何一章之不及行乎。即以知論，禪之言

知、說頓說漸、總不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禪實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自誠意而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仁兄歸罪於此、正如折獄者以嫌疑殺人矣。弟約而斷之、兩言而已、謂大學爲非孔曾親筆之書、則固然已。謂大學爲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學、則必不可。蓋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天下國家而可以爲人者、則未有能外八條目而可以爲學者。今且有人於此、事事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無愆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

以宜、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之天下而物物能使各得其所、其得謂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之聖人之徒乎。而尚何俟深言也、而又何禪之可附託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即理也、陸氏之說、而王氏祖述之。亦非陸氏之說、西來直指心體之說、而陸氏符合之。此說一倡、師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弒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心信得過自己、無有不是處也。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三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戊戌十五年、先生年四十八。

館郡中徐忠可家。正月、返楊園故廬。原本繫已亥歲。〔馥按〕戊戌與姚大也書云、今年正月、仍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餬口於禾中。原本誤。

是年、有鄔氏議郵序、施氏族譜序、自題族譜序、贈別林岐宗序、百一吟序、愛日堂記、原本繫已亥歲。〔廣譽按〕篇中有云、走書槜李、屬予記之。當在是年。玩器喻、說易、贈錢曦、沈氏農書跋、補農書敘、弔沈善勝文、與吳裒仲書、與徐重威書。

見聞錄云，戊戌之歲，徐忠可彬以施易修博書來，招予課其子。予與之約，辭向以三事自持，能悉如願乎。忠可請目，曰，不拜客，不與宴席，不赴朔望之會。時易修集遠近人士爲朔望講會。今以餬口之故，不得已教子弟一二人，若其外更增一事，非廢人所堪，不敢聞命。忠可唯唯，予因是館郡中一載。吳哀仲謙牧聞予至郡，移書相規曰，龍潭老人之義，得毋可思。深感哀仲愛我之篤，惜其早世，失此畏友。後十年，語溪友人亦以課子見招，徐敬可遺書，大指謂茲非僻靜之地，恐非所宜。然已不能不往，謝其厚愛，而

舉哀仲之言、豈以老眊竟違知已乎。此所以志也。

答沈德孚書云、道猶路也、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夫子朝聞夕死之言、只爲人不知道者而發、猶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猶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不是日用常行之外、別有一物、可以生時將得來、死時將得去、如異端所謂末後一著也。生死之說、亦甚平常、生順則死安。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任重道遠、得正而斃、如是而已。故

曰未知生、焉知死也。豈有生前事物全不致知力行、只打點死時一著之理。聞者、亦只是致知力行之際、講求體驗、實見得道理如此、非有參透頓悟之幻妄也。世儒十人而九、好持此以爲論説之端、雖曰不墮於禪、吾不信也。又云、道之顯者謂之文、聖人之道不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故夫子教顏子、亦只教其博文約禮。其問爲仁之目、亦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姚江以異端害正道、有朱紫苗莠之別、其弊至於蕩滅禮教。今日之禍、蓋其烈也。或云靜中不見天地萬物、渾然與天地萬物同

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此之謂退藏於密、此境莫只推與禪家。竊謂此際正要辨别毫釐千里。君子敬以直內、未發之中、畢竟與禪家之空寂有别。若只是冥然空寂、如何能發而中節。曰、釋氏亦默頑空。曰、明知不是、却不承認不是、又躲閃到一邊去、正所云釋氏之言善遁也。　又云、常見人說受用二字、愚直不解所謂。聖賢心事、只有朝乾夕惕、那曾貪著受用。恐便是孔顏之樂否。曰、仰不愧、俯不怍、從戰兢惕厲中出。然則樂天知命、無入不自得、與受用二字、顯然有公私義利之别也。　又云、百餘

年來、學術晦冥、邪說暴行、塞乎天地、人於膏肓。竊謂姚江之教如吳楚稱王、蠻夷猾夏、僭食上國。東林之教如齊晉之稱伯、尊周攘夷、而功罪不可相掩。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數十年內、應必有大賢之士起而任斯道之責、揭日月於重淵、而使之復旦者。惜乎祥與先生皆不及見矣。〔祥按〕此言卽夫子自道也。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見自任之重。有不得而辭者。此先生所以爲朱子後之一人也。

與姚大也書云、三喪未舉、遊子之情能無黯然。但自足下而外、恐未有切切於心、亟營馬鬣者。春秋霜露、感人至深、故人惓惓、專望努力一歸、畢此事

而出，則天涯魂夢，方能帖然耳。與徐敬可書云：吾人之學，須將害心之端，四處把截，單留一條正路，努力向前。如二氏之書，斷宜屏絕，不使入目。又如勳名建豎、悲歌慷慨之情，與夫辭章靡曼之習，風流閒散，晉宋間人風味，俱不可使留。整整從彝倫日用上致知力行，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方能自拔於流俗。若夫富貴利達，得喪毀譽，不入胸中，斯亦不足言也已。

己亥 十六年，先生年四十九。

尤介錫父治農桑，家富而樸，鄉里稱爲善良。介錫

幼略能文、負笈來遊、言規行矩、甚相契也、故先生以女字之。後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背師而效焉、屢誨弗悛、甚至買娼爲妾、猖狂恣肆。先生女素嫺閨訓、引詩書以諷諫、嚯嚯逆耳、反如寇仇、竟與妾謀鴆殺之。先生往哭、親見被鴆狀、訟之公庭。僕僕二年、雖殺妻之典未正、而褫其衿、逐其妾、不齒於人數、鬱鬱以死、通國快之。然而先生所遭亦良苦矣。

是年、有墮齒記、告尤氏先人文、哭女文、近鑑序、（梓按）近鑑一書、爲東林作也。自懲擇壻之失、有痛於心、因并一時見聞所及存原殷鑒。或乃謂稱人之惡、先生之所自無後也、亦小儒之見矣。答尤策臣書、與尤

西畬書、與尤天士書、與尤氏通族書、復伯兄書。

庚子

十七年、先生年五十。

館海鹽錢厚庵暨姪商隱家、錢本姪何。爲十年之約。先生允其半、有遺安堂日課。始作備忘録。是年、有弔吳裒仲文、弔吳伯仁文、姚以存字說、書問目後、啟兄弟親族。

與何商隱書云、承諭頭腦之說。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此即所謂約禮之實也。曾子一貫之指則

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臨淵履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易傳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則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而下、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關中則曰知禮成

性、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分殊、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内、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内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從事、或勤始怠終、及參以二三、即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即約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

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或流於兼愛，義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所當言，終日行行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工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工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仁兄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

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氣志如神。平日工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事不舍，其進不鋭，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

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内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静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塵默聰明爲静。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别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逆之非也，拒之亦

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揩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騖也。無泉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粗氣昏者、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

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即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工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工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即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襍則意分而氣散、即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梓按〕先生全集中、惟頭腦一書論爲學之功最爲詳盡、蓋志同道合、不覺其言之亹亹也。　答屠子高曰、格

物之義、竊詳來諭、非繇經文本有可疑、或者吾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接、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解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即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即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即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

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而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陷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即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即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即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

敏求、孟子深造説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耳。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碎、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若冰之釋而凍之解也。　跋山陰先生别帙云、復古本是姚江一種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己説耳。今試虛心熟玩大學之書、謂文無闕、終不可也。謂簡無錯、終不可也。謂經傳詞氣無異、終不

可也。則知章句之爲功不小矣。石本自是近代人所作僞本、先師後來亦病其割裂、不復主張矣。備忘云、古人云十年讀書、今雖遲暮、耿耿此心、較之少年心志不定、外誘紛如、師友督責而不前者、豈不有間。自茲以往、去衛武懿戒之日尚有四十五年、只當初學從師、讀書數年、未必不稍有所成也、毋徒云去日苦多。庚子歲暮自警。

辛丑　十八年先生年五十一。

館半邏。　夏、經三月不雨、三吳瀕旱、高鄉禾盡槁。與曹射侯書、論水利甚悉、又見備忘。　是年、有葬

親會啟、與顏子重書。

壬寅 康熙元年、先生年五十二。

館半邏。 次子與敬生、先生甚喜、語人曰、若得見他成立、必教他向上一條路上走。惜乎甫成童而先生沒矣。 是年、有與周鳴皐書。

與何商隱書云、康齋先生常念從容深晏養之句、吾人精力大段不如往時、亦不得不以此自勗也。

又云、讀書學問之一事。就讀書而言、經其本根、史其枝葉也。史至後代、尤枝葉之枝葉矣。大約三患均有、事失情實、一也。是非不足勸戒、二也。淫詞

雜說、三也。生平惟唐鑑不得一看、以爲恨事。若司馬史兩漢書、少壯嘗喜讀之、今久不然矣。昔人有言、鴻鵠所以高飛、六翮而已。若夫腹背毳毛、增一把不爲多、減一把不爲少。竊謂人誠有之書亦然也。又況橫議妄作、非特腹背毳毛之比而已。

癸卯二年、先生年五十三。

館半邏。嫁次女於陸、未幾而寡、先生養恤其孤。

是年、有先人畫像記、告錢厚菴先生文、遺安堂訓語。

與徐重威書云、所諭秘笈之書、竊意雲老未必欲

印、僕亦不欲相勸。陳繼儒、近代得罪名教之人也、徒以生於末俗、故令得保首領以殁、烏可容於堯舜之世乎。天下人心、陷溺極矣、士不得志於當時、諸於世教有害者、不克埽而除之、則亦已矣、可復推波助瀾乎。若乃養生之説、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思孟、未聞爲之、愚不敢學也。程子有言、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僕平生服膺、惟是而已。然已有所不能、何敢效山林枯槁之士、遺棄人羣、自私有盡之形軀爲哉。嘗思陳白沙陽春樓靜坐三年、因而有得。不知三年之中、人倫事

物闕失幾許。果其有得、當自痛悔往不可追、而復沾沾色喜、持以教人、是誠何心哉。〔廣譽按〕是書未詳何年、姑從原本附此。

甲辰 三年、先生年五十四。

館半邏。是年、有假道學論。原本繫乙未歲。〔馥按〕是年冬作。示長子維恭云、前年秋、攜女棄家從呂先生字康侯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以動心、吾所深敬。不意遠遊、久而弗返、因復請於嘉興屠先生、字子高海鹽何先生、字商隱同縣邱先生、字季心烏程凌先生、字渝安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所深契。平

生切磋、受益爲多。幸俱見許、女得納拜。女事之終身、奉爲宗主、便有向上一路。父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啟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是讀書做人基本。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宗。次詩、書、禮記、周易、春秋、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易是家傳一經、尤當加意。次近思錄、治經之階梯。范氏唐鑑、讀史之門戶。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經史之匙論著龜鑑也。等書。女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

甚多。然大本已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王姚有言、孔子孟子只是孔孟兩家無父之子、只爲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若是不肯學好、流落無底。女切切記之。又云、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炙漸濡、勢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流於不善、可畏也。已有不善、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顔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有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惡拂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災已辱先、民斯爲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

答孫爾大云、有志學問者、檢點克治工夫、

全恃自己不輕放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亦何待朋友箴規之力哉。謹以爲學大指奉覽。一曰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一曰明義理、講習討論之類。一曰治性情、剛柔過不及之類。已上敬以直內事。一曰正容體、九容謹言行、一曰審事爲、已上義以方外事。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工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檢點可也。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執熟發則不習无不利也。

乙巳　四年，先生年五十五。

館半邏。　王邁人庭歸自江西藩司，造訪先生於楊園，貽先生盃一緞一。先生不受，固請留之，乃付門人，藏爲他人葬錢寅之貧。　訓子語成，序之。[按]訓子語、初學備忘二書，大名崔麟徵早已登棗，今存幽湖德蕫堂。至己丑後，陳克鑑所鐫，不知作備忘始庚子，乃不考其年次之先後。跋云先生作備忘以精微博大，非後學所易窺測，故又著初學備忘。則大謬矣。全集板燬，而書猶存人間，故正之。　是年，有與許大辛書、與姚大也書、與顏孚重書、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與沈敬夫書云：憶前寓居里中，書聯云：四海良謀惟井牧，六經大義具耕耘。士友往還，朝夕所見，亦

鮮解其意者。鄙意特謂農政廢、四海困窮矣。若欲綏萬邦、屢豐年、非井牧不可。而學者深造自得、正如服穡力田、朝夕宥事、勿忘勿助而已。若此淺陋、已少同懷、則一方志業可知矣。　與徐敬可書云、詳來教、知合井之無日矣。論語二十篇、無非謹言愼行之旨。孟子七篇、大要息邪說、距詖行之心。世教不明、處士橫議、前者非程、朱、後者并不尊孔、孟、學、庸也、而云宜黜孟子也、而以莊生並之。不圖橫議至此、更不圖此種議論、近日知交中日出而不止、可爲慟哭流涕也。　與朱韞斯別楮云、連日相

對、終覺堅強迕物之意多、至誠惻怛之意少。困阨久、則猜防疑畏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然何可不推誠而待物也。以疑待人、人盡可疑。以不疑與人、人盡可與。李忠定有言、誠則明、疑則暗。　門内之治恩揜義、義勝多至於傷恩。詩美周王、美其肅雝。而記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若家庭之間、之其所親愛而辟、則易至於賊義。之其所賤惡而辟、則易至於賊恩。賊義則終吝、賊恩則終凶、俱不可不慎求也。　不以事物經心一語、或以受益、或以中病。諸葛武侯云、推學可以廣才。吾人才智不生、率

是學問不得力。每思先友吳南村質美未學之語、久而愈服。康齋先生日錄云、知弗致、已弗克、何以學爲。然則人安可不於不知處求知、不於難克處克將去也。

丙午　五年、先生年五十六。

館半邏。過烏戍、聞張佩葱嘉玲居喪盡禮、敬之。與錢本一論學、本一欣然求理學書讀之。先生寓書曰、柏園學道之志、及茲方發、不已晚乎。然以衞武觀之、猶然少壯、願此意勿衰也。重九日、挈次子與敬赴館。（廣譽按）舊本無、今據與徐重威書補。是年、有書近

思錄後、示兒百自箴、示蒙士圖、送沈幾臣之睢州序、公弔呂康侯文、答張佩葱問喪禮書十六條、又寄張佩葱書、吳裒仲墓誌銘、錢先生遺事、與曹射侯書、與徐重威書、與顔孚重書、與顔子樂書。

與凌渝安書云、古人有言、如天不欲使斯道復明、則不使後世有知者。今既有知之者、斯道豈終晦蝕哉。處士橫議、異說紛如、自昔衰亂、無世不然、要亦不足爲患。吾人不自努力、無能守先待後耳。鄉邦靡敝、與起無人、此縣沃土不材、氣習使然。士果能具豪傑之志、卓立風塵之外、奮乎百世之間、氣

志既起、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是在同志三四人互相勗勉而已。昔有友人歎息今日爲學之難、弟答之云、世治世亂、爲學互有難易。太平之日、士君子危言危行、履道坦坦、此其易也。然精神易於偷惰、則進德爲難。禍亂之日、正氣不伸、動輿讐尤相觸、師友講習、此爲難矣。然操心危、慮患深、則脩省較易。是以古人進德脩業、多於明夷蒙難之日。是則艱難守正、以續墜緒之茫茫、非吾人之責而誰責耶。而吾人日用之功、自非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亦將何以自淑而淑人哉。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

儒藏

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若此者、求之則得、爲之則成、沒身焉耳矣。

答張佩葱書云、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論語言志於道、隨言據於德。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之、是進德之路。中庸末簡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孟子七篇、大旨在首章仁義與利之辨。人只說向天下國家、所以不親切。反求諸己、利重一分、卽仁義輕一分、出此入彼、一長一消、必至之勢也。學者誠欲居仁由義、何可不朝夕慄慄、審所

用心乎。即若治生一事，固不可已，然祇有務本節用而已。天下國家之計，以是一身一家之計亦以是，外此即商賈技術之智，儒者羞爲。　邪説暴行，不必奇特看，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軌於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崇德廣業，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今試檢點日用之閒，喜怒哀樂不中節處，其爲邪説暴行不已多乎。　士人所守者義，所安者命，凡義之所在，即命也。不知義命，枉爲小人。　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即不可身自爲之，脩諸己，推諸人。　又云，名世之業非他，惟是

古昔聖賢所爲脩詞已而可以治乎人者爾矣。百工之事，猶懼言龐事雜。吾人於學，但能專心一力，日有孳孳，歲月儘優游也。不急之務，無用之書，願一概屏棄之。

丁未　六年，先生年五十七。

館半還。張佩葱屢求納拜，先生不聽。與錢本一書曰，近得畏友如佩葱，庶慰日暮道遠之懷，以其能策厲頹惰耳。吾人德業不及後生，大爲可恥。

近古録成，序之。書四卷，一立身，曰見聞紀訓、陳楝楚、僩定向著。二居家，曰先進遺風、耿居官，日見聞雜記、李彦和樂著。四居鄉，日厚語、錢懋登裴著。（顧拔）先生輯近古録，

在丁未、何商隱語水主人欲先生作名臣言行錄在壬子、前後相距六載。陳世儀刻近古錄引、篇首似誤。

是年、有書聖途發軔後、沈氏族譜序、近古錄序、求仁堂記、遺安堂記、寄贈葉靜遠序、費母壽序、敘祠田經始錄、弔裴紹岐文、啟諸同志諸先生暨伯兄訓子語後、與沈石長書、與徐敬可書、與顏孚重書。

與語水主人書云、平生拙學不敢自揜者、惟是篤信儒先、以小學、近思錄爲四書六經之戸牖階梯。而吾人立身爲學、苟不從此取塗發軔、雖有高才軼節、焜燿當世、揆以聖賢所示之極則、終有偏頗

駁雜之嫌、未足與於登堂入室之林者也。與張佩葱書曰、聞門内親遜之風、令人歆企不已。自非言物行恒、無間幽顯、何以有此。詩稱文王、言其亹亹、言其緝熙。人於世間雖云白駒過隙、若從少壯起足就途、至於老耄、當不下四五十年。苟其終始一意、夙夜懋勤、欲以方駕古人、要非難事。唯仁兄加意、益肆厥力而已。與許欲爾書云、承教、以前輩得失不必深論、吾人但師法其是、以爲爲己工夫可也。竊以前人已死、其得其失、論之固已無益于彼、在吾人既欲取以爲法、則其得者固當擇而

取之、其失者亦當擇而舍之也。是固不可以不論之詳。孟子所謂尚友古人、讀書論世、不可不知其人也。學者若止爲人、則人有耳目、人有心志、擇之精與不精、取之得與不得、以爲不與於己而姑置之可也。然此念已非斯人吾與恫瘝乃身之誼。若果眞切爲己、則聞一言即有一言之損益、見一行即有一行之吉凶、正猶飢渴者之於飲食、疾病者之於藥物、惡可不辨其可否而漫嘗哉。弟少亡師友、不知學問之道、任意取舍、固嘗遇毒見凶、噬臍何及者也。故於知交之虛懷篤志者、間以愚夫一

得、望而不可至者、及所嘗失足、悔而知返、而已日暮途遠者、言其一二。而聞者初未之或信、是恐無異適于山者遇虎見傷、幸未即死、逢後來者語以虎伏之穴、其情辭顏色、不免驚栗或過。若後來者不察而訶止之、甚者疑其不識騶虞、錯以爲虎、而直前履之也、則於爲己爲人之分、可不俟多言而決矣。原本繫癸卯歲。〔蓂嵓按〕篇首云、因近祭。埽、小兒初攜以出、身類保姆、不能晷刻相舍、嘗在

是年。

戊申　七年、先生年五十八。

館半邏。是年、有錢氏館別言、答張佩葱書、又答

問易七條、問克己復禮一條、問禮及四書數十條、又雜問數十條、又答呂涇野内篇疑問十餘條。示維恭云、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欺詐與否、於語言見之。傲慢與否、於動止見之、不可掩也。自以爲得則害己、誘人出此則害人。害己必至害人、害人適以害己。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

己酉八年、先生年五十九。

館語水。主人招自甲辰冬、嗣是敦請不已。先生辭之再三、又虛席以待者二年、至是始就焉。〔廣譽按〕見與徐敬可書。姚攻玉瑚始來謁。廣譽按原本庚戌歲重出、今刪。嫁幼女於周氏。是年、有自箴并說、語溪約語、與凌渝安書、與屠子高書、答張佩葱書、與何商隱書、與顏孝嘉書、與陸孝垂書、梓年二十、侍姚䕫庵先生、先生爲言下愚不移、尤堉玷揚園、周堉玷誠菴、而執柯者楊園也。此亦先師癡心事。然天下固有不可化誨之人、一殺妻、一爲盜、於兩先生何病哉。與錢子大書、贈張佩葱歸故居序、同趙二晅雪郃家灣邱老家二絕。

瑚錄云、瑚於是秋初見先生、後寄語王言如云、攻

儒藏

王耽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求靜。白沙學主靜者也，其詩有曰，廊廟山林俱有事。吾儒隱居求志，正爲時世不偶，故嘗退處巖谷。然守先待後，經綸素具，亦無一事可略也。若懶散厭棄，惟求閒靜，設有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爲乎。　璉錄云，仲秋，先生同張宣城、張企周至震澤弔王曉菴夫人之喪。弔儀白布一端，曉菴辭謝。先生曰，某平生未嘗以虛禮加友朋。曉菴不敢卻，璉見先生始此。　與門人書云，學問固重踐履，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僕碌碌一生，竟成虛度，祇因從前讀書不得要領。至於知悔，

而已無及矣。與嚴穎生書云、頗聞吾兄所至輒以圍棋留止數日、行年五十有餘、猶不能自克耶。茲事較之他惡、似乎尚小、實而論之、非細行也。廢時曠業、一也。耽物喪志、二也。比之匪人、三也。高明如兄、豈未之思耶。猶憶二十年前、浩如兄狐狸之詩、兄明知其意而久不能改、可謂不負死友乎。今日石長瀜、安尹同諸兄各以茲事介然懷不滿之意於兄、兄亦夙昔所知也、而亦自若、豈兄平生誠切之心愛及朋友、而不自愛。偲直之言、欲朋友之虛受、而不虛已以聽也。特以阨窮遺佚之日、聊以

自適而無妨耳。此意甚不然也。白沙學術之有疵者也、其詩曰、廊廟山林俱有事。若謂逸民處士、可以頹然自放、則古今當有一種無事之人、與日月而爭光、不與草木而俱腐矣。況于門內則有子弟、門外即有鄉邦。吾人一行不慎、以是害己、即將以是害人、不可不畏也。朱子有言、枉費少壯精力、虛擲有限光陰。崦嵫已迫、德業無成、念此如何不痛於心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感兄誠直、先施多矣。不敢不布此區區、重唯努力。

與沈丹曙書云、兄於禾中聲譽藉起、此固德音之昭、有不能自閟者。

但托交末，與有光焉，幸甚幸甚。近者所聞於人，則以疇昔遠行深爲懲悔，而并勸亦臨兄以無復進取。誠若所言，可謂自治嚴而愛人切矣。但鄙見所及，有不止此，敢以私商而就正焉。亦臨敦篤長者，其爲進取，不過隨流旅逐，未能脫然於世俗之所爲，非有熱中必得之見也。至於遠行既所未有，世固有敦厚之質，未嘗妄有干求，亦能絶意進取，恬淡遠利，内行雅可稱述，而學術頗謬，用其篤實之力於離經背道之際，計其終身所得，不足償失。雖復雅以濟人及物爲心，而功不勝其罪者衆矣。所

以學術之歧途，辨之不可不早也。夫釋氏之與儒者，其似是而非，前哲辨之已詳，眞有苗莠雅鄭之不可以強同，淄澠涇渭之不可以強合者。而世挾經之子，顧欲以其私智比而同之，至反以彼詖淫邪遁之說以亂吾大中至正之矩，幾何其不彝倫攸斁，胥夏而夷也。仁兄愛友之切，竊謂宜從本原要領之處，與之極論而救正之。其諸一端兩端之脩舉，雖未嘗非立身大節之所係，若欲以是一二過人之行，引而置之儒者之林，則恐莫之敢許也。如近代張二無、黃元公諸公，迹其平生操履名節

非不可稱、究其歸、特以一節之士、不知理道者也。士君子脩身力學、不知求爲全德、而祇以一節概其生平、亦可惜矣。若據正而論、身爲士大夫、不能閑邪守道、以淑後起之人、而躬之所先尊信服膺者、乃出於無父無君之教、以禍人心而敗世道、其爲罪已當久在兩觀之列矣。孟子所謂誦堯誦桀、行堯行桀、所爭豈在遠哉。原本繫丙申歲。廣謩按全集不載何年、其前篇有云、聞顔悔前日之出、并及瀹老再娶、佩葱與宅事、姑附於此。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四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庚戌九年，先生年六十。

館語水。是年，有〈儆老篇〉、〈同趙二入山訪何商隱〉、〈王寅旭語水主人詩〉、〈示兒一條〉、〈與屠子高書〉、〈與沈甸華書〉、〈與顏孝嘉書〉、〈與孫商聲書〉、〈與曹友眉書〉、〈答徐重威書〉、〈答施龍友書〉。

璉錄云、秋、璉兄弟拜謁先生於張佩兄齋中、適語溪以東皋遺選數十冊、託佩兄發出。舟子負上、連

呼重甚。先生戲語曰、此未必重、吾以爲輕如鴻毛耳。璉因問學問之於舉業、固可並行而無妨耶。抑必屏棄而後可從事耶。先生正色徐語曰、詩有之、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企周語及有吳江産數畝、因納稅甚遠、不及早料理、遂受累無已。先生曰、此固宜責己、學者所以不可放過一事也。古人誦詩讀書之日、出宰百里之邑、極是常事。若平時己産數畝尚不盡心、設或異日出臨一方、簿書期會、紛紛不一、又何所措手足耶。

先生出、璉問佩兄曰、先生將何往。佩兄曰、先生於米鹽日用之事、亦躬

爲料理。凡出鎭、必豫訪素行誠實者、方與交易、人亦不忍欺之。故交易有常處、不輕數易也。

始學齋記云、天地之生人爲貴、仁義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今予與子處覆載中、服衣冠、負書策、列於士林、則既貴于人人矣、可不求其所以貴于人人者、以無忝天地之心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宏者廣居之量也、毅者行道之力也。其始莫不自其一念不安於人人之所爲、而守之不變、致知力行、以至於終其身、又自其身推而達之、莫不始自一人獨立不懼、

勉焉不已，以漸及於家邦之遠。若火之然，星星欲灼，至於燎原野而烈山澤。若泉之達，涓涓盈科，至於經川瀆而放四海也。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然欲居仁，必充其無欲害人之心以盡其類，則斷一樹、殺一獸，苟爲非仁，而有所不忍。欲由義，必充其不取非有之心以盡其類。則簞食豆羹，千駟萬鍾，苟爲非義，而有所不爲。非然者，雖其聲聞權藉①，孔昭於當世，使邦家之人皆有賢豪君子之目，究其隱微，終不免於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之徒，旦晝所爲，梏亡其固有之良而已。揆其失，惟在於

辨之不早辨也。辨之云何。今日者感民生之憔悴、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嘗爲惻然於中。見人事之不臧、欺詐相高、陵軋相競、甚惡其廉恥道喪、非不耿然甚明。乃人心何常、葆之不易、凡諸寢興食息之恒、動作云爲之際、無不内省諸己、孰爲仁、孰爲非仁、孰爲義、孰爲非義。不表飾於大廷、不苟弛於幽隱、人知之惟是、人不知亦惟是。切切焉未免鄉人以爲憂、有初鮮終以爲戒。懋茲以往、百行皆然。嘗其窮、入孝出弟、閑聖道以正人心。及其行、以不忍人之心遏惡揚善、正君而定國、豹困而不隕、通顯

俻藏

而不盈、庶幾不失任重道遠之義、而後無負於衣冠書策、中處覆載間也。　與許欲爾書云、竊以傳書與著書不同、著書本其人之所得、瑕瑜高下、其面目不能自掩。傳書當以世教爲心、苟其言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則甯爲之深沒其文、以毋滋惑世誣民之禍。則於作者既爲愛之以德、而在我亦不得罪于天下後世。如忠憲其人、誠君子也、但當時文集固已失之於前、而今茲節要復不能正之於後、則亦忠憲之不幸也。此亦學問中明辨之一端、非欲與世故爲同異、以取倘口之窮也。　答張

佩葱書云、吾人遘此凶災、是年六月、江南大水。易所謂震來虩虩時也。古人進德、恒於多凶多懼之日益爲加厲、蓋操心危、慮患深、視平日康甯無事、情懷自是不同也。家兄歸、具述闔門撙節之美、以勉弟、弟即轉述以勉主人、即此可見修己及物之效矣。然憂能傷人、故詩曰、維憂用老。樂天知命之懷、又自不可少者。陋巷憂中樂、耕莘樂處憂、二者固宜並行不悖也。

與陸孝垂書云、患難之來、唯有守正、可以出險。故明夷之彖辭曰、利艱貞。蹇之彖辭曰、貞吉。困之彖辭、亦曰亨吉。蓋不失所亨、惟在守正。故

本義於屯卽云在此則宜守正、以此意非祇一卦一爻之義也。中庸素位而行、雖當貧賤患難、只正己而不求於人、居易以俟命而已。　答顏子樂云、吾人所苦、只在虚度時光、忽焉而壯夫、忽焉而衰暮、一無所成、大幸坐此。足下自今宜置一課籍、凡日之所課與心之所疑、以及所得、臨睡則悉書之、要使己有所稽、人有所考、方能日積月累、以期有進。進進不已、斯可有成。諺云、人生一世、試思天地生我如何賦畀、父母生我如何屬望、豈宜虚生虚死、等之鳥獸草木耶。此意眞切、自然欲罷不能矣。

辛亥十年。先生年六十一。

館語水。　作惜往日詩云、端爲有知皆害義、納之規矩始非狂。又云、讀罷遺經旋內省、始知厥疾在膏肓。自注云、嘗爲艮知之言者十年。又云、匪爲舊章陰護惜、却因簞豆未能忘。自注云、先後爲舉業之師二十年。又云、克己未難難復禮、周行不遠未能從。

遣長子維恭從學王寅旭先生。伯兄初爲次子與敬授句讀。（廣譽案）見與葉靜遠書。

始選朱子文集。

批呂氏童蒙訓。原本繫庚子歲。（馥按）先生庚戌從孫商聲借童蒙訓抄錄、辛亥三月書、屬佩葱節錄語類所論童蒙訓過處、則批童蒙訓當在辛亥之歲。

張佩葱欲

納拜、轉覓諸先生代懇、先生終不許。姚璉請其故、先生曰、某生平授書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者、而暮年躬蹈之乎。且佩葱學行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某衰耗無聞、有疑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效忠告、慎勿襲此標榜之迹也。是後人無敢再申此請者。　與張佩葱復舉葬親會、同事者二十人、法益美備。　是年、有與凌渝安書、與孫商聲書、答張佩葱書、與張巖貞書、答鈕亦臨書、與姚大也書、甲申冬問目後記。

儒藏

璡録云、仲春望、見先生於力行堂、問爲學之要。先生曰、程子之教、存心致知。朱子之教、居敬窮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言雖不同、其旨一也。然存心致知、異説或可假借、惟居敬窮理、則異説無容竄入矣。吾人由程、朱而遡孔、孟、如由宗子而繼高曾、若不于居敬窮理加功、是欲入室而不由其戸也。又云、某平生用力、小學、近思録爲多、稍有得益、亦在於此。故有志問學者、必舉此二書相勉。瑚録云、同弟候先生、先生訓以爲學當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諄諄數十語。瑚問日用工夫、

非助卽忘。先生曰、要知必有事焉、孟子本說集義、程子兼居敬說、益精密矣。吾人日用工夫、居敬窮理、如是而已。若忘與助、病實相因、忘固不可、助亦不可、惟助故易忘耳。又以雞之伏卵反覆開導。

又云、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何可一日忘之。答姚攻玉書云、先民有言曰、儒者之學本天、故道曰天道、德曰天德、理曰天理、以至惇庸則曰天命、致罰則曰天討、中庸所稱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非是也。至其日用工夫、亦惟法乎天而已。逝者如斯、盈科後進、不舍晝夜、無驟進、亦無暫休。孟子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以是而已。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非有纖毫私智可以穿鑿附會于其間、亦非有一毫人力可以安排布置於其際、故曰天也。此儒者之學所由異於二氏者也。今竊觀來書、則深歉然於前此讀書之不多與夫生質之不敏、而未免有求之過急之意。夫己去之歲月、致悔于蹉跎、天賦之穎異、有不若於人、凡志學之士、宜無不懷此心者。然皆有所不必憂者。先民遺訓、工夫只在循序、只在不舍、曾

子竟以曾得之。用心過苦、用力過急、即不免有正與助長之患。不特妄意躐等、病隨以生、其見道理必有偏枯不舉之弊。且將使身心不甯、易致疾病也。如日讀四書五經、限以行數偏數以至年數、固爲窮理之所先、必有事之大目。但恐人事閒之、有不能取必者。而況先難後易、熟則敏生、非可拘拘者乎。又如列以八則、亦覺多端。程門之教曰敬義夾持、朱子之教曰居敬窮理、所學雖博、而持守無多端緒也。至若敬靜一條、尤不能無可商者。儒者主敬而不言靜、故其效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釋氏主静而不言敬，故其流至於空虚無用，非有兩用之力也，亦非可并致其功也。若夫經之與史，雖有緩急輕重之序，亦難截然分而爲二。蓋經以立其本，史以驗其用，理則一也，宜乎並進其功。人之心思，本自靈通，固不可使其泛用，亦不可使之滯于一隅，局于一節二節也。古人課程，不獨朝經暮史，厭飫優游，雖至詩文詞賦，皆藉爲游藝之資，以涵泳其性情，陶淑其耳目知思。未有孤行一意，使讀書之日生趣索然也。至如教課誦習，似不可分爲己爲人之心。因與弟子講解而己益明，因與

弟子誦數而已益㶷、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即爲主於敬。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己分內事也。夙興夜寐、行無越思、內期盡乎己、外期盡乎物、即爲時時習之、而須臾不離乎道矣。此事往年辯亦未能看作一項、故每至于累心。近方見及、便覺泰然。總之、吾人立志則願希聖希天、而用功則一循下學之序。存心則宜以一夫不被澤爲己憂、立身則以簞豆不受於人爲有恥。其取人之善也、不當遺於細微。其攻己之惡也、則無閒於幽顯。窮通得喪、一俟天命之所爲。出處語默、惟覩時義之所

可。若將終身、始卒一致、如是焉而已矣。與葉靜遠書云、佩葱進德剛而求志敏、後來所至、固未可量。嘗憂老成數輩、後先凋謝、絕續之際、擔荷無人、重賴其與光昭斯緒也。蓋學術膏肓未有甚於此地者也、終日講讀論語、只沉溺於小人喻利之一言。終日談說孟子、只孳孳於邪說暴行生心害政之一途。耳聞目睹、無非此物此志、可爲痛哭流涕。自非豪傑之士興起而振救之人、類或幾乎息矣。近得震澤之間士友應求鳴和、緯有起色。傳曰、深山大澤、必產龍蛇。天地之心、殆將有見於此乎。

與徐重威別楮云、世人論學、多說做聖人、僕只說士希賢、賢希聖。世人多說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僕只勸人讀書。世人多說精一執中、僕只說遜志務時敏、允懷於茲。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而已。又云、山陰先生曰、嘗思一日所行、不負三餐茶飯否。況此凶饑、目前之人糟糠不給、奈何不夙夜念之。

與門人書云、吾人工夫、只存養、省察二者相為終始、無少壯、無初學成德、自強不息、惟此而已。造次顛沛必於是、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修者於此、必者於此也。中庸首章先存養、末章又先省察、蓋二

者如車兩輪、鳥兩翼、廢一不可。其克治則因有偏有失而後用之、省察之繼事也。讀書是士人恒業、其實無往而不然。世之務博覽者、知讀書而不知從事於此。爲異學者、好言未發之體、而不讀書。是以非無美質、而衣冠之子、求一言一行之幾於天理而不可得也。又云、接手教、其中有不能不蹈流俗之失者。家貧親老之語、每見世之勇爲不義、多以此藉口。夫家貧則有固守之誼、親老則有志養之文、聖賢遺訓、至爲昭明。未聞身之不恤而恤其家、子實爲之而歸過於親者也、抑何不思之甚

耶。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平日讀書求志、得力不得力、全從應事上驗之。

壬子十一年、先生年六十二。

館語水。延姚攻玉瑚課子。爲幼子與敬結姻於沈丹曙氏。築務本堂成、遷家廟神主、先生經營之。與兄正叟同居、怡怡終身。主人請評傳習錄、先生謝不敏。三請、乃允。其總評云、讀傳習錄、其損爲長傲習非、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姚江罪之大者、詆朱子爲異端、本釋氏以爲教、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者也。若夫傲然以生而

知之自處、自堯、舜、孔子而外、未有所服膺、尤其無恥之甚也。又云、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之。姚江自以才智過人、又於二氏有得、逞其長以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盡思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以陸、王並稱、實則不同。王較陸尤多欺己誑人之罪、其不能虛己遜志、則一而已。評晚年定論曰、年之晚與不晚、論之定與不定、考之年譜自見。即此姚江欺己誑人之罪、雖有儀、秦之辨、不能爲之解矣。其他皆旁用側抹、一一辨駁、學者當購其全編讀之、茲

不盡録云。此一段三百字、姚氏年譜初一本所無、梓所增也、故雷序中有陳布衣一語、實則梓全卷梓未嘗校定也。三請乃允之說、出於蟄菴口述。今按先生與商隱書云、前日相商評論傳習録、若有其本收二三冊、即點汚者不妨也。則先生館半選時、何先生已發其端語、水主人復請之、而先生。之意乃決耳。蟄菴又云、先師每事愼重、不輕下筆、即朱子全集一書、凡看十遍、然後加圈選定、豈易言哉。原本繫於庚戌年下。【發案】王子八月與恥齋書、有初夏商兄委批傳習録、未之舉筆之語、則批傳習録當在壬子八月以後。【廣譽按】訓門人語、姚璉壬子八月五日所録一條、閏八月答張佩葱書、皆與錢說合。

選讀書録、居業録、謂姚璉曰、居業録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録有廣大自得氣象。

冬、客有遊閩告行、先生命酒。時姚瑚、姚夏在坐、先生曰、爲貧就館、亦不得已也。恐將來所往之地、必不

能靖、囑以早還、否則他適、若鰓鰓重有慮者。時方承平、不覺也。越歲、滇閩亂、始服先生之遠見。是年、有鄙叟說、原本尚有玩器喻。廣譽按：已見前戊戌年下、恐有誤、俟考。與凌渝安書、與徐敬可書、與主人書、與沈甸華書、答張佩葱書、與姚攻玉書、與姚四夏書、與王言如書、與周山甫書、答陸孝垂書、答許大辛詩、敘衡恤鳴。郎訓子語更名。

傳習錄評云、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曰存天理去人欲、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云好善而惡惡、安在叵知之言有害人心世道。曰、陽明欲排窮理二字、而

惟心之所發、便爲天理。又以性善爲無善無惡、未嘗指氣拘物蔽以爲欲、不知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也。楊朱、墨翟、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理欲混淆、則好惡倒置、生心害政之禍、何所止極乎。又云、閃爍變幻、總不出知行合一之旨。不排二字、是三教一門本領。所論往往首是末非、或末是首非、或首尾俱非中閒是、或首尾俱是中閒非、正所謂假竊近似以文其奸也。豈知本領不是、憑他覆蓋掩飾、終不得而隱其情也。瑚錄云、瑚館先生門下、先生時以補偏救弊是修身要旨爲訓。一日、出

見、復申此意、曰、凡言修者、必有不善之處。修之之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宮室器用皆然、況于身乎。修之字義蓋如此。　又訓瑚兄弟曰、一日不學、則此身即一日陷於不肖、虧體辱親、即在乎是、敢不黽勉。　又嘗訓瑚兄弟曰、學者立心、當以天下爲己任、而工夫則雖小物亦當用力。　又曰、世無無職分之人、人無無職分之日、求盡職分、自不得不憂、不得不懼。知憂知懼、必使無憾而後即安。能盡職分、而後可以安命、程子所以亟稱要不罔守本分之言也。　先生有族弟無子、以繼室隨

來之子爲子。一日掃墓，欲與拜，先生曰，庸可飲時來，與拜則不可。時彼父母出怨言，族人家人多有勸先生者，先生終不許。語瑚曰，禮教不明，而直道難行如此。

璉録云，先生家居，每坐務本堂東北隅一室，縱橫方丈，一几一榻。几上朱集一本，筆硯各一，無他物焉，書亦未見有雜陳也。看書或倦，則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及蔬果花藥之類，皆手經理之。

或私語璉曰，張先生之學，有體無用。如某則地理、兵法、屯田、水利之事無不考究詳明，此有體有用學也，子有意乎。璉笑而不答，後述以告

先生。先生曰、如某何敢言有體之學、然論道理、亦未有有體而無用者。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斯言胡可不玩也。若僅以考究地理、屯田、兵法爲有體有用之學、則固未知體之爲體矣。先生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未嘗稍有怠肆之容。若有勞役事、則去上服、著最粗麻布衫。至帽與襪、雖勞與酷熱、未嘗去也。每從先生登舟、必正身拱立、俟過先人之墓、於舟中深揖、又遠數十步始坐。蓋之自壯至老、行雖急、未嘗閒焉。先生一日語璉暫出、問何往。曰、亡壻緦服已及三月、今至彼處釋

之耳。於卑幼之喪不敢不勉如此、因知先生素冠服以此也。與孫汞修書云、夫子以大孝稱舜、首曰德爲聖人、舜亦人之子也。在彼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在我碌碌、德音不昭、幾何而不忝所生乎。然則能讀幾卷書、作幾篇文字、在鄉里作一尋常無過之人、斯亦不足言也已。唯希賢希聖、夙夜黽勉、睎顏亦顏、古之人豈欺予哉。

癸丑十二年、先生年六十三。

館語水。　幸長子雒恭從學佩葱。　選朱子語類。

是年、有錢柏園文集序、紀友贈計霈亭序、與陳

乾初書、與葉静遠書、答張佩葱書、與胡亥嚴書、與姚大也書、與陸霞生書、與門人書、與呂仁佐書、答陸孝垂書、與董理涵書。

備忘云、心粗性急、讀書之至戒、改之爲貴。仲春自警、下二條同。

君子而不仁、正如白地上雖著些黑點、要之也不多、不久亦當澌滁。小人而仁、正如黑地上雖閒有些白點、不久終是變滅了。

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蔬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於

窮理、窮理之益、莫大于讀書。　嘉玲録云、二月丁卯、同先生攻玉至震澤。先生曰、中庸言素位而行、吾輩今日素位、則貧賤患難、自是正命。若妄想富貴、便是桎梏、便非正命。　瑚録云、先生曰、非義之貨色、吾人視之、當如洪波烈火、如鼎鑊刀鋸。　又曰、論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於此當反覆思之、思之審、欲信之篤。若信不及、眞是枉做小人。　又曰、昔吳裒仲有言、學問之要、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此語甚善、即先儒所謂居敬、所謂必有事焉也。果能持之以恆、

終始不懈，使造次顛沛亦無放過，則極其精密矣。

東莊侍坐，先生諄諄以讀書相勉。又曰，境之困苦，士之常事，貧窮患難，豈有獨我受不得之理。

又曰，方正學云，人才日衰少，善保膝下兒。吾人有課讀之責者，不可不時存此意。先生遇諱日，祭時用墨冠白服。佩葱問焉，曰，家兄不能變服，故某亦不敢純素耳。嘗從先生至半邏，百里之遠，必終日危坐，坐處亦不移尺寸。每私驗之，必如此，語之佩葱兄。佩兄曰，玲與先生同寢，通夕未嘗反側。眞所謂夢亦齋莊也。

璉錄云，先生曰，先儒有云，

讀朱子門人所記之書、不若讀其手筆之書、此言固是。蓋朱子手筆之書、其精微純密、曲折融化、似非語類所及。然非潛心體會之久、不能得其微妙所在也。若語類一書、明白詳盡、初學先玩之、即可知所從事而獲益焉。兩書讀有先後、要之不可偏廢也。

又曰、某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定編輯、錄其最切要精粹者爲朱子近思錄一編。自問精力日衰、不能及矣、有志者異日體此意而敬成之可也。〔原註〕先生辛亥年選朱子文集、至壬子七月、命璁抄選目。癸丑年選語類、至甲寅夏畢、璁亦抄藏。語類甫卒業、而先生已不起矣。若天假數年、近思錄可成、惜哉。甲子夏記。

又

日本朝理學、如曹、薛、吳、胡四君子、某讀其書、知其道可以繼濂洛關閩、可俟來學。愚意朱子近思錄外、可輯爲四子近思錄。謂璉兄弟曰、予惟好是懿德之心、自驗覺甚切耳。近日於詩之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與易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二三處、愈見親切。

璉問先生壯年學問之功、先生曰、予念先孺人之訓、有曰孔子孟子、只是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又曰汝須做人行道上人。予自少至老、遵奉此訓、慄慄危懼、不忍忘遺體之

重而已。人行道句、作時語讀。 問爲學之道、曰、莫先篤信。子曰、篤信好學。又曰、信而好古。惟信得篤、然後好之至。若不信而能好古、未之有也。因言學字始於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云云。蓋學莫要於虛心遜志、其日務時敏、即所謂時習也。其日斆學、即所謂朋自遠來也。今之學者雖自號好古、絕無謙虛退讓之心、究竟不過成得驕且吝之驕字、克伐怨欲之克字而已。 與何商隱書云、讀語類、其服膺不釋者、顔子好學及宏毅章所錄、尤覺會心。敬聞左右、以當野人之芹而已。 與主人書云、韓子云、有以

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近本此意致書友人，略言君子之儒，遯世無悶，究竟爲天下法，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贏得身名俱辱。其界分所争，要亦無幾，只在辨之於早。固知微生之見，宜爲舉世所疾。附此相質，未必不爲知己所可也。

答屠子高書云：夙昔屢承下問，比復審思，或者先生養氣之功尚有未至否。蓋人至大至剛之氣，本諸天地，生而具足，直以養之而無所害，則足以配道義，而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無是則餒。小而日用之常，大而彝倫之重，當言而不敢言，不當言

而不能嘿，當行而不敢行，不當行而不能止，以至遷善不力，去疾不盡，幸坐此故。竊以爲此種工夫，凡在覆載之間，無一人可不爲，無一日可不爲，故云必有事也。與王寅旭書云，今日言學，往往有人，約而言之，兩種而已。重致知者薄躬行爲無足取，此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踐履者忽窮理爲不足事，此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於高明之域者也。二者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甚則交相水火，而暴行因之以作。誰實軌之以中正而無失者，先生佩兄遠近相望，

可謂南服之英賢矣。名世之業、雖不得見諸當時、名世之學、則自可傳之後起。伏願吾友朋相與黽勉、毋以經綸參贊非幽居之責也。答姚四夏別楮云、他人爲學、苦其不前兄、則憂其過鋭、而不量力。他人患其一得自安、輒多於作兄則憂其一事未終、又進一專。二者均足爲病、根原則一而已。試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一息如此、終古亦如此、故曰自强不息也。與陳霜威書云、吾人一生學問、不外養德養身二事、讀西銘、可知仁人孝子之用心矣。日用之閒、願深體此言也。

與孫商聲書云、旬日以來、聞大邑社事復興、吾兄往應其請、慕賢乎、隨俗乎。誠不能以無疑。韓子云、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不知茲事之興、在君子道長之日乎、小人道長之日乎。異時主張茲事者、爲吉德之人乎、凶德之人乎。恐不難一言以斷也。竊嘗妄謂君子之德、遯世无悶、然究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然贏得身名俱辱。昌黎氏所以勤勤於友生、謂其有以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也。以兄高明之識、自宜辨之于早矣。弟於東漢諸君子、竊慕徐孺子之爲

人、願學之而未能。其後管幼安潛龍以不見成德、諸葛孔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之語、未嘗不佩服終身。然自顧非其人、不敢妄擬也。兄於韓子素好其文章、而於東漢諸公夙景其風烈、故敢引喻及此、願宥其狂瞽而加察焉。原本繫丙申歲。廣磬按與孫書前有二篇、庚戌辛亥所作。此書篇首云、再歲不晤。當在是年。又按七月與張佩葱書云、商聲兄一劑煩致、然尚惟酌之、不宜達則已。蓋卽指此書也。

甲寅 十三年、先生年六十四。

家居。正月、爲長子維恭娶婦朱氏。寄姚夏書曰、不佞舉子遲暮、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蓋先生

貧病已甚、以喜以悲也。原本繫癸丑年下。（巖按：甲寅與葉靜遠書云、今之正月、勉爲長子授室。當入甲寅。）　春、病脾。諸生問疾、移榻中堂。七月二十八日、疾革、命具衣冠、恬然而逝。何雲士某某諸先生經紀其喪。次年乙卯、雲士先生偕諸先生及門數十人會葬先生。時盜賊猖獗、里中騷然、有先生先世之鑒、不暇遠擇地、即卜兆於楊園里宅東南田畔、相距半里、酉山甲向、地非爽塏、鑿小池灣以瀉水、馬鬣之封、童而不樹云。　是年、有答葉靜遠書、與姚四夏書、與徐重威書、與沈組綬書。玲錄云、三月乙巳、先生日近來看得道不遠人一

章、覺親切些。道不遠人、卽有物有則也、故下說其則不遠。註中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如云聰明在耳目、慈孝在父子也。改而止、改字最說得切實。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非亡也、人自外於道耳。但能改其無道、卽在道中矣。然道實不外乎人心、故云忠恕違道不遠。但單說心、則異學禪學皆言心、可以假託。故下文又言子臣弟友、庸言庸行、則中庸之道信乎其不遠人、而非隱怪之所得假矣。又云、中庸言道、費而隱三字最盡。刑名術數之流、其於道之費處略講究得些、然不知道之隱。

虛無寂滅之學、其於道之隱處略窺測得些、然不知道之費。惟言費而隱則高不入于空虛、卑不滯於形器。程子又說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尤親切。惟道之費而隱如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操存省察。玲偶說與門人說書、先生曰、最要是欲學者反身而自得之。　臨別、又曰、大舜所以爲聖人者、只是虛受。文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乾乾不息。　瑚錄云、七月二十三日、偕佩葱問疾。時先生久病、羸瘠已甚、不數日卽易簀矣。猶坐至更餘、端莊整肅、諄諄以學問勉瑚兄弟、未嘗稍有倦怠敧側也。所謂

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如此。　璉録云，七月二十六日，先生猶衣冠坐起，倦極而寢。張企周往候，先生欲起整衣冠以見。企周固辭，不獲，先生曰，君子愛人以德，此不必辭。　與沈子相書云，日者仁兄固留，而弟必决去者，以目下方持慎言語節飲食之戒，誠恐他友繼至，不能俯察，應酬太煩，不免多言傷氣，多食傷脾耳。既而思之，冬春以來，相見者三，無次不以死生爲言，得非以弟於死生之際有所未達，猶有貪生畏死之見乎。自惟生於亂世，幼痛終天，雖久覩息覆載，詩所謂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者也。况復行年六十有餘，尚有何貪何畏。但吾人所以不同於釋氏者，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故一出言、一舉足，不忘臨深履薄之義。凡夫日用酬酢之常、食息寢興之細，苟一出於忘身徇欲，是皆立乎巖牆桎梏之類也。豈若釋氏祇以不貪生、不怖死爲了死生大事，而終日以末後一著爲念哉。夫吾儒所謂末後一著者，得正而斃，全而歸之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祥於道未之有聞，正恐未得死所。雖甚迷昧，樂正子春之戒，亦知守之，不敢有違，是以甯虛友

朋之愛而不顧也。又承論及先師山陰先生古易之書，竊疑未論其詳，不當爲先生傳布於世也。蓋祥於甲申仲春，見先生於蕺山之宅，聞先生有易義之書，請而讀之。先生曰，此往時作，不足觀也，吾欲改而未及。自此距先生殉道不過一載有餘，未聞有所改正，然又非程子易傳尚冀有進，未欲遽傳之意。則今日及先生之門者，當體先生之意，本伯繩之志，敬守其書，藏而弗失可也。何必亟亟行世，以爲先生重哉。况先生輕重，豈在書之傳與不傳哉。易自畫卦繫辭以來，羲、文、周、孔之後，程、朱之

前代有作者，其爲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義，使人居安樂玩，得以寡過者，固多有功於天下後世。其爲不知妄作，得罪聖人者，已不少也。蓋易之爲道，微顯闡幽②，知來藏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後之作者，舉其一，廢其百，得於此，失於彼。凡夫用智自私，穿鑿附會而不軌於大中至正者，皆賊道害義，而得罪於聖人者也。故記曰，易失之賊。近代世教不昌，儒風不振，學者不明於義理，大都以釋老之似，亂大道之眞，

其爲賊更不可言。縱使不至於賊、而多此書易不因之加明、少此書易不因之爲晦、又何必紛紛多事、自取妄作之咎哉。朱子獨籠之喻、多一條骨、障一路明、竊謂今之言易者無不然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惟仁兄進而教之、勿以其人將及溝壑而棄之、則幸甚幸甚。

〔梓按〕先生歿後、門人姚璉編全集。至康熙甲申、後海昌范蜀山先生鯤鼓勵同學、協力付棗刻初學備忘、訓子語、備忘錄、言行見聞錄、近鑑、經正錄、喪葬雜說、近古錄、補農書、訓門人語、讀書筆記十餘種。文集甫刻十八卷、辛卯、蜀山歿、工遂不竣。至辛丑、梓偕硤川張君莘臯、鳩刷資三十金、印集分布。後五六年、集板以流言燬於火。今兩浙所流傳者、惟辛丑所刷數十部而已。先

生自夫人以下五棺、貧不能葬，因具灰沙瘞於先生墓側，又以三和土周先生槨外築尺許。舊有小石碑云、楊園先生之墓。乾隆十八年、浙江學使雷先生更之鉅碑，題曰清故理學真儒楊園先生之墓。

校記

①權藉：疑作「藉藉」。

②微顯：疑作「顯微」，方與下文「闡幽」相對應。

張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後學陳梓輯

未刻書目○願學記、六卷 問目、朱子文集語類選目、王學辨、此范先生定此名，非先生本有是目也。羣書日記亦然。 讀書居業選、羣書日記。

未刻文目○題劉忠宣公遺事、題傷蛇行、題考槃獨寤圖、題詩存後、壬子 書春秋繁露後、崇禎丁丑 書龍溪題壁後、書淸江巽隱兩集後、書倪譜改田碑後、丙戌 書理桐拙操後、先生年譜書後、書某友心意十問答後、跋唐灝如葬親社

約、附淸風里補例、三條 跋西臺慟哭記、甲午七月 書朱
書宋理宗事、跋綠雪亭雜言一條、敖英著。
翁永昌後札後、乙未三月 跋沈德甫札、 書姚氏族
譜、 書小學末示學者、 書近思錄後示兒、丙午
跋朱子與長子受之書後、 書聖途發軔後、丁未
書吳孟度像後、 書羅豫章誨子姪書後、 書許
淮陽紀異後、 書六戒後、韓詹夫著。 書文學錢公墓
誌銘後、 書貽孫集後、 書徐子顧嘉亭傳後、
書徐子保甲論後、 跋五老同壽卷、癸丑 梅花賦
引、 白兎賦引、 生壙引、 自箴并說、己酉 硯銘、

二　尸銘、斛銘、瓶銘、二　夏楚銘、錢太常像贊、告先師文、仲丁告師孟子文、壬辰　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告尤氏先人文、己亥　告錢厚菴先生文、會葬告吕念恭文、告陸埒文、哭顔士鳳文、同社弔岳孝廉文、弔祝開美文、祭錢字虎文、二　弔吕公亮文、弔唐鄴哉文、弔李石友文。

何商隱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絶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于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

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説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録，師門則有問答録、聞見則有言行録、訓子有語，誡人有鑑，喪祭有説，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閒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卹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眞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卹交者尚多，

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册、蓋嘗手定。其文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武原何汝霖識。

凌渝安先生序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即所以盡性、下學即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離、則可與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

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眞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況渠以無善無惡

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却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於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

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于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于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殺于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閒、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

而放縱闒茸者樂其教之脱略，而不核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尚。況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説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況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昬默最上一乘之説爲之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擢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尚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

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沉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何求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析精微，表裏洞徹，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即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

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行庸言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於語言文字，絶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

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温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于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聖、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即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之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

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遥遥宇内，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烏程凌克貞撰。

又與楊園書云：天下之變由于人心，人心之變由于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錮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于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尚友千載，没齒無悔而已，

當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于俗與溺于意見耳。溺于俗者不必言、溺于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既而厭薄孔孟。孔孟不敢毀、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亙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適、唯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

已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種病痛、直採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闇然求道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過、然弟以爲血氣雖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厲。一線未斷、誰爲留之。

沈石長先生與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間、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眞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

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諭安爾愷穎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于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于學問之根原。命意措辭、一字不苟、以爲當吾世而求師程、微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己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頽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而性復忿戾、不能安于世俗。每欲絕類離倫、飄然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然四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躇

而未有決者也。即如謀生一事、力既不能負耒、又無工商之業、只得以處館爲事。乃前乎此者謀文、既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相與力閑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以容、此正韜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以口舌爭、則執塗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衆而講之。

儒藏

休咎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闇然的然之道、于此焉判矣。此又磊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已者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娛於詩酒、或崇尚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落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綴、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專務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

文藝、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尚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魯、氣習之惡、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忩無已之悠忽。即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敝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絶塵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眞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所棄絶。然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章、惕然有寤于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唯

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聾瞽者之匍匐於溝壑荆棘、而不一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于身世有關、而不可但已。本宜徒步就正、既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得因以一覲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竟虛德音之來括、而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之無已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

教之。

壬寅旭先生喜先生至山詩云、歲寒期約各蹉跎、祇有先生帶雨過。驥子已能閑禮數、龍門猶自喜弦歌。考翁同趙二理及令郎來。縱談經濟農書好、細勘精微小學多。幾許客懷消未得、朝來不待酒杯和。原本載七律二首。廣譽按、其二係贈趙二理、故刪。

張岵瞻先生上何先生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年而從夌先生執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六年、然後受曉菴、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

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繼見與袁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惑也滋甚。蓋聞民生于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爲師、二者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立、則異端爭起、于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鉤致之。既得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臯比之

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既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騖虚聲、而卒流爲勢利之門。於是以講學爲倖竇、以載贄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當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壞人心、賊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於遺親後君、天崩地坼、而餘波遺焰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心害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横流、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興起

斯文爲己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菴曰：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闇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覿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敎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

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概謝從遊、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關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却贄、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燐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也、甯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設科、朱子不因金溪之倡教而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

而不墜。然至于今、聖遠言湮、已不勝邪詖交作之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高、則後之人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退則傳諸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遘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既無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議矣。即有願學之士、亦且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從學異端而

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其亦何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旣闢、風動四方、恐非龍潭老人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同人於郊、咸脢志末之倫耳。以覩康齋與起餘干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旣無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三後生不遇于時之士、帶經負耒、相從于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其至難得者于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沈聲、身焉

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彝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即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甯必摳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興、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頹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况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輿、荷蓧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于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

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人而師之、其所造甯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以拒胥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聖賢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嫺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覿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有以夫。不然者、秉彝在人心、而執氣拘物蔽之心爲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已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賓也、

世固有有名罕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或曰、先生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又不知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哉。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受教地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既長、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問焉、不當溺于舉業之卑污而已。至於克伐怨欲生心而不知制、惰慢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虧、悔於前而靡贖。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

將安施也。顧以行負神明、親不逮養、今誠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祓篲于有道之門、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慺慺丹誠、懷已數年、而不意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閒容光、雨露所濡、不遺朽木。若曰自援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則上旣不獲隨敬夫諸子、執箕帚擕于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于後。每一念至誠、不自知其涕泗之橫生也。而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曰、朱子固尋所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吷、惡乎知夫道。若是、

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覆露之、請易説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也。震澤之濆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是而後救、恐終汨没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矜哀而蚤收之、以療其飢渴之害心、以少答父母生我之意于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没齒不忘、而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聵得聰、俾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地乎。雖然、玲非獨爲一己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

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龍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矜以困蒙求師、當不嫌於瀆、故雖見絶、而不知止。今聞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誠、俾遂區區、幸甚幸甚。王曉菴先生評云、洸潛懇至、剖析詳明、軼師說而上之、豈特頫視宰相三書而已哉。雖然、文不足道也、憂深慮遠、擔荷已復不淺。雖欲自寬、不可得已。興起墜緒、砥障狂瀾、責有所歸、勉之勉之。梓上書姚蟄菴先生幾千言、先生曰、某當時初謁先師、亦累千言、然襍亂不足存、稱

已焚矣。惟先友佩葱上書商隱先生、凡二千餘言、求執弟子禮于楊園。曉菴擊節、謂篤師說而上之。足下嘗熟復、他日倘修先師年譜、不可不附錄也。

又咏關盼盼詩云、楚姬花豔本傾城、忽洗紅粧女伴驚。自是倚門非所好、退修初服豈求名。公子王孫狎送迎、一朝謝絕莫相驚。直教投贈人難近、方信冰心出至誠。製芰搴蘭結束新、含情欲寄所思人。縱教悔摽無消息、寂寞空閨自守身。梓初見蟄菴先生時、先生云、佩葱初見先師有詩二絕、君可錄一通、時時諷之、則學道之志決矣。

又謝樵叟一絕云、緯約山花滿路旁、遊人爭採入奚囊。若非樵叟勤相告、服艾盈腰尚說芳。

陸稼書先生年譜一條云、先生年五十四歲、閱張考夫備忘、好生從松陵姚氏借鈔、持至、與先生同讀兩日、深以爲快。後丁卯之夏、從恆陽寄書語水主人長子曰、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尊處必有全集、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又一條云、語水主人長君來會云、張考夫初年不欲教弟子作經義、晚年亦教爲之。又言、考夫爲人謙讓爲主、於老年多推以爲勝己、於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年後生、居之不疑、反成病痛云云。梓按、備忘一書、正先生晚年所著。一條云、程子有云、

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人苟志不爲所奪、雖作舉業、無害否。斯言不然也。人苟志不爲富貴利達、豈無一事可爲、何故而必爲舉業。夫志、氣之帥也、豈有志既奪而功不妨者。觀此、則晚年亦教子弟、爲經義者、不亦誣乎。此不過主時文講學之說、而以此玷先生耳。至謂以謙德滋流弊、尤不足辨矣。

張楊園先生小傳

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遂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

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于程、朱之書、眞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澉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訐、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既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貧獨敏、

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若上凌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閒。與人和易，故人王邁人既顯，請謁亦不峻拒，惟嘿坐聒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敧。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已欲清，恒入于濁。求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入家神髓。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深造

堂奥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于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爲評本。嘗自痛先世居宫、貧不營葬、燬于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袒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州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配諸孺人。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殁。繼聖文亦殀、配姚氏守節殁、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録、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

海昌、因語水流言誤傚、天下惜之。

古民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値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于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愿。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剩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脉。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

人、嗚呼危哉。乾隆十三年秋日、後學陳梓拜譔。

雷文宗序姚大也輯年譜云、余向見寶應朱止泉先生集論當代儒者、首推楊園張先生。在京師、得友人手錄遺書、循環讀之、益信止泉之言不爽、然以未獲盡睹爲歉。比聯學浙江、加意訪求、先生族孫諸生繼栻出家藏本并年譜相示。嗚呼、先生之書、海内流布甚少、學者倘得其年譜、亦可想見其語默動止、皆與道爲體、而切景行之思矣。屬濮川陳布衣校定、而繼栻梓成、爰贅數語於簡端。後學寧化雷鋐敬書。

繼栻跋云、家楊園先生集、康熙間海昌蜀山艸堂已刊十餘種行世、顧歷年寖久、城門仲魚、板燼厄灰、是集之流傳少矣。以故江浙藏書家雖不乏鈔本、而四方名公鉅卿宦遊吾浙者、欲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往往不可得。庚午年、安溪李授侯先生來守吾郡、渴求楊園集、栻以家藏舊本獻。辛未年、寧化雷翠庭先生視學浙中、下車之日、卽殷殷致詢遺集。暨公按臨吾郡、訪求里居墳墓及子孫族姓甚悉、栻亦以舊本文集幷未刻年譜爲獻。公謂全集卷帙繁重、未易重刊、獨年譜開雕、可以猝辦。遂捐

金剖劂、兼樹碑墓上、題曰理學眞儒。先後賢曠世相感、豈偶然哉。年譜之刻既竣、用以垂世行遠。世之學士大夫雖未及覩先生全集、而一覽茲譜、亦可以得其大概矣。乾隆癸酉孟春月、姪孫繼栻謹跋。

廷梧跋云、孟子闢楊墨、而孔子之道著。韓子闢佛老、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賴以表章。朱子闢象山而濂洛之道統以傳。自吳臨川謬分象山爲尊德性、紫陽爲道問學、明之王陽明遂倡良知之說、以晚年定論誣朱子、簧鼓後學、風行海內。天崇之末、甚

至應舉之文必勦竊佛書、共詡元妙、陽儒陰釋、較象山之害尤烈。家楊園先生出、奮袖而力辨之、使學者灼知姚江之誤。其手批傳習録、尤大彰明較著也。陸清獻公學問醇正、爲當代大儒、攷其一生得力、尊朱闢王、果孰開其先乎。閩中雷翠庭先生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脉、契洛閩之心傳、在我朝實先陸清獻而眞知允蹈者也、可謂知之深矣。年譜之刻、由公鑒定幷捐貲剞劂。昔曾伯祖謂劉伯繩所刊念臺先生年譜、文集之外、竟可自爲一書單行天下後世、梧於兹譜亦云。乾隆十八年

孟春月、曾姪孫廷梧謹跋。

後學陳梓自跋重輯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爲偶焉蹭蹬、而不知天之所以玉成先生爲紫陽之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歎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爲祝開美矣。夫申酉間之爲祝開美者豈少哉、于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于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

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闢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且顯。了翁敘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闇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僅

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仰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于歿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幷不聞有行狀。佩葱幾幾黃勉齋、而不承其年。即門人之編次全集者、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追遡乎昔交遊問答之書、及願學、備忘、近鑑、言行見聞、訓門人語之散見者、庶幾捃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

不容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簀已十年、弱冠謁蟄菴、又失詳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爲之、遺老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于門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攷、行世者祇明李古沖本、近則洪去蕪本而已。孰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者、尙有今寶應之王懋竑。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學深思之士、復硏古民之舛訛、而勤爲定本者乎。渺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又重訂年譜有感、寄繼栻詩云、此任惟三公、謂麥、何、沈三先生。其次惟岵瞻。一爲道義交、默契流水音。一爲入

室弟、心法所熟諳。見知失闡揚、末學肩何堪。裔孫辱夏愆、故紙搜荒函。迨迨八十載、僻野誰遺朁。況我半體民、垂死髮鬖鬖。山鬼潛窺窗、篝燈獨呻吟。觸喉滋忌諱、投筆紛誅芟。罪我或不避、迷途標指南。良知証厥賊、人譜青超藍。庶幾眞面目、十亡存二三。但恐中道蹶、殘稿徒糊龕。翻使小儒訴、大言終身慙。

又東蟄菴門人李元纁詩云、楊園元旦詩、氣象似與點。姚譜所不載、云自碩果選。卽張恭佩其書可假不、一瓻恕我褊。碩果九十六、吾少曾共飯。時侍蟄菴

塵、寬袍白髮短。老來餘典刑、忽忽今在眼。蟄菴絕高足、惟君堪接彰。遺編富鈔錄、慨許助修纂。秉燭夜呼兒、塵緣謝門揵。

又與謝雪漁書云、館故山時、曾奉蕉雨楊園先生全集鈔本、中有許魯齋二論、朋友之交論、假道學說、處館說、周民東亡說、喪祭雜說、後愛蓮說、玩器驗、鄙叟說諸篇、海昌本中所無。蓋當時說論本各一卷、蜀山病革、不及刻耳。弟今年重訂年譜、煩命諸生錄寄、雖不及詳載其文、而篇名不可遺。即所作之年月、亦不容漏。天中左右、懸候玉音、臨池翹

跋。

又跋言行見聞録云、此書吾友莘皐鐫于康熙庚寅年、藏於家祠之永思樓、故海昌全集燬板時、獨免於難。至雍正甲寅、童不戒於火、永思災、斯録亦爲灰燼、弁言所寄楊園手書與朱靜因簡、彷彿宣示。又紫雲冰雪中玉友、偕故人遠來、尺牘筆筆聖教、大可惜也。今海内楊園有板之書、惟幽湖德藴堂大名崔氏本訓子語、初學備忘二種而已。噫、先生一生坎坷、幸有後學梓其遺編、而祝融厲厄之。然則衆黎之壽夭、亦有命耶。莘皐没于甲戌四月

十有八日、梓聞訃、爲之慟、書此志慨。

又跋訓子語云、兩間至痛事莫如無後之人讀無後之人之訓子書、而其人又爲紫陽後之一人、嗚呼悲哉。此天地鬼神當爲飲血者也。楊園云、罰莫重於斬祀。當先生作此語時、豈自知其不再傳而絕乎。以常理論之、此書爲萬世子孫訓可也、乃以至重之罰加之盛德之詣、彼蒼果何心哉。則今日之痛、尤莫甚於無後之人讀不自知其無後之人之書、天地乎。鬼神乎。有知乎。無知乎。壬申十一月廿三日、揮涕書。

憶癸酉仲夏，謁一齋陳先生於硤川攸芋堂，語及楊園遺事，棖以年譜爲問，陳先生曰，其姪孫繼栻近將姚本付棗，惜未盡善。蓋當代大儒一言一行，莫非斯道所攸繫，年譜之作，良不易易也。遠陳先生取大也原本及楊園全集與凡生平聞見之足證者，覼縷詳悉，以成是編，然後楊園之懿德醇語，實爲紫陽後之一人，讀其譜，可信斯言之不誣矣。獨是孔、孟、程、朱相傳之道統，得楊園而復續。今之眞知實踐，肆力楊園之學者，茫茫宇内，舍先生而誰哉。乾隆己卯仲春月下澣，後學武原徐棖謹識。

乾隆十八年，汀州雷翠庭先生視學浙江，以姚大也所輯張楊園先生年譜，命濮川陳古民補其缺漏，鐫版流傳。顧未及百年，舊本鮮有存者，乍浦錢海香嘗手錄是譜，珍而藏之。予友宋小茗司鐸桐鄉，既佐邑宰黎公爲先生立碑修墓，復建祠于學宫之偏，歲時修祭，表章正學，可爲不遺餘力矣。聞海香藏有年譜，屬予借錄以歸，將重刻行世。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今溯楊園先生百有餘載，流風遺韻，日就湮没，得此書流布士林，俾學者生其高山景行之慕，是即老成典型也。道光二年仲

秋之吉兮與徐熊飛跋。

重訂楊園先生年譜跋

楊園先生年譜、舊有姚大也本。乾隆癸酉、學使雷公刻以行世、後陳古銘重輯是編、其友覩姚本加詳、而紀事繫年尚多舛漏。海昌錢廣伯嘗校正數處、未盡也。辛卯冬、予取先生文集及手定書參互考證、以訂陳氏之誤。稿未及半、而嗽疾大作、乃以屬予友顧訪溪續成之。訪溪詳細校閱、爲補正其舛漏者凡若干條。書旣成、錄而藏之、異日付梓、以廣其傳、使覽者有以考先生言行之詳而興起于學焉、其亦陳氏之意也夫。道光癸巳仲春、平湖後

學方坰謹跋。

楊園先生年譜錄寿篋衍有年矣、錢甥廷翰爲余言、其師方君子春有校定善本、方君服膺　先生之言者也。索而讀之、芟繁訂誤、考正詳明。君與其友顧君訪溪實共成之、洵姚氏、陳氏之功臣也。余并增附二徐君跋語開雕、以廣其傳。方今碩儒輩出、有讀是編而興起者、　先生之書行且大顯於世、即方、顧二君訂正之功、尤不可沒也。道光甲午季秋、後學沈維鐈謹識於太平使署。

刊板既成、遽聞子春以七月初衉血疾作、歿於武林。時甫奉銓錢塘訓導、赴大府考驗也。嗟乎、以君信道

之篤，檢身之嚴，進未有艾，庶幾克紹　先生之絕學者，何竟夭天年耶。覆校是編，爲之隕涕。甲午十月下澣，維鐈再識。

重訂楊園先生年譜跋

楊園先生年譜四卷、附錄一卷、陳氏梓因舊譜而訂定也。譜始輯於姚氏夏、陳氏所訂、視舊爲賅備、而詳略猶有失宜者。辛卯冬、寻友方坰子春重爲訂正、既而嗽疾甚劇、乃屬廣譽續爲之。廣譽因取先生文集暨手定之書參互比較、爲補正若干條、于是先生之嘉言懿行、始得考其詳焉。嗚呼、自姚江倡良知之說、天下才知之士靡然從風、而朱子之學幾於中絕。先生出山陰之門、獨力闢良知、辨然一歸于正。然則繼薛、胡之後而開清獻之先、使

朱子遺緒絶而復續者，非先生力歟。統計先生爲學大要，凡有再變，蓋發憤求道之功，至己卯而倍篤，願學記所以作也。迨癸巳，因袁仲一言規誨，王學之辨愈嚴，自是更無絲毫出入者。深造詣極，稱爲朱子後之一人，不誣也。夫先生之道既爲後學所宗仰，而陳氏之爲是編用心尤勤，誠不可不傳於世，則夫訂訛補闕，以待後之人之有所考信焉，固陳氏之志也。校録既畢，爰書數語於後，以識嚮往云。後學平湖顧廣譽謹識。

先公田間府君年譜

清·錢撝祿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宣統三年鉛印本

《先公田間府君年譜》一卷，清錢撝祿編撰。原載清宣統三年鉛印之《國粹學報》第七五至七九期。

錢澄之（一六一二—一六九三），原名秉鐙，字飲光，號田間，别號西頑，桐城（今屬安徽）人。南明唐王時，授彰州府推官；桂王時，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永曆三年授翰林院庶吉士。嘗於吴江起兵抗清，又避南明黨禍削髮爲僧，改名幻光。後還俗歸隱故鄉，改名澄之，不再出仕。澄之博學多才，詩文尤負盛名，有《田間詩集》二十八卷、《田間文集》三十卷，乾隆時嘗遭禁毁。其學有根底，嘗問《易》於黄道周，依京房、邵雍説，究極數學，復兼義理，所作《田間易學》、《田間詩學》等，篤實有力。《清史稿》有傳，然極疏略，本譜正可補其不足。

錢撝祿（一六五七—一七一三），澄之子。趨庭之餘，多得澄之口授，或澄之曾有日記，可備採録，故於澄之六十年出處及時事，記載頗爲詳盡，譜中涉及之人或史事，間以小字注之，頗有助於讀者。然不足者，於澄之著述多未繫年，其所述亦多未引史料出處。錢撝祿卒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而此譜之編，止於康熙十一年壬子，而澄之卒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其間二十餘年之行蹟，不知撝祿何以闕載也。故譜後有蕭穆所作題跋，補述澄之此二十餘年大致行蹤，並云「暇時當參攷諸集，綜其癸丑以後事蹟於年譜有關，爲附録一卷以著之」。此譜題下原注云「據桐城蕭敬孚先生校鈔本刊」，按敬孚即蕭穆之字，又字敬甫，曾就職江南製造局，爲著名藏書家、文獻學家。此譜之刊定，穆誠有功，惜所補者不知所終矣。

史篇

○○先公田間府君年譜 據桐城蕭敬孚先生鈔校本刊　注釋皆先生手筆

萬曆四十年壬子、府君生。祖父先生父諱志立、字爾卓、號鑑水。萬歷間諸生、著有輔仁通編、藐姑遊唳、鬢里春吟集、白門往吟集。辛殁。敬餘先生。年四十六、祖母年四十五、皆垂老、故生而弱、多病。生時、祖母夢白鶴翔於庭。

癸丑甲寅乙卯、府君三四歲。時坐門外、聽祖父與人言、歸爲祖母一一述之。少言笑、皆以爲有深心云。

丙辰年、府君五歲。是年冬、葬曾祖父。府君云、祖母教甚嚴、少有過、跪膝前、良久乃令起。製布衣、分諸子度歲、三伯父幼安幼安名秉鈞、少與先生齊名。滿歲不臨貢、值世變棄去。族人有識其年强不仕爲不孝者、賦詩謝之、有侍中死晉猶叢父、諸葛匡吳亦負兄之句。褫衣以出、府君歸亦求衣、祖母罰令跪、侯追三伯父衣至、藏之、始令起。

丁巳、府君六歲。

戊午年、七歲。從舅氏龍九逵公發蒙、與姪因之同讀。讀論語、歸、於祖母前誦梓潼孟子、讀詩經、最喜葛覃、黄鳥之章、如在其時、如見其景。是冬與方氏議婚。

己未年、八歲。

庚申年、九歲。泰昌元年、冬大雪。

辛酉年、十歲。天啓元年春、雪、雪深尺餘。府君是年從龍穀祥舅公。

壬戌年、十一歲。春間出痘。是年、習對股不能遂、罷已、忽謂祖母曰、吾似已通、可以屬文。祖母問何故、曰吾讀左傳、皆解、吾爲文、期使人可解而已。遂爲文。

癸亥年、十二歲。行文不喜遵常説、好作新解。其年、茗水伯祖卒、有貴人過弔、聞府君能文、索觀、異之。府君原名秉鐙。

族叔祖龍山公嘗指燈命作破、府君應聲曰、以一炬之火、並日月之明。後見子平書有此二語、不知何以暗合、豈卽後來語讖耶。

甲子年、十三歲。是年、穀祥去、從兄浮玉代之。時園中花事爛熳、府君以駢語禁止摘取者、浮玉見之、訝曰、余豈能教此子耶。其冬從大伯父伯玉讀書。四川劉

耒倩來。是秋、其尊人用濟舉賢書用潛從祖父受業此地既售、故復遣其子至也。是冬、府君知爲詩。

乙丑年、十四歲。與劉耒倩同事從二伯讀、心怪二伯所爲帖括其功甚勞苦、府君不樂爲亦不能爲也。嘗竊入藏書處得禪師語錄、皆能解。冬、祖母謂汝且完婚。大驚語不倫。已曰、且俟入學後議之。

丙寅年、十五歲。是冬、完婚。

丁卯年、十六歲。春間縣試取第四名。是年、二伯父入學、諸伯皆鄉試、府君隨祖父爲白下遊寓清涼寺。有秋夜不寐詩、祖父甚喜。自此後、同三伯父讀書。

戊辰、里中石屋寺爲文社、是年府君始得與。每文出中表方聖羽見之曰、石屋一會獨有此子。同社大怪之、已而名漸起。姑父方伯穎每會覽府君文、必嘆爲不及。是年、於村塾中見戊辰稿有金正希三十篇、大喜、袖之歸。次年、艾千子乃批選行世。

己巳年、十八歲。祖母病、府君私禱之神、願損己壽以延母年。夏六月、祖母沒。冬、

葬祖母於宅後麥園。

庚午年、十九歲。同三伯父讀書先春館。館以老梅得名。三伯慧甚、妙解文義、漸化府君拘謹之習。是秋、南闈墨極盛、府君獨喜陳臥子及施仲翊作、而不善吳駿公。次年、吳駿公雖元、終不以爲善也。

辛未年、二十歲。府君至皖、見阮霧靈翁、阮霧靈、名自華、字堅之、號澹宇、又號霧靈山人。萬曆戊辰進士、著有霧靈集。大爲稱許。是年秋、作海棠賦。

壬申年、二十一歲。是年、邑人舉中江大社、六皖知名士皆在、府君與三伯與焉。首事潘次魯、方聖羽也。次魯爲閹黨汝楨子、聖羽則皖髯門人、皖髯陰爲之主、以薦達名流餌諸士、由是一社皆在其門。皖髯與余家世戚、門內人素不以爲嫌。府君鄉居、不習朝事、漫從之入社。會方密之密之名以智、號曼公、後爲僧、名宏智、字無可、號藥地。吳遊回、與府君言曰、吳下事與朝局表裏、先辨氣類、凡閹黨皆在所擯、吾輩奈何奉爲盟主。曷早自異諸。因私結數子、課文其中。江社期謝不至、諸公既知有異心矣。其冬、府君彙試、生童俱集、大鋮治酒大會社友、獨不招君。既試畢、府君往謁其

封君桂麓翁、翁語曰、子爲誰薦。府君曰、未有。翁曰小兒云方仁植（按仁植即方孔炤、以先世連理辭號仁植、事在明史列傳。）已薦子矣。府君曰不知揖而出。仁植者、密之父也。已發案、府君第一、大鋮居爲己功。

癸酉年、二十二歲。劉用濟爲婺源令、祖父受業門人也、遣迎祖父到任。過皖、大鋮急語之曰、今年婺源令必入闈、諸昆仲必應中一人以報師恩、宜儘尺頭長者、且才美不愧。蓋指府君也。因密傳用關節法、祖父辭曰、此子年幼正宜用功、吾生不作僥倖一事、寧敢以誤此子、并累使君也。其秋用濟又迎且曰、某將入闈、署中須師炤管、祖父力辭不去。已劉公果入闈、府君兄弟皆不中、人爭惜之、祖父獨喜曰、幸甚不墮穀中。即使徑中不由關節、亦終爲某口實、得藉制之矣。其冬歲攷優取第八名、案未發、文宗丁艱、移文到學、炤例給賞、有力者禁不行、仍用前案、帮補、遂廢此案。

甲戌年、二十三歲。是秋、邑中民變、既定、（民變事見子遐錄。）府君隨祖父遊上海、過白門、謁孔玉衡相公、時猶爲南少宗伯也。冬回里、用濟期以明年入署讀書。

乙亥年、二十四歲。正月、流賊至桐、圍城三日、城上擊死一賊首、解去。世伯三伯偕府君東下、入上海署。會用潛得罪於郡守、揭於直指、將被論、猶爲閱直指觀風卷、取包爾庚第一、艾憲章第二。包固名士、艾則素無聞者、通邑譁然。劉公以謂府君、府君曰、若論文當居包前耳。劉公亦以爲然。已知爲袁君諱定者代作也。二公皆捷丁丑。文字之有定價若此。已劉解任、府君仍同諸伯回里。過婁東、謁張西銘先生。

丙子、二十五歲。讀書龍眠山中。左碩人①碩人名國柱、字子正、忠毅長子。崇禎己卯副榜、授浙江武康縣。甲申後、挂冠歸。著有醒園詩。爲主、子直、子直名國棣、晚號眠樵。國變後、隱影不出。著有臥新草、粵游集。私謚和節先生。子忠、子忠名國林、號[illegible]。子厚子厚名國材、忠毅季子。甲申後、絕意干祿之學、更名樸、別號霜鶴、又號越巢。共事。大鉞聞之、謂祖父曰、聞公家有人與左氏共筆硯、必非公子也。左氏固吾世仇、吾兩家世戚、甯有此乎。祖父曰、有之、即吾少子也。彼少年甯知前事、意氣相孚、自爲投契、吾輩亦焉能禁之。大鉞從此銜恨於府君矣。其秋鄉試罷、乃益爲詩。

丁丑、二十六歲。春、賊大至。合家渡江、避烏落洲、相東鄉有烏落洲保。賊退始回。五月、復至、

再往。是年、長子出痘。冬、生次子。

戊寅、二十七歲。鍵戶讀書。會方仁植以中丞撫楚、密之自楚回、邀府君至白門共事。善府君文、欲捐資授梓。聞里中賊警、遽歸、復移家避亂鷲鄉（今桐東鄉有鷲②保。）度歲。密之往楚留都、出防亂公揭以逐大鋮。大鋮謂密之主謀、而府君適與同事、恨益甚。

己卯、二十八歲。往白門、館於葉戹仲家。陳百史姻也。是年、夢遊萬花谷、花大如斗、府君科頭行吟其間、人以爲瑞、乃心花開耳。自此拈題會心、落筆如意。其冬歲試、卷自謂必得首、已發案、前二名爲有力者所占、置之第三、猶第一也。

庚辰、二十九歲。正月入城、留龍眠山中、與三左（三左即子直、子忠、子厚也、皆忠毅子。）共事。是春、補廩。祖父病、府君與諸伯晝夜侍藥。祖父病中吟詩不輟、猶爲府君說易、今所存易學（田間易學、採入四庫全書中。）是也。是年、水潦、圩田盡沒。喪事悉從遺命、草率以殯。阮大鋮遣祭、其文專以詆府君、府君亦同諸伯往謝、隨作行狀、走白門、請何文端公（何文端諱如寵、事在明史列傳。）爲墓誌銘。三左亦承密之旨、刻桐山彙業以別氣類、吾邑社事

之判自此始。府君爲鳳陽戴功甫相約以次年至白門。

辛巳年、三十歲。春、同左子直東下、到戴館、既以讓子直、與方奕于奕于名[illegible]、號遐壽。官漢中丞、治尚簡淨、暇則率僚佐賦詩、攜羊星署西、吟咏其中。家人曰、得無妨公事乎。公曰、欲使吾爲俗吏、不可得也。遂挂冠歸隱楊灣之舊莊。莊有四松、因自號四松居士。同事。三十之辰、同陳同人到清涼寺、祖父舊寓也。登山巔北望、痛哭久之。已念賊盤踞不去、親喪未葬、中夜不寐、遂辭歸卜葬。諸伯涓日有陰陽家忌、府君曰、只得我不妨也。遂以十月葬。葬甫畢而流賊至、凡諸殯而未葬者俱被賊焚。府君遂挈家至白門、賃石城門一寡婦家居、甚陋、米炭俱盡、城北友人餽錢以濟。除夕、方瞿菴板橋雜記、顧媚字眉生、又名眉、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嘗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傖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作檄討罪云云。傖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傖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余于桐城方瞿菴室中顧登場演戲爲余壽。觀此、瞿菴之豪華可想。約留京諸子張戲夜宴、遂達天明。府君有南徙紀事一百韻、孫克咸克咸名臨、號武公、私謚忠節。事見明史。授之梓、貴池劉伯宗爲之序。

壬子年、三十一歲。移居城北、與吳鑑在、鑑在名德操、號鬼客、諸生。南渡後入閩、桂王時、仕至大理丞。劉臣向

臣向名漢、與田間同學同患難、田間爲作劉子傳。著有漱岕稿、過江詩。比屋而居、仍踐奕于約、爲三子授經、選過江偶集。府君贛直、諸子推以任事、蓋任怨也。會何文端公歿、復社公祭、屬府君爲文、其中略序朝局以及閹黨至今爲害等語、何氏懸堂之正中。大鋮陪弔客於此堂更衣、客必覽此數語、大鋮知爲府君筆、益恨大司馬范質公、銀臺馮鄴仙下交誼甚篤。先是、家仲馭爲南職方郎、出都時、密之以同社諸子相託、府君以衰服不往見。已職方陞文選、府君服闋、始往謁。仲馭留宿署中、談詩古文、大喜。時已報陞廣東鹽道、而仲馭以終養請、相邀不得請、則同入粵署讀書。

（未完）

〇〇先公田間府君年譜 據桐城蕭敬孚先生鈔校本刊（續七十五期）

癸未、三十二歲。仲馭請終養、得允。解任歸、府君送之、握手約東下、共事。未幾聞太夫人之訃、因附方瞿菴舟與奕于同入松江、晤夏瑗公先生、臥子、闇公。因便道嘉善、兩君入武林、府君遂留仲馭家、得交家爾玉、爾斐、彥林、仲芳、魏子一、子存。仲馭病廬居、咯血不能讀書。府君遂由武康、湖州至杭州、爲昌化之遊。返寓湖上、與奕于、瞿菴、孫克咸、姚繩先（姚繩先名孫森、號珠樹、萬歷間諸生。與方宮詹、葉棐若、鎣爲霅溪六俊。著有可處堂集。）流連詩酒者兩月。與陸麗京昆仲、嚴子餐昆仲、范文伯、沈甸華、徐世臣諸子（案此所稱諸子、爲張書乘、何彝奕、陸驤武、吳錦雯、丁飛濤、柴虎臣諸人、時刻有武林新藝。）稱莫逆交。九月、弔岳墳、有詩傳誦遍吳越間。九月盡、仍至嘉善。仲馭病起、尋前約、適吳鑑在自閩至中道奴挈貲去、擬附府君歸。府君因勸仲馭明年幷約鑑在同事、願分百金各半、與爲館穀。仲馭許之、遂同返白門。冬、與同選過江詩略。先是陳默公（陳默公名焯、號漱岑、晚號犖叟。）以年少佻巧、諸子不令入社、而方爾止（爾止名文、天啟末諸生、國變後更名一耒、字明農、號淮西山人、又號忍冬。不就傳士弟子試、著有嵞山集。）時以諸父行凌方直之、（直之名其義、諸生。孔昭子、私謚孝節。著有時術堂集、西陂雜詠、西發紀略諸書。）每不能堪。

倩藏

默公乃摘爾止詩文疵句、爲小揭以悦直之。爾止聞之、知爲默公也、自武林奔回、單揭直之語甚狼籍。是時方仁植以楚撫逮下獄、密之新第、終日泣血籲冤。事見明史孔炤傳。而阮大鋮在白下、眈眈於方氏。爾止連夜刻揭、揭出卽擬送大鋮。直之與默公未曉叩門、跪求救。値方藴修大會名士、府君以直之隨造會所拉爾止於諸公前、述其本末、責爾止報復。辭理備暢。爾止語塞、諸君子皆以府君言爲然、衆議毀板不行、禍遂止。有傳至都門者、仁老見之吐舌、知爲默公始禍、以責直之。直之復曰、此出某人手、某日前于藴修大會座上業自認矣、與默公無與。鑑在赴閩時、臨行知爾止回、必發難於二子、二子必求救於府君、愼勿以熱腸受謗、二子必相負也。已而果然。

甲申、三十三歲、同鑑在過揚州下、嘉興仲馭方咯血臥病、聞兩人至、驚喜而起、病亦愈。三人閉戶讀書南園、日課詩一首、分部看廿一史、府君分得晉書三六九課、雜文一篇、見燭始宴飲。一日、相公過南園、曰邸報一月不通、京師殆有變。未數日、果聞三月十九之變、相率痛哭、急勸府君回、致書史大司馬及姜居之

掌院、爲早定迎立計。是時潞藩舟泊無錫、三吳人士皆以桂藩至親而遠、潞藩少疎而近、意在潞而忘有福也。府君挾諸公函至丹陽、路上遇通家劉晉仲自留都來、云已迎立福世子監國、擇十五日即位矣。比至留都、方安人先攜子女買舟回里、府君遂寓方君則家、君則名摛謙、號四巖、與姚休那同館何相國知寵家、先後十餘年。崇正壬午、舉副車不售、遂以食餼遊聲甚、復因母老、竟不赴試。優遊青山石屋之間、自稱石屋山人。即何相公宅後也。知事已定、遂匿諸函而舊德州雷介公以艱在籍、聞府君至、邀問往三吳人情、略道其狀。介公、居之門人也、因言姜史前亦主此議、馬士英先已有主、移問兩公、兩公具以此對。馬既得報、即擁福王渡江。又言姜公欲得同志者辦事、惟兩公自擇。鑑在推府君、因囑宜極密、事恐未成也。而里有二愚生、素姤府君、何氏兄弟妄語紿之、以史相公登啟事矣。其人急奔祠堂山、告之阮大鋮、大鋮既已得氣、暫避迹於此、聞之、語仲伯及君則、曰某爲史公薦授職方、得志後期免予一死可耳。力辨不信。府君歎曰、禍作矣。不及至家、兄爲我善藏妻子、余亡命矣。仍回至嘉善、具言情事。諸公猶未信、未數日、大鋮出山、大興同文之獄、而府君竟掛名於宗室朱統鍡

之章、以擁戴疎藩、謀危社稷爲罪。緹騎四山③、家人無處可匿、仲伯乃送之東來。府君變姓名逃吳市閶家、眷至、乃返嘉善、仲馭推南園小閣居焉。時除夕前數日也。難未發時、客於嘉定幕中、令卽錢默、彥林之子也。日閱報、知且不免、求出署、默不可、欲執以獻、賴姜如須與仲馭計脫出。遂改服混吳市、遇黃石齋先生舟過閶門、望見識之、招入舟、與談東漢諸君子之過。因言錢牧齋畢竟比爾多讀幾年書、學問不同。府君笑曰、如此讀書不如不讀。先生正色責之、且勸學易、遠害全身、授以所著象正。隨有大行費韜生自留都至、密語曰、捕君甚急矣、早自爲計。遂別。是時雖在難中、而制作甚多、仲馭以事入白門、相公留居息園、每讀府君詩一首、輒歎曰、才子也。

乙酉年三十四歲、家眷避居南園、府君蹤迹往來吳門雲間、而彥林官於留都、致相公書云、仲馭以匿龍眠中攻功法矣。相公懼、府君復徙城外之薀兜孫氏宅。會龍門陞顯建道、府君送至杭州。浙撫張坤菴謂龍門曰、某在貴鄉、部文到此、行捕已一月矣、不能久捺、幸勸其遠避。龍門意欲與同往閩中、會遷光祿召

回、遂同返。在杭時、於湖上舟中聚飲、忽聞隄上有喚府君字者、急出視之、里中何虞吉也。與言里門大索、族長某已被府監、期在必得、宜速遠避。府君仍走吳門、諸同難者咸在、有入高幕、有入劉幕者。劉漁仲（劉漁仲、澤浦人。）致石齋師詩扇一握、且密勸入閩。楊維斗爲畫入鄭氏幕策。未決、仍返嘉善、覓藏家處而左兵東下、黨禁少弛。未幾北兵至、留都潰、大鉞奔金華、士英奉太后入杭州。杭人將擁監國、遣洪陳範往請和。到嘉善、高起潛舟師亦至。府君笑曰、以此請和、必不見聽、當乘此兵勢返旆、梟二豎之首、號召三吳、東南響應、堅壁以守、然後議和可耳。洪範曰、子固欲雪子怨耶。不半月、北兵下、洪範望塵迎降、且爲前驅入杭矣。而吳中猶傳北已議立潞王、錢彥林知府君識洪範、乃齎金帛由劉漁仲以資洪範、欲得舟山參將、其意蓋有爲也。託府君與鑑在、往兩人亦欲借此行觀潞王也、中道見劉使背有番字記、問之、云非此不得入城。府君曰、潞王何在。曰、拘於某衙。署矣。府君大驚、勸鑑在返、不信。府君見有嘉善小舟過、遂躍而上、行裝皆不顧夜至城、云杭已屬北、潞已被拘矣。數日、鑑在踉蹌而返、言闔城剃頭、幾不

得出、而嘉善人以府君有先識。貝勒在杭、以書幣聘請浙東商周祚、劉宗周、浙西徐石麟及相公四人。府君方在南湖、急棹小舟相迓作報書。府君知之、舟中即援筆爲千餘言。比至、相公迎語其事、府君出書以呈、相公喜曰、甚佳、毋乃太倨乎。袖出仲芳一稿、婉弱已甚。欲以兩書酌取用之、府君不可。索徐公書稿、則數千言、倔强幾於怒罵矣。由是三吳鼎沸、爭建義兵、仲馭亦踴躍從事。相公輸金數千、米帛稱是、遺之書曰、吾世受國恩、義不容已。吾老矣、不能報國、成吾志者子也。子必勉之。其夜、鑑在夢駱賓王題句其宅、知不吉、諱之。仲馭因同府君入雲間、與陳臥子、徐闇公訂盟而還。以門下洪某爲將、聚兵近千人、日費百金、皆搖船人耳。士人以劉漁仲爲洪範黨、購之甚急。漁仲父奔彥林、彥林拋而鬬斬之。府君與鑑在爲請葬其首、不答。是時人情叵測、轉眼即成殺機、非擁兵無以自救、以是仲馭營於妻匳。府君以舟載家從之居焉。未幾城破、義兵盡潰、相公諭解兵、仲馭不可。乃乘舟親來、仲馭先去、囑府君與鑑在守勿動、軍貲甚厚、漂泊於巨湖波浪中。諸將皆有異志。陳臥子亦自松江奔至。府君請以軍貲授

之、使再畢。臥子猶豫隔、一夕來、而人心變矣。臥子去、諸將盡分其所有以行。府君手之、幾爲所殺、獨存十舟耳。府君召其紀綱、悉以授之、扁舟同鑑在至汾湖、繫於王敬哉寓。前數日、仲馭來、言往震澤晤熊魚山、知新安兵盛、正希遣人迎魚山往矣。且言震澤安堵、橋上吹簫度曲、不知世間有亂、急宜往。尾魚山以行。舟將發、而徐闇公、孫克咸亦載家至、同往震澤、蓋八月十六日也。次日、仲馭鑑在留舟中、府君與徐闇公、克咸棹小艇往沈聖符宅尋魚山弟、約同行。中道聞河內發一礮聲、疑之、急返棹、見鑑在血被赤脚、身從水中出、迎府君招手曰、仲馭死矣、汝家俱沈水、勿用去矣。府君急奔至舟次、敵方吹角收兵、河內船盡燒燬、死人滿河。見予家船、燒存底板耳、遇舟子問之、指水曰、只在此中。敵又上岸擊人、遂奔回、與鑑在闇公克咸夜投聖符宅。夜大月、闇公忽傳信曰、賊已去、兄嫂故在某宅。府君即覓舟奔往尋、見之、則闇公夫人也。問之、云被擄上舟、過市、爲市人上屋以瓦擊賊、賊多死、乘舟赴水去、土人畱此待贖。又問曾見方安人否。曰、但見某夫人某夫人同舟、實未見君夫人也。已至倪宅、問得長子、先生長子名法

聞、字孝則。遂知死難事。事詳安人狀中。方氏事見明史列女傳次早天微明、冒雨收屍、既得安人屍、卽號曰、仲馭、仲馭、一夜不見、汝死矣、我在此收汝屍也。屍自死中突起、水急甚、順流而下、乃截流至岸、水與岸平。府君挽其髮、力盡不能起、又不敢放、命長兄牽府君岸下以留之。待明市人起、府君號曰、此錢某也。共挽之。乃起、得兩屍、小僮秋煙隨下水、挽其裾不放、遂共出焉、市人皆驚歎。久之、午後收二兄屍、女不知所往。四屍在岸、撫之號泣出血、求觀者共舉至普濟寺。仲馭主僕自有人收殮送回、獨安人在地、遇大行沈猶龍見之、涕泣倡衆醵資歛錢收殯、府君遂留滯市中。克咸聞公走太湖、取道入新安矣。克咸失去一子、聞公被殺、府君亦爲收屍、覓舟并夫人送回松江。而兵又大至、僅存一僮一婢、僮被殺、府君攜子棄柩、奔入村、望門投止。遇舊御史徐公養心、楚人、流寓於此、乃屬其主人沈君佐善禮之。一婢質與君佐得八金。次早、兵復至村放掠、沈人盡去。府君投一枝菴、菴僧清源勸府君出家。而兵又至、乃奔沈聖符宅。無襆被、聖符夜薦以草、遂出汗、病亦漸愈。而聖符鄉人有自新安帶魚山家信回者、并約府君輩大兄

爲其說所動、堅欲行、遂偕之行。至孝豐、新安已破、乃間道入昌化。昌化、故舊遊之地也、有門生王曰佐可爲主、値其下鄉、旅店不容徘徊。問衙役陳明識之、曰、得非某乎。曰然。語之故、遂以邑令意送舊寓城隍廟暫棲、曰佐聞信急、入城餽以衣裝、且邀府君下鄉、而邑令亦欲以其祖墓誌見委、遂留居焉。久之、署中有新安穆修立出、語府君曰、先生遂留此乎。聞路通、我助先生資同往、遂隨穆生行。至淳安、爲德源土人揚兵遇之、以爲方兵也、縛去、幾以鼛鼓力辨、乃免。至衢州章劍威、喜曰、尙在耶。此中相傳已死、可卽移與同寓。府君以穆生資我來、未能卻也。次早、流寓諸公皆見過、且云關門甚緊。鄭氏恐入關者言彼家事、非有撫院批不得入。因遲疑久之、穆生曰、請卜之關廟。府君初過孝豐時、見同行數十人、多挈家輜重、疑有變、同長子閒步關廟、甚敝、試乞一籤示之、曰扁舟急下浪如雷、保汝平安去復回。次早辭衆獨先行、後者盡被掠奪殺傷、府君因信之甚固。同穆生問籤、凶、不可行。穆生卽揮手別去。府君遂留劍威寓中。又數日、有徐欽玉者、覓一批、約劍威、因約府君同行。復問一籤、曰黃閣開時延故客、驊騮

應得騾康莊。指府君行也。資斧缺、欽玉時時補之。既過嶺至浦城、買船下閩溪、石勢水道、皆昔年夢中所見也。至水口溪平、夜方舟放行、與同舟閒話、隔船呼曰某也、躍入舟、蓋同宗開少、（開少名邦芑、後爲僧、號大錯、鎮江人。）與同黨禍者也。因言曰、君與閣公、鑑在及徐君和被黃閣部疏薦、二徐已補官、鑑在候子同召對也。次日進閩城、信步遇鑑在叛僕、懇其示鑑在寓、得之、因與同寓居數日、叩閽爲仲馭請卹、幷及三吳死事諸臣、末及方安人殉節狀。奉旨他已有旨、某妻方氏死節可嘉、該部卽與議卹、隨到禮部遞呈。尚書黃錦再三駁問、府君謂似不肯覆疏也、棄之不問。已、與鑑在言曰、吾見入闈者紛紛以口舌得官、吾恥之、不願求對。上疏求俟鄉試。奉有朝廷破格用人、既經輔臣薦舉、吏部卽與試用之旨、因赴部候考。時冢宰曾公櫻也、選郎朱公永佑。其族有口者亦名流、爲延平判、以壘敗語府君曰、須有講求。今考者多乙榜、資格固在。不然、且得雜職。府君笑曰、萬死來奔、猶以賄得官乎。遂考。考題二藝、冢宰大喜、置第一、鑑在第七。過堂時、太宰問入閩故、府君細述本末。太宰召至前、與深談久之、蓋異數也。次日榜發、府君得

推官、鑑在得知縣。同試方蘊修得教諭、憤甚、往謁謝大宰、指府君曰、觀子才固奇士也、吉安推缺、即以相屈。奇男子須爲朝廷任危疆、勿求安樂地。府君不能辭、因言方生亦奇才、置之散地可惜。太宰問之、知爲方孩未子也。孩未名震孺、事在明史列傳。又案、孩未仲子推擧仕閩兵部司務。大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道旅、咯血卒。不知與蘊修爲一人爲二人也。即改縣、隨補瑞昌、而鑑在得長汀。府君即以是冬隨江撫劉廣亂出、度歲於橫塘。次年行。未授官時困甚、鑑在爲邑、舊令章君邀去、因導府君往謁、不出。久之乃出、問曰、君來意欲得官乎。大是難事。笑談而別、出門贈以一金。既得推、値其郡有缺、鑑在曰、論資當屬錢某。隨即見過、有厚贈焉、人情困如此。是時有擬上皇帝書、行在相識者力尼之、乃止不上。

丙戌年三十五歲。同劉撫軍出閩江、撫無署、暫假虔州道署行事。同入贛、則吉安被圍、萬督棄之去矣。府君不能赴任、劉公留之幕中。吉安破、北兵至贛、府君辭入閩、劉乃以家眷及官橐託府君攜付其弟客生。舟七艘、中道爲亂兵闌截、從者倉皇欲棄舟去。府君出艙與其首領語、其將張安也、即往拜張安。張安麾

倩藏

兵退舟得全。逆流上雲都、容生在焉、聞撫軍與戰敗被獲、相對涕泣。次日、有人自北兵出、接撫軍書曰、予不得死、拘於高進庫營。高吾同鄉也、善視我、我不能脫、終是一死。錢子所携橐、以十分之一酬之。府君大笑曰、公未死、忍分其橐哉。留長子長汀署中、遂去。復進閩、至延平、延平方爲行在地、銜甚、司李缺、即補焉。奉上臺差委無寧刻、已檄行屬縣催積穀銀兩。八月初一、辭朝下縣、由順昌將樂沙縣至永安、惟永安有見存三千金。有江右宗室賣符派餉、縣役以數十金易一參將符付、即黃蓋拜本官、用平行禮、縣令中道迎拱之。次早放告、有告此事者、即捕獲三人懲治之、餘黨一時瓦解、宗室狼狽出城去。回至貢川、聞延平變、府君屬縣令以見存物解赴汀州。令不肯、願與府君同齋投誠。府君知其意變、急散吏役、從一老吏門子奔汀州、到歸化胡枋村、知汀州已破、上蒙塵矣、不能前。再遣人訊大兄信、亦不知所在。府君意長兄必隨二劉入粵、是時劉撫已逃回、與弟客生俱在汀也。遂困村中。沙縣生員羅垻等聞之、遣人迎至北鄉寨度歲。

○○先公田閭府君年譜

據桐城蕭敬孚先生校鈔本刊（續七十六期）

丁亥年、三十六歲。寓北鄉寨、以髮未剃、終日閉戶吟詩。時從僻徑與入順昌橫阬竹塢、居數日又返。至秋大病、地方起兵、建甯爲王祁所破、各鄉鼎沸、府君力疾走邵武水口寨避之。而邵武兵復如麻、有稱德化王者舉兵圍順昌、久不拔、徧訊府君所在將甘心焉。已知即永安散徇之宗室也。吾邑有趙生培者、流落閩中、府君在歸化時見之、以同鄉邀與同寓。其人傾險相負者非一次、見府君病危、即欲分裝散去、府君不得已以數十金贈之、又贈其兄十二金、伏枕灑泣而別。既至順昌、即投德化、言府君與今延平推官徐某善、內外陰通德化、遣人物色。見府君在牀、髮未鬀、疑之、以情告府君、且曰必往見。府君稍能起、即力病往。德化盛氣以待之、環以兵刃、府君從容與談、其人固明敏、慨然歎善、遂納交與誓盟焉。府君慮趙生誘且不已、遂復走沙鄉舊居、而沙縣已爲羅南所破、擁新建宗侯入府君、遂依宗侯以居、逃死而已。已永安爲鎮江何應祜李峒賊破、掠奪無遺、婦人被掠不聽贖。邑人士知應祜爲府君同鄉、星奔沙縣、迓府君往。

府君在北鄉、崇應祐曾遣人致書、語其人曰、吾至戚也。府君初未識、不答書、又言非戚、應祐恨之、府君不知也。比至永安、方與武進龔震坐談、而應祐擁兵圍寓、直入數府君、瞋目切齒曰、子非開少弟耶、吾錢氏壻、奈何以我冒認耶。遂拔刀、刀不出室。府君曰、言鎮江則知矣。昨來者言君是桐城人、我故疑之、府君知其欲以府君爲賊黨證據、慢罵曰、少年與汝諸謔、使酒任氣、今幹成如此大事、尙作少年狂態耶。色稍和、環圍者稍稍解去、應祐遂起曰、且到我營。府君急喚輿大張蓋以往。賊黨見之、皆延平屬邑人、曰是故理刑也。皆起、狀甚恭、應祐氣奪。府君索飯、又臥其榻、見一少年過、問爲誰、曰予子也。良久且罵之曰、我爲爾舅父、胥不拜乎。遂拜、令與夫送至寓。府君徐往、飲以酒、酬以筆墨、應祐喜、復過府君寓談盡歡、留府君久住。府君唯唯、連夜出城、復至沙縣、而沙縣亂民借義兵掠奪其將領餉、詐騙府君語新建、懲治數人。其兇首羅璉、勾江西賊首劉遜、突入府君寓、盡掠所有、幷縛府君、捶楚且斃、合城百姓噪呼走救、賊懼、棄之而去。半夜乃甦。自病起至今未三月、三犯難事、危矣危矣。

戊子年、三十七歲。順昌潰、沙縣將走。已知江右金聲桓、豸將郭天才入問、託辭救閩、實欲內應、破順昌、大掠而下、故不至沙縣。孝廉鄧可權謂府君、浦城皆賊黨、公不可久居、村又無容身處、且避之大田、須募兵以自衞。府君遂往大田。有唐武舉兵三百、餘人、願以屬府君、而大田亂作、殺田氏一門。府君去大田、微聞江右有返正信、欲出關、此三百人願護府君、至沙縣。比至、而北兵已有哨馬到城邊。賊黨盡走。邑人見馬少、且登陴出戰、可權出見府君、且留兵城外堵截、爲後勁。邑人輕進、馬追回散去、而府君兵亦潰。府君奔山伏草間、騎急追及之。草間伏者多、搜殺數人、府君得免。會大雨、騎亦返。府君迷道、不能入城、隨土人行、轉走向南、去城愈遠、饑困、筍寮者數日。有姜生員物色之、贈金二兩、乃覓人送過城北舊所寓村、爲出關計。送行者亦不知路、過小村、爲土人所識、自稱本保銀匠、曾受官恩、夜讓牀宿。次早、父子舁肩輿渡大水、隨者不能從矣。既至此村、其家聞信、以爲必死、方延僧作佛事招魂、而府君忽至、僧盡驚散去。府君急束裝爲出關之計、隨路義兵截路、幸髮未髡以示之、皆放行。至和平里、爲兵主傳

克終所留。傳敗、棲大愁嶺、不食鹽半月。由黃土隘出關、自慶曰、今日亦得離虎穴耶。至熊村、防關兵以爲亂兵自閩中回者、盡縛之、掠其貲。府君出關時、先令寫舊銜帖、卽時謁、且示以髮、百計脫免。投壽昌、皈聞然大師出家。聞然命且閱藏、從關內默窺之、曰、君意中尙有未了一事。府君曰、然。亡妻櫬在吳未移回、僅一子、散失未得聚耳。師曰、若如此、了此兩事、再來不遲。且粵東已返正矣、宜急往。府君遂至新城縣、寓黃氏老翁宅。値郭天才兵出關、是時北兵薄省城外、金王收兵入城、聽其合圍、又調郭兵皆入城、其方略不可解也。九月、見有自粵東至者、皆褁幘、始信粵事、遂結伴往、所至之地、皆紀以詩、合閩中作、刻入生還集矣。過贛州、村中遇舊識者、言丙戌秋于贛州二劉舟中遇大兄、始知兄果在粵也。村人言、郡中日出打糧、捉鄉民送回、每人三石、三十里內、家無粒儲。府君知其堅壁清野矣。至南雄、于太守座上見監軍張公、以所見堅壁清野、知其請降似爲緩師以待南昌信也、何不以偏師出南康、綴之、而以大隊出湖東救南昌。此路郡縣皆爲我守、義兵如雲、皆可爲前驅也。張公曰、我以君語語惠國、明早

約君來而語之。次早、張公來曰、我述君語、笑曰、彼書生耳、安知兵事。出降書見示曰、此獨偽耶。遂別府君至韶州、遇平湖曹素臣豪士也、許介字、贈以舟、順風而下。至三水、即轉風、逆流而上一日、即抵端州。是時上甫自西來駐蹕纔數日也、府君抵岸、即令役直持字問二劉。去未久、有與役同至者、即大兄也、言貌衣服居然關中健兒也。相見悲喜、急往謝二劉、不復作仕宦想矣。久之上一疏、述閩中情事、南奔所見民情兵勢事、略似蘇表、行在諸公爭傳誦之。有張鳳翼者與府君同鄉同年、見之、私語曰、須有所費、可得溫旨。府君駭曰、今日尚以賂求官耶。張曰、汝外吏也、齎無所攜、府君不答。次日果奉該部知道之旨、府君亦聽之、而隨駕相識者頗多、言諸吏部、授膳部主事。先是、至省時、惠國欲補府君廣州推官、府君見馭屬吏猶奴隸也、力辭之乃免。

己丑年三十八歲。是春、議行考選、主持者總憲袁特丘、掌垣丁時魁、副憲劉客生、皆舊友也。時魁知府君强項、與彼有異同、乃以貧俸爲言。府君在閩時、同受推官六人、三人僅存、謝玄璟初授南陵推官、已行取入御史矣、惟府君與瓊州

推官汪蛟皆陷沒、至是始至、賫俸不及。府君曰、賫俸信不及矣、然我髮一日不髡、猶是本朝一日之官。此三年髮獨不可以算三年俸乎。皆無語、而劉客生猶欲進汪蛟以瓊州後破數月、實因蛟舉人也。蛟固與府君素厚、府君罵客生曰、子論資俸乎。資格乎。汝以諸生冒受職方、無故改御史、是何資格。隨以編修兼御史、未二年卽以詹事兼副憲、是何資俸。人方以此論汝、汝乃以此格我乎。劉憤甚、汪蛟亦不列名、諸列名者皆邊徼外吏庸陋而已。未幾有衮陽王之封、府君乞爲副使以出。至廣州、刻生還集成、遊甚快、不思返矣。會上特重制誥、以詞林無人、須愼其選、詔廷臣各舉所知已仕未仕者、吏部同詹翰彙齊、臨軒親試、如唐宋制科法。府君爲留守瞿稼軒所薦、部文催還、以九月還端州、諸公始行攷選、既已攷定題授、上微聞當事有私、五日後復與覆試、多所更定、諸公氣乃大沮。臨軒之舉、直遲至十二月始行事。詳臨軒恭紀及臨軒曲小注中。入試時、例取詹翰大臣閱卷、劉與焉、喜曰、錢某今且爲我門生矣。私以關節要府君先拜門生、府君笑郤謝之曰、使我卽出客生門、亦不敢相認、自是天子門生耳。遂入試。劉果同召、

適外聞有密疏進言、詹翰皆賣關節徇私、不可閱卷。上卽時遣出、另用兩輔臣。府君試出知劉之入不知劉之出也。次早往晤同菴、忽見客生大驚。因語府君曰朝廷待大臣失體、然吾弟亦以交遊受累。府君曰君弟亦自取累耳。發榜夜、同菴招飲客生扶病出、憊甚、曰兩輔臣科分深、所取不知何等人。我一片苦心、竟成虛願。言絕而丁時魁出、朝以取定名姓列示之、劉大愧怍。

庚寅年三十九歲。開館教習、詹事黃奇遇、郭之奇爭爲教習師。郭曰我由庶常起家、黃固由外吏考授豈知館中典例耶。黃曰郭以庶常教習不成、散出部曹、陞福建學僉、復以貪敗。南渡時、馬士英以中旨起陞少詹、寧有是典例耶。輔臣不能決。會庾關失守、上移蹕扈梧州、山陰師召府君以十數勅屬分給諸同館、論卽刻呈稿。諸君從未習此、有勉應者、皆極不合式。不得已盡爲代作、凡十一勅呈進。師喜曰皆出足下手耶。字字得體。卽奏上誥勅奉屬矣。于是以庶常吉士承乏誥勅、隨師舟行。是時朝有兩黨、吳貞毓、程源、萬翺、郭之奇、張孝起、李楫爲吳黨、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所謂五虎者爲楚黨。上舟次德慶

吳黨諸公請對、盡發五虎之私、廠衛皆左右之。上震怒、盡逮五人下獄。府君隨師舟先至梧州、除袁彭年外、四人業已就逮。龍舟且至、府君謂山陰曰、是不可以不救、五人固力糺公者、臨難申救、大臣體也。師然之。府君從師跪沙濱、師曰、人少奈何。府君曰、且跪下。岸上諸臣不知所謂、亦隨而跪。上傳問何事、師奏曰、某等五臣奉旨被逮、請寬恩。多難之時、不宜行此。復傳曰、已有旨了。聽者皆起、府君猶隨師跪、觀者指爲虎黨、豈知師爲虎所糺、府君爲虎所扼抑之人哉。五人被逮本末、詳在所知錄。蹕既駐、吳黨諸公爲政、起用王化澄、化澄固以貪婪爲金堡劾去者也。是時首輔回、黄奇遇亦倉卒相失、而郭之奇從、必欲得敎習以制府君、化澄累請上諭、俟秋舉行而化澄遂薦其私、以禮部員外請補編修、管誥勅。府君有申明衙門典例一疏、不得請、恨甚、自是府君與山陰居然虎黨矣。會一隻虎高必正黨守素④入朝、吳黨諸君郊迎犒師四十里外、悉言五虎之惡、不殺不止。山陰黨虎不去不已、謂之剿虎驅口。必正至行在、往謁者百餘人、相見所言、無非此事。山陰聞之、註籍、必正固劉氏同鄉、劉同菴亦遣人迓之。既至、卽上同菴

舟留飯。府君適與而過舟、問之、知有客郎去。高問曰、誰耶。劉曰、舊冬臨軒所取新詞林某人也。高曰、來者一會何如。乃急招府君返。高武人、不識字、性開敏、妙解情理。時劉容生扶病在坐、袁持丘亦强與席。高不識也。高遂大罵五虎壞朝廷大事。已罵山陰、曰、我入朝所見無不說此老者。府君徐曰、公見過多少人。高曰、約近百餘人。府君曰、曾見我否。高曰、未見。府君曰、則老先生所未見者尚多、凡來見公者皆爲罵此老而來。若我輩不罵此老、不急來見公矣。且此老何事可罵。高曰、爲其黨虎。府君笑指袁與容生曰、此虎也。虎在此、去年此時無日不參此老。昨臨逮之時、此老若下石以報夙怨甚易。此老不去害他、反去救他、據公看是好人乎、是歹人乎。高悟曰、君言是也。然被人參論、亦不是全好人。若孔夫子、便沒人參論了。府君曰、孔夫子可憐被參了一生、到齊即被晏子參、到楚即被子西參、伐檀削迹、厄於陳蔡、到處討人嫌憎。坐間皆笑。高曰、原來孔子也有人參。已上御龍舟、促往召對。劉遣人尾之、遇諸公於舟次班房、語聲甚厲。人回、言其意色殊變、不聞他語、但聽說孔夫子有人參云云。皆笑曰、風轉矣。及入

對、盡反其說、言五虎處治大過、山陰公忠爲國、宜急召出。王化澄不可任也。又語吳黨諸臣、君宜化異爲同、不必挾私報怨。吳人大失望、偶然一語中其窾綮、外人不知、山陰亦不知也。已山陰引舟遠去、高黨急追及之、適府君亦至、見高笑曰、昔聞蕭何追韓信、今是韓信追蕭何矣。高喜曰、老先生眞會說話。山陰返、高遂往省金堡、貽以百金、不受、以刀瘡良藥傅其杖痕、成相知焉。諸下獄者、皆赦死謫戍。金謫金齒衛、金所居一舟、已爲錦衣張鳴鳳奪去、假息於同官蒙正發舟、正發欲去之不得、乃暗賣與通政毛毓祺。府君過其舟、聞舟後有兌銀聲、入見之、問曰何爲。毛云、我買此舟。府君正色曰、公雖買、亦須道隱病愈始可移。毛云、我安能待。府君云、若不能待、不如勿買、將置此君何地。公豈不爲人口實耶。毛悟、即毀約。正發大怒曰、汝以我物爲人情、汝是好漢、何不買舟以養道隱。府君曰、所需幾何。曰、一百廿金、毛約固在。府君即回舟、問司計者、僅存此數、悉所有攜付正發。正發大愧、然猶匿觽二枝、曰、此値十金、在數外也。其鄙賤如此。正發去、道隱猶栖數日、曰、以予故、令蒙君無色、予不安、另買一舟移焉。已高黨

再對、府君亦在班末、對者猶以五虎爲言。對訖、上問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三問無對者、遂退。府君次日具疏言、皇上昨以金堡爲君子小人三問羣臣、諸臣皆虎仇也、未嘗毅然以堡爲小人、則其良心不能全昧、金堡之不爲小人可知。今其身已殘廢相隨、僅一僕夫墜水以死。金齒衛非人可到、即去、徒死於道路。是名爲赦之、實仍殺之也、乞皇上更加寬恩。疏上、改淸浪衛。堡後爲僧、號澹歸。與堡同難者大不悅、以府君爲獨救堡也。自是山陰涉疑難、召府君商之、若滇封之議、一年未決、業爲胡執恭矯詔封秦王、滇知不出朝議、屢使以請、其意必欲得秦。上意決不予秦、府君謂于秦字加一字、若與秦定秦之類、如草汲時王號、仍仿唐制加欽命官銜於上、可乎。公欣然、即以府君議奏聞。會高必正召滇使坐責之、極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之例、遂止、而滇即壞矣。一日、公語府君曰、我已爲子請改編修矣。府君曰、同改者幾人。曰、獨君、我引推知例爲請。府君曰、若然、又增口實、不如以隨駕爲名。適得四人、俱改編修。簡命未下、而府君病暑、乃乞堂假三月、往桂林謝稼軒、晤方密之、吳鑑在山陰亦命堅約密之入朝、府君遂

離行在而西。吳人惡府君者思有以中之、會同廨有汪啟齡、無賴小人也、在粵西、鹽在不禮、逢府君大罵、府君爲解免、乃併怒府君。吳人問府君生平款迹、無以對、則曰、他不過鄉裏住的人耳。府君因自號爲鄉住翁。以中秋夜抵桂林、謁謝留守瞿公、晤密之、鹽在閩變以後始得晤也。而謫戍者亦止於桂林、留守終日燕集、詩酒唱和而已。張司馬同敞聞府君談、以爲迂闊、次日造寓曰、今日再來聆君迂論。次日又來、與深談、張大喜、躍起曰、君不迂也。因與訂交、謂己無子、僅老妻已沒、殯于淺土中、隨身者唯平生一卷詩。吾無累、此番敵至必死之。府君曰、往時朝廷以封疆付臣子、失者必死。今封疆非朝廷有也、我存一日、即封疆一日存、死則盡失矣。君非懼死、曷從封疆起見。張曰、吾往時督陣、兵敗、則我下馬堅坐、獨不去。奔者見予止復回、敵亦不敢逼、或以之轉負爲勝。頃嚴關一敗、仍行此法、奔者去不顧矣。人心已散、事不可爲、唯有死耳。唏噓久之、抽一金鐔綰府君髻、以明盍簪之誼。出絲一件、以明縞紵之交。指一童名劉勝斌曰、此吾愛僮也、以贈君、善視之、異日見之、如見予耳。因與府君遍歷山川之勝、無奇

不搜。而道隱寄居茅坪菴、其中表姚孟峽言道隱身有僧帽、搜之果得、事見田間詩集。然道隱亦日與同集留守坐間。時嚴關報疊至、府君以爲言、留守笑曰、勿憂、我今年皆當錦旋耳。松山授我錦囊、每發無不驗。存一囊題其面曰、庚寅元旦啟之、四字曰、扶公榮歸、寧不衣錦歸耶。府君唯唯、心惡所有錦囊盡於此、又扶字不吉、襯亦稱扶也。兵信益急、府君辭回行在。過平樂、密之邀府君同往仙迴洞訪隱、以常熟嚴伯玉爲地主。府君見中有屯田千戶、曰、不可居也。事變此輩必投誠、吾輩安所逃哉。遂出送至昭平而別。至梧、不及行在四十里、同行有舟回曰、駕行矣、廣州失守、兵大掠、不能行。乃轉棹、仍回粵西。粵西來云、桂林已失、平樂一帶盡潰矣。急遽命泊舟上流、兵蔽江而下、蓋曹志建龍虎關潰兵也。府君舟無家眷、同行朱先民御史以巡方復命、新娶夫人在舟、潰兵紛紛上岸、連發數矢。其在中流者遙相呼應、揮白刃以示之。先民危急、府君語曰、汝靜坐舟中、我邀上我船、說之密取十二金一封、藏諸袖。兵果先上府君舟、前後搜問何爲。曰、尋烟喫。府君曰、舟中有烟、我空舟無家眷、不妨。請進、不應。府君察其中有最

狡黠者一人、拉之進、密付以金、其人遂呼數人進。府君因曰、與聯舟者、即按院朱老爺船也、有家眷、幸相戒勿上其船。此人遽起如言、戒飭同伍。因曰、駕往潯州、朱老爺即追去復命、諸君皆壯士、能護送到潯州從駕、即爲護駕兵矣、此功不小。今日相會、大機緣也、行糧各費、皆取諸朱老爺、于諸君意如何。皆曰、善。吾輩業已無主、得從朱老爺護駕、幸甚。府君即邀先民過舟、兵皆起拜、因與訂盟、約至梧州相候、暨以二十金爲犒賓。俟寄家此地、星夜即來、勿先發爽約。皆踴躍而去。是時、朱不得府君區畫、幾不免。去後、乃舍舟從陸。先民故吏、十人也、導入四圍洞避焉。府君假館於周村曾孝廉汝薦家、舟中輜重盡棄、攜生還集板、寄其家。未幾、地方猺賊起、先民已趨潯、其家受害。府君移居三家村度歲、聞張瞿死難、信爲詩哭之。頃之、瞿壽民亦攜妾至、府君勸其奔桂林收骸骨、送之以詩。而北兵久不至、梧州城空數月。

（未完）

○○先公田間府君年譜 據桐城蕭敬孚先生鈔校本刊（續七十七期）

辛卯年、四十歲。春二月、北兵至梧、復至三家村、從入山、去城少遠、與舊蒼梧令周寒山爲鄰。遇同鄉甘翁尙立、甚喜。未幾、曾孝廉字來言新來梧州道彭爌係同鄉、密之亦在其署。數日、密之寄字招府君入城、云來時須僧服耳。又數日、馬帥蛟麟遣官入山、以書幣邀請。合村大震、府君冒雨急避菁林中、寒山不知帥意、重賂差官幾費百金、亦不能償。至今愧焉。尙立欲從府君歸、從間道往粵東、路遇新選懷集縣典史肩輿過、從人皆帶刀、相遇詰問同行人、多語多不合、遂爲典史所拘。到保長家投宿、上坐問姓、答以姓余。笑曰、恐不姓余、姓錢耳。府君曰、姓錢便何如。典史起曰、果錢爺耶。延之上坐、曰、我輩亦天朝人物、時勢至此、不得不然。因搜囊篋、盡攫之以入。府君請曰、幸放我行、所有悉以相贈、但乞襆被、更得路費數金足矣。典史許諾、從者三四、皆楚人、皆故識府君、知姓錢也。獨一關東劉姓者、猙獰可畏。府君遙見尙立與細談、言府君爲彭道尊前輩、以書見招、不去。昨馬帥遣官相請、又不去。今乃受此厄。典史大驚、遂不放、府君見某

色已變急、命大兄攜一襆被逸去、因謂典史曰、我知君不見放、但甘翁同行可放乎。曰可。府君密語甘翁、棄君裝、攜我裝、中有少資、前途遇我兒、可爲資斧。甘然之。又不忍棄己裝、並攜而去。典史疑之、乃發裝、衣被爛然、從行者皆屬目焉、典史攫以去、而以甘裝付之、使行。臨行、覓大兄不見、從者四路追尋。府君曰、兄不須尋、今早見君色變、已遣入梧州道尊署中矣。曰、見道尊何事。曰、君得我資不肯放、知君何意。留小兒在彼、挂住根耳。乃與肩輿同行、至前村保長家、擔夫姓劉者、向府君問曰、君許多好行李、尚有金銀幾何。府君曰、銀不多、數百兩耳。金珠頗有。其實烏有、妄語以搆之耳。劉曰、盡在篋中耶。此人沒天理。帶爾來沒好心、今早宜逃去。府君曰、他不過解我到馬老爺處、我正要去、何必逃。因問、汝得金幾何、珠幾顆耶。劉曰、他們分許多、我只分得一口刀。府君曰、君誤矣、彼楚人弱甚。昨從我者數人、奮不敢與鬭、所畏者足下耳。所有應與足下、乃竊爲彼得耶。劉憤甚、因曰、君到底宜逃、此人知君爲彭道親、不肯解上梧、於半路無人處動手、誰人伸寃。府君曰、我卽要逃、諸君追及之、到好借名動手。劉曰、誰來追

你。我們不追、他一人能追乎。府君因與彼三人語、亦以是挑之。三人與劉語同、知可以去矣、乃命從役急飯、府君與典史大嚼飯畢、僱夫倥偬之際、目授從役與逃入深林中。典史猶命地方搜尋、有遇之者告以故、其人轉引入深處藏之。搜至日暮不得、其四人果不來、遂宿地方家。次早回署處、不見大兒、乃走梧州。彭君見府君至、急延入、密之在座、云彭君託我作字招子、見否。何以不至府君曰、不知意指。密之曰、帥意耳。帥意延攬、久知有君。予亦感帥之知己、容我爲僧也。始知前之差官聘請、乃實情耳。寒山誤認、乃爲重費。彭君即欲報帥知、府君辭以離家久思歸切、一見帥便不能遠行、懇辭乃止。因以路遇典史事語之。聞府君行後、拘典史至、盡口而資裝已化爲烏有、可惜數年著作皆在篋中、付之水火矣。府君遂歸中道遇大兒。同入粵東、過羊城、看曹素臣。蓋素臣以舟送府君入梧、不及進省城、而家以是被擄、今甫贖回也。袁特邱復入平南幕、聞府君至出晤、自言無面目相見、但狂醉而已。送出嶺、至南安、附舟至吉安。舟阻、更舟至樟樹鎮、行資已盡。念閩中昔有所寄、乃改陸趁許灣逆流入閩。至閩、則所寄

悉已羽化。乃留寓邵武寳蓮菴、菴僧岑伯、吾鄉人也。又問西亦曾住浮山者、同住數月、兄遂受戒於問西、欲出家、府君不可、挾以回。過壽昌、值竺菴中與祖廷相見、談甚洽。府君已脫服矣、因勸府君往廬山、作宇萬松坪、爲主人。府君曰、須送兄歸葬妻畢、始果此願。臘盡抵江干、府君不願歸、望見家山、指路遣役送歸。俟得報、即附便舟東下、移安人旅櫬回葬耳。大兄抵家、則櫬正爲諸伯父移回、而大嫂故在母家守事見海峯文集。大兄回、舉家歡喜、急遣與迓回。是時四伯父若士先一年歿、候於門者、二伯湘之、三伯幼安、白髮憔悴、猶著古衣冠也。相持大哭、爲到家詩十二首以紀之。

壬辰年、四十一歲。正月、大兄入贅方氏、仲春迎回、以家付之。府君遂下蕪湖、訪諸故人。爲行脚詩、蕪湖故人梓以傳。五月、回。是年、大旱。秋、有杭州人見訪不通名姓、府君見之、訝曰、君何與姚默仙神酷似。其人急起拜、乃默仙子姚子誠也。因哭曰、先君蒙公與方密之葬、敬來叩謝。子誠與金道隱起兵餅籠、屢有戰獲、封仁武伯。事敗、其尊人默仙逃諸閩、又至粵、與道隱不合、乞府君薦諸密之、密

之方在平西山、講岐黃之術、默仙素精此道、得之甚喜。未幾、默仙卒、密之葬之、爲樹碑、列府君兩人名。子誠知之、故來謝。

癸巳年、四十二歲。初秋、下蕪湖、遇湖南人、得同年李我貽信。遇揚州詮部李公、書生也、爲人所紿、談兵爲指諸掌、府君策其必敗。又有汪願德者、僧裝自稱台石大師、本朝官爵位極人臣、到蕪送劄派餉、蕪湖流寓徽甯舊道余鵾翔信之、從風而靡者數十人。府君謂崑銅諸子、此妄男子也、言無一實。我固知其腳跟、君愼勿誤入其彀。其門下人厲刃欲刺府君、府君遂歸。九月難作、捕殺甚衆、崑銅亦被逮、以蹤跡疏幸免。府君在秋浦、聞信、偏捕餘黨、已有踦過江浦者、疑台石怪予、必見誣害。此公竟慷慨就死、一人不連、而鵾翔諸君子竟同死焉。

甲午年、四十三歲。正月、方密之回往白鹿、山名 一晤即別。主人不留、亦因撫院請入城、意不測也。彭君自蒼梧移信陽回里、府君入邑謝之、重過龍眠左氏山居、是時左子忠已出仕、子忠、順治乙酉舉人、河間府縣丞。 而子宜、子原稱高尚士、碩人自武康解組歸、亦閉門不出矣。夏、生冢孫景。關中杜杜若相邀到樅市、問其同鄉石暎崑

客死事、據實以告。（事見集中石公子詩註。）其秋、復至蕪湖、賀崑錫再生、和其再睟詩。九月、到白門、晤無可於竹關。（集中有白門過無可師竹關詩。）是時密之已得法於天界、改字無可、附步雨花臺、遇姚仁武、邀與同寓數日、府君遂歸。而三伯幼安正當彌留、望府君一面、未數日歿。是冬、葬方安人於祖塋側、併葬大伯於曾祖塋、三伯與四伯亦合葬於祖塋右。皆同日畢行、以世難方殷、上流警報□至也。

乙未年、四十四歲。在麥園、授諸子及二何生經。（集中有夜坐示冰冷、怒飛二何生詩、當即此二何生也。）二何生、公度子、皆穎慧、盡變其舊習、皆成名士。是冬、無可奔中丞喪、出關成禮、塟畢、廬墓。邀府君往注易經。

丙申年、四十五歲。春、過合明（合明山在桐東鄉。）無可墓廬、其尊公有周易時論、無可欲爲訂正、府君因徧閱其藏本、擇其要言、録成一帙、時論中引據多本諸此。而祖父所註見易及府君閩中所註火傳、亦因以更進一籌。夏五月、邑令石仲照遣人相迓至城。仲照爲暎崑兄、暎崑子來、問其父客死處、府君指示之、亦竟不往、但遣役一訪、土人不敢承役。回報以不知所在而已。姚經三（經山名文燮、號羹湖。）葳山民、

山民名芳、字令及。孫喈公、喈公名中鳳、號冰匡。左夏子夏子名國鼎、號驤楚、侍御光生子、崇禎末諸生。諸子留說易。其秋、復至白門、寓松風閣、攜一小僮爲主人子誘之逃去。留閣候張瑤星、久之始至。冬盡獨返新安。余大微相訂次年夏盡至白門、以兩子受業、開書定俸百金。九月、次孫晟生。

丁酉年、四十六歲。六月、附舟東下。其冬、度歲長干寺。攜穉以九月生。

戊戌年、四十七歲。過元日、即附舟回里。未幾、府君遂挈予母子以下、買宅馴象門、以野趣蕭然、又與老友胡星卿比鄰、晨夕過從甚樂也。

己亥年、四十八歲。覺浪和尚自杭州回天界。此後凡有以易解呈和尚者、皆令送府君看取、曰、渠是作家。其著作喜府君爲朗誦。自是晨夕往還。六月、海艘上城、內外戒嚴、乃上牛首。

庚子年、四十九歲。元旦後一日、顧與治邀同沈仲連、曾青藜、陳伯璣、揚商賢、梅杓司、方爾止讌集。集中有詩。初四日、即掛帆歸。隨入城、留龍眠數月。夏大水。冬初、搆田間數椽、未就。

辛丑年、五十歲。將爲天柱司空之遊、以避里人稱壽。秋田間草堂成。冬、三伯病疫。

壬寅年、五十一歲。從弟奏公爲族督。族人分派已久、各自爲祠、奏公獨本支祠基爲公祠、而本支各不同心、乃修吾祖下支譜、考訂淆訛、條貫井然。夏五月、蔣氏子事發。初、蔣氏子以丁酉冬到余家、次年春、府君歸、而見其眉宇獰鷙、同伴皆非馴良、遂令賃居樅陽。其人喜結納、與輕俠兒來往非時、酒後酣歌鬭技勇、說江湖豪傑事、從之者益多。及是吳越間大搜伏戎、向所往來者多被獲、蔣氏慮禍且至、即欲一夕遁去。府君不可、曰若如此、則地方益駭、且待之。已而獲者死、無一言相及、事遂罷。而蔣氏疑府君意不良、遂大恨、乃盡賣所有、不告而去。而大兄異日之死于盜、皆其結納之流也。八月、入城、同人爲刻田間集、刻成、要府君選同社詩。是時有同聲、瑟玉、敦古三社、府君懲向時社事之紛爭以起禍也、乃曰社不合、詩不可選。而中有小人不樂於合、乃多縱蜚語於三社、曰錢某爲政、某被收、某被創矣。又有小人陰使人挑之、遂大譟。會吳下明史難作、姝龍

坦急持其報以示人曰、文字禍烈至此、曷已。此舉以俟異日再圖之。府君始得辭而歸、有龍眠感懷十二首。

癸卯年五十二歲。假石屋寺、讀素問、刪定傷寒八法諸書。夏、大水。秋、同方繡山繡山名若挺、字揩公、以祖墓在邑之繡花山、自號繡山老人。繡山有汎舟訪錢飲光詩云、五老峯頭頻問訊、相期滿汎一江烟。或即指此事也。遊匡廬、到萬松坪、雨留三日、不得上五老峯、遂下至前川門、看上三疊而返。已至南昌、晤黎博菴、陳士業、遇泉州何紫屛、老友也。相期白門再聚、蓋其姪正宰句容、紫屛將度歲其署中。冬十月、歸、水猶未落也。

（未完）

備藏

〇〇先公田間府君年譜 據桐城蕭敬孚先生鈔校本刊 （續七十八期）

甲辰年、五十三歲。燈節後至白門、候紫屛未至、晤周勿菴于長干寺、始知辛丑之事。海氛靖後、有冒海上將以投誠孔和尙、授總兵盧銜、借名騙害士大夫、無所不至。婺源李生、卽丁酉從在長干盜金者也、曾過余家、見蔣氏子、深相結納。蔣贈以金、因疑其有厚積、至是以獻於孔。以府君爲地主、移文桐城縣、屬府君名下取焉。既差官登舟、其官與勿菴素交金壇于某也、來辭行、勿菴曰、何往。具告以故。勿菴大驚、因曰、子知錢某是誰、卽子所向欲執贄於門下之西頑先生也。且已爲都門要人約入都矣、昨過此甫別、子以此回孔君可乎。于亦大驚、言於孔、遂止。當是時、非勿菴、禍幾不測。猶記左碩人謂府君曰、子昔壬辰冬有大難、幸免。子知之乎。皖撫李公一夕發牌到府、稱湖南遣船逐君、仰府差役協同差官前來府、已差定簽押矣、忽調前牌回毀之、云妄聽也。此府吏親向予言者、

賛君家神旺也。兩事非常奇禍、府君皆從夢中過、幸矣幸矣。頃之、趙月潭來、傳家牧齋甚相推許、邀往虞山。而紫屏至、言牧齋已易簀矣。因相約爲黃山白岳之遊。天暑不能遊、遂至新安。因晤沙縣鄧可權、勸入閩、言閩中士人皆尙見念也。紫屏亦欲結伴以行、由祁門下饒州、再過南昌、而士業已卽世矣。于李梅公座上晤九江文燈巖、各致企慕之私、爲府君序廬山遊草而別。秋盡入閩、夜過壽昌寺、哭其天㕍師。遂由邵武下延平。紫屏別府君、留廣文陳昌箕學署者數日。上建寧、主連參軍寓中。連俠士也、痛飲數日。司李姚經三復下省直、李同返延平、謁延平司理葉廬、贈以詩。葉初見意甚冷、既見詩、察府君私印有原名某、乃重見顧、謝曰：不知卽先生也。制藝爲吾兄弟誦服久矣。遂訂交、日相唱和。度歲。

乙巳年、五十四歲。到順昌沙縣、沙令傅君登瀛、關東人、甚見禮。遊北鄉、蔡士民猶炷香以迎。已至永安、龔怡澧州人、亦以重客見待、自云與府君似有夙因、每聞府君至、卽公事皆罷。臘月、始返建寧、大病作、遺囑託同寓吳延牧延牧名道新、字渴日、

號撫齋。天啟丁卯舉人、崇禎末官工部主事。國事變後、歸隱邑東白雲巖、自稱雷山隱者、或稱西雲杜多。著有撫齋居詩文集。料理後事。

丙午年、五十五歲。燈節後、病漸愈、欲歸、姚經三留修建寧府誌。是時、建寧守缺、郡丞程姜若著事爲主人。舊誌頗佳、續修者少冗雜、職官類如郭青螺、李彭山兩司李皆不入名宦傳。當事請補之、府君曰、當更爲兩先生傳、不列諸名宦中、以見名宦傳之不足取信也。關中最重者儒戶、朱黃直蔡十數先賢之後、優免甚厚、而有他郡寓籍、亦以其姓請編入儒戶、府君不可、則請諸道將發下編入、府君曰、若狥上情、則誌非信史。經三私以謂府君、府君曰、既以史權屬我、安能復撓我哉。由是道將及郡人多不悦、府君甯抗當事之指、得罪於數人、不敢棄先賢之裔、得罪於十數夫子也。會新守至、程郡丞入覲、守固質直無文、又以人言不肯繼成其事、誌成亦不梓。府君以是冬娶歐甯徐母。

丁未年、五十六歲。夏、建甯誌成、送府、府轉送司理姚經三、攜回、今猶藏其家。府君亦以是冬攜家返里、居田間。田間本讀書所、曠無牆垣、詬者又造蜚語侈言閩中遊裝甚壯、以啟盜心。

戊申年、五十七歲。六月間生一妹。秋、府君渡江遊石埭、出門時、謂大兄曰、過秋宜移入大宅。兄曰、若移則人果疑室內多藏矣。田間門側有小書室、大兄乃自移榻其中、以護門戶。盜至、破扉而入、兄罵之、縛兄進內室搜財、無所得、遂殺大兄。府君聞難奔回、控縣、縣令胡必選諱盜、囑親吏趙子元以齋醮爲名、行賂、兇報府君不可與令忤。初、盜未發、門內有與兄口辨者、云我能殺汝。又私向老母問府君所藏、毋不應。未數日而有此難。及捕役下鄉、緝獲數人、其家恐事且株連、乃造蜚語、誣蟣死者以不死於書室而死於內室也、爲辭。捕役得之、以聞於令、而陰以教盜。具如蜚語則免、令大喜、於是盡釋盜不問、而專問死者之罪、破棺驗傷、慘毒倍至。當是時、門內人盡知其本末、府君身老、諸孫稚弱、慮其復肆害也、吞聲飲泣。是冬、往來郡邑、度歲皖中、交遊有氣力者、未有以一語相助也、傷哉。有傷心詩一千首。

己酉年、五十八歲。邑宰以蜚語雜口口詳上、督撫臬皆知是盜也、嚴駁下郡、郡守趙有清望、其親使吏王洪甫竊權受賄、守遂主調停之說、私謂府君、子已死、非

令殺何必以此害令。府君曰、子仇不可以不報、盜不可以不獲。至於誣蠛之語、明係搪塞、盜既殺人、其語何所不至。豈有令不究盜、而反據盜語以問失主罪者耶。守亦語塞。府君知府縣一氣、乃走省上控督、而有言六兄孝章之奴在其中者。孝章慮禍之及己、亦東下相隨。令知府君在省、遣其吏趙某以他事過府君、要府君回。而諸姪在家者亦亟止府君控、控則累及孝章。府君不得已遂止、以五月返郡。令既無所畏於上、乃以六千金賄修國禎守爲居間。臬與守向持正論、令悉反其詞、庇令以縱盜矣。審時府君忿辨、國禎辭窮、震怒、亦不能加害。府君既欲報子仇、又妨姪禍、苦臬所獲盜既縱其二矣、有二盜自招劫殺、不能復縱、乃斃之獄中以滅口。孝章奴其一也。未幾、守夢冥以筆點其舌、舌腫二日而死。皖中皆言其翻舌之報。守死後、王洪甫贓私大敗、卒被收、攷窮困以死、絕嗣。盜死者三人、惟盜魁未獲、則門內人夢非奴也。

庚戌年、五十九歲。資力疲竭、不能伸冤、胥吏輩請作疑獄、放府君歸、而魏子存適爲湖廣學道、以書見招、府君遂舍之而去。而督駁之不已、稱貸以重賄之、乃

止。

辛亥年、六十歲。買市宅於永利寺（在棕陽）巷口、宅甚敝、改建爲北山樓也。又贖西田莊十畝。四月、附舟東下、弔子存於廬居、別武塘二十七年矣。哭仲馭墓、有文。過南園、感懷四首、老友存者、爾斐、仲芳、亭彥、交讓數人耳。寓慈雲菴東房臥病、有詩百首、子存梓之。九月、歸坐北山樓、不下者數月。田間易學以成。仲冬、曾孫德旋生。

壬子年、六十一歲。將北上、以四月至武塘、寓子存涉園。子存與同入松江、哭徐復庵、感念陳臥子、夏瑗公諸子、與家葆酚期先後發、既返、子存爲措路費、府君遂行、過嘉興、晤秋岳、邀問天末事、以信其傳聞。過蘇州、別姜如農父子。晤魏凝叔、諫其文宜慎重、不宜輕爲人作誌傳。取道江陰、謁龔令芸石、舊永安令也。芸石留修江陰誌、府君以乙酉秋江陰死難者忠節宜紀、紀則犯當時之諱、不紀則無以慰忠魂、力辭而去。到揚州、從王家營取道泰安州、望泰山不得上、悵然賦詩。以冬初抵都門、寓增壽寺、老友則王敬哉父子、嚴灝亭也。隨投宗伯龔孝

升、幷其幕中紀伯紫、徐方虎刺。孝升夜讀府君詩、喜曰、安得此君來相唱和乎。伯紫曰、來矣、昨有刺投我、豈有不投公者乎。必門上不傳也。急查之門簿、不登。而刺故在。蓋白夢鼒阻之也。數日後、公子伯通忽過寓寺、傳宗伯意、請至榻前。夢鼒大驚、府君知其將來必肆謗也。酒間假諸譴而斥其短、蓋用溫太眞制錢鳳法也。自此謗遂不行。是年、度歲增壽寺、交遊應酬、頗不寂寞。舊掌垣孫北海承澤託嚴灝亭致意、一見如舊。錄易學藏諸家。新人則徐氏昆仲、周伯衡、周敔魏環溪意。府君以其要津、又非素交、終不往。此外如葉子吉、黃伯和、董方南、程蕉鹿、朱鶴門、布衣則陸翼王、朱錫鬯、嚴蓀友、孫豹人、老友顧甯人、時與聚首。留京師年餘、擯去李漁、漁爲宗伯致屏、屏皆閨秀詩、府君以大義責之、卽斥去。仍勸宗伯乞休、與談遯卦三爻爲係遯、有疾憊、畜臣妾則吉、此固欲遯者而係焉、爲臣妾係也。臣妾豈樂主人之遯哉。係也者、於己則疾憊、於臣妾則吉。公之事豈不猶是乎。公起曰、是也。君爲我起草。草畢、繕寫以上。次月、齎奏者至、銀臺官已去、不得上而返。次日、謂府君曰、兒子伯通頃言乞休旨早下、則索負者午集

門矣、且何以東裝。府君曰、公通籍四十年、官京師二十年、位至上卿、貧不能束裝、呌負者闖路、此千古佳語也。公首肯曰、是也。乃諭齋本者必達、毋再返。本途上未旬日、宗伯死、白竟出遊去、不俟送宗伯喪出城也。是時伯紫亦先回都、人亦以此短之、其送喪出城布衣張愚山及府君兩人而已。府君生平不肯沒人善、亦不能諱人惡、不欲匿己所長、亦不掩其所短、生平行事、與世共見、無嫉妬心、亦不肯攀附人。於今時富貴泊如也。

田間先生生於萬曆四十年壬子四月二十九日、卒於　國朝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初一日。此譜爲先生少子撝祿所編、起萬曆壬子、止康熙壬子。於先生六十年出處及時事、頗爲委曲詳盡。蓋趨庭之餘、多得之先生口授、或先生少時曾有日記足備采錄也。然撝祿生順治十四年丁酉、卒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計後先生尚二十年、不知所編何以止此。今取田間詩集考之、癸丑居京師。甲寅春季、至天津、又至汴及淮南歸。乙卯春季、至合肥及歸德、汴梁、又至開州、邯鄲、南歸。丁巳至吳門、遊歷諸山水、回

里。己未以後三年、客吳中崑山、常熟、又時返里。復遊江右。壬戌、里居。癸亥、復遊吳至越。甲子夏、客松江、至上海、又由無錫返里。乙丑秋、由秋浦至楚北。丁卯春、過洞庭、達長沙。旋返金陵、至江陰、復回金陵。又由皖桐北至兗州度歲。戊辰春、入京師、秋間回里。己巳夏、由金陵入吳。庚午冬、歸里。自癸丑以後二十餘年、蹤迹約略如是。暇時當參攷諸集、綜其癸丑以後事迹於年譜有關、爲附錄一卷以著之。邑後學蕭穆。

校記

①「卯」前一字漫漶不清，似爲「歸」字。按，當作「已」字，「崇禎己卯」爲崇禎十二年。

②鸞保：據本條正文當作「舞鸞保」。

③四山：當作「四出」。

④此句疑有誤。

⑤將以：「以」字疑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6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48
页数=848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7
SS号=12365593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648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6.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